

皇王大紀序

天道保合而太極立氤氲升降而二氣分天成位乎
上地成位乎下而人生於其中故人也者父乾母坤
保茲天命生生不窮者也天始萬物日月星辰施其
性地生萬物水火金木運其氣人主萬物仁義禮智
行其道君長陪貳由道以紀綱人生而理其性然後
庶績熙萬物遂地平天成而人道立三皇五帝三王
五伯者人之英傑爲君爲長率其陪貳應時成物如
春之生夏之長秋之利冬之貞也自堯而上六闕逢
無紀堯之初載甲辰迄於赧王乙巳二千有三十年



天運之盛衰一周人事之治亂備矣萬世不能易其道者也後人欲稽養生理性之法則舍皇帝王伯之事何適哉嗚呼聖人作書契以記事之情明心之用自皇帝墳典至於孔子春秋法度文章盈天下七雄諸侯棄禮縱欲竊去害已之籍逮秦呂政窮欲極凶遂公行焚禁孔子八世孫鮒雖以藏經爲已任然亡秦之暴烈於猛火藏之甚秘禁未解而鮒死漢興數葉然後出於孔子屋壁壞爛漫滅經是以僅存而不完若天史傳則莫爲之主追記錄於雜識多聞之事或出於好事者之冒臆故有甚悖於理害於事者歷

世老師宿儒或循習而不悟或存置而不察或偏倚而不該後生蒙苟不知取正於道大道之爲百家裂也久矣我先人上稽天運下察人事述孔子承先聖之志作春秋傳爲大君開爲仁之方深切著明配天無極者也愚承先人之業輒不自量研精經典泛觀史傳致大荒於兩離齊萬古於一息根源開闢之微茫究竟亂亡之徵驗事有近似古先而實惟誕鄙悖者則裁之削之事有近似後世而不害於道義者咸會而著之庶幾皇帝王伯之事可以本始百世諸史乎諸家載紀所謂史也史之有經身之肢體有脉

絡也易詩書春秋所謂經也經之有史猶身之脈絡有肢體也肢體具脈絡存孰能得其生乎夫生之者仁也人仁則生矣生則天地交泰乾坤正禮樂作而萬物俱生矣是故萬物成於性者也萬事貫於理者也萬化者一體之所變也萬世者一息之所累也若太極不立則三才不備人情橫放事不貫物不成變化不興而天命不幾於息乎愚是以將求友於天下與之合堂同席而舍焉又與之接袂比肩而進焉不得於今必得於後此皇王大紀之所以書也有宋紹興重光作噩夏四月朔安定胡宏序

皇王大紀目錄

第一卷

三皇紀

盤古氏

地皇氏

有巢氏

五帝紀

帝太昊包犧氏

栗陸氏

栢皇氏

天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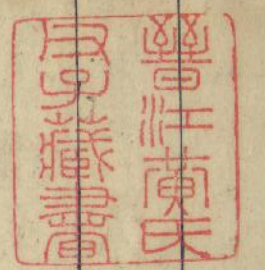
人皇氏

燧人氏

驪連氏

中央氏

大庭氏



赫胥氏

尊盧氏

啓統氏

一作混
沌氏

昊英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陰康氏

無懷氏

凡十三氏皆
祖包犧氏

炎帝神農氏

第二卷

五帝紀

黃帝軒轅氏

青陽少昊氏

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第三卷

五帝紀

帝堯陶唐氏

第四卷

五帝紀

帝舜有虞氏

第五卷

三王紀

夏大禹

啓

太康

仲康

相

第六卷

三王紀

少康

季杼

槐

芒

泄

不降

扃

塵

孔甲

皐

發

桀

商成湯

第七卷

三王紀

成湯

太甲

第八卷

三王紀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巳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帝乙或作小乙

第九卷

三王紀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第十卷

三王紀

紂

第十一卷

三王紀

周武王

第十二卷

三王紀

武王

第十三卷

三王紀

武王

第十四卷

三王紀

成王

第十五卷

三王紀

成王

第十六卷

三王紀

成王

第十七卷

三王紀

成王

第十八卷

三王紀

成王

第十九卷

三王紀

成王

第二十卷

三王紀

成王

第二十一卷

三王紀

康王

第二十二卷

三王紀

康王

第二十三卷

三王紀

康王

第二十四卷

三王紀

康王

第二十五卷

三王紀

康王

第二十六卷

三王紀

康王

第二十七卷

三王紀

康王

第二十八卷

三王紀

康王

昭王

穆王

恭王

懿王

第二十九卷

三王紀

孝王

夷王

厲王

第三十卷

三王紀

宣王

第三十一卷

三王紀

幽王

第三十二卷

三王紀

幽王

平王

第三十三卷

三王紀

平王

桓王

第三十四卷

三王紀

桓王

第三十五卷

三王紀

桓王

第三十六卷

三王紀

桓王

莊王

第三十七卷

三王紀

莊王

第三十八卷

三王紀

釐王

惠王

第三十九卷

三王紀

惠王

第四十卷

三王紀

惠王

第四十一卷

三王紀

襄王

第四十二卷

三王紀

襄王

第四十三卷

三王紀

襄王

第四十四卷

三王紀

襄王

第四十五卷

三王紀

襄王

頃王

第四十六卷

三王紀

匡王

第四十七卷

三王紀

定王

第四十八卷

三王紀

定王

第四十九卷

三王紀

定王

第五十卷

三王紀

簡王

第五十一卷

三王紀

簡王

第五十二卷

三王紀

靈王

第五十三卷

三王紀

靈王

第五十四卷

三王紀

靈王

第五十五卷

三王紀

靈王

景王

第五十六卷

三王紀

景王

第五十七卷

三王紀

景王

第五十八卷

三王紀

景王

第五十九卷

三王紀

景王

第六十卷

三王紀

敬王

第六十一卷

三王紀

敬王

第六十二卷

三王紀

敬王

第六十三卷

三王紀

敬王

第六十四卷

三王紀

敬王

第六十五卷

三王紀

敬王

敬王

第六十六卷

三王紀

敬王

第六十七卷

三王紀

敬王

第六十八卷

三王紀

敬王

第六十九卷

三王紀

敬王

第七十卷

三王紀

元王

考王

第七十一卷

三王紀

安王

第七十二卷

烈王

貞王

威烈王

三王紀

顯王

第七十三卷

三王紀

顯王

第七十四卷

三王紀

顯王

第七十五卷

三王紀

顯王

愷
愷
愷
王

赧王

第七十六卷

三王紀

赧王

第七十七卷

三王紀

赧王

第七十八卷

三王紀

赧王

第七十九卷

三王紀

赧王

第八十卷

三王紀

赧王

皇王大紀目錄畢

皇王大紀卷第一



三皇紀

盤古氏



太和涵動靜之性一動一靜交天地之道也動則為陽陽極則陰生一陰一陽交天之用也靜則為柔柔極則剛生一剛一柔交地之用也動之大者為太陽太剛小者為少陽少剛靜之大者為太陰太柔小者為少陰少柔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天之體也

金木生於水土石之 日月

際故不數金木也

星辰為寒暑晝夜暑寒晝夜交天之變也變乎情性

形體者也水火土石爲雨風露雷雨風露雷雨交地之
化也化乎飛走草木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本乎
地者分柔分剛陰伏陽而形質生陽伏陰而情性生
陽生陰陰生陽陽剋陰陰剋陽陽之不可伏者不見
于地陰之不可剋者不見于天得天氣者動得地氣
者靜陽之類圓成形則方陰之類方成象則圓陽得
陰而爲雨陰得陽而爲風剛得柔而爲雲柔得剛而
爲雷雨生于水露生于土雷生于石電生于火雷與
風同爲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陽交乎陰而生蹄角
之類剛交乎柔而生根荻之類陰交乎陽而生羽翼
之類柔交乎剛而生枝幹之類天交於地地交於天
故有羽而走者足而騰者草而木者木而草者此物
之所以萬也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
不化情性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
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
之味而爲萬物之靈也盤古氏生於大荒莫知其始
仰觀天倪俯察地軸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爲三
才首君於是宇宙光輝而混茫開矣

論曰鴻荒文明天行也鴻荒之世結繩而治
理則昭然其事不可詳矣世傳天地之初如

鷄子盤古氏以身變化天地日月山河草木
於其中所謂訛失其真而盤姓爲萬姓之先
則不可沒者也

天皇氏

陰陽常和而太極立太極常存而天命行得陽之多
者爲天得陰之多者爲地天變時而地應物時則陰
變而陽應物則陽變而陰應時可逆知物必順成陽
逆而陰隨陰逆而陽順故有變必有應變於內者應
於外變於外者應於內變於下者應於上變於上者
應於下天變而日應之故變者從天而應者法日也

是以在天則日紀于星月會于辰在地則水生于土
火潛于石在物則飛者棲木走者依草在人則心聯
于肺膽屬于肝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自下
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
陽生於下陰生於上是以萬物皆反生也陰生陽陽
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
陽得陰而生陰得陽而成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
陽用陰陰用陽以陽爲用則尊陰以陰爲用則尊陽
陽不能獨立必待陰而後生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
後見陽以陰爲其陰以陽爲倡夫陰雖對陽爲二然

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于陽則歸之于
一也天皇氏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

三五曆紀歲在攝提一姓十二頭十二人也零陵山中民俗至今謂一

人為頭闕逢甲旃蒙乙柔兆丙彊圉丁著雍戊屠維巳

上章庚重光辛玄黓壬昭陽癸十干也困敦子赤奮

若丑攝提格寅單闕卯執徐辰大荒落巳敦牂午協

洽未涒灘申作噩酉闔茂戌大淵獻亥十二支也

論曰世傳羲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
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孔子討論墳典
斷自唐虞上世文書簡邃經三季而失其傳

不可得而論次故也今去孔子又遠矣乃欲
始於古初不亦過乎吁因秦焚書後世競傳
古先事紛亂怪誕迷誤後生無所考正其有
能不悖於理者可不采拾乎其有顯然謬妄
背義而傷道者可不剪削乎其有誣罔聖人
者可不明辯乎或謂有欲正人心息邪說之
志愚敢僭孟軻氏之名乎哉攷其事窮其理
以自正而已

地皇氏

天曰皇天地曰后土天圓而地方天有四時春三月

曰蒼天夏三月曰昊天秋三月曰旻天冬三月曰上天
地有四方方有嶽東曰皞天西曰成天南曰白天
北曰玄天東南曰暘天西南曰朱天西北曰幽天東
北曰易天或作鸞中央曰鈞天東方曰岱嶽西方曰華
嶽南方曰衡嶽北方曰恒嶽中央曰嵩嶽天南高而
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而西北高是以
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之陽在東南日月居之地
之陽在西北土石處之海之潮汐陰陽盈虛升降之
候也所以應月者天道左旋日月右轉日入則晚潮
生於左日出則早潮生於右月近於日則潮小月遠
於日則潮大陰陽盛衰之義也陽主羸陰主虛故天
之南全見而北全不見陽侵陰陰侵陽故東西各半
見天之陽在南而陰在北地之陰在南而陽在北人
之陽在上而陰在下既交則陽下而陰上地皇氏一
姓十二頭定星辰分晝夜以三十日爲月朔以十一
月爲冬至

人皇氏

天有八象地有八象合天地而生人合父母而生子
而人有十六象天主用地主體體必交而後生故陽
與剛交而生心肺陽與柔交而生肝膽剛與陽交而

生脾胃柔與陰交而生腎與膀胱肺生骨肝生肉胃
生髓膀胱生血心生目膽生耳脾生鼻腎生口日爲
心心藏神辰爲腎腎藏精星爲脾脾藏魂月爲膽膽
藏魄火爲胃石爲肺土爲肝水爲膀胱府故胃受物
而化之傳氣爲肺傳血爲肝而傳水穀爲脾腸天之
神棲於日人之神發于日人之神寤則棲於心寐則
棲於腎所以象天地之晝夜也神統於心氣統於腎
魂隨氣而變焉形統於首魄隨形而止焉形氣交而
神主乎其中焉神者人之主也將寤在脾熟寐在腎
將寤在膽正寤在心心居肺膽居肝何也言性者歸

諸天言體者歸諸地地中有天石中有火是以星膽
象之也其倒懸何也草木者地之本體也人與草木
反生是以倒懸也口目橫而耳鼻縱何也動者體橫
植者體縱體必交也故動者宜縱而反橫植者宜橫
而反縱是故陰陽交而天有形剛柔交而地有質仁
義行而人有位東至日所出爲太平南戴日爲丹穴
西至日所入爲太蒙北戴斗極爲崆峒太平之人仁
丹穴之人武人皇氏之世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
成群草木遂長淳風沕穆兄弟九頭分理九州

有窠氏

有窠之民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於是始教民構木爲檜窠夏暑居之穴地爲營窟冬寒居之未知稼穡食草木之食未有火化飲禽獸而茹其毛先取其皮而蔽前後取而蔽後或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窠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窠之民

燧人氏

天渾渾於上不可測也觀斗之所建則知天之行矣

天行所以爲晝夜

天行無息也以地故成晝夜

日月所以爲寒暑

夏淺冬深

春夏夜數少秋冬夜數多

天地之交也左旋右行天日

之交也日朝東夕西隨天之行也夏比冬南隨天之交也天一週而超一星應日之行也春卯正夏午正秋酉正冬子正應日之交也極南大暑極北大寒南融北結萬物之死地也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亭毒化育而物乃生人之初生倥傯蒙未知五行之用燧人氏上觀星辰握機矩教人出火民未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未知烹炮飲血而茹腥始教之燔炙養人利性遂天之意後世聖人有鑽燧改火之法春以榆柳夏以棗杏季夏以桑柘秋以柞櫟冬以槐檀燧

人氏有四佐焉明由必育成博隕丘贊曰嘗聞邵雍氏問堯夫曰我非羲皇上世之人乎愚考其言猶信雖生末世不及見三墳亦無憾矣

論曰潛心三皇之紀則知太和保合無窮之道無始而有始無終而有終者也是故有鴻荒之時亦猶日之夜月之晦時之冬焉生消升降終而復始於穆天命不已而成四時之造化於皇群聖體是以爲三綱之禮樂事本乎道道藏於事天生人人成天三皇神其體五帝妙其用禹湯文武成其功孔子孟軻傳

其學軻之死雖未得其傳者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當周昭王時西方有傑戎厭苦世累欲求超脫之道遂捐君叛親棄婦入山刻私意窮幻見駕空說曰我能得心法變現萬端出生入死願欲必從而非一世事理之所能嬰也漢明帝時其書始入中國魏晉以上爲其徒有禁逮乎末流樹立典教橫被甲華據名山勝地千百爲群談渺茫陳禍福以恐喝愚衆而士大夫爭信鄉之用夷變夏三綱弛絕

人無宰物之情由於此矣可不懼乎夫陰陽剛柔天地之體也體立而變萬物無窮矣人生合天地之道者也故君臣父子夫婦交而萬事生焉酬酢變化妙道精義各有攸止亦無窮已傑我能力索於心而不知天命故其說周羅包括高妙玄微無所不通而其行則背違天地之道淪滅三綱體用分離本末不貫不足以開物成務終爲邪說墮戴天履地冬裘夏葛日作夜息渴飲飢食應其身萬事皆不能與常人殊異獨於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禮則掃之除之殄之滅之謂之盡性可乎謂之不失其心可乎是又下於戎狄一等矣中華豪傑天下有大道列聖之所傳授者日新而無窮也豈可冥然爲戎傑邪說所誘化而不自知耶

五帝紀

帝太昊包犧氏

帝太昊風姓成紀人也母曰華胥履大人跡而生太昊太昊生而聖明德合天地圖書出而蒼草生圖龍圖也出於河書龜書也出於洛蒼靈草也生於蔡一

根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河圖見九宮洛
書見五行五居於中右七而左三九在五上右二而
左四一在五下右六而左八二七六
九五一
四三八天一生水地六成
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
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天數二十有五地
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二五為一故大衍之數
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玄乎富哉此圖書之文也有
天之圓焉有地之方焉天地之道起於中焉天道周
流起一而積六變三而積九地道執方起一而積八
變四而積十二天函地故圓者方以為用變其體

而不變其用地函天故方者引圓以為體變其用而
不變其體八者天地之體也六者天之用也十二者
地之用也太昊用著三衍而成爻三少為九九老陽
乾也三多為六六老為陰坤也乾變三女坤變三男
離肖乾坎肖坤震艮相變巽兌相效而八卦以六變
立不言之數曰乾坤震巽坎離坤兌消息謂易是故
卦成于八極于六十四而用止于六十也爻止六重
為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于三百六十也是故一年四
時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也天數五地數五五者天
地之真數也一三五九也二四六也是故爻用九六

而不用七八候氣之法平地於室埋十二律管管上與地平實以葭莩之灰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黃鐘九寸故黃鐘應餘律皆然太古以竹爲管後世以玉爲管始候陽氣以辨五氣以明五音氣始于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生不窮音起於金金剋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相生不窮於是始作甲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卽十干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卽十二支也支干相配爲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歲以是紀而年不亂月以是紀而時不易

晝夜以是紀而人知度東西南北以是定而方不惑夫然故乾居西北納甲與壬坤居西南納乙與癸震東方也納庚巽東南也納辛坎正北納戊離正南納己艮居東北納丙兌在正西納丁度十二律均十二鐘父始之母終之六子經營之而六甲十二辰者二十四卦之祖三十二卦之宗重之爲六十四也兩地而三天數之所起也吉凶之徵也是故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別左右之門六戊爲天門六己爲地戶天地之所以闡闔日月之所以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有長短行度有盈縮五運六氣

一歲五行主運各七十二

日少陰君火太陰濕土少陽相火陽明燥金太陽寒水厥陰風木叠周十二辰假令壬寅年少陽相火司天則在前第四厥陰在泉前一辰少陰君火爲初氣太陰爲二少陽爲三陽明爲四太陽爲五厥陰爲六各六交驚乎天地之間既萬物矣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現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日月交會謂之辰辰天之體也元氣之節會也日爲天之主月爲日之婦星爲日餘辰爲月餘日爲天之元月爲天之會星爲天之運辰爲天之世元會運世日月星辰迭經而無窮辰至日爲生日至辰爲用順爲用而逆爲生也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

行

按圖可見

日行陽度則縮行陰度則縮陽主舒長陰主

慘急日入贏度陰從爲陽日入縮度陽從爲陰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之日夏至之午中陽之極秋分之酉中陰之中凡三百六十中分之則二至二分相去之數也日絕於星月會於辰日以遲爲進月以疾爲退日月一會而加半日減半日是以爲閏餘也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日之餘贏也六則月之餘縮也亦六去日月之餘十有二則三百五十有四乃日行之數一歲之閏六陰六陽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

三年二十六日五年六十日

凡十九年閏

分盡爲一章四音爲一部五部周六甲凡三百八十
年而曆象小成爰自古先人知其母不知其父卧則
呿呿起則于于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無知如草木有
欲如禽獸質美者抱其璞情厚者含其真未知三綱
五常之倫器用之利帝始推擇天下之賢可與共代
天工者得金提鳥鳴視默紀通仲起陽侯以爲輔佐
作龍書以代結繩之政制龍官以範徜徉之民教民
佃漁以網罟爲器教民婚姻以儷皮爲禮於是夫婦
別君親尊臣子順群生和樂有網罟之歌都于宛丘
宛丘後爲陳都謂之太昊之墟始有卜筮龜曰卜著

曰筮後世有天下凡有大疑必決之卜筮卜人定龜
史定墨君定體天子之龜長尺有二寸諸侯一尺大
夫八寸龜有六色六體具八卦五行天地之數神物
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孔子
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
筮諸侯非其國不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教
天下豢養六牲馬也牛也鷄也豕也狗也羊也以祭
天神以祀地祇以饗人鬼以充庖厨以養聖賢故號
曰包犧氏始推五德之運帝出乎震震東方也甲者
萬物之始生木德之盛也於是木德王天下光理

皇王大紀卷一
萬物明如日月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雖有詭智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君主四海之內一百有一十年而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生民追思其德號曰帝太昊女媧襲據尊位世傳女媧者帝女弟也循帝之跡無所革造始制笙簧號曰女帝

論曰世傳往古天不兼覆女媧鍊五色石以補天其言雖陋甚推其本旨蓋言女媧以婦人能理男子之事爾乃婦人而有雄才大畧者也後世唐武氏其似之乎此非常之變也

自漢以來不擇天下之才任以爲相寄託宗廟社稷之主而以天下大柄倚仗婦人女子其不生禍亂者亦云幸矣幸也者小人之事非大人之道天下公器不受正命乃欲以小人之道持之豈非不知學之過歟若漢之武帝蜀之昭烈託霍光而寄孔明其於道學槩乎其有聞者矣

女媧死共工氏伯九州自謂水德失五行之叙不能奄有天下虞其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湮痺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而天下

歸於大庭氏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辨土之所宜以
教兆民後世有天下者祀勾龍以配社

驪連氏

栗陸氏

中央氏

栢皇氏

大庭氏

赫胥氏

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合含哺而嘻
鼓腹而遊

尊盧氏

啓統氏

一作混
沌氏

吳英氏

朱襄氏

葛天氏

葛天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日載民二
日玄鳥三日遂草木四日奮五穀五日敬天常六日
達帝功七日依地德八日總萬物之極

陰康氏

無懷氏

凡十三氏皆
祖也

論曰劉道原博極群書以爲古無三皇五帝
三王五伯之數其辨甚悉愚以爲如是稱而
逆理害義雖人謂之聖賢之經猶當改也苟
於理義無傷害雖庸愚之說猶可從也皇帝
王伯雖經不稱其數而雜見於前修之文非
有逆理害義之事也柰何必欲去之乎皇者
初冒天下者也帝者主宰天下者也王者天
下歸往者也自燧人氏而上則三皇之世也
包羲神農黃帝堯舜是五君有先天地開闢
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人至於今受其賜故
孔子曰包羲氏沒神農氏沒黃帝
堯舜氏作按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皆嘗
帝天下矣孔子所以越而遺之必稱堯舜者
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
貽萬世故也則五帝之名實定矣夏禹商文
武湯爲三王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之爲
五伯其迹詳甚焉可誣也

炎帝神農氏

炎帝神農氏有熊之君少典正妃有嶠氏女曰任已
女登所生也少典女登遊于華山之陽有神龍之祥

而生神農長於姜水爲姜姓師爲悉諸學於老龍吉
得河圖圖之真數三而已太極具萬象爲神神生象
象生器器生數是故天六地四天以氣爲質神爲神
地以質爲質氣爲神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故四肢
各有脉一脉三部一部五候應天數也神農知天地
之道明於人之性以有天下更無懷氏神農立極先
定乾坤推五德之運以火承木因以紀官號曰烈山
氏亦曰連山氏都于曲阜時人生益庶殫羸蠶之肉
窮草木之滋或傷生而殞命於是神農徧閱百物著
其可食者與其可療治者使民知所用避作爲陶冶

合土范金制斤斧耒耜枷芟槍刈耨耨矛蒲稷襍稻
土田燥濕肥磽興農桑之業春耕夏耘秋穫冬藏爲
臺榭而居治其絲麻爲之布帛有子曰柱能治百穀
百蔬與民並耕而食發教於天下使之積粟國富民
安故號曰神農氏又曰伊祁氏伊祁氏始爲蜡蜡也
者合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主先嗇而祭司
嗇焉祭百種以報嗇也嚮農及郵表綴禽獸迎猫爲
其食田鼠迎虎爲其食田豕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
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
而祭若送終也野夫黃冠故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

也大羅氏草笠而至致鹿與女而詔戒諸侯曰好田
好女者亡其國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
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不興功而休
民息已後世王天下者祀柱以配稷有獻羊頭山嘉
禾八穗者乃作穗書以頒時令令曰丈夫丁壯而不
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豐盈而不織天下有受其
寒者神農親耕籍用之禮蓋始此后親織以爲天下先於是
四方之民豐衣足食各執其方物或舉而不用事或
廢而不舉乃命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夙沙氏煮海爲鹽行不用

道其臣箕文諫而殺之神農修德不征夙沙之人以
其君歸命是時也禮草昧而未制樂湮塞而未作燔
黍爲殮捍豚爲俎玄酒大羹汗尊而杯飲菽桴而土
鼓截菁爲籥繩絲削桐爲五弦之琴詠豐年之歌以
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法省而不煩威厲而不殺
俗樸而不爭不令而人化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
暘谷西至三危莫不服從神農居天位百有四年而
歿號曰炎帝伯夷叔齊曰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
敬而不祈禱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
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

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此真吾所謂道也

帝臨魁在位八十年

帝承在位六十年

帝明在位四十九年

帝直在位四十五年

帝來在位四十八年

帝哀在位四十三年

帝榆岡在位五十五年

皇王大紀卷第一畢

皇王大紀卷第二

五帝紀

黃帝軒轅氏

黃帝軒轅氏少典之後曰公孫氏母曰附寶有螭氏女也感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於郊野之祥生軒轅氏於壽丘長於姬水爲姬姓生而龍顏幼而徇齊學於大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有風后老天五帝知命窺紀地典方牧或七聖爲之輔又有常光大鴻容光三臣爲之佐神農侵暴諸侯軒轅興師征之神農氏來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神農氏敗績黃龍負圖出于

河見壘焉章曰天皇符壘軒轅遂踐天子位在所則
有景雲若金枝玉葉蔭其上因以雲紀官春官爲青
雲氏夏官爲縉雲氏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
中官爲黃雲氏置三公之職以象三台侍中風后配
上台老天配中台五聖配下台推五德之運以土承
火號曰歸藏氏始作軒車故曰軒轅氏都于有熊作
布政之所曰合宮又曰明庭神農氏之臣蚩尤起九
冶始作鎧戟戈矛以賊亂爲政平民化之罔不寇賊
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軒轅征之值天霧晦冥軍行迷
乃作指南車載之以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

右白虎招搖在上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進
擊蚩尤殺之於涿鹿之阿徙其徒於有北天下有不
道從而征之凡五十三征奄有中區東至於海登九
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鷄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
葷粥合符釜山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命倫氏訪大
夏之西崑崙之陰取嶰谿之竹簡竅厚均者斷兩節
間而吹之中黃鍾之宮於是制十二籥以聽鳳凰之
鳴其雄聲六雌聲亦六故黃鍾之宮聲發於自然爲
十二律之本其長九寸實秬黍其中容秬黍一千二
百粒是故度起於黃鍾之長量起於黃鍾之虛衡起

於黃鍾之重或曰度始於忽十忽爲毫十毫爲厘以
十積之而成分寸尺丈引是爲五度量者始於一粟
六十粟爲一抄十抄爲撮以十積之而成龠合升斗
斛是爲五量後至於周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
鬴量實一鬴甗實二鬴盆實二鬴甑實二鬴豆實三
而成穀簋實一穀庾實二穀鬲實五穀衡者始於黍
黍粒百爲銖二十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兩爲鈞
四鈞爲石是爲五權度量權合於律然後措諸天下
無所不行田可分祿可均法一政平禮可制樂可作
故律也者萬事根本也是故度律均鍾紀之以三平

之以六成於十二陰陽相扶同類取妻隔八生子黃
鍾六統乾之初九始於子十一月也黃鍾生林鍾林
鍾地統坤之初六位於未六月也林鍾生太簇太簇
入統乾之九二位於寅正月也太簇生南呂南呂坤
之六二位於酉八月也南呂生姑洗姑洗乾之九三
位於辰三月也姑洗生應鍾應鍾坤之六三位於亥
十月也應鍾生蕤賓蕤賓乾之九四位於午五月也
蕤賓生大呂大呂坤之六四位於丑十二月也大呂
生夷則夷則乾之九五位於申七月也夷則生夾鍾
夾鍾坤之六五位於卯二月也夾鍾生母射母射乾

之上九位於戌九月也母射生仲呂仲呂坤之上六
位於巳四月也陽爲六律陰爲六呂自子至巳爲陽
律陽呂皆下生自午至亥爲陰律陰呂皆上生下生
者三分損一上生者三分益一制是十二筒卽十二
籥也
黃鍾九寸林鍾六寸太簇八寸以候天地之氣是爲
三律其他咸不全寸有餘分焉子爲天正中男之所
也丑爲地正少男之所也寅爲人正長男之所也聖
人明三正以正始則天下之理得矣軒轅命榮後氏
鑄是十二鐘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合陰陽之和播之
於五音宮商角徵羽文之以八聲金石土革絲木匏

竹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故
鍾尚羽磬尚角琴瑟尚宮笙簫利徵鞀鼓柷敔一聲
細鈞有鍾無鑄無鍾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
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
贊之革木以節之而行八風聲應相保而和細大不
踰而平命曰雲門大卷樂

論曰至哉宮之聲也有五行之土金木水火
得之然後生猶四端之仁義禮智得之然後
得中猶事之中天地萬物得之然後成是故
宮聲者不可以易知也必上有體元之君下

皇王大紀 卷二
有調元之臣安土樂天然後宮聲可識而雅
樂可復也後世以其淺陋之德而欲求玄妙
之聲必不應矣惟禮亦然故孔子曰人而不
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太極函三爲一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
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十七萬
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天地之數備陰陽保合元氣運
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二十八宿之纏
次卽天度也天道起於子自北東行周十二辰而爲
一晝夜行一周則東超一度與日相應五日爲一候

三候爲一氣六氣爲一時四時而成歲日自牽牛東
比西行一晝夜行一度而爲一月月隨日西行一晝
夜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其行度也有贏縮故或
二十九周或三十周而日月會是以三五而盈三五
而闕有晦有朔而爲一月正月孟春天行至寅東北
艮之方日月所會之辰曰嫩訾其分野衛其宿箕一
度或云尾 十八度或日在危經營室及奎昏參中日
十度

尾中律中太簇其音匏其器笙等其風條風至而立
春其節雨水驚蟄其卦曰蒙曰益曰漸曰泰曰需曰
隨二月仲春天行至卯正東震之方日月所會之辰

曰降婁其分野魯其宿心

大火也五度或云六度

房

五度或

云十度

日在奎經婁至胃昏弧中旦建星中南方朱鳥

七宿昏畢見於南方律中夾鍾其聲角其音竹其器

管籥其德木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風明庶風至

而春分日出而甲入于西極日在兩交晝夜等其於

人也為肉為日為肝為呼為怒為號為仁其卦曰晉

曰解曰大壯曰豫三月季春天行至辰東南巽之方

日月所會之辰曰大梁其分野趙其宿角

十二度九度

日在胃經卯及畢昏七星中旦牽牛中胃西方之宿

也是為西陸律中姑洗其節清明穀雨自箕至角七

宿形為蒼龍鱗蟲屬焉其類三百六十龍為之長其

卦曰訟曰蠱曰革曰夬曰族四月孟夏天行至巳東

南巽之方日月所會之辰曰實沈其分野晉其宿軫

十七度

翼

十八度日在畢經觜參及東井昏翼中旦婺女

中律中仲呂其音木其器祝敔其風清明風至而立

夏其節小滿芒種其卦曰師曰比曰小畜曰乾曰大

有五月仲夏天行至午正南離之方日月所會之辰

曰鶉首其分野秦其宿張

十八度

星

十七度

柳

十五度或

日

在東井經鬼及柳昏元中旦危中東方蒼龍七宿昏

畢見於南方律中蕤賓其聲徵其音絲其器琴瑟其

德火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風景風至而夏至日出於艮南入於乾晝長夜短其於人也為脉為舌為心為笑為視為喜為禮其卦曰家人曰井曰咸曰姤曰鼎六月季夏天行至未其方西南坤之方日月所會之辰曰鶉火其分野周其宿鬼四度或云二度東井三十三度或云三十四度日在柳經星及張昏火中日奎中柳南方之宿也是為南陸律中林鍾其節小暑大暑自軫至井七宿形為朱雀羽蟲屬焉其類三百六十鳳為之長其卦曰豐曰渙曰履曰遯曰恒土者物之府藏也偏王四時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蟲倮其律中黃鍾

之宮宮者聲之紀綱也徧主五聲其於人也為血為口為脾為歌為樂為思為信七月孟秋天行至申西南坤之方日月所會之辰曰鶉尾其分野楚其宿參

九度或云十度觜二度或云一度日在張經翼及昏軫建星中日畢

中律中夷則其音土其器壎缶其風涼風至而立秋其節處暑白露其卦曰節曰同人曰損曰否曰巽八

月仲秋天行至酉正西兌之方日月所會之辰曰壽星其分野鄭其宿畢十六度或云十八度昴十一度或云十五度時十四度或云十五度

日在軫經角亢及氏昏牽牛中日觜觶中北方玄七宿昏畢見於南方律中南呂其聲商其音金其器鍾

鏞其德金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風闐闐風至而
秋分日出於卯入於庚日在兩交晝夜等其於人也
為骨為鼻為肺為哭為悲為言為義其卦曰萃曰大
畜曰賁曰觀曰歸妹九月季秋天行至戌西北乾之
方日月所會之辰曰大火心為大火其分野宋其宿娄六
度或云奎十六度日在氏經房心及尾昏虛中日柳中
房東方之宿也是為東陸律中無射其節寒露霜降
自參至奎七宿形為白虎毛蟲屬焉其類三百六十
麟為之長其卦曰無妄曰明夷曰困曰剝十月孟冬
天行至亥西北乾之方日月所會之辰曰析木其分

野燕其宿東壁

九度

營室

十六度或云十七度

日在尾經箕及斗

昏危中日七星中律中應鍾其音石其器磬其風不
周風至而立冬其節小雪大雪其卦曰艮曰既濟曰
噬嗑曰大過曰坤十一月仲冬天行至子正北坎之
方日月所會之辰曰星紀其分野吳越其宿虛十度須
女十二度或云十一度日在斗及涓女昏東壁中日軫中牽牛
北方之宿也是為北陸日出於巽南入於坤西方白
虎七宿昏畢見於南方律中黃鍾其聲羽其德水其
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風廣莫風至而冬至是月之
內日盡斗二十六度復起牽牛之初度則為冬至而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矣是為一歲而曆更
端焉故為三微之始其於人也為髓為耳為腎為呻
為息為聽為智其卦曰未濟曰蹇曰頤曰中孚曰復

十二月季冬天行至丑東北艮之方日月所會之辰

曰玄枵其分野齊其宿牽牛八度或云七度斗三十六度或云三十五度

日在涓女經虛及危昏婁中旦氏中律中大呂其節

小寒大寒自壁至斗七宿形為玄武介蟲屬焉其類

三百六十龜為之長其卦曰屯曰謙曰睽曰升曰臨

曰小過北斗七星一曰天樞又曰貪狼二曰天旋又曰巨門三

曰天機又曰祿存四曰天權又曰文曲五曰天衡又曰廉貞六曰開

陽又曰武曲七曰搖光又曰破軍自一至四為天魁是為玻璃

自五至七為天綱是為玉衡玉衡為杓月建一辰閏

則指兩辰之間周而復始斟酌元氣均節五行運平

四時武曲之下有小星曰輔弼日之所行謂之黃道

南北極之中謂之赤道二十八宿繫於黃道之上日

春西陸夏南陸秋東陸冬北陸月立春春分行黃道

東謂之青道立夏夏至行黃道南謂之朱道立秋秋

分行黃道西謂之白道立冬冬至行黃道北謂之黑

道黃道內外各四弁黃道為九黃道赤道如二環相

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食正一

度相對則月爲之食月生三日而成震曰肥與日相
衡則光盈故十五而成乾近日則明闕故三十日成
坤滅藏於癸曰晦合璧曰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日
弦軒轅命師大撓氏正甲子義和氏占日常儀氏占
月叟區氏占星隸首氏理算數伶倫氏榮媛氏正律
呂各盡其方於是命容成氏綜六術爲蓋天著周天
曆度造調曆以斗杓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天秉陽垂
日星陽數竒故觀天者占星而已地秉陰竅於山川
陰數耦故觀地者隨山而理川軒轅旣上觀天文大
明時令乃周行天下觀地理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兵

師爲營衛按洛書之文方者土也於是畫天下爲九
州以井制地使民存亡更守出入相司嫁娶相媒有
無相貸疾病相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
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里五爲邑邑十爲丘丘
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以總人心以詳民數塞
欺陵之路弭姦宄之望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
方上古牛未穿馬未絡至是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
民力裕上古山處於穴棲於木至是營宮室制戶牖
而猛暴禁作杵臼而穀粟始鑿作釜竈而民始粥作
甑而民始飯以烹以魚以爲醴酪行而有屝草爲屝

麻爲履皮爲之

焉死而有棺椁焉城城築邑再門擊柝

以待暴客弦木爲弧剡木爲矢

弩刀槍鉞皆習熊虎是時所作

習熊虎

貔貅之士以威天下後世因之以有六弓四弩八矢

五兵五盾之法所以養民而保之者至矣於是制軒

冕日垂旒耳充纁玄衣黃裳旁觀翬翟草木之英華

畫纁五色爲文章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天地玄黃青

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

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

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象以園山

以章水以龍鳥獸虵雜四時五色以章之凡畫纁之

事後素工以別貴賤而上下有序各安其分五行之

動迭相息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五聲六

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爲相滋

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爲相質也軒轅明於天地之

道體神而起數倚數而觀象見象而制器是以成而

人用之用而人利之利而人安之安而人守之守而

人不可變是謂德配天地道之至也制度之經也其

可變者禮樂污隆而已書契作而史官建左史記言

右史記動倉頡沮誦軒轅史官也見鳥獸蹏遠之迹

之文理之可滋作鳥跡篆以又百工以察萬品其文

依類象形而生故謂之字字有六義一曰指事上下之類

二曰象形日月之類三曰諧聲團圓之類四曰會意止戈為武之類五

曰轉注考老之類六曰假借命長之類天下之字一而音不同

者土風殊而呼吸異天有陰陽地有柔剛律有關翕

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春夏秋冬備而萬情生焉一

柔一剛交東南西北備而萬形成焉一闢一翕交平

上去入備而萬聲生焉一唱一和交開發收閉備而

萬音成焉日生律月生呂星生聲辰生音金成律土

成呂火成聲水成音律為君為夫呂為臣為婦聲為

父為男音為子為女東方之言在齒舌其音輕而深

西方之言在頰舌其音重而淺北方之言在喉舌其

音重而深南方之言在唇舌其音輕而淺便於喉者

不利於唇巧於齒者不善於頰是故吳楚傷於輕淺

燕趙傷於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

若管之以天地律呂則輕重淺深清濁之變三十有

六而窮矣故字有母止於三十六也能知其母律隨

天而變呂隨地而化闢隨陽而出翕隨陰而入唱隨

剛而上和隨柔而下故聲音之道正則字之義無不

通近而能遠微而能彰雖五方之民言語不通而可

以一詔之也軒轅居寶位百年而歿葬於橋山天下

聖上大典 卷二

號曰黃帝以其生而居中土宰制群動者也帝推歷
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法一置而變順天地之紀幽明
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火淳化鳥獸
蟲蛾旁羅水波土石金玉勞動心思耳目節用水火
和風雨時五穀登而人民壽鳳凰巢阿閣麒麟遊於
郊猶作輿几之箴以警宴安作金几之銘以戒逸欲
成功大致豐利不自高其道不自聖其躬德澤流天
下至今人蒙其惠雖死猶生也世有方士家鼓惑愚
人僥倖榮利言世有仙術帝得之騎龍上升天群臣
思慕葬弓劍衣冠者真妖妄矣帝四妃二十五子莫
得姓者十有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嬉
媯僂依元妃西陵之女媧祖親蠶爲絲以率天下生
二子長曰玄囂是爲青陽摯次曰昌意

論曰按史載五帝三王唯包養爲別姓自炎
而下皆同宗也歷世縣遠雖不可攷其然否
以理推之則或可信今夫在天則日月迭照
而五星二十八宿不得與之爭光在水則大
江濁河貫注華夏而衆水演迤不得與之爭
道在山則妍岐嶓嶭橫亘四海之內而萬山

低伏不得與之爭勢在人則包義神辰黃帝
堯舜禹湯文武仲尼傑出一世獨與天地相
似而俊材異能之士委命陳力不得與之爭
聖何獨至於姓而疑之乎其可疑者世數多
寡長短耳故愚特載其苗裔而於世數則畧
之云

青陽少昊氏

青陽摯之生螺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堵之祥黃帝
之時降居江水爲己姓以金德王故號曰金天氏能
修太昊之法象日月之明故曰少昊氏都于曲阜青

陽初立鳳鳥適至因作鳳凰之書以鳥紀官鳳鳥知
天時故立鳳鳥氏爲歷正玄鳥春分來秋分去故立
玄鳥氏以司分伯趙夏至鳴冬至止故立伯趙氏以
司至青鳥立春鳴立夏止故立青鳥氏以司啓丹鳥
立秋來立冬去故立丹鳥氏以司閉是爲曆正之四
屬祝鳩性馴順故立司教化者爲祝鳩氏睢鳩摯而
有別故立司政法者爲睢鳩氏鴈鳩均平故立司田
土者爲鴈鳩氏爽鳩鷲故立司刑禁者爲爽鳩氏鷓
鳩春來冬去故立司事者爲鷓鳩氏是爲鳩民之五
官西曰鷓雉東曰鷓雉南曰翟雉北曰鷓雉伊洛之

南曰暈雉立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以夷民者也立春夏秋冬行宵桑老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滯者也少昊氏有四叔焉曰重曰該曰終曰熙重明木之性為勾芒該明金之性為蓐收修及熙明水之性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青陽在位八十四年樂作九淵之歌帝既歿少昊氏衰九黎亂德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為巫史民置於祀災禍薦至

論曰邪說之為人害也久矣以五帝之時九黎猶亂風教矧漢以來聖學絕滅世衰一世

在上之人苟且徼僥功成而氣盈利得而志怠崇尚勢力而不知仁義者乎是故雖隆盛之時禮制不必行刑賞不必中民不知方故釋氏巫祝得以其說誑惑斯民為薦死求生祈福免禍天下靡然從之在上者恬然不復知禮制賞刑之本在下者不復知正身修行之實鬼教浮虛之言徧天下風俗既移孰能不外飭事君之禮內懷背上之心志在伏節死義以三綱為已任臨事不苟免乎關文庶幾頽靡之風可一變也

顓頊高陽氏

顓頊高陽氏昌意正妃蜀山氏曰女樞感璿光貫月如虹之祥而生顓頊學於綠圖師於伯夷靜淵有謀疏通知遠養財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四方歸之以水德王都于滎陽後世謂滎陽爲帝丘始以民事紀官覩蜺蟲之形而作科斗書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轉旋於外周旋無端其體渾渾顓頊始爲儀制以驗其盈升虛降治乙卯曆以明四時命少昊氏子重爲南正司天以屬神高陽氏子黎爲火正司地以屬民絕地天通使無相侵

漑革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民安其生作五基之樂五莖之歌少昊子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臣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爲天子北自幽陵南自交趾西自流沙東自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屬在位七十八年而沒適子曰窮蟬別子曰鯀封爲崇伯帝嚳高辛氏

帝嚳高辛氏青陽之孫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師於相招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其動衆也時其服喪也哀普施利物不私其

身天下歸之都于亳次序三辰以治曆明時教民稼
 穡執中而尹天下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
 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
 郁其德疑疑制鼙鼓鐘磬埙篪作六英之樂火正黎
 能昭顯天明敦大地德光照四海帝使弁掌重職賜
 之氏曰祝融而法壞祝融修之以便兆民祝融死弟
 吳回嗣居其位吳回之子陸終娶鬼方氏生六子皆
 析剖而產焉長曰樊封於昆吾為己姓次日參胡後
 次曰彭城彭城其封國也次日郇人後為郇國次日安期次日
 季連有封於豕享者其後重黎職弛而閏餘乘次益

陬殄滅攝提失方帝元妃有郇氏女曰姜嫄與帝嘗
 禮祀上帝以弗無子步從帝而歸歆然心動孕十月
 而生子異而寘之隘巷寘之平林又寘之寒水牛羊
 字之鳥覆翼之鳥去而呱呱聲載路匍匐岐嶷以就
 口實因名曰弃娶陳鋒氏女曰慶都有赤龍之祥孕
 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娶有娥氏女曰簡狄浴於玄
 丘祈於高禘有飛燕之祥卜之而順於是生契娶媯
 訾氏女曰常儀生子摯帝歿摯襲位未久而殂堯有
 聖德以子州支君疇為師初封於陶後封於唐號曰
 陶唐氏

論曰天地之間有氣化有形化人之生雖以形相禪固天地之精也姜嫄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氣之所至精亦至焉故履帝嚳之武而敏歆於是有子不可謂怪而諸儒不識陋可知也至於織緯之書謂慶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則誣矣何者人也乃與繁氣交而人生人則無是理矣是以載其事而削其詞焉西漢薄太后有蒼龍據腹之祥而生文帝若若史氏記之詳明則後世必謂薄與龍交而生子矣是故儒者莫要於窮理理明然後參證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而心不亂

卷第二畢

皇王大紀卷第三

五帝紀

帝堯陶唐氏

元載甲辰

論曰或傳自開闢或曰自燧皇至於春秋獲麟之歲二百七十六萬年分爲十紀六紀在包羲前三紀在包羲後而本紀流訖於黃帝者也謹按包羲始畫卦造書契夫孰知其前之六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自包羲至於皇帝兩紀五十餘萬年間作者惟神農氏一人

其妄可知故自盤古至於帝嚳雖有紀其年者皆不敢信姑載其事而已西洛先覺邵雍氏作皇極經世曆帝堯卽位之年起于甲辰惟雍精極天之數必不妄也故用之以表時序事庶幾可以傳信乎

堯自唐侯升爲天子時年十六都于平陽奉養儉素富而不汰貴而不驕黃收純依彤車白馬物不尚奇異器不寶玩好樂不聽淫泆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巡狩行教周流五嶽心周率土意加窮獨民饑寒曰我饑寒之也民有罪曰我陷之也

放則天命勤於君道日月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作布政之宮曰衢室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盡其言建進善之旌使天下得盡其才置諫鼓於朝使天下得攻其過天下之人無有異心不賞而勸不罰而治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溥而化廣有冥莢之草生於庭朔後日生一葉望後日落一葉月二十九日而晦則一葉厭而不落羲和立渾儀之制以銅爲壺再疊差置實以清水吐以玉虬轉注兩壺右爲夜左爲晝一晝夜十二辰百刻一辰得四刻六分刻之一着之箭

置之壺內浮箭壺以出刻爲準漏水壺以沒刻爲度
鑄金爲胥銅爲徒居壺之左右左手握箭右手指刻
以別早暮地居天中日出地上爲晝日入地下爲夜
其制肇於蓋天羲和祝融之後也世世相傳爲疇師
以建寅月爲歲首十二載甲寅

二十一載甲子

三十一載甲戌

四十一載甲申有闕伯實沈者亦高辛氏之子兄弟
也居於曠林而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堯遷陽
伯於商丘壬辰遷實沈於大夏壬參契仁聖帝使爲

司徒教天下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五十一載甲午有苗暴殺戮無辜始大爲割耳截鼻
椽陰黥面五雷之刑民相漸化泯泯焚焚反覆詛盟
堯與戰于丹水之浦以遏止其惡夷絕其世

六十一載甲辰大荒之開自帝太昊炎帝黃帝保聚
生養至於堯時人民衆多耕牧之地日少西北則龍
底橫濁河之衝西南則灩澦巫峽塞岷江之口淮濟
萬川未由地中行汎濫於天下蛇龍居之草木暢茂
禽獸偪人五穀不登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民無

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堯有憂之群臣薦崇伯
鯀往治之七十載許由居于沛澤養性無欲堯聞而
往見之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
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天生夫
子於天下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
對曰子治天下天下旣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爲
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鶴鷓巢林不過一
枝偃鼠飲河不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
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他日由以告
其友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光而見若身揚若名

令聞於君而又告子子行矣母汗我乃臨清冷之水
以洗其耳由悵然而不自得遂遯於箕山之下潁水
之陽終身不復見初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
生嶠牛嶠牛生瞽瞍瞽瞍之妻握登有大虹之祥而
生舜於諸馮之姚墟故爲有姚居于媯媯故爲有媯
好學樂善寬俗溫良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學
於務成昭務成昭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則身
脩而萬物得矣握登死瞽瞍再娶生象愛象而惡舜
必欲殺之舜大杖則走小杖則受順適孝慈欲殺不
可得年二十孝友聞於人有友七人焉雄陶方回續

牙伯陽東

或作陳

不訾秦不虛

或作空

靈甫常輔翼之耕

於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皆讓

居陶甄於河賓器不訾窳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

及一遷而所居成聚二遷成邑三遷成都至鄧之墟

十有萬家克供子職號泣于昊天曰父母之不我愛

於我何加焉念未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孟子曰

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

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堯欲以位讓四岳四岳辭堯

命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於是衆以舜言之於堯

堯曰然朕聞之舜生三十年矣父母不使娶堯知舜

告則不得娶也遂女以二女娥皇女英九男百官牛

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舜內行彌謹_天降二

女不敢貴驕於瀉泖事舜親戚甚有婦道九男皆益

篤舜事父母彌至於是瞽瞍信其孝而順其道焉舜

尚見堯堯館甥於二室亦饗舜迭爲賓主

論曰子告父母而娶女氏告父母而妻此婚

禮之常也若夫聖人不居廟堂之上而窮居

山林聖人人倫之至而反不得於父母此則

非常之大事也堯爲天子當此非常之事豈

皇王大紀卷三
得不以爲急務是故二聖人略常禮以天子
二女嫁於匹夫旣二女嬪虞瞽瞍底豫聖人
之化行而人倫明於天下後世豈特不格姦
於一家一時而已耶大哉權乎去輕以就重
略名以全實虧小以成大舍近以圖遠聖人
之所以變化莫測而天下之所以治也聖學
衰微當事任者尚變詐隨流俗急輕而緩重
務名而棄實知小而昧大見近而忘遠因循
苟且以是爲權兆於滅亡而不悟悲夫

堯問舜曰人情如何舜對若曰天命理微人心情慢
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
忠衰於君操志以事天者其唯君子乎成性而配天
者其唯聖人乎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
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
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
如何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
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子天之合也與之語禮樂
而不逸道廣大而不窮於是以爲大蔚孟子曰天下
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猶草芥也惟舜爲然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

事親之道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
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七十一載甲寅堯命舜朝廷之大位理天下之大事
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斂禱戲大臨龍降庭
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凱高
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謂之八元舜悉舉
而用之共工者金天氏子也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
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謂之窮奇舜北流
之於幽陵謹兜者有熊氏之子也掩義隱賊好行凶

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謂之渾敦南
放之崇山三苗之君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
不可盈壓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
天下謂之饕餮舜西竄之三危崇伯鯀不可教訓不
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築
堤城以湮洪水九載績用弗成天下謂之杌隳舜東
殛之于羽山遷四族於四裔以禦魑魅虞書堯典叙
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
舜作堯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
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

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
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分命羲仲宅隅夷日陽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
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
郊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
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
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
方日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墮鳥
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

時登庸放齊日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
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
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湯蕩懷
山襄陵浩浩滔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
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
能庸命遜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日明明揚側陋師
錫帝曰有鰥在下日虞舜帝曰兪予聞日如何岳曰
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
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

皇王九經卷三
嬪于虞帝曰欽哉

論曰堯典載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不及月者傳日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隨之而已故不及也周官冬夏致日春秋致月失聖人之旨矣

七十二載堯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子丹朱丹朱不肖於是堯生八十七年老而衰矣將命舜攝天子事或曰柰何舍胤子朱堯曰私一人病天下可乎鯀之妻有莘氏女曰脩紕感流星之祥生子禹于石紐長於西羌師于大成摯學于西王國傷先人之非度將

釐改制量乃潛心圖書南遊衡山東登宛委見石匱發之得金簡玉字洪範九疇究天地之理知萬物之性舜薦禹爲司空往平水土顓頊裔孫伯益大費能議百物堯命益作虞棄自幼而遊戲樹執五穀輒美大及長便弓矢有殊能爲大司馬甚好農事堯命爲后稷與禹偕行

論曰宏聞諸先君子有曰知人之哲無過於堯有言丹朱可登庸者已知囂訟有言共工若予采者已知其象恭有言伯鯀可使治水者已知其方命有言舜可以遜位者則曰俞

予聞之矣妻舜之二女觀其刑家二女嬪虜
瞽瞍底豫而家齊乃命以位觀其治國五典
克從百揆時叙四門穆穆而國治納于大麓
使大錄萬機之政觀其平天下無烈風雷雨
之迷天地之和應而天下平然後授以帝位
此事理之次不可易者也司馬子長曰堯使
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
聖吁安得此淺陋之言哉夫處已之難莫難
於正心誠意處物之難莫難於治國平天下
觀其家齊國治天下平則知其意誠心正矣
意誠心正與天地參不可以有加矣於是又
使入山林川澤豈所以試乎且烈風雷雨非
可期者也設若不遇堯將遂無以知其聖耶
此真齊東野人之語而子長不察也孟子曰
盡信書不如無書故君子於文詞有滯者取
其理與意可矣

七十三載堯曰恪汝舜詢事攷言乃言底可績三載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
爾躬人心惟危道心微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堯授終于文祖舜遂攝天子事

八十一載甲子初禹既受命命諸侯與人徒發歷山之金始鑄幣調有餘給不足咸使傳工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徹日收而場工待而畚楬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伯益所至烈山澤而焚之禹身爲民先左繩準右規矩載四時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輻泥行乘橈櫂風沐雨不避艱險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后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令民一夫一婦受田五十畝校數歲所收之中爲定式而貢五畝于公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或一饋而十起或一沐三

握髮延接四方之士曰吾不恐賢者留於中道恐其留吾門也訪之以利害咨之以謀策得善則拜嘗曰人無食則不可使利歸之則勞而不怨故導河自積石剗龍門之腹析底柱爲三門疏九河

論曰龍門華陰底柱孟津大伾大陸皆河之衝也九河之處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其中二百餘里地勢平延其流澶漫易以淤塞遷徙不常故禹多與之地使下流通曠則中國無河患及齊桓公擅一時之利不顧大河形便爲萬世慮適河行徒駭遂因以太史馬頰覆

釜胡蘇簡潔鈎盤萬津八河之地充樹藝立
城邑河之下流始迫隘矣自是而後中國始
以河爲患焉爲天下者何必與河爭此地乎
不計其利深計其害捐河故地以與河亦省
事安民永世之一策也

滄濟潔決汝漢排淮泗掘地而注之江凡治天下名
川三百支川三千高高下下導滯豐物封崇九山陂
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敘
九嬰於汶水繳大風於青丘斬獫狁脩蛇于洞庭禽
封豨于桑林至危且勞也而民樂盡其力於是險阻

夷通鳥獸之害人者消人得平土而居之使大章步
東極至於泰遠步西垂至於邠使豎亥步南極至於
灘鈇步九垂至於祝栗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
六千里莆菴之地悉爲良田田始開一歲曰蓄二歲
曰新田三歲曰畲東有九夷被髮文身南有六蠻雕
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焉西有七戎被髮衣皮北有八
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焉中國吳蠻戎狄五方
之性不可推移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
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舟車所至
莫不臣服堯賜禹姓姒氏妻伯益以姚姓之玉女賜

姓嬴氏封契于殷賜姓子氏封棄于郟賜姓姬氏棄
娶姑姓之女爲元妃夏書禹貢敘曰禹別九州隨山
濬川任土作貢作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
川冀州旣載壺口治梁及岐旣脩大原至于岳陽覃
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
惟中中恒衛旣從大陸旣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
于河濟河惟兗州九河旣道雷夏旣澤灘沮會同桑
土旣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添絲厥
筐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嶠夷旣略濊

濊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臬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厥篚檠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
乂蒙羽其藝大野旣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
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
翟擘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織縞
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彭蠡旣豬陽鳥攸居
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篠蕩旣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
三品璫琨篠蕩齒草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皇王九經 卷三
厥卮橘柚錫貢沿于江達于海淮泗荆及衡陽惟荆
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旣道雲土夢作又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
惟金三品柁幹栝栢礪砥磬丹惟箇籛楛三邦底貢
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
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
旣入于河滎波旣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
墳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
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
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

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
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
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旣西涇屬渭汭漆沮旣
從澧水攸同荆岐旣旅終南惇物于至鳥鼠原隰底
績至于豬野三危旣宅三苗丕敘厥田惟黃壤厥田
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
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折支渠梭西戎卽敘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
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
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導嶓

皇王九經卷三
五
嶽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
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
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
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于九河同爲逆
河入于海嶓嶽導漾東流于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
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
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
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沅水東流
于濟入于河溢于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

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
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
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
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
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孔脩庶
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
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
稔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
三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
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

皇王大紀卷三
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
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
成功禹請於堯貢金九牧以鑄九鼎著九州之制度
焉

論曰史載秦滅周九鼎入于秦自是不復見
左氏以爲鼎者畫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
神姦者也愚竊以爲誣矣魑魅魍魎自古不
以爲天下患惟鄙夫鄙婦則或言之縉紳先
生不道也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
爲事而庸鑄之於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

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
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
時生養斯民之道矣故又鑄于九鼎以爲萬
世準桀有昏德而遷于商商紂暴虐而遷于
周如此其重也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
古人創立制度欲傳久遠者必於鼎矣秦方
廢井田開阡陌除封建置郡縣滅先王之迹
焚及簡編况鼎者明著制度章章堅大之器
乎秦不沈之于伊洛必淪之于纏澗矣始皇
百不資于先代而無故求周鼎於泗水則其

欲詭惑天下之意可知矣漢興去古未遠易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高
祖父子知無所往之利而不知來復往夙之
吉侵尋至今茫茫禹迹法度盡廢上不仁其
身民各私其有不均不平不正不定暴虐無
告寃陷困窮爭鬪滋起獄訟煩多皆此之由
也孰能居其位而仁其民博咨于天下求所
正諸

靈后氏因軒轅靈龜之圖象形篆以銘鍾鼎命天下
脩社祀水既大洩益始教民鑿井而飲命后夔作咸

池大章之樂堯曰樂者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夔
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
出而作兮日入而息兮耕田而食兮汲井而飲兮帝
何力於我兮景星見甘露降醴泉出朱草生鳳凰來
百載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乃殂落葬于陽城丘隴
小葬具微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
有文章

百有一載甲申

百有二載丹朱既除喪舜委政于禹臯陶退避于南

河之南丹朱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朋淫于家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訟獄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

論曰堯舜命舜禹行天子之事舜禹亦既受命行天子之事及堯舜既終又避其子何哉人臣至于代天子行天下之政已亢矣况又將去人臣以爲天子乎堯舜之喪甫除舜禹政自己出使丹朱商均去其宮室可則可矣是用九而爲首非所以明微也故舜禹避之以展天下之情成揖讓之禮其心與計利害

遼乎天地之不相及也使舜禹而有計利之心則是以爭奪行尚何授受之有若夫益則又異於舜禹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歷事三代年亦老矣奉身而退順天道也讀書者能無以文害辭無以辭害意則孟軻氏之言燦然明白無可疑

皇王大紀卷第四

五帝紀

帝舜有虞氏

元載舜踐天子位都于蒲阪建旂乘鸞車號有虞以
土德王封丹朱於實沈之墟是爲唐以奉其先祀服
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封象於有庠

論曰蘇黃門曰世未有不能承其父母而能
治天下者斯言信矣象日以殺舜爲事固非
在妻二女之後此萬章之失也以象之傲而

欲殺舜世有傳之者安能其必無乎就其事以處兄弟之間亦可以爲訓不必深辨也且弟以殺兄爲事在常人則或有報復之心在賢者則必引咎自責不藏怒不宿怨也在聖人則哀矜而訓誘之矣是舜封象於有庠使吏治其國而享其衣食租賦欲常常而見之使源源而來友之至也先儒乃以有庠爲今之春陵吁舜都蒲阪使誠封象於是則欲常常而見之使源源而來適以道斃之也然則有庠當何居殆畿內之地歟觀此則漢文之

於淮南晉武之於齊攸宋太祖之於義康唐太宗之於元吉莫不有慙德可以爲世戒矣行戊午曆作布政之宮曰五府又曰總章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于是日月光華卿雲叢聚作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巧於使民不窮其力天下無佚民割青州碣石北遼東之地爲營州割冀州恒山以北燕薊之地爲幽州割冀太行西北之地爲并州南撫交趾西發氐羗北發山戎息慎東

長島夷舜凡有事必咨于大禹稷契臯陶伯夷垂益
后夔謂之八師虞書舜典敘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
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舜典曰若稽古帝舜
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
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
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
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
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輯五瑞
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歲二月東巡狩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噐卒
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
于西岳如初十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
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州象以
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
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於幽
州放驩堯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

三載四海過客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
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
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
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
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兪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
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
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
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
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善哉帝曰垂汝共工垂拜

稽首讓于爰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帝曰疇若
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諧帝咨四
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
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聖纔說殄行震
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訥朕命惟允帝曰咨汝
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論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此闕文失其次者也其文宜曰受終于文祖禋于六宗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望于山川書經焚毀伏生耄矣口授于人故多闕失也國有大事必既告諸祖禱然後告于天地以及群臣此禮之常也故以六宗爲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孔安國曰六宗者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夫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者

咸在其中也况四時寒暑水旱與日月星辰之運卽天神之屬又可分裂各爲神乎古者大旱雩于上帝不曰雩于旱神斯可見矣歷代諸儒之說咸與孔氏不相遠獨虞喜以六宗爲地謂之於理無義攷之於文無徵雖欲取之其孰信之又曰燔柴於四岳所以致吾誠而教諸侯以必有事也封十二山使無牧伐表識一州之走集示民之有事也五載巡狩週遍天下禮百神體諸侯以撫兆民天行健聖人之行亦健天心無欲聖人之心亦無

欲天德日新聖人之德亦日新此聖人在位
益久而天下益平治之道也自史遷著封禪
書載管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
主希慕之以爲太平盛典然登不徧於四岳
封非有十二山入懷宴安不行五載一巡狩
之制出崇泰奢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鑄文
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
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
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
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氏
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
得鑄文告成是故攷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
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繆君天下
者柰何信史遷而不信孔氏乎

虞書大禹謨敘曰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
作大禹臯陶謨益稷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
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
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
貴萬邦咸寧稽於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
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

皇王大紀 卷四
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
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
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
荒四夷來王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
予何言予思日夜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
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
奏庶鮮食予夫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
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
陶曰師汝昌言帝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兪禹曰安

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僉志以昭受上帝
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
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
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
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竝
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禹曰兪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惟帝是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
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
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頷頷罔水行舟朋
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
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廸有功苗頑弗
卽工帝其念哉帝曰廸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
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
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
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

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
乃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又曰
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
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間鳥獸蹠蹠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
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首稽首
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
元首叢挫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九載甲午

十九載甲辰舜問於善卷曰子有意於天下乎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天下爲哉去入深山莫知其處他日問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石之爲人葆力之士也身負妻戴子入海終身不反

二十九載甲寅昆吾之裔子以擾龍事帝封之陂川賜姓曰董

三十一載舜子商均女英所生也不肖不可付以天下舜耄不能親政命伯禹攝天子事伯禹請讓于咎繇舜稱美咎繇之休以堯命已之事命禹禹再辭又固舜曰母天之曆數在爾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三十二載禹遂攝天子事舜命禹出征三苗苗民逆命伯益贊禹班師振旅而歸舜大敷文德以緝武備有苗乃格

三十三載大禹謨曰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

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期于予治民協于中時乃功
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
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
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
敘帝曰來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
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天之曆數在爾躬爾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弗庸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
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
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
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
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
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
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
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
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
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
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
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
有苗格

三十九載甲子

四十八載舜陟方堊于鳴條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

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
作汨作九共九篇橐飶孔子曰君哉舜也巍巍乎有
天下而不與焉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
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又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
可及也已矣德如天地化如四時又曰舜其至孝矣
五十而慕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
其爲天子也被衿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曰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是
故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
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孟子曰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仁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無問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孟子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

教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聖人旣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仁之政然後仁覆於天下自堯以來九族內睦百官外正化行諸侯流及兆民皆有君子之行比屋可封後世莫能繼也

四十九載甲戌

五十載商均除喪禹委政於臯陶伯益退避于陽城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商均而之禹

論曰愚讀五帝書然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後世有立功于一時興利于一邦者人猶追思而祀之是數聖人者有功于天下萬

世曾不得推苗裔立宗子建廟廷春秋四時
饗天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之內治
其國家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倫衣食
之原器用之利法度之彰禮樂之則誰推明
制作之也而忘之乎夷戎之人駕一偏空說
失事理之制而其神像反得蟠據名山中華
巍業相望又聽其雕梁畫棟群淪滅三綱之
人而豢養之此何道也其不耕不殖侵漁民
利耗蠹民財乃細事耳爲政者恬不以爲慮
諸華無人可慈之甚矣

第四卷畢

皇王大紀卷第五

三王紀

夏大禹

元載禹踐天子位都于安邑以水德王正仍建寅是
謂人統朔以平日建綬乘先路駱馬黑鬣大事歛用
昏戎事乘驪戎車曰鉤車先正焉牲用黑牡國號夏
卽蒲坂而封商均是爲虞以奉其先祀服其服禮樂
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行丙寅曆
其圖書曰連山艮震巽離坤兌乾坎此連山氏之河
圖也夏后氏因之故曰連山王天資敏給其德不違

皇王大人經卷五
其仁可親其言可信不貴尺璧而重寸陰聲爲律身
爲度豐豐穆穆爲紀爲綱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籟簞
曰告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鍾以事者振鐸以
憂者擊磬以獄者揮輶黃帝作車少昊加牛以輶端
衡之輓服之王命奚仲爲車正始駕以馬以轅端曲
衡之輓服之馬車小而牛車大矣於是等級之度修
貴賤之分明封奚居爲薛侯古者爲醴酪以制儀狄
作旨酒以獻王大惡之曰後世必有以此亡國敗家
者矣遂䟽儀狄王之世三苗氏恃其水國有洞庭彭
蠡之險修政不仁王滅之

論曰戰國之時吳起有言三苗左洞庭右彭
蠡脩政不仁禹滅之按虞夏之書舜竄三苗
于三危在雍州之境及禹滅之乃在洞庭彭
蠡之間或曰三苗九黎之後也參攷傳記黎
苗之人反覆爲亂經涉皇帝之世聖人屢遷
而教擾之而不艾殺之其仁如天何可及也
滅者廢其居易其統而已

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論曰甚哉秦始皇李斯君臣之不仁也除封
建蔑帝王明德之裔絕公侯名臣之世郡縣

天下欲自專其利也夫諸侯之興自生民始
皇帝之際有未如制者則不可知然天運之
方泰及禹平水土同九州分五服齊之以長
道之以師公侯伯子男各有定制無得踰越
者矣夏商之季天下紛亂湯武起而治之聞
無一物不獲其所矣未聞縱釋強大諸侯而
不裁正之也謹以天下圖按之四海之內九
州州方千里先王之制州建二百一十國則
九州千八百國之君乃自古諸侯之本數也
而塗山之會稱萬國者猶周王八百國之君

而云撫萬邦也聖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
人之政矣封建諸侯仁政之大者也秦人專
利削除封建郡縣天下天運方否自是而後
聖人之道不行人君莫不蓄獨擅天下之心
故襲用郡縣之制而不能革也吁一蓄獨擅
天下之心已亡王道之本修德用賢力行善
政差可不大亂而已豈有三王之至治乎天
下之大不與天下共一人不好善則天下賢
才盡廢寇盜蠱起夷狄馮陵所至如隄潰河
決殺人多盈天下郡守縣令莫之能禦也而國

隨以亡譬如人之死於鋒刃壓於巖石溺於風濤非天命之正者忠臣痛焉故周之建國自后稷也商之傳世逮桀宋也夏祀有後至楚悼王後息也是三代者經歷變故而宗廟血食咸二千餘年豈若隋秦卒暴漢唐亡則絕世乎有天下者盍監秦否而傾諸

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當見刑者惕然傷之曰豈吾不德而陷人之罪與申命天下省德慎刑務盡人心百姓爲之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

侯度至於三年以仁遂焉是時天下殷盛公家有三十載之積私家有九載之儲作大夏之樂臯陶謨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

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

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
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
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
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
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
討有罪五刑有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臯陶
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
有知思曰贊贊襄哉外言繇封國於英六薨於王之世
益封其支庶有在許者

八載王東巡狩登苗山受諸侯之計更名曰會稽汪
芒漆之姓君守封堦山是爲長狄防風氏獨後至戮
之以戒不虔王崩于越

論日記稱舜葬蒼梧劉道原以爲巡守南裔
往而不返者欲兆庶專意戴禹也夫舜本以
耄期倦于勤使禹攝政若遠巡荒外而死是
與經意相迤也舜之授禹以天下者本乎民
心與天意爾使禹有天命舜雖不死於荒外
何病於禹使禹無天命舜雖死於荒外豈能

有益於禹哉此記者謬誤道原習而未之察也若史載禹葬會稽道原曰大江之南前代要服大禹死則葬焉何哉古者不墓祭時享存乎廟主王者以四海爲家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秦漢而後人君以死爲大諱崇尚墓祭違經棄禮遠事尸柩難以語乎理矣善哉論也厥後少康封其子於越者豈不爲禹葬在所故歟

啓賢能敬承繼王之道伯益奉啓踐天子位葬王于會稽衣冠儉素從王命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論曰人君雖不可勞人而佚已亦不當薄已以厚人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奉養有度自不至於微薄也大禹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不享其奉無乃非中道耶吁繇堯洪水得罪於天下以殛死者也禹平水土得天下心以有天下者也父以此誅已以此王雖身得享其奉而心有所不忍

故非惡卑陋不以天子爲尊榮也夫古之人
愛其親有深長之思如此哉故孔子重贊之
曰吾無間然有天下而不與於此見之矣

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行其所無事也孟子曰
李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
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畊稼陶
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
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孟子曰萬章問
曰堯以有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能薦人於
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
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
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
受之天受之者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也民受之者
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萬章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
衰不傳於贖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不然也天與贖
則與贖天與子則與子堯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
贖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
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啓

元載甲申

二載啓旣除喪伯益歸政就國於箕山之陰生二子
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有扈氏不用
命啓滅之享諸侯於鈞臺作九辨九歌之樂夏書甘
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大戰於甘乃
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
行怠棄三正天用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
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
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
戮汝

論曰理得而無阿私是謂天意故可殺而不
殺猶可赦而不赦也一容私說於其間則非
天意矣罰弗及嗣者堯舜常典其所以興也
罪人以族者紂之虐政其所以亡也若夏啓
甘之戰成湯鳴條之師稱孥戮者此用兵誓
衆使人致死之法不可以常典論虐政比也
古者用兵皆出於必不得已自非以至順伐
至逆至仁伐至不仁則不舉也驅人而致之
死地苟非示以重法有踰於死或致敗績使
逆者肆行不仁者得志於天下其踐害生民

豈有窮極故聖人權輕重不得而有孥戮之
誓也設有不用命者則必施之豈空言哉後
世儒者不復知兵當天大難放棄軍律使
逆賊肆行殺人盈天下而莫之禁也非天意
矣

九載啓崩子太康踐位

太康

二載甲午太康居喪不哀農政不修四夷背叛后稷
棄當舜之世薨於黑水之山其子不窋嗣太康棄稷
不務不窋不義太康去之邠邊於夷狄不敢怠先業
時序其德遵修其緒肄其訓典朝夕勤恪守以敦篤
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戎狄服焉

十二載甲辰

二十載甲寅

二十九載后羿爲射官羿尤善於其職太康迷于原
獸羿因民之怨以兵距王王畏之不敢還翱翔河上
衆散而死弟仲康立夏書五子之歌叙曰太康失邦
昆第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太康尸
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
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第五

人御其母以從僕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嗣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仲康

元載羿自鉏遷于窮石號有窮氏因夏民入摠夏政仲康不得有所爲于是羲和湏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夏書叙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候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其邑胤邑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循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

畔官離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岷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論曰夏商之事缺失最多雖聖人去取之思不可盡見如胤侯征羲和以其事考之廢之

可爾何至興師疑其黨於羿欲假託於正仗兵威以恐動天下也人臣當是時或內受顧託或外掌藩宣則宜辨之於早小心翼翼廣求鄰援雖勝負不可必行法以立命則忠臣矣今羲和雖不黨於羿乃沉湎于酒廢時亂日自取滅亡烏得爲忠聖人載之者所以爲後世戒也或曰先時者殺無不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此軍法一切之政也是道也以用於民事則可謂之一切之政在軍法則爲令典矣又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此

誓衆一切之言也是道也以用於民事則可謂之一切之言在軍法則爲善政矣亂侯之書正軍法也其舉兵之志則王者之罪人也其行軍之法則未爲過故孔子悉取其言而不削也

三載甲子樂正后夔之子伯封實有豕心貪恠無厭忿類無期人謂之封豕羿討滅之諸侯震服羿負恃其射而有大功不恤民事習於田獵武羅伯因熊髡靡圍其賢臣也咸被其棄逐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行媚于內施賂于外而娛羿于田

十三載甲戌仲康崩子相立

相

元載王尸天位同姓諸侯惟斟灌氏斟尋氏廼心王家羿田無厭馳逐不休衆甚苦之寒浞因其衆殺羿國內大亂相以故得走依二斟浞因羿之室生二子曰澆曰豷

十載甲申

二十載甲午

二十七載寒浞使澆及豷伐斟灌氏斟尋氏攻相弑之相之臣靡逃奔有鬲氏相之后緡方娠逃出自竇

乃奔有仍氏生少康

皇王大紀卷第五畢

皇王大紀卷第六

三王紀

夏少康

三載甲辰

十三載甲寅

二十三載甲子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澆使椒之仍求少康少康奔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厚樹恩德陰結夏衆撫納舊官寒浞既得志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少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靡亦撫納二斟之燼是時姬不窋之

孫公劉遭夏氏之亂勤勞於民民用富厚和協輯睦

備其戎器抗中華之難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遂平

西戎漆沮之地荒大豳土詩大雅十六篇曰公劉六

章章十句周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泣攻戒以民

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篤公劉篤厚也匪居

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褫糗糧于橐于囊小曰橐大曰囊

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盾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方

啟行篤公劉于胥也相也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也編也

無永嘆陟則在嶽也小山也復降在原廣平曰原何以舟之也帶也

維玉及瑤鞞琫上曰鞞下曰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

溥廣大也原廼陟南岡山脊曰岡乃覲于京絕高曰京京師之野

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直言曰言于時語語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蹢蹢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

造其曹群也執豕新國殺禮也于牢酌之用匏儉質也食之飲之

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

其流泉其軍三單美也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

山西曰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正流絕亂

取厲取鍛厲石厲斧之石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

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鞠之即皇過皆澗名水澗水曰芮水之內曰隩曰

鞠之外及公劉薨累世微弱

三十三載甲戌

四十一載靡起有鬲之師弁二斟之士討寒浞滅之
迎少康子有虞少康帥有虞之衆滅澆于過滅豷于
戈感動天下四方諸侯奔走來朝復禹舊跡入踐天
子位封庶子於會稽謂之越子

論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必欲
報忍死謀報能以天道爲定命不觀敵勢而
改圖則庶幾焉苟顧其私內覬大利外畏大
難雖有良心日銷月鑠其不忘君父者希矣
少康靡鬲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

已非圖富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瀆處死
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
凶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嗚呼此真可謂中興
者矣故唐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
爲冠噫前王之所爲後王之師也可不鑒哉

四十三載甲申

五十三載甲辰

六十二載王崩子杼立

季杼

元載甲辰

十一載甲寅王能帥禹之道

十七載王崩子槐立

槐

四載甲子契六世孫根圉之子曰宜為水官勤於其職而苑

十四載甲戌

二十四載甲申

二十六載王崩子芒立

芒

八載甲午

十八載甲辰王崩子泄立

泄

十載甲寅契八世孫曰上甲微能帥契之道

十六載王崩子不降立

不降

四載甲子

十四載甲戌

二十四載甲申

三十四載甲午

四十四載甲辰

五十四載甲寅

五十九載王崩弟扃立

扃

五載甲子

十五載甲戌

二十二載王崩子廩立

廩

四載甲申

十四載甲午

二十一載王崩不降子孔甲立

孔甲

三載甲辰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諸侯化之夏政始衰天降龍二唐堯之後有劉累者能知其嗜欲而豢之王封累於魯縣

十三載甲寅

二十三載甲子

三十一載王崩子皐立

皐

二載甲戌稷十世孫公非之子曰高圉能帥后稷之

道

十三載王崩子癸立

癸

元載甲辰

十九載王崩子癸踐位是謂之桀

桀

二載甲辰

十二載甲寅

二十二載甲子

三十二載甲戌

三十三載自孔甲之後王室政德日衰諸侯或不朝

桀能申鈎索鐵負恃其力不務德而務傷百姓有趙梁者教爲無道勸以貪狼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爲之爲瓊室象廊瑤臺王行淫縱樂政事怠廢爲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爲戲劇初殷侯契之孫相土徙居商丘因闕伯之故墟逮相土十世孫主癸之妃夫都感白氣貫月之祥而生天乙是歲主癸卒天乙立是爲成湯三十五載成湯元年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君居作帝告釐沃有田方七十里聞逸民伊尹摯耕于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非其道

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則使人以幣聘之伊尹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使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遂受湯聘起爲上卿

論曰自下士而上天位也天位聖人之大寶也義則貴利則賤伊尹之初所以不從湯命者恐其以爲利也三聘幡然而起者知其非爲利也居天位者慎毋以爵祿期人哉其有棄天下猶敝屣視富貴如浮雲者必望望然去之矣所得而官使者皆冀事功求溫飽之士亡國敗家率由於此矣

湯又得萊朱慶誦涅里且東門虛南門蠕西門疵北門側皆天下之賢士也是時王室昏亂黎民困窮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

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於是殷國大治三十六載亳與葛爲鄰葛伯淫放貪虐不修祭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者奪之衆畏君命不敢校也有一童子校曰而不能畊吾爲汝畊而又奪吾酒食不亦甚乎葛伯殺之湯聞之怒帥師征之誅葛伯作湯征

論曰齊桓晉文仗義以爲利者也猶湏王命以率諸侯成湯則尚義矣征伐大事必請王命書經焚毀失亡過半文無所徵是以不可

得而書也

三十七載成湯薦伊尹于桀爲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桀不聽與羣臣沉湎于酒伊尹進諫若曰君王以酒色之微壅天命而不理失人心而不圖反是爲善善則祥集習是爲不善不善則殃來君王宜留意焉桀曰子無詆言吾之有民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伊尹自亳凡五適夏告桀以堯舜之道桀終不聽四十載伊尹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昔先王之田也開三面而軀之順軀則逐逆驅則殺所以愛天物而存仁心以禮存心不惟務獲

而已也是時田者張網四面合圍以殄天物浸及其民於是成湯出田命去網三面曰欲左者左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復古制也漢南諸侯聞之曰湯仁及禽獸而况於人乎皆歸心焉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於重泉夏臺已而釋之

四十一載甲申桀窮其宗族恥其勲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卿士干辛凌轢諸侯左師曹觸龍讒嫉才智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美人不容曼聲不歌舉事戾于天發令逆于時瞿山地裂及泉發徒鑿之通于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敗殺之者

老或諫又殺之或獻錄書曰亡夏者桀也於是大誅豪傑關龍逢引黃圖進諫若曰古之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佑蓋少悛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焚黃圖殺龍逢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見王汰侈弗善也引師先歸桀帥諸侯攻克之愈自矜肆國人大崩諸侯帝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王之世犬羣嗥兩日鬪枉矢流星隕五星錯行雨血夏霜木冰地震伊洛竭太山崩

商成湯

十八祀夏桀鑿地爲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終古出奔湯以薛侯仲虺爲左相命諸侯爲景亳興師伐韋氏碩氏昆吾氏遂伐桀以若木裔孫費昌爲御桀衆敗績自安邑東入山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遂奔南巢湯放之告諸侯羣后曰古禹臯陶又勞于外其有功於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後有立羣后母不有功於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汝母

予怨湯始征自葛載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芸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曰王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三月歸于亳踐天子位定都焉國號曰商其圖書曰歸藏坤乾震巽坎離艮兌歸藏之河圖也商人因之故曰歸藏以斗杓建丑冬十二月爲歲首是謂地統

論曰古史不載湯改元獨劉道原載之愚竊以爲非其實也夫人君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所以謂一爲元者竊譬諸人猶其始生也

猶其有首也生之時一定而不載身之首一
生而不可易成湯之始立於桀之三十五載
矣其所以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
師爰革夏正本是而爲之者也又可改乎元
者義之所存非若一二之爲數也後世以元
爲數而不知其義如漢武之初年曰建元元
年旣曰元年則元已建矣又曰建元豈不贅
乎後又因事別建年號如曰元朔元年旣曰
元又曰朔又曰元年失其義也甚矣嗚呼使
人君知此義而體之則原元於一豈至如是

紛紛乎

以日中爲朔改載曰祀建太白乘大路白馬黑首大
事歛用日中戎事乘翰戎車曰寅車先疾馬牲用白
牡封夏后氏之後於杞行甲寅曆商書叙曰伊尹相
湯伐桀升自陲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穢亂有夏
多罪天命殛之今汝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
稼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
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

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
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罔有攸赦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至臣扈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朶俘厥寶玉誼伯仲伯
作典寶仲虺申王奉天伐夏之義作誥焉商書叙曰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仲虺之誥成湯放桀
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
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明聰
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墮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
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

帝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武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
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
有秕大小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非民乃葛伯仇餉初
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
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
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
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

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商書叙湯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予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

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卽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建天官以理明事命六太典司六典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命五官典司五衆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命六府典司六職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命六工典

制六材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正九州之封域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州東曰徐州易北曰

幽州岱東曰營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以爲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農民一夫一婦受田七十畝畊公田七畝天子之田方千里諸侯爵三列田三等公田方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王太子食百里天子三公之田

聖王九經卷六
視公卿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附庸謂之采地是故
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
有采以處其子孫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無
征天子之縣內視元士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
方伯之國國三人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
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
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
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
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
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
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
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
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南巡西巡北巡皆如初禮歸
假于祖禰用特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
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
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諸侯賜弓矢然後征
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
天子承桀暴亂之後大旱

十九祀大旱

皇王大紀卷第六
二十祀大旱

二十一祀大旱伊尹言於王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民以是不困

二十二祀大旱

皇王大紀卷第六畢

皇王大紀卷第七

三王紀

商成湯

二十三祀大旱祀周弃以配稷

二十四祀大旱王徧走羣望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宮室營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最後禱於桑林之社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歲則大熟天下灌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護作諸噐之用銘以爲警戒史失之矣其盤銘有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欲其德日新也德日新故

其政日新也天下無弊事而人受其福也自神農氏
大興農桑之業生民衣被其業後世聖人修其制度
不忘其初天子必有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三
推諸侯必有籍田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九推以事
天地山川社稷先祖以爲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身
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
神明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
而助不給凡使民興事任力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
食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三年畊必有一年之食九

年畊必有三年之食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
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年之
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飭喪用三年之飭
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齋戒受諫司會以歲
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
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
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
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然後休老
勞農成歲事制國用先王必舉其定國之數以地廣
狹年之上下禮之厚薄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凶

旱水溢年雖大殺民無菜色衆不懼國無九年之蓄
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國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
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
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先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
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旣單矣世婦卒蠶奉繭獻
于君于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歟遂副禕而受之因
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官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
文章社而賦事烝而獻功服旣成君服以祀先王先
公敬之至也自包犧氏以田漁教民後世聖人立
度以習軍律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傳曰田者大
艾草以防或舍其中曷纏旃以爲門喪纏質以爲櫛
間容握驅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
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
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
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記曰天子
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郊士不塞隱庶人
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天子殺則下大綏諸
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獵

射左髀達于右髀爲上殺射右耳本者次之射左髀
達于右髀爲下殺上殺爲乾豆中殺爲賓客下殺克
君之庖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每
禽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擇宮田雖
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而中則得取
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不風不暴不行火草
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
梁豺祭獸然後入山林鳩化爲鷹鷹隼擊然後設罝羅
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鳥獸孕禁罝羅罝魚鼈水蟲孕
禁罝羅設罝鄂土蟄發講罝罝取名魚登川禽禁罝

鱗長麇麇翼穀郊舍蚺蜥不殺胎不歿天不覆巢不
槎孽伐一樹殺一獸必以其時故山不童澤不竭鳥
獸魚鼈皆得其所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
暴天物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
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
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
禮也鬼神弗享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
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王初作囿養禽獸以爲田獵之
常所是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
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

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
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
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
人祭於寢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曰禘秋日
嘗冬日烝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
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
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天子宗廟歲五享牲禘
禘禘禘嘗禘烝諸侯宗廟歲四享禘則不禘禘則不
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是故禘牲禘一牲一禘嘗禘

烝禘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祭
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司空執度量地以制邑度地以
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田里不粥墓地不請凡居
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
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
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不使山者
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無曠土無遊民食節事時少
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
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
告也皆有嘗餼瘖聾跛躄斷折侏儒百工各以其器

食之然後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於是興學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用必當年德用民必順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命鄉大夫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為選士者不征於鄉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見樂正焉曰俊士為俊士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

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禮在瞽宗書在上庠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位定而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命鄉簡不帥教者以教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尚功習鄉上齒大司徒率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右移之左左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

遠方終身不齒造士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
師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
九卿大夫正之終身不齒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
車甲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
事上者祝史射御卜醫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
二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出鄉不與士齒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
不蓄刑人刑人不在君側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
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弗故生也諸侯
天子命之教然後興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禡于所征
之地受命於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
以訊馘告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
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
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
察大小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
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
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

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析言破律亂民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噐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犧牲宗廟之噐不粥於市命服命車戎噐兵車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噐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用噐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度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譏異言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二十七祀甲辰制王子下嫁之儀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使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謙降從禮以成其尊高之德命之曰毋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毋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從陽女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於是王子之嫁於諸侯者處尊貴有道尚質素而不尚華飾降屈柔順不盈極而亢其夫諸侯夫人莫不化之家道正而夏李驕淫之風變矣天子有虎賁諸侯有旅賁大夫有

聖王大紀卷七
貳車士有陪乘或曰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
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武車不式介者
不拜古者天子五路玉路爲先繁纓十二就金路九
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一就王命以木路爲大
路以祀天君齊車羔幣虎楛大夫齊車鹿幣豹楛未
命爲士者不得乘飾車駢馬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
左車從中央宮中謂之壺室中謂之陳廟中謂之唐
一達曰道路二達曰岐旁四達曰衢五達曰康六達
曰莊九達曰逵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
功曰予一人踐祚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

王某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曰覲天子當宁
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西曰朝臨諸侯畛于鬼神曰
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告喪曰天子
登遐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
名之死亦名之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是職
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
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
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
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自
稱曰天子之力臣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亦曰某

士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
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
侯某外事曰魯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庶
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入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擯
者亦曰孤進賢達能謂之大夫通古今辨然否謂之
士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
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諸侯
使人於諸侯使者自稱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
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
寡君之嫡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

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四夷之君地雖大曰
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仕於公曰臣
仕於家曰僕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
嫡士不名家相長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予小
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
名天子之妻曰后公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
人庶人曰妻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於
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其君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
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亦稱之曰君夫人自
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三十祀初成湯娶有莘氏生太丁爲嫡子蚤卒有子曰太甲爲世嫡孫以伊尹爲太保湯崩壽百歲伊尹奉太甲卽位葬成湯於亳北

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丁蚤死外丙立三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不敬宗尊祖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王業乃舍

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大開後嗣爭奪之端乎故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義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先能遵先王之道不賢之君反是者也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爾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皆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衰太史公陽甲之

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知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旣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多少邵康節極數知來非淳風比也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忘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太甲

太甲元祀古者天子崩太子尸天位居喪哀慕天下事付之冢宰伊尹爲殷保衡以天下自任首訓太甲以修身律物之道是爲伊訓商書叙曰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
率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雷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
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
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
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
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
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
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

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
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肆命
徂后太甲尸位專恣興事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諸
桐宮有廢昏立明之意太甲自怨自艾處仁遷義於
是作太甲三篇商書叙曰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
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上篇
曰惟嗣主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

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
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
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
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
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
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啟迪後人無越厥
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徃省括于
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
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
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

克終允德

三祀伊尹既放太甲必選天下名德重望與之居處
出入禁切曉諭之故太甲悟太甲中篇曰惟三祀十
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
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右有
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
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
戾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
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
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

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
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斃太甲下篇
曰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
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
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
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今王嗣有令緒尚鑒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
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
逆于汝志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
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
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孟

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曰予弗狎于弗順放太甲于
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
其君不賢則固可放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
伊尹之志則篡也

論曰孔子曰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
年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太甲上承其
祖居憂三年宜矣何以謂之放乎曰桐宮非
嗣王居憂之常所也伊尹於是有廢昏立明
之意故特謂之放也蘇子瞻曰湯放桀伊尹

故六甲聖人將以救天下後世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以爲不得已之變則可以爲道固當然則不可甚矣其鑿也興廢道之常也聖人當廢興之際不得已而有爲者所以由道也若非道固當然而迫於不得已之變是無本也本則不立將何以識輕重定取舍濟天下之艱難乎是故衡陳然後可以決輕重本立然後可以趨變化

皇王大紀卷第七畢

皇王大紀卷第八

三王紀

商太甲

七祀甲寅商書叙曰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夫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

一動罔不_行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
天降灾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
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
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
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
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
與成厥功商頌首篇曰那一章二十二句祀成湯也
猗嘆詞與那多也與置植也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

後奏格綏我思成鞀鼓

鞀貫而搖之

淵淵噤噤管聲旣和

且平依我磬

玉磬

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

大鐘

鼓有數

數數然盛而有亭

萬舞有奕

奕奕闕習

我有嘉容亦不

丕

虞說也懌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

將有扶助也

二十七祀甲戌

三十三祀王崩天下號王爲太宗子沃丁立

沃丁

四祀甲申

八祀伊尹克百有餘歲王親弔臨祀以太牢葬之於

亳咎畢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十四祀甲午

二十四祀甲辰

二十九祀沃丁崩立弟太庚

太庚

五祀甲寅

十五祀甲子

二十五祀甲戌太庚崩子小甲立

小甲

十祀甲申

十七祀小甲崩立弟雍巳

雍巳

三祀甲午王尸君位不能綱紀庶政號令不行諸侯或不朝

十二祀雍巳崩立弟太戊

太戊

元祀甲辰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生于朝意者朝亡乎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王之德無乃有關乎王於是以巫咸為相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王用其言嚴於持

已恭以接了寅畏天命自守法度推行於民夙夜祗懼不敢荒寧桑穀遂枯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以陟象賢命與臣扈巫咸同又王家

十一祀甲寅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而大備此大數也欲知天運占星而已夏后之時昆吾氏演其奧巫咸深明天道述而脩之天道始於子極星居於北是爲太微宮門正南北門中爲端門端門東西有左右執法東執法上將次將次相上相西執法上相次相次將上將凡十星列而爲垣垣中有謁者三公九卿五諸侯卽將位卽

將內屏幸臣太子從官常陳虎賁環于內坐之中明堂靈臺在端門外外爲紫微宮東蕃左樞少尉少輔上輔上衛少衛少丞七星四蕃左樞上宰少宰上輔少輔上衛少衛上丞八星共爲垣垣門正南北其名閭闔勾陳當垣中華蓋當閭闔門之北天床當閭闔門之南內坐天極四輔尚書柱下史御宮陰德大理天柱內厨六甲十有二星環于勾陳帝居勾陳之內北斗相文昌三台天理天棓天棓內階三公天一太一太尊太陽玄戈勢輔八穀扶匡天厨天牢閣道傳舍二十星環于垣外爲天闕內爲天庭門爲天門黃

道當其中日月五星所行也左角在南主刑為太陽

道右角在北主兵為太陰道元為疏廟或為宗為天子

之內朝帝一名大角居攝提之中攝提隨斗柄紀八節氏

為路寢房為明堂又為四表以總四方又為三道日

月星之所常行也心為大火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中

天帝也尾為後宮箕為后妃之府外為天市垣帝居

中車肆市樓侯臣宗官列肆屠肆宗正宗人帛度斗

斛十有二星環于帝坐左魏趙九河中山齊吳越徐

東海燕南海十星右河中河間晉鄭周秦蜀巴梁楚

韓宋十有二星合而繞之斗為天廟牛為天府建為

牛斗之都關日月五星之行起焉列宿之行若入宮

庭必正行不得有犯有犯隨而占之木為歲星土齊

吳十二歲一周天常以十二月起于牽牛東行十二

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

十度十六分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所舍之宿

其國安和是伏留行逆順遲速合于度若人君不敬

宗廟不施恩惠奸行殺戮則盈縮前舍曰盈後舍曰縮失度其

精散為天槍長數丈曰仍天衝如人刑狀國星去地

如炬長四丈末天彗或長數十或長竟天火為

災惑至楚越其行無常常以十月入太微宮受制命

伺無道之國守而告之若人君視不遠見不明賦歛

重刑罰過則乘陵環繞勾犯歷掩及蝕守淺應速而

禍小守久應遲而禍大其精散為天機狀如劍長四五尺出

左旗似彗而後曲司危出正西大如太白去地可五六丈照明大而白乍

土為鎮星主王子二十八歲一周天所舍之宿其國

安固若人君信有虧思不正廣宮室逆時令則色不

黃或青或黃或白或黑而為災其精散為五殘出正東

感漢出正北內青外赤燭星狀如太白其上有彗旬始出斗傍狀如雄

如金為大白主大臣常以甲寅與癸惑晨出東方二

十四日而伏伏二十四日出于西方四十日而入

四十五日復出于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若人主

無義號令不常日方北太白羸而居其北日方南太

白縮而居其南或失其舍當出而不出當入而不入

或晝出過午而經天其精散為天狗狀如犬奔墮地有聲望之如火

光出南方水為辰星主燕趙代常以春分見於奎婁夏至

見於東井秋分見於角亢冬至見於牽牛出以辰戌

入以丑未晨候東方夕候西方歲一周天若人君不

知道義聽用姦邪淫刑縱欲則辰失其度其精散為

枉天數流鬼正蒼黑望之如毛角長數尺孛彗之屬芒氣孛星然天運變于上人

事應於下人君變於內兆民應于外五更聚于太微

之宮謂之天易有德受慶改立大人菴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底于滅亡

論曰皇天上帝一而已矣攷之天文而有五帝何也五者天地之真數也所以起變化行鬼神而成萬物者一在太微一在紫微一在天市不在二十八宿之位何也四者體也二十八宿運行者也二十八宿職在運行而一在大火何也是所以爲一也其所爲一何也冬十一月大火在子仲春在卯仲夏在午仲秋在酉而太微攝提天市居其所衆星隨

大火運行而繫馬以其居於北也故謂之北辰以其爲衆星之所繫也故謂之北辰古之王者動必法天故營寢廟立五門定都關要巡狩天下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有一月朔巡狩應心而行所以格天也惟剛健不息德合於天故上帝襲馬四方服焉如北辰在天而衆星拱焉

大廉裔孫孟戲仲衍爲王御王妻以女

十一祀甲寅

二十一祀甲子

三十一祀甲戌

四十一祀甲申

五十一祀甲午

六十一祀甲辰

七十一祀甲寅王脩先王養老之禮遽除戚施僂佻侏儒矇瞍嚚瘖聾瞶昏童皆使有常餼天下歸心焉重譯而朝者十六國

七十五祀王崩天下號王為中宗子仲丁立

仲丁

元祀之王世遷于囂作仲丁

六祀甲子商頌二篇曰烈祖一章二十二句祀中宗

中也嗟嗟列祖有秩常也斯祐福也申重也錫無疆及爾斯

所既載清酤酒也賚賜也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致也既

平總也假大也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

軼轍也錯行八鸞鎗鎗鸞在也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

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蒸嘗湯

孫之將

十三祀王崩國內亂弟外壬立

外壬

三祀甲戌

十三祀甲申

十五祀王崩國復亂弟河亶甲立

河亶甲

元祀王之世遷都于相作何亶甲

八祀甲午

九祀王崩子祖乙立

祖乙

九祀甲辰

十九祀甲寅王之世遷都于耿為水所圯作祖乙王懼以巫咸之子賢為相諸侯賓服天下大和是歲王

崩子祖辛立

祖辛

十祀甲子

十六祀王崩立弟沃甲

沃甲

四祀甲戌

十四祀甲申

二十四祀甲午

一十五祀王崩國內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祖丁

九祀甲辰

十九祀甲寅

二十九祀甲子

三十二祀王崩國內又亂沃甲之子南庚立

南庚

七祀甲戌

十七祀甲申

二十五祀王崩國內又亂祖丁之子陽甲立

陽甲

元祀自沃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

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

二祀甲午

七祀王崩立弟盤庚

盤庚

五祀甲辰

十五祀甲寅商都有南亳有北亳有西亳西亳偃師
之地湯所都爲亳殷自成湯遷都殷仲丁遷囂河亶
甲居相祖乙遷耿盤庚復遷亳殷是謂五遷商書叙
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盤庚
上篇曰盤庚遷於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慙出矢言

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
主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敬天命茲猶不常寧
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
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彙天其永我命
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敷于民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
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
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
奮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

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
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
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畧作勞不服
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
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旣先惡于民乃奉
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
感言其發有

迅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
言恐沉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

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
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亨于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動用非
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
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
遠適用罪代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
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
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盤
庚中篇曰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詒民之弗率誕
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
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雷先王不
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不念我古后之聞承汝
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
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
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
不屬惟胥以忱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
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
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

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
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
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豎予一
人歡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
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
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
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
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
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
不易未敬大恤無胥絕遠汝亦猷念以相從各設中

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
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
將試以汝遷未建乃家盤庚下篇曰盤庚既遷奠厥
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
其敷心腹腎腸歷告汝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
其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
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
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
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末地于茲
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

茲責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
問相爾敬念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
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無總于貨實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論曰盤庚之時非有敵國外患之虞水火焚
蕩之灾也其所以不安者而必遷者自祖
乙都耿之後三世有兄弟爭奪之禍宗族群
下各有黨與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盤庚欲正
名而誅罰之則傷親親召變亂聽其所爲而
縱之則不可以爲國故必遷于亳理之以舊

制參之以新民消散黨與使定于一也自是
而後子弟更立十世無復爭奪之禍矣賢者
所爲盡善盡美如此哉後世人若欲有所爲
者旣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必更張舊制獎拔
新進沮格群言誅責貴近以厲其餘矣方事
未成則戒慎及事已成則安肆矣方遷之初
道路阻長工力勞費有能以財濟國事者則
必旌顯之矣此天下所以敗也盤庚三篇有
六善焉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
也無敢或伏小人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

反覆訓諭開導民心使之通曉無纖毫恃高
馮威勢之意四也奠厥攸居始以無戲怠爲
戒五也叙欽有德有謀之人而不肩好貨六
也一舉而六善立弭禍亂之根此孔子所以
取之訓後世也先儒謂商人尚神愚初疑之
及觀湯誥盤庚之文然後知聖人以神道設
教非如末世及夷教之妄誕也行妄誕而能
成事者未之有也

二十五祀甲子

二十八祀王崩第小辛立

小辛

七祀甲戌

十七祀甲申

二十七祀王之世殷政復衰是歲崩立第小乙

帝乙

或作小乙

六祀甲午

十六祀甲辰

二十六祀甲寅王卽位以來殷政益衰諸侯皆畔四
夷內侵姬公劉之裔孫古公亶父敦德讓積行義國
人戴之爲犬戎薰鬻所攻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

皇王大紀卷第八
之以犬馬不得免馬事之以珠玉不得免馬古公亶
父曰然則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
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
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一
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二十八祀王崩子武丁立

皇王大紀第八卷畢

皇王大紀卷第九

三王紀

商武丁

元祀王自爲太子時能盡知人民之所好惡修修聳其德達於神明既卽位宅憂諒陰

論曰子張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蓋父子天性哭泣之哀齊衰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古者天子崩天下之人無不服者愚觀漢紀惟

文帝有孜孜愛民之心其將沒也自愧德薄
無恩於百姓故令輕其服不欲使踈遠之人
爲不情之舉耳曷嘗命太子曰爾母喪我三
年乎景帝能終身遵文帝之恭儉而不能有
三年之愛遂比類從事以日易月輕蔑君父
等於無服之殤何哉漢初貴黃老尚清淨景
帝之爲太子孝文未嘗教之以禮也自是而
後嗣子按爲故常若晉武魏文徒能知母而
不知父豈禮也哉後世欲復是禮者必君父
明於大道了達死生深知仁政之必由是禮

起也當天下安平春秋強盛之時講明是禮
著爲大典則倉卒之際可以按行而無疑矣
三祀王悼先王數致祭祀祭於成湯有飛雉之異王
使以雉爲扇日以彰吾過恭默深思夢帝錫之以良
弼命百工圖其形象營求於天下說築於傅巖之野
惟肖王與之語果聖人立以爲相開先祖之府取其
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修政行德天下謹洽王終
身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鬼方暴
亂興師伐之二年然後克重譯來朝者六國商書叙
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

三篇說命上篇曰王宅憂諒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
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
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
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
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
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命汝作舟楫若歲大旱命
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
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德
有終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
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說命中篇曰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於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
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
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
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
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
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

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
醇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
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於言予罔聞於行說拜稽首
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於先王成德
惟說不言有厥咎說命下篇曰王曰來汝說台小子
舊學於甘盤既乃遜於荒野入宅於河自河徂臺暨
厥終罔顯爾惟訓於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
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
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
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興於學厥
德修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
旁招俊乂列於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
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
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於市
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
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
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未綏民說拜稽首曰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商書叙高宗彤日曰高宗祭成
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

皇三十九卷
宗彤曰越有雉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
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大
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於
昵

八祀甲子

十八祀甲戌豕鬻之後失道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

二十八祀甲申

三十八祀甲午

四十八祀甲辰

四十九祀王崩天下號王爲高宗子祖庚立子張問
於孔子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
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者也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
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所以體天地也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法四時也吉凶異道不得相干
則陰陽也故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有恩
有理有節有權順人情也恩者仁也義者理也禮者
節也權者智也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

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二月而練冠三年而祥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三日受子杖五日受大夫杖七日受士杖輔病也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免不髻僵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八者以權制者也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於禮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祖庚

三祀商頌三篇曰玄鳥一章二十二句祀高宗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命彼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

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任也龍旂十乘大糒是

承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

祁祁景也大負維河河何也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商頌

四篇曰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

一章六句大禘也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

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

生商玄王桓大也撥治也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

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於

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

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王也為下國綴旒何負也天之休

不競不綵急也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和也百祿是迺受小

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不難不竦恐也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曷害也苞有三蘂莫遂莫達九有有截帝

顧既伐昆吳夏桀昔在中葉世也有震有業危也允也天

子降於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商頌終五篇曰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祀高

宗也捷疾也彼殷武奮伐荆楚采深也入其阻裒聚也荆之

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

湯自彼氐羗莫敢不來饗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

命多辟設都於禹之績歲事來辟勿子禍適過稼穡

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命于

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

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

斷是遷方斷是虔松栢有槲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七祀王崩第祖甲立

祖甲

二祀甲子惟王少年不義高宗遠之居處困厄不得

志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

齔寡

十二祀甲戌

二十二祀甲申

三十一祀初周古公亶父娶於齊有台氏女曰太姜

美而賢生三子泰伯仲雍季歷能化導之皆成賢德

古公有事諮謀焉季歷天性恭順二兄甚友愛之季

歷娶於摯曰太任亦有賢德目不視窈色耳不聽淫

聲口不出惡言容貌恭肅齊如也是年生子古公亶

父視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斯乎名之曰昌昌之

弟曰仲曰叔古公亶父薨泰伯仲雍承父之志亡之

荆楚國人奉季歷為嗣

三十二祀甲午王作盤孟諸書二十六篇以自警戒
三十三祀王崩子廩辛立

廩立

六祀王崩弟庚丁立

庚丁

三祀甲辰

十三祀甲寅周季歷有謀能斷守正而和照臨無蔽
勤施無私教誨不倦順以事上比以親民慶賞刑威
政自己出四隣服焉以昌爲世子娶於有莘氏曰大
妣初昌在母不憂處師弗煩自幼有成人之度爲世

子朝於季歷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大寢之門外
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世子乃
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
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行不能正履
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
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命膳宰曰未有
原應曰諾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齋玄而養
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
子亦能食嘗饌寡則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
後亦復初

二十一祀王崩子武乙立

武乙

二祀甲子王復遷都河北暴虐不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搏而辱之又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謂之射天國內衰弊東夷寢盛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時有為銘者曰噍噍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噍噍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罹咎也

四祀獵於河渭之間震死子太丁立

太丁

元祀命周季歷為牧師師伐始呼之戎又伐翳徒之

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其功錫之圭璜鉅鬯為侯伯大

雅五篇旱麓

旱山名也麓山足也

六章章四句受祖也周之先

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千祿豈弟瑟彼玉璜

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牲既備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瑟

衆貌

彼柞械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

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三祀太丁崩子帝乙立

帝乙

五祀甲戌

十祀周季歷薨壽百歲世子昌嗣

十二祀周侯昌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如欲色然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祭必哀

十三祀周侯昌將大勸農桑乃先正經界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爲一井其方一里以百畝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爲徹法九夫爲井井間有溝深廣四尺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深廣八尺方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廣二尋深二仞

仕者世祿闕而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周侯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曰此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唐虞之世季連受辛姓其裔孫鬻熊年九十矣來見周侯周侯曰惜也老矣鬻熊曰使坐而策國事心尚壯也周侯問爲政對曰君子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見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爲天下福謂之道起天下疾謂之仁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謂之信四者帝王之器也昔之王者其明以吏其功以民其選吏也士民與則

皇王九經卷九
舉之苦則去之周侯以爲師

十五祀甲申

二十五祀甲午

三十五祀甲辰

三十七祀帝乙崩庶長微子啓賢箕子勸王以爲嗣
王以其母賤不立也立適子受辛是爲紂

論曰堯舜與賢三王與嫡二帝三王同道惟
所遇之時不同也堯舜之時中夏方開闢制
度草創自非以聖繼聖則不能成功以貽萬
世使丹朱足爲中材之君猶不與也故商均

無大過亦不得爲天子而大禹以有天下及
其末年制度已成雖中材之君輔之以賢者
亦可以守矣聖人不世出德賢無以大相過
則定於與嫡所以一民心重天下也雖然大
君人命所繫興亡之本聖人有權焉未嘗執
一也是以太甲雖嫡又有成湯之命而幾不
免於廢武王雖弟上承文考之命而終不釋
爲君帝乙亦賢君也泥於立嫡而不知紂之
足以亡天下也亦不慎不知變之過矣孔子
作春秋鑒觀前代賢可與則以天下爲官嫡

皇王大紀卷第九
可與則以天下爲家此萬世無弊之法也使
帝乙而知道商之卜世猶未可知矣

皇王大紀卷第九畢

皇王大紀卷第十

三王紀

紂

元祀紂見聞甚敏材力過人強足以拒諫文足以飭
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海內賢才皆出已下
性汰侈好酒色始爲象箸箕子歎曰今爲象箸後必
爲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他又將稱是王
求足欲天下殆哉遷都朝歌

八祀甲寅王伐有蘇氏有蘇氏獻女妲己甚嬖之廣
沙丘之苑多爲臺榭有璜臺瑤宮瓊室玉門建大宮

坎需 乾健必上進而處坎險阻 有孚 九五居中 誠充實於中也

光亨貞吉 有孚則光明而利涉大川 以此而須 三三 通得正而吉也 何需不濟

坎下訟 天水相違又上剛 有孚 二訟之主以九 窒 塞 乾上訟 下險所以為訟 則凶其事 利見大人 中正大人 九五也

惕也 中吉 則吉 終凶 則凶也 利見大人 中正大人 九五也

不利涉大川 訟宜處身 三三 坎下師 師眾也一陽在 師統眾之象險道而 貞丈人吉无咎 行師以正固為 以順行師之義也 本帥之者必丈 人才謀德業為眾所 嚴畏則吉而无咎矣 三三 坎上比 水在地上切比無 上親下下附 吉 人相親比 原 推原 筮 占決卜度 非以著龜 元永 上故為比 吉道也 原也 筮 非以著龜 元永

貞无咎 上下相比必有君長 不寧方來後夫凶 不寧 常又正道則无咎矣 方來求比固宜汲汲不速而後 三三 乾下小畜 畜止 剛健 則雖夫亦凶矣夫剛立之稱 三三 巽上小畜 剛健

莫如巽順一陰畜 亨 二五剛中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五陽小畜大也 故能亨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西南陰方以四為唱 三三 兌下履 虎尾不啞人亨 天 故不和而不能成雨 三三 乾上履 虎尾不啞人亨 天 上而澤處下六三以卑順說應履籍於乾上下各得 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虎尾 至危之地亦不見啞嚙 三三 乾下泰 陰陽相交而小 而無所害所以亨也 三三 坤上泰 和故為泰也 小

往大來 小謂陰大謂陽 陰 吉亨 陰陽和暢萬物 坤下否 天地隔絕不相 之匪人 天地不交則不生萬 乾上否 交通故為否 之匪人 物無人道矣匪人者 非人 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上下交通剛柔相會君 道也 子之正道也陽往而陰 來君子正道 三三 離下同人 九五六二中正相應天 否塞不行矣 三三 乾上同人 在上而大性炎上同也 又一陰眾所 于野亨利涉大川 同人於曠遠之地不 欲同為同人 係所私得至公大同 之道其亨可知而何 利君子貞 君子之正即天下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三三 乾上履 虎尾不啞人亨 天 故不和而不能成雨 三三 乾上履 虎尾不啞人亨 天 上而澤處下六三以卑順說應履籍於乾上下各得 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虎尾 至危之地亦不見啞嚙 三三 乾下泰 陰陽相交而小 而無所害所以亨也 三三 坤上泰 和故為泰也 小

往大來 小謂陰大謂陽 陰 吉亨 陰陽和暢萬物 坤下否 天地隔絕不相 之匪人 天地不交則不生萬 乾上否 交通故為否 之匪人 物無人道矣匪人者 非人 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上下交通剛柔相會君 道也 子之正道也陽往而陰 來君子正道 三三 離下同人 九五六二中正相應天 否塞不行矣 三三 乾上同人 在上而大性炎上同也 又一陰眾所 于野亨利涉大川 同人於曠遠之地不 欲同為同人 係所私得至公大同 之道其亨可知而何 利君子貞 君子之正即天下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乾上同人 在上而大性炎上同也 又一陰眾所 于野亨利涉大川 同人於曠遠之地不 欲同為同人 係所私得至公大同 之道其亨可知而何 利君子貞 君子之正即天下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乾上同人 在上而大性炎上同也 又一陰眾所 于野亨利涉大川 同人於曠遠之地不 欲同為同人 係所私得至公大同 之道其亨可知而何 利君子貞 君子之正即天下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乾上同人 在上而大性炎上同也 又一陰眾所 于野亨利涉大川 同人於曠遠之地不 欲同為同人 係所私得至公大同 之道其亨可知而何 利君子貞 君子之正即天下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乾上同人 在上而大性炎上同也 又一陰眾所 于野亨利涉大川 同人於曠遠之地不 欲同為同人 係所私得至公大同 之道其亨可知而何 利君子貞 君子之正即天下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乾上同人 在上而大性炎上同也 又一陰眾所 于野亨利涉大川 同人於曠遠之地不 欲同為同人 係所私得至公大同 之道其亨可知而何 利君子貞 君子之正即天下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乾上同人 在上而大性炎上同也 又一陰眾所 于野亨利涉大川 同人於曠遠之地不 欲同為同人 係所私得至公大同 之道其亨可知而何 利君子貞 君子之正即天下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乾上同人 在上而大性炎上同也 又一陰眾所 于野亨利涉大川 同人於曠遠之地不 欲同為同人 係所私得至公大同 之道其亨可知而何 利君子貞 君子之正即天下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乾上同人 在上而大性炎上同也 又一陰眾所 于野亨利涉大川 同人於曠遠之地不 欲同為同人 係所私得至公大同 之道其亨可知而何 利君子貞 君子之正即天下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乾上同人 在上而大性炎上同也 又一陰眾所 于野亨利涉大川 同人於曠遠之地不 欲同為同人 係所私得至公大同 之道其亨可知而何 利君子貞 君子之正即天下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乾上同人 在上而大性炎上同也 又一陰眾所 于野亨利涉大川 同人於曠遠之地不 欲同為同人 係所私得至公大同 之道其亨可知而何 利君子貞 君子之正即天下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乾上同人 在上而大性炎上同也 又一陰眾所 于野亨利涉大川 同人於曠遠之地不 欲同為同人 係所私得至公大同 之道其亨可知而何 利君子貞 君子之正即天下 險阻艱難之不可濟 至公大同之道也 三三

三乾下大有 火在天上照萬物又六五居尊元亨

卦之德剛健文明應天而時行故能元亨 **三三** 艮下謙 坤上論 地之下論之象也

亨 有其德而不居 君子有終 安履乎謙 **三三** 坤上 豫

動而和順故為豫 利建侯行師 諸侯和則萬物悅 服衆心和則行師

有功故豫之道 **三三** 震下 隨 說而動動而說以小女 利建侯行師也 **三三** 兌上 隨 從長男雷震於澤中澤

隨而動乾上來居坤下坤初往居乾 元亨利貞无咎 隨道可以致大亨必得 **三三** 巽下 蠱 蠱乃有事也風

其正乃能大亨而无咎 **三三** 艮上 蠱 在山下遇山而 隨物皆撓亂 元亨 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艮陽剛尊而

為有事之象 利涉大川 難也故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後 甲三日 甲者數之首事之始也一日二日至於 **三三**

甲三日 三日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也 **三三**

兌下 臨 澤上之地岸也與水 元亨利貞 二陽方長而 坤上 臨 際臨近乎水故為臨

而坤順九二剛中得六五應臨 至於八月有凶 陽生 人應事臨天下大亨得正矣

月自建子至建未二陰長而陽 消矣故聖人為戒於方盛之時 **三三** 坤下 觀 風行地 萬類周觀之象二陽居

尊四陰在下仰觀之義 盟而不薦有孚顒若 盟手酌 地始求神之時人心方盡其精神嚴肅之至居上者

當常莊敬不可如薦腥薦熟之時誠意少散而精一 不若始盟之時則天下盡 **三三** 震下 噬嗑 卦爻外剛

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 **三三** 離上 噬嗑 中虛口之 象也口有物間噬 亨 天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 而後合故曰噬嗑 亨 有間也噬而嗑則亨通矣 利用

獄 獄者所以究察情偽 **三三** 離下 賁 山下有火照見 知其為間之道者也 **三三** 艮上 賁 其下草木品彙

皆被其光 亨 物有實而 小利有攸往 小進 **三三** 坤下 彩故為賁 亨 加飾則亨 而巳 **三三** 艮上 剥 羣陰漸盛消剝惟餘一陽又山高起 不利有攸往

剝 地上而反附着於地類剝之象也 不利有攸往

剝 地上而反附着於地類剝之象也 不利有攸往

剝 地上而反附着於地類剝之象也 不利有攸往

象小人利喪君子之時故不利有攸往 **三三** 震下復一陽生五陰之時故不利有攸往 **三三** 坤上復歲十月陰盛既極

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為復 **亨** 漸亨 **出入** 入謂復生於內出謂長進於外 **無疾** 陽

生長無害之者 **朋來無咎** 子丑寅三陽之氣以類進然後能成生物之功無差感抑塞之咎

反復其道 消長之道 **七日來復** 始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陽君子之道

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 **利有攸往三三** 震下 **无妄** 動以天為无妄无妄至誠

也至誠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 **元亨** 君子行无妄之道可致大

通矣 **利貞其匪正有眚** 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而為邪 **三三** 乾下

心也故其匪正則為過眚 **不利有攸往** 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矣 **三三** 艮上

大畜 天而在於山中所畜 **利貞** 畜止也聚也人之蘊 **不家食吉** 道德充積於內食天祿 **利涉大川** 畜大則宜濟難

險 **三三** 震下 **順** 卦上止而不動外實而中虛人順頤矣 **三三** 艮上 **頤** 卦上止而不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頤

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道以正則吉觀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

然後 **三三** 巽下 **大過** 澤潤養木者也乃至 **棟桡** 大過

過也棟以象其任重中 **利有攸往亨** 陰弱而陽強君

強而本未弱是以桡也 **習坎** 一陽陷於二陰故為坎陷

故利有攸往而亨 **三三** 坎上 **習坎** 一陽陷於二陰故為坎陷

險 **有孚** 陽在中也 **維心亨** 維心誠一行有尚 **利貞亨** 則能出險而

有可嘉 **三三** 離下 **離** 離麗也明也陰麗於上 **利貞亨** 則能出險而

尚也 **三三** 離下 **離** 離麗也明也陰麗於上 **利貞亨** 則能出險而

利於貞正貞 **畜牝牛吉** 牝牛順之至取其中虛則為 **三三** 艮下 **咸** 少男少女交相 **亨利貞**

物相感則有通之理 **取女吉** 卦有止而說男下女之 **三三** 艮下 **咸** 少男少女交相 **亨利貞**

吉 **三三** 巽下恒 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男重于矣 **三三** 震上恒 外女順于內得人理之常故為恒也

亨无咎 恒而能通 **利貞** 利有攸往恒所以亨由貞 **三三** 乃无咎也 正也可久之道何往不利 **三三**

三三 艮下遯 天下有山下陵而上去又陰長 **亨** 由遯而 **三三** 乾上 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故為遯 **亨** 道不屈

所以有 **小利貞** 君子與時消息陰未甚盛 **三三** 乾下 **三三** 也 雖不可大貞尚利小貞也 **三三** 震上

大壯 乾剛而震動又陽長過 **利貞** 壯道宜利 **三三** 坤 **三三** 中大者壯盛故為大壯 於正也 **三三** 下

離晉 日出於地升進而 **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三三** 離上 **三三** 坤上

上之大明下能同德以附治安 **三三** 離下 **明夷** 日入 **三三** 離上

之侯也故錫予之多親禮之至 **三三** 坤上 **明夷** 日入 **三三** 離上

闇君在上明者見傷 **利艱貞** 君子利在艱難而不失 **三三** 離上

之時也故為明夷 **利艱貞** 其正也能如是所以明 **三三** 離上

也 **三三** 離下 **家人** 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內外為家 **三三** 離上

也 **三三** 巽上 **家人** 人之道明於內而巽於外處家之 **三三** 離上

也 **利女貞** 女正則家 **三三** 離上 **睽** 離上 **睽** 離上

志不同行故 **小事吉** 卦才說而震乎明柔進而上行 **三三** 離上

為睽乖之義 **小事吉** 得中而應乎剛故小事則吉 **三三** 離上

三三 艮下 **蹇** 坎險在前艮止不進又前 **利西南不利** **三三** 艮上

東北 西南坤方坤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體止而 **利** **三三** 艮上

見大人 惟聖賢乃 **貞吉** 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 **三三** **三三** 能濟難 而堅固其守則吉也 **三三** 艮上

坎下 **解** 震動於坎險之外出乎險也又陰陽交感和 **三三** 震上 **解** 暢則雷雨作而解散故為天下難解之時 **三三** 震上

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 坤體廣大平易人 **三三** 坤上 **利** 初得難解當治以 **三三** 坤上

咎 至誠順理大吉而善 可貞利有攸往 所損合正則

不合正理則有咎矣 利矣 皆 曷用之二 簋可用饗 以饗祀之禮多儀備物所

過則偽故云何所用雖二 巽上 益 以象言之風 簋亦可以饗言在誠也 巽上 益 烈則雷迅雷

激則風怒兩相助益也 以義言之巽震二卦皆由下 變而成上卦變陰為損下卦變陽為益損上益下之

義也 下厚則上 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險難無所 安故益下為益 夫決也澤本下而上於至高之處有潰夫 揚

乾下 夫 之象又眾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為夫也 于王庭孚號有厲 顯行於公朝雖如是然必至誠以

命眾使知 告自邑不利即戎 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 尚自危道 尚武則 利有攸往 巽下 姤 姤遇也風

道益進乃共之善 觸萬類乃遇之象又 女壯勿用娶女 陰始生而漸盛 一陰始生與陽遇也

戒勿娶如是之女 坤下 萃 萃聚也澤上於 柔順從家道乃成 兌上 萃 地水之方聚也

亨下 王假有廟 王者萃天下之道其 利見大人 人物 聚則 莫能治之也 亨利貞 萃以正則 用大牲吉 豐厚之 時上交

鬼神下接民物其用宜稱也力足 利有攸往 巽 坤下 益高為升之象 元亨 升進則有亨義以卦 用見 坤升 木生地中長而 才之善故元亨也

大人勿恤南征吉 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不假 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

三三 兌下 困 水在澤下枯涸之象為困乏之義又陽 窮困之 亨 卦才處險 貞大人吉无咎 能不失其正大 時也 而悅故亨 貞大人吉无咎 人也故吉而无

咎 有言不信 當困而言 巽下 井 木入於水下而 馬 人誰信之 坎上 井 上乎水汲井之

義 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邑可改井不可 遷汲之不冒序

也

也

也

也

也

旅 山上有火火行而不居 小亨 如卦之才柔得乎中 又麗乎外皆旅之象 外而順乎剛止而麗

乎明是以 旅貞吉 得旅之正 巽下 巽 一陰在二 小亨也 而吉也 巽上 巽 陽之下順

於陽所以 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順於中正之道 為巽順也 卦之才陽剛巽

柔皆順乎剛故可以 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兌 亦剛中正而亨巽乃 小亨者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

在內性 兌 兌 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 亨 柔故也 兌上 兌 陽而為陽所說故為兌 亨 能

於物物所 利貞 非道未說則為邪諂 巽上 兌下 渙亨 與也故亨 卦德剛中能正者也 巽上 兌下 渙亨

水遇風則渙然離散人之離散由乎中治離散之 王 道亦本乎中九來居二四同於五皆主中故亨

假有廟 中者心之象也王者收合 利涉大川 木在水 人心無大於亨帝立廟 上濟川

之象 利貞 合渙之道 兌上 兌下 節 澤上有水澤之容有 象 利在正固 巽下 節 限水滿則不害故為

有節 亨 凡事有節 苦節 節貴適中 不可貞 苦則豈能 則能致通 過則苦矣 常是以不

可固 巽上 中孚 義在二體則二五中實在全 守也 則三四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

信之 豚魚吉 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信能 質 及之則無不至矣所以吉也 利涉大

川 忠信可以蹈水 利貞 守信之道 巽上 小過 雷震 火況涉大川乎 利在堅正 震上 小過 於高

其聲過常又陰居尊位為小 亨 過者過其常也事有 者過又為小事過與過之小 亨 待過而亨者故小過

自有 利貞 過之道利於 可小事不可大事 小事可過 亨義 不失時宜 事之大者

何可 飛鳥遺之音 謂過之不 不宜上宜下 謂宜順也 過也 遠故也 其吉必大

三三 離下 既濟亨 小 水火相交各當其用故為既濟 無小未 利貞 處時既濟 初吉 方濟 濟及 三三 坎

離 未濟 火在水上不相 亨 未濟有生生之義故亨為 上 為用故為未濟 亨 卦才五以柔居尊位居剛

而應剛得柔之 小狐汔濟濡其尾無攸利 老狐多疑 中有致亨之道 畏故履水

三三 坎下 既濟亨 小 水火相交各當其用故為既濟 無小未 利貞 處時既濟 初吉 方濟 濟及 三三 坎

而聽其陷也小狐則未能然汔當爲乞
勇於濟也濡其尾而不能濟無所利矣

十五祀周之臣子日夜憂懼謀所以救其君父者無
所不至竭國中珍寶良馬使閔天泰顛來獻遣使四
出謀於牧伯及各諸侯諸侯憂懼憤惋入見請從昌
囚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紂懼垂夷之
大叛也已乃召昌釋之昌因獻洛西地請除炮烙之
刑紂大喜許之賜以弓矢鈇鉞得專征伐爲西方諸
侯伯

論曰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況文
王大聖受辛下愚乎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致紂敬信得專征伐紂雖名爲天子其實與
天下諸侯下及萬民均入化育之中矣此文
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
王爲受命陋之甚也文王得征伐之柄九年
而薨故秦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
威惟九年大統未集既曰大統未集則安有
改元稱王之事

故秦誓三篇皆只稱文考及
武成然後稱我文考文王

先儒不本經文推原理而妄生此論是以文
王爲曹操司馬懿之流矣吁操與懿尚不改
元稱帝而謂文王爲之甚哉

十六祀小雅七篇曰采薇六章章八句遣戍役也文

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

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

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采薇采薇薇亦作也生止曰歸

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獫狁之故不遑啓居獫狁

之故采薇薇采薇薇亦采也始生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

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薇采薇

薇亦剛少而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歷陽月光十月為陽止王事

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如何爾車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壯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騤騤君子

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翼翼象弭弭魚服魚服豈

不日戒獫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楊柳依依今我來

思雨雪霏霏甚也行道遲遲長遠也載渴載饑我心傷悲

莫知我哀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小雅八篇曰出車六章章

八句勞還率也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自天

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

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矣建彼旒矣彼旒

旒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般命南仲文

往城於方朔出車彭彭四馬旆旆央央鮮明天子

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徐也昔我往矣黍

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東釋也王事多難不遑啓

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戒命也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

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

伐西戎春日遲遲卉草也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芣

執訊辭也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平也小雅

九篇曰杖杜四章章七句勞還役也有杖之杜有皖

其實皖實貌也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

征夫遑止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芣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役車也憚憚散貌四牡瘡瘡罷貌

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往也不至而多為

恤憂也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爾止卜之筮之會之占之邁近也

十八祀甲子西伯誅亂政大夫潘正於是調于八虞

而咨于二虢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

於辛尹辛甲尹佚重之以榮公秦顛散宜生嘗遊於鳳凰

之墟襍系解顧左右前後皆君子也乃自結之大雅

四篇曰棫樸五章章四句文王能官人也芄芃盛貌棫

樸新之櫛之積也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

奉璋半圭也奉璋峨峨盛壯也髦士攸宜淠彼舟行也涇舟

烝衆也徒楫權也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大也彼雲漢天也

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雕也金曰琢其章

金玉其相質也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呂望唐四岳姜姓

之苗裔也事紂以其無道去之北海窮困於朝歌賣

食於棘津逮西伯得征伐之柄喟然歎曰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盍往歸乎乃西歸于周釣于渭上西伯將

獵卜之卜人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而王者之

輔也遂出田渭陽至于磻溪見老父坐茅而釣昌使

問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子樂行其志小人樂供其

事吾非樂於漁者也昌顧左右曰得無是乎問其姓

名曰車而歸與論政事大說之拜大司馬望曰王國

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府

西伯曰吾願富其民望曰聞善斯行宿善不祥於是

發倉庫益賑鰥寡孤獨以望為師虞芮爭田質之於

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

白不提挈入其朝卿士大夫濟濟相讓虞芮之君心

愧而歸以所爭為閑田孔子曰不令而從不教而化

文王之道不可加矣大雅三篇曰絲九章章六句文

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絲絲瓜瓞也民之初生自土漚

漆二水也古公亶父豳公也古言父也陶復陶其土而復之陶穴

皇三六吧

陶其壤而穴之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循也西水滸

也涯至於岐下爰及姜女大姜聿來胥相也宁居也周原在岐山南

廡廡美也董荼菜也如飴爰始爰謀爰契開也我龜曰止曰

時築室于茲廼慰安也廼止廼左廼右廼彊廼理廼宣

廼畝自西徂東周爰於也執事乃名司空乃名司徒俾

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棊也棊之藁也墜

墜度猶投也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削牆鍛屢之聲百堵

晉與馨大彭長一丈二尺鼓弗勝廼立臯門臯門有伉高貌廼

立應門應門將將嚴生也廼立冢土大社也醜攸行起

事動大眾必先宜于社而從行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墜也厥問柞棘拔

矣行道允成蹊也矣混夷駮笑也矣維其喙也矣虞芮質

厥成文王蹶動也厥生子曰有疏附率下也予曰有先

後相道前也予曰有奔奏喻德宣譽也予曰有禦侮武臣所衛也

諸侯密須氏不承王命西伯令之不聽興師侵阮遂

至於共西伯帥師遏之密人乃服崇侯蔑侮父兄不

敬長老聽獄不哀制祿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西

伯伐之軍於其郊崇侯恃城郭之固不肯服西伯進

軍其城下崇侯固守三旬猶不降西伯勒兵攻滅之

於是四方無道諸侯多懼而修德矣大雅七篇曰皇

矣八章章十二句美周也天監視也代殷莫若周周世

世修德莫若文王皇矣大也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

求民之莫定也維此二國夏殷其政不獲維彼四國四方也

爰究爰度上帝耆老也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

宅作之屏之其蓄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啓之辟

之其禋其摑攘之剔之其粦其柘帝遷明德串貫也夷

常也載路大也天立厥配媿也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

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

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厚其善也載錫之光大也受祿

無喪奄大也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靜也其德音

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社施於孫子帝謂文王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密人不共敢距大

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

祐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

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小山別大

山曰鮮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側也萬邦之方則也下民之

王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匹也方同爾兄兪

以爾鉤援鉤梯也所以引上成者與爾臨臨車衝衝車以伐崇墉城也

臨衝閑閑動搖也崇墉言言高下也執訊連連徐也攸所也馘

也

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安安是類是禡類禡師祭也於內是

致是附致其社稷羣神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盛

是墟仡仡亦高是伐是肆犯突是絕是忽滅四方以

無拂西伯自岐涉渭徙居于豐築城郭作臺池囿囿

庶民謂其臺曰靈臺囿曰靈囿沼曰靈沼大雅八篇

曰靈臺五章章四句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

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

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

攸伏麀鹿濯濯娛遊白鳥嚶嚶肥澤王在靈沼於羽

魚躍羽虞植者曰虛業大版維樅崇牙賁鼓大維鏞

大於論鼓鐘於樂辟靡水旋丘如壁曰於論鼓鐘於

樂辟靡龜鼓逢逢和矇矇奉公事初鑿沼得朽骨命

葬之左右曰此無主矣西伯曰天子主天下諸侯主

一國寡人固骨之主矣遂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仁

及朽骨況生者乎

論曰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

洧孟軻氏以不知為政譏焉今記文王葬朽

骨得無近似之乎夫施於人而望其報者情

之常也朽骨而無主則無為望其報於此見

文王心無一毫在於利也心無一毫在於利

真天下之君也此所以記之也有載武王遇
暵者於道負置蔭樾之下左擁而右扇之者
夫武王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之君也豈陵遲
無政姑息如此哉乃道路長庸人之言爾是
類則削

周大姒不妬忌而西伯有內行此德政之所以流布
而風化之所以興也大雅六篇曰思齊四章章六句
文王所以聖也思齊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
周地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
時怨神罔時恫痛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

雝雝在宮

雝雝毛公云和也鄭氏云宮謂辟離非是

肅肅敬也

在廟不顯亦

臨無射亦保肆

大戎疾

害不殄

絕烈業

假大不瑕不

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
斁譽名髦俊也斯士太姒生十子長曰伯邑考早卒次

曰發性慈和有聖德西伯以為世子世子帥西伯事
季歷之道而行之不敢有加焉西伯有疾世子不說
冠帶而養西伯一飯世子亦一飯西伯再飯世子亦
再飯次日鮮次日旦日師於虢叔仁聖多才多藝西
伯任以政事唐虞而下夏后殷商千餘年中明天子
賢后妃盡道於宮壺化行乎天下為時人所歌美者

有矣逮孔子刪詩於周衰而文王之時有詩在焉故以爲周南周南首篇曰關雎五章章四句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

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
 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
 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
 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名公周南召南正始
 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
 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
 關雎之義也關關雎鳩雎鳥摯而有別在河之洲水中可居曰洲窈
 窕淑女善也君子好逑匹也參差荇菜接余也左右流之求也
 窈窕淑女寤寐覺也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思之也
 攸哉攸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宜以琴瑟文樂之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擇也之窈窕淑

女鐘鼓樂之周南二篇曰葛覃三章章六句后妃之

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厲

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寧父母化天下以

婦道也葛之覃

延也葛所為絺

今施於中谷維葉萋萋

茂盛也

也黃鳥搏黍也

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和聲之遠聞也

葛

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莫莫

成就貌

是刈是穫

為絺

精曰絺為絺麤曰絺

服之無斃

厭也

言也告師

女師也

氏言書

言歸女嫁曰歸

薄汗我私薄澣我衣害

何澣私服也

害否公服

否歸寧父母

父母在則有時而歸寧

周南三篇卷耳四章章四

皇三六九
句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

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請也之心朝夕思

念至於憂勤也采采卷耳卷耳也不盈頃筐容屬見也嗟

我懷人寘置也彼周行列也陟彼崔嵬土山之戴石者我馬虺隤

病也我姑且酌彼金罍人居黃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

山脊也我馬玄黃玄馬病則黃我姑酌彼兕觥角爵也維以不

永傷陟彼岵石山戴者矣我馬瘠病也矣我僕痡亦病也矣云

何吁憂也矣周南四篇曰樛木三章章四句后妃逮下

之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南有樛木木下抽曰樛葛藟

之樂只君子福履祿安也綏安也之南有樛木葛藟旋之

奄也之樂只君子福履將大也之南有樛木葛藟旋之

樂只君子福履成就也之周南五篇曰螽斯蚩也三章

章四句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

衆多也螽斯羽詵詵衆多也今宜爾子孫振振仁厚也今

螽斯羽薨薨衆多也今宜爾子孫繩繩戒慎也今螽斯羽

揖揖會聚也今宜爾子孫蟄蟄和集也今周南六篇曰桃

夭三章章四句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

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桃之夭夭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其

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蕢其實實貌有德也之子

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至盛貌之子

于歸宜其家人一家皆宜周南七篇曰兔置三章章四句

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

肅肅敬也兔置也椽之丁丁椽也赴赴武夫公侯干也

城肅肅兔置施于中逵九逵之道赴赴武夫公侯好仇肅

肅兔置施於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周南八篇曰

采芣三章章四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

矣采采芣苢馬也車也薄言采取也之采采芣苢薄言

有之藏也采采芣苢薄言掇拾也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取也

之采采芣苢薄言結執也之采采芣苢薄言禛扱也

之周南九篇曰漢廣三章章八句德廣所及也文王

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

不可得也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亂也漢之廣矣不可泳潛行也思江之永長也矣不可方思

方沐也翘翘錯薪錯雜也言刈其楚翘者之子于歸言

秣養也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錯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周南十篇曰汝墳三

章章四句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

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遵循也彼汝水名也墳大妨也

伐其條枝也救幹也未見君子怒饑意也如調朝也饑遵彼汝

墳伐其條肄斬而復生曰肄既見君子不可遐遠棄魴魚頰

赤尾魚勞則尾赤王室如燬火也雖則如燬父母孔邇甚近也

周南終十一篇曰麟之趾三章章三句關雎之化行

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

時也麟之趾也振振信厚也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題也

振振公姓公同也于嗟麟兮麟之角角末也振振公族公同也

祖于嗟麟兮論曰深遠哉周南之義后妃之能助其夫者

事亦多矣聖人惟取不妬忌之詩至於四五

者何歟愚讀史至隋文帝獨孤后然後知婦

人之惡以妬忌為大也自漢而下后妃之妬

忌者有矣何獨至於獨孤后而知之吁婦人

之妬妬其夫也為非義獨孤后肆其妬心不

獨妬文帝使不得有異生子又妬及其子焉

太子勇有寵妾曰雲昭訓獨孤怒曰覘地伐

漸不可耐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遂內啓賊

子廣行篡奪東宮之謀外賂姦臣素造放黜

儲君之事而文帝亦不得其死曰獨孤誤我

卒至宗祀絕滅生靈塗炭開皇之中天下戶

八百九千萬唐興撫綏三十餘年至永徽初

皇王九紀 卷十 元

始及三百八十萬戶耳吁獨孤一行妬忌於
宮闈之間而滅天下之戶五六百萬聖人刪
詩立周南之義教訓萬世后妃專以無妬忌
為大美也其意深且遠矣夫專以無妬忌為
大美則必以妬忌為大惡矣攷諸獨孤后其
為大惡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愚是以知王者
欲齊其家措之天下而周南不可不學也

召公奭周之同姓或曰西伯庶子也食采於召西伯
所掌南邦之政逮孔子刪詩於周衰取古諸侯夫人
盡道為人所歌美者而召伯之詩在焉故謂之召南

召南首篇曰鵲巢三章章四句夫人之德也國君積

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鳩結

也乃可以配焉維鵲有巢維鳩居之鵲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迎也諸侯之子嫁於侯送迎皆百乘維鵲有巢

維鳩方之有之也之子于歸百兩將之送也維鵲有巢維

鳩盈之滿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送也維鵲有巢三

章章四句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

職矣于以采芣也祭于以采芣也祭于以采芣也祭于以采芣也祭

之事也祭于以采芣也祭于以采芣也祭于以采芣也祭于以采芣也祭

之宮廟也被之也僮僮也夙夜在公被之也夙夜在公被之也

皇王大臣也 卷十 七

舒遲去事薄言還歸召南三篇曰草蟲三章章七句

有儀也禮也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嚶嚶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阜螽

養也未見君子憂心忡忡猶衝也亦既見止辭也亦

既覯也止我心則降下也陟彼南山言采其蕨也未見

君子憂心惓惓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平也召南四篇曰采蘋三章章四

句大夫妻能循法度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

祀矣于以采蘋大萍也南澗之賓厓也于以采藻聚藻也于

彼行流也潦于以盛之維筐方者及芣圓者于以湘之烹也維

鑄金也及盞于以奠置也之宗室牖下將嫁女者禮之於太宗之

廟設几筵於戶外誰其尸之主也有齊敬也季少也女召南五篇曰

甘棠三章章三句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蔽

芾小杜也甘棠勿剪勿伐草舍也蔽芾甘棠勿

剪勿敗息也召伯所憩也蔽芾甘棠勿剪勿拜拔也召伯所

說舍也召伯六篇曰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六句名

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

侵陵貞女也厭浥濕意也行道也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

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雀之穿屋似有角者誰謂女無家何以

速名也我獄塙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

速名也我獄塙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

速名也我獄塙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

穿我墉

牆也視牆之穿可謂鼠有牙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

速我訟亦不女從

不棄禮而從彊暴之男

召南七篇曰羔羊三

章章四句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

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大夫羔裘以居

羔羊之皮

小曰羔大

日素也

絲五純

數也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委曲自得之貌羔羊

之革素絲五緘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

絲五總

亦數也

委蛇委蛇退食自公召南八篇曰殷其

雷三章章六句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

遠靈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殷

雷聲也

其靈

在南山之陽

山南曰陽

何斯違斯莫敢或違

此違也斯莫敢或違也

振振

信厚也

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則何斯違斯

莫敢違息

止也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

下何斯違斯莫或違處

居也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召南

九篇曰標有梅三章章四句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

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標

落也

有梅其實七分

在樹者七也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及也

其吉兮

善也

標有梅其實二分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急辭也

標有梅頂筐暨之

取也

求我

庶士迨其謂之

不待備禮也

召南十篇曰小星二章章五

句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

以色曰妬以行曰忌

惠及賤妾

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微貌

彼小星

衆無三五在東三心三月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

寔命不同五蜀正月在東嘒彼小星維參也與昂留也言衆無名之

天庶庶宵征抱衾也與禡禡被寔命不猶也若也召南十

一篇曰江有汜三章章五句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

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

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江有汜決復入之子歸不

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小洲之子歸不我與

不我與其後也處也江有沱江之之子歸不我過不

我過其嘯也歌召南十二篇曰野有死麕三章章四

句一章三句惡無禮者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

倫也舍長立少虧天性亂天倫矣使伯夷立

則無父而天性遂虧使叔齊立則無兄而天

倫遂亂天下豈有無父子兄弟之國哉故二

子者寧舍君國之富貴尊榮潔身而去之既

爲是以辭先君之國矣豈復可仕乎空乏其

身處微賤而不悔所以成吾仁非以讓國不

仕立一節爲高者也此所以爲聖之清乎若

太史遷之說二子以武王伐紂而不食周粟

是介僻淺陋不知天命難乎與語仁者烏得

爲聖之清哉將蓄德之君子可不審諸

毫有雀生鷓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威振名昌紂愈益
輕肆棄耆舊貴戚大臣商容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
鬲之徒不用而用蜚廉惡來蜚廉者孟戲中行之裔
孫惡來其子也俱以材力進善諛好讒有梅伯者性
忠直數諫爭紂怒而殺之菹醢其身有雷開者性阿
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封之嘗以夏田或諫曰耕
時也君踐一日之苗而民失終歲之食其可乎殺之
園囿汙池沛澤多而虎豹犀象生焉夷羊在牧蜚鴻
滿野山鳴河竭天雨肉雨石雨日見龜生毛兔有角
女子化爲丈夫宮中夜聞哭聲而不見其人

二十三祀西伯寢疾病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
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柔而定恭而敬
屈而強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以起也世子再拜受
西伯薨葬于畢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
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
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
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論日記稱武王夢帝與九齡文王曰我百女

九十五吾與女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

十三而終夫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體天道

開物成務無所爲而已若年數之長短則亦聽乎天烏能以相與也先儒不窮理輕信其說又以文王受命改元稱王武王末受命爲繼文王七年而崩也遂不敢以泰誓十一年爲武王之年而生文王十四歲生武王武王不葬文王舉兵之論夫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誠動天人之助中庸言武王末受命者乃指其正天位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舉動以類而節奏和也豈有武王方在創巨痛深之中而

舉兵耀武於天子之國者哉古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旣冠然後可以言娶豈有大聖如文王乃爲童稚而生子者乎先儒謬誤相承誣聖人之盛德而莫之察也愚是以辨云

大雅九篇曰下武六章章四句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未言孝思孝思維則

先人也媚茲一人天子紂也應侯順德未言孝思昭哉嗣服

嗣爲西伯也昭茲來許進也繩其祖武迹也於萬斯年受天

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二十四祀周西伯發元年

二十七祀周西伯納呂望之女邑姜邑姜賢立未嘗倚坐未嘗倨怒未嘗厲是年生元子誦

二十八祀甲戌

三十二祀黎侯近于王畿不供王命紂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治也西伯發戡黎殷人大震祖伊告而不納作西伯戡黎紂窮凶極惡百姓化下可接屋而誅內史向摯去之於是微子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遂遜于荒野箕子佯狂紂囚以爲奴比干極諫陳先王

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而視之人人離懼呂望言於周伯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夏條可結冬冰可折不可失者時也是歲大旱羣臣及四方諸侯皆請伐殷

論曰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先儒以爲此言文王者也及觀下武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及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之辭然後知孔子槩以周

爲言者方紂天命未絕武王固盡臣禮繩其
祖武嗣服西伯媚于天子如文王之時矣及
紂無天命爲獨夫然後伐之而爲王周之德
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商書叙曰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
西伯戡黎西伯戡黎西伯旣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
曰天子天旣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
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
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
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

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
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商書叙曰殷旣錯天
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
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於酒
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帥
帥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
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日
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
予顛隳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
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

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
民用乂讎歛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
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
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奠濟自靖人自獻
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皇王大紀卷第十畢

皇王大紀卷第十一



三王紀

武王

十有一年春一月癸巳王自周征商以其罪告于皇
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師渡孟津作泰誓中流白魚
躍入于王舟既濟有火自上覆于下至于王屋流爲
烏戊午次于河朔諸侯以師來會者八百國王徇師
而誓之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癸亥王帥
九師虎賁三百人陳于牧野作牧誓二月甲子昧爽
紂率其衆號七十萬會于牧野起自黃陵至于鵠岸

王以太白之旗麾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尚
父鼓之殷商之衆若崩厥角稽首紂反走宣室衣其
珠玉衣自焚死王引師入商誅妲己殺惡來驅蜚廉
於海隅而戮之分師討紂之黨滅者五十國驅虎豹
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殷微子啓面縛銜璧輿視而
見王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板之焚其襯禮而命之
使復其所乃進殷之遺老問其亡故對曰子不聽父
弟不聽兄婦不聽夫臣不聽君君令不行以信爲欺
以欺爲忠政由妃妾田獵無時坐起以金鼓棄尊卑
長幼之叙無量度權衡之則教民以惡所以亡也王

曰信哉問羣臣曰政將何施尚父曰殷民習於凶惡
者宜戮之以振德威召公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
之以示好惡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昭之以德化之
以道王曰善哉親殷人如周視殷民如子改獨夫之
苛暴施庶民之政倍庶士之祿大賚天下善人是富
始濟河而立邠岐之社爲天下大社遷殷社以爲宗
廟之屏謂之亳社各賜諸侯以爲之戒祀于太廟始
定事先之禮諱名立諡賤不誅貴幼不誅長唯天子
稱天以誅之諸侯不得相誅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
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

論曰先儒謂文王受命改元稱王九年而崩
武王以大統未集故卽位而不改元因文王
九年爲十一年觀兵于商至十三年乃復伐
商夫元原於一不可再者也若文王可以大
統未集而改元稱王武王承文王之業何以
不可使武王卽位而不改元也無元何以爲
君故紂之二十四祀武王之元年而此十一
年者武王之十一年也夫文王武王盡道以
事紂未嘗不冀其悛改也改而有天命則固
君之不改而無天命則將臣之文王何容心

哉順天而已一日天命未絕則猶君也君可
以兵脅乎君子之能事君者猶卑巽而不矜
溫恭而不厲况聖人天性慈和發而中節者
乎先儒不知君臣之義乃造觀兵之說則其
事君不能道義以爲本可知矣夫文武本列
諸侯也而得列諸侯心悅誠服咸率道由義
治其國以事紂自非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
明與鬼神合其變化者不能感人如是也豈
後世因便乘利僥倖成功於一時不知命者
所可比擬乎泰誓叙曰十有一年經曰十三

年者三之文誤也曷爲知其然以皇極經世
知之也

崇于上帝祈於社望于山川以后稷配天破鼓折桴
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
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
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纛散軍而郊
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禪冕摠笏
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
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
更於大學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
總干然後諸侯知所以悌祀先賢于西學然後諸侯
知德之可崇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
舉逸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論曰揖讓征伐以安天下皆聖人之所爲也
或以爲揖讓近厚征伐近薄言湯武之德不
如堯舜則非矣若以征伐爲啓後世爭奪之
門者自漢氏而後英雄咸假揖讓成其篡竊
而未有能明白行湯武之事者也雖謂揖讓
不如征伐亦可矣或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孔子之言何耶曰

此謂樂耳韶之樂德盡美矣其音聲節奏又
盡善也武之樂德盡美矣其音聲節奏未盡
善也觀聖人者蓋亦審諸

以斗杓建子冬十有一月爲歲首是謂天統以夜半
爲朔改祀曰年建大赤乘赤路黃馬蕃鬣大事歛用
日出戎事乘騾戎車曰元戎先良馬牲用駢剛行丁
巳曆

論曰十一月一陽復於地下此周正之所以
建子也十二月二陽長於地中此商正之所
以建丑也天道至微非聖人莫能知建正以

昭示天下使天下之爲人上者由之而知則
能養天下之善於至微而不至於天闕止天
下之惡於至微而不至於盈積深探其幾推
而行之聖人之妙用也知道者於此見天心
焉是仁之端也聖人教天下後世之意可謂
深切著明矣豈因易代止以新時人耳目而
已哉

周書叙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
津作泰誓三篇泰誓上篇曰惟十有三當爲年春大

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

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
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
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
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
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
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
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
曰吾有民有命往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
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

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
惟鈞予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
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爾尚弼予一人未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恭誓中篇曰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
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
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
權相滅無辜顓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
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
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
王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
靈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
定厥功惟克永世恭誓下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
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士君子天有顯道厥類

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
于民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
宗廟不享作竒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
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
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赫德務
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
士其尚廸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

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周書牧誓叙
曰武王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
牧誓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野乃誓王左
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
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
夫長及庸蜀羌學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
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
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
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
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

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
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
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周書武成叙曰武王伐殷往伐
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
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
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
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
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

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惟爾有神尚
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
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
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攻戈于後以比血流漂
杵一戎衣天下大定釋箕子囚封比于墓式商容閭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
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
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
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
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
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
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肆予東征綏厥士
女維其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
大邑周乃反商政政由舊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
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
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皇王大紀卷第十一畢

皇王大紀卷第十二

三王紀

武王

大雅首篇曰文王七章章八句文王受命作周也文
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
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豐豐文王令聞不已陳
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
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
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

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
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帝服黼皐王之蓋臣無念爾
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
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
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二篇曰大明八章四章章六
句四章章八句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明明
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
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日嬪于京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

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
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
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
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
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萃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
右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
予侯興上帝臨女無二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
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京也佐彼武王肆伐大商
會朝清明大雅十篇曰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繼伐
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文王有聲適駿

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
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瀆作豐
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
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
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雍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
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
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大雅十一篇
曰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尊祖也后稷
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厥初

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
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爲后稷誕
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
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
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
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
岐克嶷以就口實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穰穰麻
麥幪幪瓜瓞嗒嗒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芾厥豐草
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
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

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
祀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榆或黻或蹂釋之叟叟烝之
浮浮載謀載惟取蕭條祭脂取羝以軼載燔載烈以
興嗣歲邛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
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論曰后稷人臣祭天可乎堯之初載地未平
天未成制度草創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
誕降嘉種人賴以生於是祭報天而興嗣歲
禮時爲大若後人效之則亂矣

大建公侯於天下封黃帝之後於祝唐帝之後於薊
虞帝之後胡公媯滿於陳以胡公之父虞闕父寧爲
厲隲正王賴其利器用也妻之以元女大姬分之以
蕭慎氏之楛矢以備三恪復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
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爲
上公是爲二王之後得神農之後封之於焦封尚父
於齊都營丘爽鳩氏之墟封周公於魯都曲阜少昊
大庭之墟封召公於燕庶叔高於畢皆留相周封叔
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是爲三監以殷
餘民封康叔於朝歌國號衛封叔振鐸於曹叔武于
叔季載于邠封庶弟叔繡于滕叔鄭于毛又封諸叔

于郇于雍于原于郇于鄆虢仲虢叔爲文王卿士勳
在王室藏於盟府仲封於西虢實故夏墟叔封於東
虢都制初泰伯仲雍奔荆楚採藥於衡山之下荆人
義之從者日衆東至海上得千餘家遂爲國自號句
吳泰伯薨無子仲雍嗣爲吳君天子使求其後得周
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吳矣因封之曰吳伯復封章第
於故夏墟是爲虞仲封少昊之裔茲輿於莒封祝融
安期之裔挾於邾封四岳姜姓文叔於許封仲虺第
雍渭之後於薛新受封者八百國兄弟之君十有五
人同姓者四十餘人班宗彝作分器孔氏之論曰聖

人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而民不與焉一曰治
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
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
得其所矣周頌三十篇曰賚一章六句大封於廟也
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
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康叔之國
王訓之作康誥酒誥梓材周書有叙傳失之矣康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
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
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

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惟時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
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徃敷
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
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
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惘瘳乃身敬哉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徃盡乃心無康好
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
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
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

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
可殺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
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
或劓刑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
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
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
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
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

宄殺越人于貨啓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
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
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
凡凡示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
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
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憂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
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矧厥居
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
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
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由裕民惟文王之

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
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
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
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
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
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
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
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
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

皇王九經 卷十一
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忘庶邦庶士越少正
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
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
亦罔非酒惟辜文王教誥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
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
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
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
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

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
尚克羞醜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棗
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
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
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
畏相惟御事厥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
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
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
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

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
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
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
越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
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
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劓毖殷獻臣侯甸鬻衛
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
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劓

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
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仍洎于酒勿庸殺之姑
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
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愆勿辯乃司民
洎于酒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
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
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
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
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

皇王大紀卷第十二
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
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
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
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
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皇王大紀卷第十二畢

皇王大紀卷第十三

三王紀

武王

十三年初王克商以箕子歸于豐王就見之問道焉
箕子爲王陳洪範周書敘曰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
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
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
其彞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
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斃鯀則殛
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敘初一日

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恊
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日
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
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
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忝作肅從作乂明
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
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

紀一曰歲二日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
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
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
恊于極不懼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
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暉煢獨而畏高
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旣
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無
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
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
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
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
貞曰悔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

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
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
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
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
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
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
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
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
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

皇王九經卷十三
僭恒賜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
周成又用明俊民康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
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
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
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
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
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王敬受焉將封之箕子
不受儻佯而去商人以蓋天之法正時令周人受於
商而志其法謂之周髀後世失其傳遂與渾儀異天

子寢疾病周人深以爲憂周公祈于先王欲以身代
作金縢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金縢既克商二年
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戚
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
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
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霍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
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
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
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
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
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籒
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
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罔于
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王問於師尚父曰黃帝高
陽之道可得聞乎尚父對曰在丹書王下堂將南面
而聽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乃東面尚父西面
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且臣聞之仁而得之仁而守之其量百
世不仁得之仁能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

仁守之必及其世王曰善哉退而爲銘於齋之前左
端曰安樂必敬右端曰母行可悔後左端曰一反一
側亦不可忘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銘於鑑曰
見爾前慮爾後銘於盥盤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
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銘於楹曰母
曰胡殘其禍將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
禍將長銘於杖曰嗚呼危於忿寃嗚呼失道於嗜慾
嗚呼相忘於富貴銘於帶曰慎戒必恭恭則壽銘於
劍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崩銘
於矛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

以戒後世子孫命以袞服之日月星辰章於旌旗自
殷而上天子之服十有二章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繪之於衣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之於絺以爲裳
至是定爲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王之服大裘
冕爲上龍袞而下皆爲禪冕六服皆玄衣纁裳蓋取
諸乾坤東方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南方有梁山之
犀象焉西方有霍山之珠玉焉北方有幽都之筋角
焉東南有會稽之竹箭焉西南有華山之金石焉東
北有斥山之文皮焉西北有崑崙之璆琳琅玕焉中
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是謂九府唐虞夏商以
珠玉爲上幣其次金幣三等或赤或黃或白赤爲上
幣銅錢爲下幣名曰泉後轉曰錢尚父立圜法輕重
以銖通九府之貨

十六年甲申古者君名世子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
闕則下過廟則趨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少長立
太傅少傅養之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
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
溫文太傅審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
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

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知爲子
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
然後可以使人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記曰虞夏
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
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
而國治君之謂也世子初學周公以爲世子則無爲
也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世子居處出入欲令世子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世子有過則撻伯禽所以
示世子以世子之道也居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
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

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
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
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父在也君在也長長
也然而衆知父子之道君臣之義長幼之節矣故父
在斯爲子焉爲君臣焉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
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元良萬
國以貞世子之謂也仲尼曰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
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光迂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
爲之周禮夏官之屬曰諸子掌國子之倅記曰周庶
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

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征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所以預爲太子羽翼也王跡箕子之所之東至朝鮮就封之朝鮮夷也箕子始教其民田蠶織作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爲奴女沒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僻初箕子去周過故殷墟野

哭則不可飲漑則婦人乃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人聞之無不流涕

十七年王崩周公奉元子誦以卽位生十三年矣祝雍作頌曰使王世子近於民遠於年齎於時惠於則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惟王太子始加元服去子幼志存心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商祖考永永無極王尸天位周公應問無窮導之以道太公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以充大其志召公廉潔而切直匡過而諫邪以矯拂其行史佚博聞強記敏給而善詞以承救其遺忘王雖童蒙四聖維之故朝廷

皇王紀卷第十三
八
無過事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
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
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
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
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于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
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孟子曰齊宣王問曰湯
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
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
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皇王大紀卷第十三畢

皇王大紀卷第十四

三王紀

成王

元年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師畢公爲太傅六月葬
王于畢謚曰武王周公以太師位冢宰曰昔大禹惡
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
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用集大命于厥躬
今予小子旦請輔冲人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
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管叔
自以年長而周公居中專政已與二叔監殷屏棄居

外乃相與宣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
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淮夷奄君聞王
室將有內亂爲武庚謀復殷祚通使三監勸之起兵
曰此萬世一時也武庚從之召公不懌周公作書開
喻勉勵焉名曰君奭周書叙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君奭周公若
曰君奭弗弔天降喪於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
曰其終出於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
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

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
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
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
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
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
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
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
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

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
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
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
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
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
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廸彝教
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廸知天威乃惟
時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
惟茲四人尚廸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

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叔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嗚鳥不聞矧曰其有
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
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
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
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
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
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
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
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

曰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

得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

曰嗚呼公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

茲往敬用治記曰周公踐祚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

之以孝第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

公內朝則東面北上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其在

外朝則以官體異也司士為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

朝之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尊賢也其登餼獻受

爵則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其公大事則以喪服之精麤為序不專人親也雖於公族

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

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而孝弟之道達也族食世降一等親

之殺也其在軍則守公禰孝愛之深也公若有出疆之政庶

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定尊宗室而君臣

之道著矣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讓道達矣

五廟之喪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則赴

練祥則告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族之相為也宜弔不

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贈賻承含皆有正焉睦友

之道也公族其有死罪則磔于甸人其刑罪則織剝亦

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

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
宥之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
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
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
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是故庶子之官治而邦
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
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
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朝為太祖遠之
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
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大雅十七篇曰洞酌三章章

五句召公戒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洞遠酌

彼行潦流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醴酒也豈第君子民

之父母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盥豈第君子

民之攸歸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澆豈第君

子民之攸暨大雅十八篇曰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

四章章六句召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有卷

者阿大陵曰阿飄風自南豈第君子來游來歌以矢

其音伴奭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第君子俾爾彌爾

性似先公舊矣爾土宇遐章亦孔之厚矣豈第君子

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

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
有德以引以翼豈第君子四方爲則顛顛卬卬如圭
如璋令聞令望豈第君子四方爲綱鳳凰于飛颯颯
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颯颯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
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
朝陽葦葦萋萋離離喈喈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
之馬旣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周書叙旅獒曰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
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鳴

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
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
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
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
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
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不實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
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巢伯來朝芮伯作旅

巢命

二年三監及淮夷叛挾武庚西伐周周人震動周公
夫策東征諸侯百官皆以爲難以爲可征者十人而
已周公委召公畢公以內事帥師而東作大誥大誥
王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
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
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冰予
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
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
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

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庇民不康曰予復及鄙我
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武圖
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
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迪播
臣爾庶邦公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
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遣
卜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繇寡哀哉予造天
後遣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
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恣于恤不可不成乃
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

皇三才經 卷十四 七
與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
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彌我不丕基王曰爾惟舊
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繄我成功所
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
棊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
亦惟用勤繄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
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旣底
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
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
卬救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

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誓示
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棊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
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
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
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
命不僭卜陳惟若茲豳風首篇曰七月八章章十一
句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感發
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

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戕以伐遠揚倚彼女桑七月鳴鴈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夔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

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委稷重粃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功畫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周公居東勞來殷民固守其所三監淮夷欲西不得西欲戰不得戰其黨日離

論曰漢景帝時吳楚七國反天下震動周亞

夫爲上將疾走洛陽據形便堅壁不戰而遣偏裨出淮泗絕其饗道凡三月七國皆破滅其謀暗與周公合成功宜哉

三年封王母弟叔虞於河汾之東唐之故墟初邑姜方娠夢上帝曰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名之王與叔虞戲削桐爲圭曰以此封若史佚請命有司卜曰王曰吾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言不可不慎也遂封之唐箕子曰唐叔之後必大國南有晉水至子燮父改號爲晉

論曰人非聖人出言安能盡善言而是則踐言可也言而非則改之可也史佚戒成王慎可矣使之有言必踐則非矣然當時諸公不以爲過者豈非唐叔適可以封故歟

四年周人執武庚殺之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王有疑周公之心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爾風二篇曰鴟鴞四章章五句周公救亂也以王未知其志也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畜租予口卒瘁曰予未
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條條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
予維音曉曉王亦未敢誚公

論曰鴟鵂食母之鳥也詩曰鴟鵂鴟鵂既取
我子者指管蔡背父叛君流不利孺子之言
使成王有疑心也母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
之閔斯者重傷管蔡背毀王室不思君父顧
復之恩創業之勤也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
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者言如是
然後可以有室家而人信服也予手拮据予

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者周公佐佑武
王創立室家勤苦如是也曰予未有室家者
以成王爲室家主而有疑周公之心王室危
而未可保也夫鴟鵂遮相食者也管蔡旣背
成王矣今成王又將背周公故周公亦以鴟
鵂自喻曰予羽譙譙予尾條條予室翹翹風
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其事惡故其比惡其
心切故其辭切成王讀是詩知比鴟鵂之爲
惡矣心不能無愠怒而未敢誚公者以其心
疑而未決也及天威震動則啓書感泣焉寧

知非此詩不先有以驚動其心乎

豳風四篇曰破斧三章章六句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旣破我斧又缺我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旣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眈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旣破我斧又缺我鉞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哀我人斯亦孔之休豳風五篇曰伐柯二章章四句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覲之子邇豆有踐豳風六篇曰九或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二句美周公也周大夫刺

朝廷之不知也九罭之魚鱒魴我覲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至旣免喪周頌二十一一篇曰閔予小子一章十句嗣王朝於廟也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嬖嬖在疚於乎皇考永言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周頌二十二篇曰訪落一章十二句嗣王謀於廟訪予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攸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泮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

保明其身周頌二十三篇曰敬之一章十二句群臣
進諫嗣王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
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周
頌二十四篇曰小怨一章七句嗣王求助也予其懲
而怨後患莫予弄降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
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
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
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
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

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
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
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唐
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周公歸
于周幽風三篇曰東山四章章十二句周公東征也
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
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
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及時也君子之於人予其情而

閱其勞所以說之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
乎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
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蝻蝻者蠋烝在桑
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
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
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
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
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
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

綱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豳風終七篇曰
狼跋二章章四句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
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不失其聖也狼跋其胡載
疋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疋其尾載跋其胡公
孫碩膚德音不瑕封微子于宋周書叙微子之命曰
成王既出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
命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
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撫民以寬除其邪雷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脩

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日篤
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以和
兄弟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
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休無替
朕命

皇王大紀卷第十四畢

皇王大紀卷第十五

三王紀

成王

易爻詞周公居東之所作也周公遭管叔蔡叔之變

於是繫爻以詞承文考之志焉乾三三乾下初九潛

龍勿用物爻在一卦之下為始物之端九二見龍在

田利見大人出見地上大人之德九三君子終日乾

乾夕惕若厲無咎三在下體之上在下之人君德也

而無咎九四或躍在淵無咎或躍或不躍聖人九五飛

龍在天利見大人正位之極也聖人得天位利見大

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

大德之君也 上九亢龍有悔 過極則亢 用九見群龍無首

吉 處乾剛之道觀諸爻之義無為首 坤三三坤下初

六履霜堅冰至 陰之始生聖人以其 六二直方大不

習無不利 六二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

習無不利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 三居下之

也含晦章美可以常久而無悔咎或從上之事 六四

括囊無咎無譽 四近五無相得之義自處以正危疑

無譽 六五黃裳元吉 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黃中色裳下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從陽者也盛極不巳則

黃 用六利永貞 陰道柔而難常 屯三三 震下 初九盤

桓利居貞利建侯 陽剛居下盤桓也宜居 六二屯如

遘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二

從五正應而逼於初剛故復班如守中正正不苟合於

初所以不字若正固不易至於屯極必獲正應而字

矣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以柔居剛而不中正則貪得妄動如即鹿而無虞人

以道之惟陷入于林莽之中君子見幾不如舍而勿

逐往則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 柔順得

吝也 不足故欲進而復正初剛四之正應若求此剛陽

之婚媾往與共輔陽剛中正之君則吉無不利也 九

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陽剛居尊得正以下無剛

正則吉大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陰柔居屯險之

往吝

下民蒙發之道當明刑禁以脫去其蒙昏之性悒然後善教可入苟專刑則民免而無耻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二當發蒙之任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雖

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如是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

六三勿用取女

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

陰柔不中不正不能遠從正應而近從九二是見多金之

夫不能保其有身者取如是之

六四困蒙吝

陰柔困於昏蒙為可吝也

六五童蒙吉

童取資於人也以柔中之德任九二上剛明之才可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

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愚蒙之極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

之以利禦寇

需三三

乾下坎上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無咎

需者

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為需于郊然安守其常則無咎

九二需于沙不有

言終吉

去險漸近故有需于沙雖未至害已小有九語言之傷矣九二剛陽居柔守中故終吉

三需于泥致寇至

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泥逼於水九既進逼於險

當致寇難之至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陰柔處險下當三陽之進傷於險難不能

安處也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宴安酒食以需之何需不

獲故云貞吉

上六入於亢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陰止於六乃安其處也乾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不速之而自來也陽志在上進

六陰位非所止

訟三三

坎下乾上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

終吉

陰柔居下上有應援而能長承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

九二不克訟歸

而逋其邑人三百无青

二五正應而兩剛不相與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為

訟之主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歸而逋避為敵之地以寡約自處則得無

過青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

質本陰柔而處

險承乘皆剛若守素分而堅固處危而知懼終必獲吉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

安貞吉剛健不中正躁動不安貞本為訟者也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初正應而順故不

克訟命謂正理若能反就正理變而為安貞則吉矣九五訟元吉中正居尊位以治訟故大

訟而善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

喪身固其理也設或然至於受服命之師三三坎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出師之義以禁亂誅暴為本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先

不如是者雖克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人臣克勝亦凶道也

於事無所敢專惟闢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專而得中處之盡善則能成功吉而无咎王錫命至于三極其

寵數所以重其六三師或輿尸凶三居位當任者也威而信其下也

若更使三衆六四師左次无咎二既為五信倚矣之凶之道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五君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戎狄猾夏不可懷來然後聲罪致討如禽入田害稼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

則無咎授師之道當任長子若以弟子衆主之則雖正亦凶也上六大君有命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師終功成行賞封諸侯命卿大夫不可用小人小人有功賞之以金帛祿

位可也比三三坤下坎上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

來有它吉孚信之在中也有孚則人親之故無咎能誠信克實於內若物之盈缶不用文飾則

終能未它六二比之自內貞吉擇才而用雖在乎上外之吉也

已也不汲汲以來六三比之匪人四陰柔而不中二比乃得正而吉也

中正所比皆不六四外比之貞吉四與初不相應而中正匪人也

中正匪人也

若臣相比也親賢從上也得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

正而吉也必以正道則吉也

前禽邑人不誠吉人君顯明其比道而已來者撫之

圍合三面前閉一路去者不追來者取之故以為喻

不誠於居也言其至公不私無遠邇親疎之別如是

則吉上六比之無首凶首始也未有無始而有終者也

小畜三三乾

巽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剛陽在上之物復與上同

志上進復自道也何所過

咎而又九二牽復吉二五為陰所畜俱欲上進二陽

有吉也牽連並進則陰不勝得遂其復

故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陽剛不中睽比於四故不

能前進猶車輿脫去輪輻

也正如夫寵惑於妻六四有孚血去惕出無咎一陰

致其不順而反目也

陽惟盡其孚誠則可以遠傷害九五有孚攣如富以

免危懼也如此則可以無咎

其鄰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牽攣其類上九既雨

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

既虞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巽順之極處

和而上也四用柔巽之德積消也以陰柔而畜制陽

剛婦若貞固守此危道也陰盛將與陽為敵君子動

則凶履三三兌下初九素履往無咎陽剛之才可以

下之素而往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居柔居中

則無咎矣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

道亦必幽靜安恬之

人則能貞固而吉也

人凶武人為于大君體柔居剛處不中而履不正此

居人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陽剛而乾體在近君多

上人也

懼則終九五夫履貞厲陽剛乾體居尊位任其夫

獲吉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於履之終視其所履以

厲也

完備則泰三三乾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剛明

元吉也

坤上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剛明

之才

皇王

卷十五

五

五

五

而居下時將泰則志在上進必牽拔
其三朋類如茅之根相牽連而起矣
九二包荒用馮

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君臣同德二以剛中之才為上所任主治泰者

也泰寧之世人恆習安佚政法踈緩廢弛惰於因循憚於變更苟於安佚必以含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不遺遐遠絕去明比則能

配合九二中行之義也
九三无平不陂無往不復艱

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無常安平而不險陂者無常往而不返者泰盛

則將否矣若常艱危其思慮貞固其施為則可無咎不勞憂恤不失所期而於祿食有福益也謂可長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疾飛之貌陰志趨下如此與其鄰非富而莊從不待

誠告而誠意相合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五能尊而順從於二如帝乙之歸妹則受祉且元吉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

邑告命貞吝
隍土積累以成城泰終將否如城土頽圯復及于隍也眾心離散不從其上則

之則亂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正亦可羞吝也
否三三
坤下初六拔茅茹

以其彙征吉亨
否之時任之者君子也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小人为承順之心欲也

人中正自守身雖否乃其道之亨也
九四有命無咎疇離祉
陽剛乾體當君道否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思若能使動必

出於君命則無咎而疇類皆附離其福祉也
九五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陽剛中正居尊位休息天下之否大

人之吉也若使安肆不深慮遠戒為安固之道則否將復來故有其亡之戒
上九傾否先

否後喜
否終則傾否傾則泰矣
同人三三
離下初九同人于門

無咎
初九係應故為同人于門無親暱之徧誰其咎之
六二同人于宗吝
同

所係應是徧於宗黨為可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於

士

二中正與五相應三以剛強與之比欲奪而同之然
懷惡而內不直故伏兵林莽時升高願望至於三歲
終不敢與此爻深
見小人之情狀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剛而不中
同二切近於五如隔墉耳故乘其墉 九五同人先號
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攻則為吉也

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隔奪
以二陽之強故五不勝憤故

先號咷邪不勝正終不得合故後 上九同人于郊無
笑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

悔 郊在外者也上九居外而無 大有三三 乾下
應終無與同者故亦無悔 離上初九

無交害匪咎艱則無咎 居大有之初未有驕盈之失
未涉於害也富有本非有咎

也處富有而知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 剛健柔
艱則自無咎 而居中

而君如大車能勝重任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
可以行遠而無咎也

克 在下而居人上公侯也公侯有其富盛以其廟為
天子之有而不敢專也小人則以為已私而亡奉

上之 九四匪其彭無咎 居大道過盛之時能
道也 自謙損則得無咎 六五厥

孚交如威如吉 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下則下亦誠
信以事上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

專尚柔和則陵慢生矣故 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戒以有威嚴然後吉也

履信思順尚賢崇德合道之 謙三三 艮下
至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坤上初六謙謙

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柔順自處卑下謙而又謙君子
人也 謙涉險難亦無患害何所不

乎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謙德積於中發見於聲音顏
色也 居中得正貞吉所自有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陽剛居正而在下體為下之
上為陰所宗是有功勞而持

謙德者也惟君子 六四無不利撝謙 居多懼之地而
行之有終則吉 處勞臣之上無

所不利於施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 人
布其謙也

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不待有財而後能有其鄰也
然若道不可專尚謙柔湏威德並著乃能懷服天下

卷十五 江富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以極謙而反居高不得遂其謙故發於聲音人

之行已必須剛柔相濟故利在用剛武自治其私

豫三三

坤下

初六鳴豫凶

四豫之主而應陰柔居下者是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至發於聲音必至於凶也

六二

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處豫不可安且久久則溺矣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之

堅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三不中正上瞻於四

不為四所取四豫之主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絕亦有悔也然則如之何在正身而已

九四由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以陽剛居大臣之位五柔弱之君順從之是專主乎豫得

大行其志者也然獨當倚任下無同德之助所以疑也苟盡其至誠則朋類何有不合聚者乎簪聚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柔弱耽惑受制於下有疾苦也權雖失而位未亡常疾而不死若漢

魏末世之君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無咎

豫極陰柔冥迷於豫已成者也若能渝變

亦可以無咎

隨三三

震下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官主守也當隨時而為動主是所主守有變也變得貞則吉交不以私暱故其隨當而有功

六二

係小子失丈夫

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

六三係丈

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五孚于嘉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蠱三三三 巽下艮上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臨三三三 兌下坤上 初九咸臨貞吉

九二咸臨吉無不利

六三甘臨無攸利既憂之無咎 陰柔說體不中正以

也又乘方長之陽故不安而益甘既而危懼 六四至

臨無咎 臨道尚近四比於下居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

吉 順應於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 上六敦臨吉無

以明智臨天下也其吉可知

咎

坤之極順之至大率陰求於陽故上以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故為敦厚於臨吉而無咎

觀三三

坤上初六童觀小人無咎君子吝陰柔居遠於陽所觀

見者淺近如童稚也在下民而當分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矣 六二闕觀

利女貞

陰暗柔弱不能明見九五之道如窺覘之觀耳然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為利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觀我之動作施為能順時以進退者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觀莫朋於近四居正柔異而切近於五觀見國

之盛德光輝其賓禮於王朝効其智力以康濟天下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觀

之所生政治俗化上九觀其生君子無咎陽剛居上君子矣乃無咎也

子不在於位而德業行義為天下所觀仰者也當自觀其所君子矣則無過咎也 噬嗑三三

震下初九履校滅趾無咎

初與上無位為受刑之人離上初九履校滅趾無咎初與上無位為受刑之人當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當

用刑之始人有小過用屨校之於足以滅傷其趾則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無咎也 六二噬

膚滅鼻無咎

以中正用刑則人易服故取噬膚為易入也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中之人必

須深痛故至滅

鼻而無咎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無咎自處不常而刑

於人則人不服反致怨傷如噬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是可鄙吝也然噬間而噬之非咎也 九四

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時已過中間愈大而用刑愈深故如噬乾肉之兼骨

者四得剛直之道而居柔故戒以克艱其事貞固其守則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

貞厲無咎

在卦將極為間甚大非易噬也故為乾肉然反易於四者乘在上之勢故也五得中

道居剛而四輔以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懷危厲則得無咎也 上九何校滅耳

凶

居中是間之大噬之極也係辭所謂罪大

離下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剛明君子居無位之地無所施於天下惟自賁

良上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剛明君子居無位之地無所施於天下惟自賁

聖王大臣 卷一五

飾其所行而巳守節處義故有舍車
而寧徒行者衆之所羞君子以為貴
六二賁其須文二

明賁之主也故主言賁道賁飾之道因其
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順而動者也
九三賁如

濡如永貞吉如辭助也三與四相賁又比於二二柔
文一剛上下交賁賁之盛也光彩之盛

則潤澤然皆非正應且修飾之事
難乎常也故戒以常永正則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

馬翰如匪寇婚媾四與初正應本當相賁而為三所
隔故皤如馬在下而動者也其從

正應之志如飛也匪
三之寇則婚媾遂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

吉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陰柔志從於
上上受其賁也束帛六五本質戔戔調受上九裁

制紛裂之狀為人君而資於人
為可吝然享賁之功終為吉也
上九白賁無咎賁過
實則

失於華偽惟能質素其飾則
無過飾之咎不使華沒實也
剝三三坤下
艮上初六剝牀

以足蔑貞凶陰之剝陽自下而上床身所處也
陰自下進漸消蔑正道其凶可知六二

剝牀以辨蔑貞凶辨分別上下者床之幹也剝
至於辨愈蔑於正凶益甚矣六三

剝之無咎居剛應剛志從於正在
剝之時為無咎者也六四剝牀以膚凶

剝牀足漸至於身
之膚其凶可知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剝及
君位

凶不在言矣故更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魚陰物
五群陰之主能使群陰順序如貫魚然獲寵愛於上

如宮人則
無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諸陽
消剝

已盡獨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
生之理也亂極則人心思治衆心願載於君子矣小

人當剝極則及其
廬無所容其身也
復三三震下
坤上初九不遠復無祗悔

元吉初九復之最先是
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六二休

復吉初陽復復於仁也二中正初
比而志從之復之休美者也六三頻復厲無咎

陰柔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
六四中行

頰失則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頰失則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獨復四行群陰之中處正而獨應於初剛可謂善矣

言其不可不言吉凶者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聖人不欲濟之理也 六五敦復無悔居尊中順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無悔 上六

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

十年不克征陰柔居終終迷不復者也其凶可知在已則動有青過天災亦自外來迷道不

復無施而可行師則大敗為國則君凶十年謂無時而可行也 無妄三三震下初九

無妄往吉以剛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者 六二不耕

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欲中正無妄者故極言無妄之義不為穫而 六三無妄

耕不為菑而畲如是則所往利而無害為妄者也妄動

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陰柔不中正是

得失已大矣况復有災悔乎妄得九四可貞無咎 剛

之福災亦隨之不足以為福也

無私可貞固守此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五以中正當

中正順應之无妄之至其道无以加矣无妄之所謂疾者如舜之有庠禹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

也勿以藥治之則有喜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无妄之極也

於理矣何所利乎 大畜三三乾下 初九有厲利已大畜艮畜

健居下必上進者然安能敵四在上之勢若犯之而進則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 九二輿說

輻雖剛健而得中知為五所畜止不可 九三良馬逐

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上處畜之極而思變與

剛健在上者與之相合其進如良馬之馳逐然不可忘備與慎故宜艱難其事由貞正之道當日閑習其

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大臣當畜之任

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於未發之前猶童牛而加牯則大善而吉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

居君畜止天下之邪惡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尚滅刑而修政教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積其勢上九何天之衢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天路亨通无有

蔽阻則畜 頤三三震下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陽體剛明足以養正若志在上行應於六四是舍靈龜迷欲失已柔動其頤何所不至是以凶也 六

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陰柔必待養於人者也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下求養

於初則拂經常上求養於上非道妄動則得凶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

无攸利陰柔動不中正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十年勿用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六

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四與初為應反頤下之養者也

顛倒也然以貴下賤故吉也才質陰柔賴人以濟濟人之所輕當養其威嚴重其體貌則下不敢易又取於人者必逐逐相繼

而不窮則無咎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五順從於上上師傳之位君養人者也反賴養於人然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任則吉也以陰柔之質無剛

貞之性能持循於平時常艱難變故則不可恃矣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剛陽為師傳而君順從天下由之以養也必憂勤兢畏則吉也能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乃稱委遇

大過三三巽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措

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過於敬慎 九二枯楊生稊

為之非艱而可以保其安而無過咎 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大過之陽過中居柔而比初

能成生育之功故无不利 九三棟橈凶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

拂於眾不勝其任如棟之九四棟隆吉有它吝剛柔

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謂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中正居尊當大過之時下無應與而上比過極之陰如枯楊之生華無益於枯也猶士夫而得老婦雖无過咎殊非美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小人過常越故云无咎无譽坎三三坎上初六習坎

入于坎窞凶陰柔居陰之下柔弱無援惟益陷於九

二次有險求小得當坎險之時陷二陰之中是有險也然其剛足以自衛居中動不失

宜是所求小得也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陰

而處不中正來與之皆坎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六四

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以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

當險難之時惟當盡其質實而已譬如燕享用一樽之酒三簋之食瓦缶之器質之至也又須納約自其

明處如張良之諫廢太子而招致四九五坎不盈祗

皓如左師觸龍之於趙太后是也

既平无咎雖以剛中居尊位然上下無助安能獨濟天下之險方在坎中是不盈也必抵平而

出乃得无咎上六係用徽纏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陰柔

之極如係縛之以徽纏囚寘於叢棘離三三離下初

之中三歲之久不得出也其凶可知

九履錯然敬之无咎陽居下好動欲進其履錯然然居明而剛知進退之義而敬慎

之則不至於咎者矣六二黃離元吉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

吉也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卦皆有二體之義離二明繼照在人事最大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繼之時人之始終也故為

日下昃之明也將沒矣當鼓缶而歌樂其常理不然則以傾沒為嗟憂乃為凶也

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離下體而升上體在上而近六五出涕

躁而不中正突然而來氣酸如焚不善如此必被誅殺為衆所棄絕矣凶不假言也

茫若戚嗟若吉

居尊位而文明中正然在下無助獨附麗於剛陽之間畏懼憂慮出涕戚

嗟如此之深所以能保其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

无咎

明照足以察邪惡剛斷足以行威利王者宜用如此則有嘉美之功然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漸染註誤之衆

則无殘暴之咎也

咸三三

兌上

初六咸其拇

以微處初

如人足大指之動未足以感人而至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足肚行則先動二

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戒以不可如腓先動則躁妄自夫所以凶也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陽奸

上而說陰三下能自主所執守者如股隨於物也陽剛之中如此而往可羞吝者也

九四貞吉

悔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四在中而居上心之位也故直言

感之道不言咸其心者感乃心也貞正則吉而悔亡夫貞一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若往來憧憧然用

其私心以感物朋從爾思所感狹矣既王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者乎

九五咸其

腓无悔

五應二以比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腓背肉也所不見也言能感非其所見而說者

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無悔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輔頰舌所用以言也陰柔說體

居感之深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

恒三三

震上

高志上而不下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求望之深堅固而不知變凶之道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

柔暗守常不能度勢四雖正應然震體陽剛居

九二悔亡 然二五以中相應其居與動皆得中則不

尖其正矣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三得其常處然志從

於上風復從雷於常處而不處不常之人也其德不常則羞辱有時而至矣固守不常以為常可羞吝也

九四田無禽

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使常久如田獵而無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

皇王六經

卷一五

周

無功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陰柔應陽剛居

則其德為貞此婦人之恒道也故吉若丈夫而 中而應中恒久 上六

振恒凶 居恒之極在震之終陰不安於上柔不能固 其守以振為恒者也振者抖擻運動之意在

上而以是為 良下 遯三三 乾上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常其凶宜矣 它卦以下為初遯者往也前者往矣故初反為尾遯

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然微者易於晦藏既已 後矣不可往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二五以中

與之固如執繫之以黃牛之革也其交 九三係遯有

疾厲畜臣妾吉 遯貴速而遠三係畧於二故其遯為

之則忠戀其上故以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四剛

畜養臣妾則吉也 物為正應是所愛也君子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故

吉卜 則雖於所好至昏辱其身而不能已聖人以

而有所係故 九五嘉遯貞吉 遯非人君之事然

設小人不善之戒 處中正無私係之失所以 上九肥遯無不利 上九乾

為吉也故為貞正而吉 係應是飄然遠逝遯之有餘裕者也 大壯三三 乾下

故肥窮困之時善處如此何所不利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乾剛在下壯于趾也以剛處

手故征則其 九二貞吉 壯雖居上猶不可行况在下

凶可必矣 以陽剛居柔處中是剛柔得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此

子小人以位言剛陽處壯又當體乾之終在小人則 為用其壯勇在君子則為用罔罔无也蔑視於事无

復忌憚也夫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 不宜剛太過則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危道也猶羝羊

羸困其角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

輾 九居四為不正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小

失則害亨進之勢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藩離决

開不復羸其壯如強壯大車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陽

之輪輻无輻折敗車之悔也
方長而竝進五以柔居上能用和易之道群
上六羝

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處陰震終而當壯極其過

可知如羝羊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可
知也所以然者以才本陰柔不能勝已就義又不能

終用其壯故无所往而利也
晉三三離上初六晉如

若既知艱而處柔則吉矣
進之時苟欲信於上之心切

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是有咎也苟尚
未是信當寬裕自守无急於求上之信則无咎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以中正柔

无應援非強奮於進者也故愁如然守其貞正則當
得吉义而必彰王母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六五

同德大明之君必當求
六三衆允悔亡
三陰皆順上

下
正然處順之極是與衆同志
九四晉如鼫鼠

雁上之大明是以亡其中正之失也
貞厲
以九居四處非其位貪據高位者也三陰與上

同德順麗於上勢必上進四心畏忌之夫貪而
畏人者鼫鼠也故云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

貞固守比其危可知
利
以柔居尊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

失得勿恤夫盡天下之公豈當復復用上
其私察也如此而往故吉而无不利
上九晉其角

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雖極

自治則守道愈固遷善愈速雖傷於厲則吉且无咎
然嚴厲非安和之道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

中正
明夷三三離下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

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君子見

事之微故行去避之困窮至于三日不食也夫垂其
翼傷其所以飛爾其明未顯故有所往則衆人疑恠

聖王六也
卷一五

而主人有言也六二明夷夷子左股用拯馬壯吉至明中正而體順順

時善處者也故雖為所傷傷不甚切夷于左股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之速而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至明居下而為下之上至

闇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闇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謂闇之魁首上

六也既誅其大首舊染汚俗當以漸正六四入于左之不可疾遽也漸義也其湯武之事乎

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以陰居陽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小人由隱

得其心意而後行其威福於外既六五箕子之明夷

利貞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親切近於紂故佯狂為奴自晦其明以免於害外晦其明內守其正以

五陰柔故戒以宜如箕子之貞固上六不明晦初登也君道亦有當外晦內正之時

三三父入于地在至高之地本當遠照明既夷傷家

三三巽上初九閑有家悔亡治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

悔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治家之道大要以剛為善六二陰柔居柔故無

其所為而可也若在婦人之道則其正而吉也而主饋故云中饋九三家人嗃嗃悔厲

吉婦子嘻嘻終吝以陽居剛正而不中治家過乎剛者也故家人嗃嗃然有悔於嚴厲

然齊肅祇畏猶為家人之吉也若婦子嘻嘻放肆則終可羞吝六四富家大吉巽順

而由正道能保其富者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九五王假有家勿恤

吉男中正居尊於外女中正順應於內王者極乎有道之家也家正而天下治矣故不憂勞而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貞吉治家以有孚為本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况欲使人

乎為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道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睽

三三離上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睽

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無與自然同類相合故能亡其悔也馬者所以行也睽獨無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自得也惡人與已睽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如此則得含九二遇主于弘之道姦凶可化仇敵可革无凶咎矣

巷无咎 在睽時陰陽相應之道衰則剛柔相戾之意勝君臣睽離其咎大矣故二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已屈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 輿於後牛掣阻於前天髡首也剝截鼻也三力進以犯之故重傷是无初也三敵合居剛守正之道睽極則正應有終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當睽之理是有終也 孤處二陰之間孤立無與自然同德相求故與初九之元夫遇也元善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故雖危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陰柔當睽而居尊位有悔可知

九三往蹇來反 三往應上上陰柔无位不可嘉也

六四往蹇來連 往也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五方在大蹇之中二以中正應之致力於蹇之艱蹇至甚主在濟君非為身故聖人稱其志義

九三往蹇來反 三往應上上陰柔无位不可嘉也

六四往蹇來連 往也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五方在大蹇之中二以中正應之致力於蹇之艱蹇至甚主在濟君非為身故聖人稱其志義

九三往蹇來反 三往應上上陰柔无位不可嘉也

六四往蹇來連 往也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五方在大蹇之中二以中正應之致力於蹇之艱蹇至甚主在濟君非為身故聖人稱其志義

九三往蹇來反 三往應上上陰柔无位不可嘉也

六四往蹇來連 往也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五方在大蹇之中二以中正應之致力於蹇之艱蹇至甚主在濟君非為身故聖人稱其志義

九三往蹇來反 三往應上上陰柔无位不可嘉也

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四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同處蹇難之世其志不謀而相連合也九五大蹇朋來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又在陰中亦為大蹇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得朋助之來而無吉也臣不及君能贊助而巳不能濟天下之難也上六往蹇來碩吉利是大人厄蹇窮蹇陰柔冒險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助是以碩也碩寬裕之稱其蹇得舒則為吉也五陽剛中正居君位大人也蹇極之時利見大人則能濟於蹇也

記卷第十五畢

六紀卷第十六

三王紀

成王

解三三坎下初六无咎患難既解惟自處剛柔得宜安靜休息則无咎矣九

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也

獲謂能變化除去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六五應柔明不能照威不足畏剛不能斷小人一逆之則移其心矣二既當用必去羣邪則得黃矢中直之道乃真正而吉也桓欽不去武三思不知

是義也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陰柔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在下之

上且乘車必致寇奪之至夫小人而竊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其何能久終可吝也九四解

而拇朋至斯孚陽剛大臣解去應已之小人則君子之朋來至誠相得矣六五君

三六巴



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

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子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

所解去者小人也小人去是以吉也驗於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

上六公用射

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尊高之地故曰公隼喻驚害小人高墉防限內

外之嚴者也在此上而未去乃害之堅強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故能射而獲之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損三三

艮上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損已陽剛益四陰柔事既已則損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損已益上之道當酌度其宜過不及皆不可

矣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以利在貞

正不可征也征則離乎中而失其正是以凶也六三

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上六以益三而

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益三而

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

不善惟使之過速不至於深過則有喜而無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違

元吉

人君能虛中自損以從順在下之賢則天下孰不損已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

助之矣謀從眾則合天心雖龜筮不能違也可謂大善之吉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

貞吉利有攸往得臣家

不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

吉在上能損其下而益之則

益三三

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巽於賢在下者不能為也得

在上者應從之則宜輔上作益天下之

六二或益之

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

二處中正虛其戶以

求益而能從順天下就而不願告而益之舉人所是理之當也龜亦弗能違也然質本陰柔故戒永貞固則吉也知二之虛中永貞用以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亨帝脩常獲吉况於人乎

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三居陽應剛動之極果於為益者也惟用之於患難非常之事則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思疾雖義在可為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為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圭通誠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四六信之物也

正然處不得中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中行則可告於公上而獲信從矣以其柔巽故用利於上依剛中之君下順剛陽之才以其行事遷國者順下而動者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勿問可知君至誠益於天下天下之人無不至誠愛戴以德澤為恩惠也
上九莫益之或恒凶
居元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以剛而

求者不可專利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當速改也
三三乾下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初陽爻乾體剛健乃在下

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行而宜則其決為是往而不勝則為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二處中居柔處夫之至善者也內懷兢惕外嚴誠號雖暮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三壯于鳩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
夬夬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鳩者也鳩觀骨也有凶之道也與上六為正應而連群陽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惟君子知其非則能果決其決絕之若見濡汗有愠之色如此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无過咎也
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眾陽並進臀无膚言其居不安也欲行則不能強進故云其行次且也

九五苒陸夬
然既處柔雖使聞是言必不能信用也

九五苒陸夬
然既處柔雖使聞是言必不能信用也

夫中行无咎

五為夫陰之主而反於上六其咎大矣

於中行之德為无咎莫陸蹀之難乾

上六无號終有

凶

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故

姤三三

巽下初六

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陰始生而將長金柅

止車之物而又繫之正固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

厲無大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六二其角吝无咎

萃三三

坤下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

笑勿恤往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陰下不中正求四則非其應非

其類為四所棄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故萃如則為人棄絕而嗟如无所利也與上居相應之地處說順之極當萃之時以類相從故往從於上則得无咎也然動為如此然後得其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九

四大吉无咎

當萃之時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以陽居陰非正也雖上得君下得民必得

大吉然後為无咎也大為周備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為大无所不正則為大吉大吉則无咎矣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陳恒季氏得為大吉為无咎乎

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萃天下之眾以陽剛居尊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未服者則當自反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患不服而悔亡矣悔亡者志之未

光心之未謙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陰柔說高之位而處之天下莫肯與也其窮至於咨嗟涕洟不知

所為此所自取也

升三三

巽下坤上

初六允升大吉

初陰柔无

應不能自升信二而與之同升乃大吉也從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 九二孚

乃利用禴无咎

以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至誠相交其免於咎云孚乃者

謂禴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

九三升虛邑

陽剛正而且巽

升如入无人之邑 巽德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

无咎

昔者文王居于岐山之下上順天子欲升其道下順天下之賢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

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居近君之位則吉而无咎也分雖六五貞吉升階 五以下有剛中當止而道則當升也 六五貞吉升階 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篤於任賢乃得其上吉也賢者輔之而升猶升自階言有由而易也

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陰居升極昏冥於升不止者也惟于貞正之德自強不息

以上六不巳之心

困三三

坎下兌上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

於幽谷三歲不覿

六陰柔處至卑而居坎險之下不能自濟賴上而援而四以陽居陰

失其剛而不中正又方困於自揜臀所以居也株木無枝葉之木也故初無所庇不得安居也益迷闇動入於幽谷耳三歲不覿終不見其亨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

享祀征凶无咎

二剛中窮厄無所動其心惟困於其所欲者施惠天下也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二困於下五道同德合以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也利用至誠相通如享祀也若不待時而征乃不安其六三困于石據所為困所動也犯難得凶將誰咎乎

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陰柔不中正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刺不可刺之物三以剛險而進一陽在上堅不可犯益自困耳以不善居九二剛中之正其不安猶據蒺藜也宮所居以安妻所之主也進退皆困處又失其所安則惟死而已其凶可知九四來徐徐

困于金車吝有終

當困之時相求援助理當然也二有剛中之才而初比之時四與初進應已不中正疑其少已而與二故其來遲疑困于金車金剛車在下載已者也四所行如此為可吝然事之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九五劓刑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

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
截鼻曰劓去足曰刖上下皆揜于陰為其傷害也人君之困由上下無與也赤紱臣下之

有悔征吉

困既極矣猶葛藟之纏束而居高脆脆危能有所悔則得吉也以動不安若能日動輒得悔當變前之所為說處進可以離乎困矣井三三巽下初六井泥不食

舊井無禽
陰柔居下上無應援無上水之象乃井之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禽鳥亦不復往矣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上無應而比視不上而下之象如澗谷之水傍出而就下注於鰕鮒而已如甕之敝漏水不用焉九

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測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陽剛在下未得其困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食為其心之側怛陽性上而應上處剛而過中切於汲而食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然明王用人登求備也舉而用之則上下並受其福也六四井甃

六四井甃
甃治也井甃者治井也六四居上而應下上無與而比視不上而下之象如澗谷之水傍出而就下注於鰕鮒而已如甕之敝漏水不用焉九

九
居正

九

九

九

无咎

雖陰柔而處正上承陽剛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陽剛中正居尊位才德盡善盡美而其潔之寒泉可為人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元孚吉

上出為用收汲取也

取而不蔽其利

常大用之吉也它卦之終篇極為與

三三離下初九鞶用黃牛之革

變革事之大也其才德剛明有餘而中順

足黃中色牛順物局束以黃

六二已日乃革之

征吉无咎

中正無偏蔽則盡事理應上得權勢體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然臣道不當

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已乃革之也以二體柔而進緩當位而處固聖人慮其失可為之時故戒以當進行其道則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於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為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審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

吉而无咎也

合則已可孚而眾信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悔而後

革之四之才之時之位之志之勢之用革之當也故其悔亡既事當而散革處之以至誠則上下信之矣

其吉可知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

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無不當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信之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革道成矣善良以變革如

豹之彬彬蔚矣小人雖未能心化革其外不為惡矣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凶道也革至於成當貞固

變故居貞則吉也

鼎三三

巽下初六鼎顛趾利出否

得妾以其子无咎

六在下鼎趾之象顛趾則覆其實矣然傾出敗惡則顛趾之利也四

近君大臣之位而初應之乃上求於下下求於上如罪之顛趾未為悖理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致其主

於无咎也子主也六陰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

我能卽吉

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我若對之則非正而害

義是有疾也當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已而九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是以吉也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鼎耳六五也為鼎之

主三與之非應而才德相革異與有異故其行塞五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既道不行故不得雉膏祿位而食之也三綱正而能巽五柔中而文明方將陰陽和合而時雨也三懷才不偶有不足終得和合則為吉矣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

下應於初陰柔小

四用之其不勝而敗事猶鼎之折足傾覆公上之餗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至於如是可羞愧之甚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鉉

如耳者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故為金鉉二五相應至善也利在貞固而已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在上鉉之象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溫

者也故云玉鉉剛柔適宜動靜適宜居成功之道也故大吉無不利鉉在上雖居無位之地實當用也與

他卦異矣

震三三

震上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

井亦然

六二震

吉

如震之來當震之始若能懼恐周旋顧慮

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行無咎

陰柔不正故當震則蘇蘇然神氣緩散自失也若震懼而能行去不止而就正則可以无

過咎

九四震遂泥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五有中德者也動而上往則柔不可居動而下

來則剛不可犯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為動之主隨
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圖慮無喪失其所有之
事而已謂
中德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

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陰柔居震動之極志氣彈索瞻視矍矍然不安足之貌如是而

征凶可知矣若能震懼於未及身之前則不至於極
矣故得无咎苟不至於篤極尚有可改之道柔處震
終有能變之義上始變而終變與
諸處震者異矣故婚媾有言也
艮三三艮下初六

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以柔處下當止之時也止於動之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以其

陰柔故戒以利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正三成止之主剛而失中不能降而從二也腓隨股而動者也二之行上繫乎三也二既不得以其道拯

救三之失則必勉強而隨之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
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

薰心

限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為成艮之主決止於下之上不復能進退者也如人之列

絕其夤脅則上下相從屬言止之堅強也止道貴乎
從宜而一定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危厲不安
薰灼其
六四艮其身无咎
止也大臣之位止天下之當

之居惟能止物施於止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則有咎矣无取之甚也

之所出也艮其輔止于中也止于輔則不妄出而有
序也言輕發而無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悔亡也五
陰柔不足主天下之止
上九敦艮吉
剛實居止而又

故止取慎于言之義
所以為吉也六
漸三三艮下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
爻惟此為吉

有言无咎

鴻之為物至有時而羣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為漸取鴻象水鳥而止於水渚其進可

謂漸矣六以柔居下而上無應以此而進如鴻之止
于干也小人幼子見而不能進故危懼而有言會不
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
六二鴻漸于磐
也无應所以能漸也於義自无咎也

飲食衍衍吉

二五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平安者江淮之濱所有其飲

食衍衍然和樂吉可知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

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在下卦之上進進至於陸矣平高曰陸平原也志將進而無

應當守正自處於平之地以俟時耳三與四相比而無應三若不守正往與四合不復反顧義理四若不

以正而合於三雖孕而不育三之所利在禁禦非理而至者能禦寇則不至於凶也

六四鴻

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陰柔進據剛陽之上非安處也或能安寧之道則無咎也

如鴻之于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之則安四居正而巽順宜无咎者也必以得失言者因得以明其義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五居尊位猶鴻

之漸于高陵與二為正應而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當漸之時未能即合故婦三歲不孕然中正

之道有必享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但其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

羽可用為儀吉

安定胡公謂陸當為遠達雲路也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過於漸之

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是人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其羽可用

為儀法而吉也羽其所用以進也

歸妹三三

允下初九歸妹以娵跛

能履征吉

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娵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為賢貞之義娵雖賢何所能為如跛

者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為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

之貞

九二剛陽而居中賢女也六五陰柔說體配不良也二雖賢不能成其內助之功能小施之如

眇者之能視而已二幽靜之人也言利如幽人之貞非不足而為之戒也

六三歸妹以須

反歸以娵

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六居三德不正柔而尚剛行不順也以說而動非理也無

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為人配矣當反歸而求為娵媵則可也

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此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者也以无正應故為愆

期若是女人情所願娶故其愆期乃為有時
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六五帝

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月幾望吉
尚禮而不飾故其袂不如其婦之袂良也月幾望當

不至於盈滿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女子處尊貴之
道也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為下嫁

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正婚媾之禮明
男女之分也 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

而無應無終者也夫婦共承宗廟承事筐篚而無實
乃夫不能奉祭祀也故刲羊而無血亦無以為祭也

則當離絕之矣是夫婦之 豐三三離下初九遇其配
無終者也何所往而利哉

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致豐之明道動相資初九明之
初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

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足剛陽相遇而无
咎也往而相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

從可嘉尚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
從可嘉尚也

發若吉

相動相資乃能成豐二至明中正之方五乃
柔暗不正之君二獨明不能成豐故為豐其

蔀掩也晦於明也斗昏見者也豐時遇昏主猶日中
而見斗若往求之則疑猜忌疾惟盡其至誠以感發

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蒙可 九三豐其蔀日中
開柔弱可輔不正可正是以吉

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沛幡幔圍蔽於內者其暗甚於
於四者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見沫也沫星之微細

者也右肱人之所用賢者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
為如人之折其右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

肱也无所歸咎也 故四大臣剛陽為動之主然不中正而遇柔暗之君
故不能致豐大遇其等夷相應之主謂初也居大

吉 臣之位而得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輔豈
小哉故吉也天下之豐必有君而後能致 六五來章

有慶譽吉

五既陰柔若能致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
才而委任則可致豐大之慶名譽之美故

吉也五无虛已下賢之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
義聖人設此以為教耳

建三六也 義聖人設此以為教耳

閔其无人三歲不覲凶

處太高也居不明也以陰柔居豐大而在無位之地乃高

亢昏暗自絕於人人誰與之故窺其戶閔其无人至於三歲之久尚不見人其才不能變也其凶宜矣

旅三三艮下離上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柔弱卑下之人既處旅困

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才質如此上雖有援无能為也又在旅與他卦為大臣之位者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柔順中正故得就次舍懷

畜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處旅之善者也

九三旅

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剛而不中正在下體之上與艮之上上有自高之象自高則

不順於上上離也故為焚其次過剛則

九四旅于處

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陽剛處柔在上體之下有用柔能下之象為五所其為初所應

旅得其處止得其資財器用之利也然上无陽剛之與下惟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

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離為雉文明之物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

之德動必中文明之道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無不中則終能致令譽有福祿也人居旅則失位故五不

義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之時謙降柔和乃自保二九過剛自高故為鳥焚巢失所安也剛陽自處於至高始快於意故先笑既而

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

巽三三巽下巽上初六進退利武

人之貞

陰柔居卑巽而承剛過于卑巽者也故恐畏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若能用人剛貞

為宜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牀人之所安二

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所安矣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

於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為諂也

九三頻巽

吝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非能巽者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欲不巽得乎勉而為

之故頗失而頻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

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居上之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如田之獲三品遍及上下善處如此故得九五貞吉悔亡無不利無初有終先庚三日悔亡

吉

五居尊位為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貞中正也處巽出令皆中正為吉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

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也无初始末善也有終更之使善也十干戊巳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

之改更當原始要終能如是則吉也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居巽之極過於巽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為

凶允三三初九和允吉

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

不偏處說如是則吉也

九二孚允吉悔亡

二承比陰柔陰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

剛中之德孚信內克雖比小人自守不失故吉而悔亡

六三來兌凶

陰柔在中說不以遜

者也內為來比於在下之陽枉巳非道就以來說所以凶也不知外者以何體而陰性下也

九四

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四上承中正之五下比柔邪之三雖別陽而不正三陰柔陽所

說也故不能決商度所從而未定若介然守正而疾惡邪惡則有喜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剝者陰消陽之名九五居尊中正盡說道之善矣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蓋說之惑人易入可懼

如此故聖人設戒以為五若誠心信小人小假善為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如堯於四凶初取其畏罪而強仁及其

終惡則誅之矣上六引兌

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巳引而長之

善惡故言悔吝

渙三三

坎下巽上

初六用拯馬壯吉

居渙之初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則吉也馬謂二也兩皆無應親比相求初陰順而託於二剛中之才以拯其

渙則不至於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二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有悔可知

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故二目初為机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陰陽相比相賴

者也二急就於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六三渙其躬无悔三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也然陰柔不中正而上又居无位之地豈能拯時之渙而及人也止於其身可以无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悔而已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五與四君臣合德當使號令浹於民心如

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大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能濟天下之渙則居王位為稱而无咎也渙之四五通言其義者渙散其害惟君臣合德乃濟爻義相須時之宜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渙諸爻皆无係應惟上應三三居險

之極為能巽順於事理若能出於渙使其血去惕出則无咎節三三兌下初九不出戶庭无咎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初能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

故於節之初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戶庭則无咎也戶庭戶外之庭九二不出門庭凶

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不合於五是以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六三不中正乘剛凶也而臨險固宜有咎

然柔順而和說若能自節而順於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可傷嗟也所自至无所歸咎也六四安節亨四順承九五剛中之道是以中正為節也以限

坎體水也上溢為无節就下有節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剛中正居尊位在巳則安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有可嘉尚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居節之極居險之極節之苦者也固守則凶悔而損過從中則

凶亡中孚三三巽上初九虞吉有它不燕中孚之初所信虞度其可信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誠一若有它則不得其安樂矣九二鳴鶴

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尔靡之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三四皆以虛中為成孚之主四得位居正

故亡四以從五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或鼓張或罷廢或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係乎所信也雖未知吉凶非明達君子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因為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如望則

如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為至盛也四與初為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純色則兩服兩駮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謂為對也馬者行物也初應四四亦從五皆上行也故以馬為象孚道在一故四從五而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不係於初馬匹亡則无咎也 九上九翰音登於

人君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為无咎也 上九翰音登於

天貞凶 陽性上進風體飛颺守孚至於窮極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如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

小過三三 初六飛鳥以凶

陰柔小入上應於四四復動體小人躁易

而上有應於所當過必至過甚况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救止莫及所以凶也 六二

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

父者祖之象陰而尊者祖妣之象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也過之時必過其常故戒以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

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 九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在過防於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防

小人之道正也為先三不失正故无咎之義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

戒勿用承貞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上六勿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上陰而動體處過之地極

不與理遇動皆過之知飛鳥之迅速違理過常之遠所以凶也既過之極豈惟人青天災亦至其凶可知

天理人事皆然也

既濟三三

離下坎上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吝故倒曳其輪使不進也獸

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毛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

勿逐七日得

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

得行其志者也然時既已濟王得尊位无復進而有所為矣故云不得遂其行也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為中

滿坎離乃為相戾矣然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勿逐者自守不失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時變

則終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既濟而用剛乃

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惟聖賢之君則可若小人為之則騁威武忿不狀

貪土地殘民肆欲而已故戒勿用小人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四在濟卦而水

體故取舟為義四大臣既當濟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漏又當

終日戒懼不怠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

福

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皆取祭祀為義求鄰陽也

上六濡其首厲

未濟三三

坎下離上

初六濡其尾吝

九二曳其輪

貞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陰柔不中正而居險不足以濟也未有可濟之道出

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未可濟之道險中有
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
矣故利濟
大川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

大國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以陽居
柔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當如古人震動用

力遠伐鬼方至於三年然後成功
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

子之光有孚吉五雖以柔居尊位居剛應剛其處得
中虛其心而陽為之輔至正至善德

之吉也故无不濟之悔文明之主德輝之盛
而功實稱之有孚也時可濟矣故為吉也
上九有

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以剛在上剛之極
也居明之上明之

極也剛極不能明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
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則當至誠自信於中安我
命而自樂則可无咎若從樂而耽肆過禮放意而
不及至濡其首則非能安於義命於有孚為失矣

皇王大紀卷第十六畢

皇王大紀卷第十七

三王紀

周成王

周公以君人之道在正其身正身之道在得其人左
右前後皆正人也然後身正身正則有司正庶事畢
正而天下皆正矣大君親庶事而官不擇人大亂之
道也於是作立政以告于王周書敘曰周公作立政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
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
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顓俊

尊上帝迺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
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
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
弗作徃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
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
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
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
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
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
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
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
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
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
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
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敕
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受此丕丕基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
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

又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隼人則克
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
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
惟吉士用勵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
誤于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
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
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
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

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周公從王東巡狩
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
濳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
于宗周周公慮天下諸侯不知天命復有干紀亂正
自取毀滅如奄君者於是訓戒庶邦作多方周書敘
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公曰
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
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
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
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聞

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
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
愨日欽剝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
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
不克求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
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
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
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
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

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
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有商後王逸歷逸圖厥政不
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
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
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
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
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
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
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攷爾田爾曷不惠
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

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思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

述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論曰多士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宜在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之下多方克闕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登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宜在多士予一人于聽用德之下而殷革夏命宜與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相屬也伏生耄矣口授於人文失其次如是正之則多

士多方可讀而求其義矣

肅慎氏來賀滅奄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勤勞盡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下白屋之士由是盡知天下賢才之滯淹者獄訟之失情者饑寒而無告者諸侯來朝大夫來聘各以戒之君卿士庶皆曰明哉周公何知我之悉乎交趾之南有越裳氏重三譯來朝贊以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贊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遠夷荒外有妻風苦雨之患今而無之長老曰必中國有聖人是以來也周公乃致薦宗廟歸德于先王

七年初武王謂周公曰洛汭延于伊汭其地四平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奧詹伊洛母遠天室宜營周居爾其成之於是王將宅洛邑居九鼎曰此天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我寧王之命也乃命太保先至于洛卜宅作召誥周公繼之告于郊社庶殷不作以圖及卜獻于王作洛誥明堂成圖堯舜桀紂善惡之狀于四門墉著興廢之戒焉孔子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危亡何從至哉周公朝諸侯于明堂歸政于王王負斧扆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

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周書敘召誥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

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

卯周公朝

以具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

牲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厥厥命厥終智藏齔在夫知保抱攜持厥

皇王九經 卷一
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
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
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
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
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
于民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
自時配皇天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
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
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

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
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
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
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
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
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

皇王紀 卷十七
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
予小臣敢以王之雙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
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
王能祈天永命周書叙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徃
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洛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
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
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
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
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

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獻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
匹休公既定宅佯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
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拜手
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
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
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
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
孚先考朕昭子刑及單文祖德佯來恣殷乃命寧予
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

于文王武王會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
乃引考王侔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若
曰公明保于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
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迓衡不遺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罔愆祀周公曰王肇
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侔從王于周
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
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
其朋孺子其朋其徃無若火焰焰厥攸灼敘弗其

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徃新邑侔嚮卽
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王曰公功棗廸
篤罔不若時公定予徃也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
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曰已汝
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
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
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
民彝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
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徃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
民無遠用戾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四方廸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廸將其後監
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十二月戊辰王
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
年魯侯伯禽東之國王若曰處位必敬諫者無格其
言通清白塞巧佞則君道也周公曰汝慎無以魯國
驕人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性氣
高明守之以恭聰明敏達守之以愚博聞強記守之
以約土地廣大守之以儉人衆共強守之以畏祿位

尊盛守之以謙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已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作欹器以賜
之曰是器也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戒之哉魯公置
之坐側名曰宥坐之器周頌首篇曰清廟一章八句
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於
穆清廟肅雝顯相於歎辭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
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駿長也大也射厭也
周頌二篇曰維天之命一章八句太平告文王也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假嘉溢饒衍收聚駿大惠順也曾孫篤之

也篤厚 周公三篇曰維清一章五句奏象舞也維清緝

熙文王之典熙光明也典法也肇禋肇始也禋祀也迄用有成維周

之禎迄至禎祥也周頌四篇曰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即

政諸侯助也烈文辟公謂文王武王也錫茲祉福惠我無疆

子孫保之無封也大靡累也于爾邦維王其崇也立之念茲

戎也大功繼序其皇也美也之無競也疆也維人四方其訓也道也

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也武王也周頌五

篇曰天作一章七句祀先王先公也天作高山大王

荒之作生荒大也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也夷易也子孫保之周頌六篇曰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

夜基命宥密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於緝熙單厥心肆其

靖之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周頌七篇曰我將祀文王於明

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將大亨也儀式

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儀善刑典常靖

言也受福曰嘏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八篇曰

時邁一章十五句巡狩告祭柴望也時邁其邦昊天

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

及河喬嶽允王維后邁行震動疊懼也高嶽懷來柔安喬高岱宗也明昭有

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聚櫜也我求懿德

皇三六吧 卷十一 三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夏大信也允也周頌九篇曰執競一章

十四句祀武王也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

帝是皇無競競也烈業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斤

明察也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

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

反復也周頌十篇曰思文一章八句后稷配天也思文

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

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牟麥率用也周頌十一篇

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

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勅之也工官也公君也嗟嗟保介維莫之

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

帝迄用康年康樂也命我衆人庀乃錢鑄奄觀銍艾庀具

錢錢鑄銀銍穫也周頌十二篇曰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穀

于上帝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報厥百穀

噫歎也嘻勅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私民

田也駿疾發伐也周頌十三篇曰振鷺一章八句二王之後

來助祭也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振振群飛貌雝澤也客二王之後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

永終譽周頌十四章曰豐年一章七句秋冬報也豐

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豐大稌也為酒為醴

卷十七

烝昇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皆備也周頌十五篇曰

有瞽一章十三句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有瞽有瞽在

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圜業大

板也所以飾柎植者為虞衡者為柎崇牙上飾卷然

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鞀田大鼓也縣鼓周執

也鞀鞀鼓也祝木控也圍柎也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蕭雝

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周頌十六篇曰

潛一章六句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猗歟滌沮潛有多

魚有鱸有鮪鰈鰻鯉潛慘也鱸大鯉也鮪鰈也鰻鮎也以饗

以祀以介景福周頌十七篇曰雝一章十六句禘太

祖也有來雝雝至止蕭蕭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

庶牡相予肆祀相助廣大也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

人文武維后假嘉也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

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姒也周頌十八

篇曰載見一章十四句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載見

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絳革有鷁休有

烈光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旂上絳革有鷁言有法度也率見昭考

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昭考武王也享獻也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俾使純大也周頌十

九篇曰有客一章十二句微子來見祖廟也有客有

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殷尚白也萋且敬慎也有客

宿宿有容信信言受之繫以繫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繫其馬

而留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潘威降福孔夷

潘大威則

夷易也

周頌二十篇曰武一章七句奏大武也於皇武

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烈業也

嗣武受之勝

殷遏劉耆定爾功

武迹劉殺耆致也

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

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故聞韶音不知肉味而問

於賓牟賈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

其衆也咏嘆之潘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

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

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潘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

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

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聞諸萇弘亦

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

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

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立武王之

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

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

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克商偃武修文周道

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周頌二十

五篇曰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春籍田而祈稷也載芟

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

侯旅侯疆侯以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父也旅子弟也疆

疆力也有噴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噴眾貌士子弟也有

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略利也驛驛其

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鹿為酒為醴

烝昇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飶芬香也有椒

其馨胡考之寧椒猶秘也胡壽也考成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

古如茲且此振自也周頌二十六章曰良耜一章二十三

句秋報社稷也畎畎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

斯活畎畎猶測測也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

糾其縛斯趙以薅荼蓼趙利也蓼水草也荼蓼朽止黍稷茂

止獲之揜揜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

室揜揜穫聲也粟粟衆多也墉城也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惇牡

有秣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黃牛黑唇曰惇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

嗣前歲續往事也周頌二十七篇絲衣一章九句繹賓尸也

絲衣其紆載弁俅俅自堂祖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

絲衣祭服也紆紆潔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室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鼐

鼐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異不敖胡考之休柔安異辨考成也

周頌二十八篇曰酌一章八句告成大武也言能酌

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

矣是用大介鑠美也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

龍和也躋躋武貌造爲也實維爾公允師公事也周頌二十九篇曰

桓一章九句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綏萬邦屢豐年

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土事也於昭于天皇以間之間代也周頌終三十一篇曰

般一章七句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於皇時周陟其

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高山四嶽也墮山山之墮墮小者也翕合也敷

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哀聚也

皇王大紀卷第十七畢

皇王大紀卷第十八

三王紀

成王

八年周公分正東郊理殷頑民周書叙曰成周既成
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多士惟三月周公
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
昊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
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
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
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

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
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
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
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
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
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大小邦喪罔非有
辭于罰王若曰爾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
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勸自乃邑予亦念天即

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
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
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罔有典殷革夏命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
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
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求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
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
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注持命有申今朕作
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宥亦惟爾多士攸服奔
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

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今爾之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予一人惟聽用德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賚爾迪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初蔡叔旣囚其子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周書叙曰蔡叔旣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蔡仲之命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

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隣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無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若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蔡仲之國過洛見周公周公曰不如吾者勿與處累我也與我齊者勿與處無益我

也惟賢於已者可與處也

九年甲午周書叙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惟周王撫萬邦也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宮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戴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之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面牆莅事惟煩戒

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
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
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出畏入畏推
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龐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
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
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斃周官太
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
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以八法治官府一
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
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

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
弊邦治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
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
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
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以八柄詔王群臣
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
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
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以八統詔
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
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以九職任

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
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以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
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嬖婦化治絲枲八曰
臣妾聚斂䟽材九曰簡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賦
斂財賄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三曰邦甸四曰家削五
曰邦縣六曰邦都七曰關市八曰山澤九曰幣餘以
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二曰賓客三曰喪荒四曰
羞服五曰工事六曰幣帛七曰芻秣八曰匪頒九曰
好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二曰饋三曰噐四
曰弊五曰材六曰貨七曰服八曰旂九曰物以九兩

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二曰長以貴三曰師以賢
四曰儒以道五曰宗以族六曰主以利七曰吏以治
八曰友以任九曰藪以富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
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
而斂之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
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
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
治受其惠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
之治而誅賞之小宰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
令凡宮之糾禁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

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以官府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二曰地官三曰春官四曰夏官五曰秋官六曰冬官屬各六十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

祀二曰賓客三曰喪荒四曰軍旅五曰田役六曰斂弛凡小事皆有聯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叛圖四曰聽稱責以傳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以聽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月終則以官之叙受群吏之要贊冢宰受歲終則令群吏

之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
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
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法符乃事以聽王命其
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
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
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掌百官府之徵令辨
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
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
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治贊七曰胥
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歲終則令群

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
考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灋警
戒群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
告于上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
林宜毛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宜鱗物宜
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宜羽物宜覈物其民專
而長四曰墳衍宜介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
隰宜羸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庠以荒政十有二聚
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
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

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以保息六
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
曰寬疾六曰安富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燬宮室二
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
曰同衣服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
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
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歛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
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以鄉三物教萬民而
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
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

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
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
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
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
有獄訟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
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小司
徒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
比之數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
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使六鄉之大夫各登其鄉之衆

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乃會萬民之卒
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及三年
則大比夫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鄉大夫正月之吉受
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
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
六十有伍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
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
事大比則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此謂使民
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族師五家爲比
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

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
國事以相葬埋比長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奇衰則
相及師氏掌以媿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
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教德以知逆惡教
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
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
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
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保氏掌諫王惡
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
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

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園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

惠大宗伯掌吉禮以實柴禋燎禋祀昊天上帝血祭社稷五祀五嶽貍沈祭山林川澤醜辜祭四方百物享先王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凶禮哀邦國一曰喪二曰荒三曰弔四曰禴五曰恤所以補諸侯也賓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會殷同聘類所以圖事比功陳謨協慮也所以發禁施政結好除慝也軍禮大師以用之大均以恤之大田以簡之大役以任之大封以合之嘉禮飲食親宗族兄弟昏冠成男女賓射親故舊朋友饗燕親四方賓客脹膳親兄弟之國賀慶親異姓之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

皇王九經 卷一
以事鬼神以諧萬民凡大祭祀卜日宿眡滌濯涖鬯
省牲鑊奉玉齎詔大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
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
果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儉
論曰武王定天下命周公制禮追王大王王
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夫先公之於
先王雖有遠近侯王之制皆吾祖也故一事
以天子之禮劉歆附會成書乃曰享先王則
衮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是降先公於先王
使與賓客爲伍也天下寧有是故周禮之書

顛倒人倫不可以爲經也

又曰天子有天下祭祀以立本莫先於宗廟
莫大於天莫重於社稷山川祀之細也觀周
家庚戌之禮則鬼神之序可知矣周禮乃曰
祀山川則毳冕祭社稷則絺冕是以社稷降
於山川也故劉歆顛倒鬼神其書不得與易
詩書春秋比也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掌五禮之禁
令與其用等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
門子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

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大祭祀省牲眡滌濯逆齋省饌將瓚裸賜卿大夫士爵則饋大師立軍社奉主車大甸饁獸頒禽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肆師掌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大祭祀展犧牲表齋盛告潔展噐陳告備及果築鬻禮成則告事畢凡事佐宗伯鬱人掌裸噐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鬯人掌共秬鬯凡祭祀社壇用大壘祭門用瓢齋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事用概凡鬻事用散大喪之大泚設斗共其鬻鬯凡王之齋事共事秬鬯凡王弔臨共介

鬯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噐藏焉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受尸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凡祭墓爲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令國民族葬使皆有私地域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之喪泣其禁令樂師長教國子小舞凡舞有

皇王六經卷十八
岐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
行以肆夏趨以萊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大
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
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鱣其不敬者正
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
其聲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大師掌六律六同以
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
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
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
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

六律爲之音小師掌教鼓鼗祝故墳簫管弦歌鼓鞀
擊頌磬笙磬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
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編鐘以鐘鼓奏九
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械夏鼈夏鼉
鼓歛竽笙塤箎簫簳篪篴管春牘應雅以教祓樂擊土
鼓歛豳詩祈年于田祖以樂田畷

論曰樂武所以象德也故必於其人必於其
事必於其時不於其人不於其事不於其時
則爲無義人心不厭鬼神不饗也劉歆柰何
牽合周禮之文乃曰黃帝之雲門以祀天神

堯之咸治以祀地示舜之韶以祀四望禹之
大夏以祀山川成湯之大濩以祀先妣夫以
雲門祭天猶可言也地示烏知堯之咸池四
望烏知舜之韶山川烏知禹之大夏而周之
先妣烏能知商湯之大濩也哉設禮作樂而
不知其義則何以爲禮樂也彼劉歆者叛父
背君不祥之人也是烏知禮樂世儒曹曹然
推尊其書使與聖經並此愚之所以拊膺太
息論之而不能自己者也

又曰天命之謂性王者受命于天宰制天下
其所以祭祀天地者盡其心以成吾性耳非
有天地神示在吾度外有形體狀貌可得見
而承事之也劉歆周禮曰樂六變而天神皆
降八變而地示皆出此豈君子知理之言類
巫祝造妖怪者之辭也則又以爲神降示出
然後可得而禮會不知樂所以導和禮所以
爲節作樂乃所以行禮禮神也豈待神降示
出然後行禮哉夫天地之道一往一來否泰
相因變化無方人日用而不窮不可以智慮
測度不可以才能作爲者謂之鬼神鬼神特

皇王大紀卷十八
五
以徃來言之道固一體不可分也先儒多以
神屬之天鬼屬之人我知其不知鬼神之情
狀矣故易書詩春秋皆無如周禮之文者然
則劉歆僞妄其可不闕乎

太卜與其屬掌卜筮之占龜有六屬天曰靈地曰繹
東曰果西曰靈南曰獵北曰若秋取而春攻之上春
釁之及卜辨其上下左右陰陽陳之貞之命之作之
作龜有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
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辨九筮一曰更二曰咸三曰
式四曰目五曰易六曰比七曰祠八曰參九曰環凡

國之大事筮而後卜上春相著凡卜筮君占體大夫
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
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
有二百兆分爲四一曰方二曰功三曰義四曰弓掌
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
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一曰致夢二曰籒夢三曰咸
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
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馮相氏掌十有二
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次冬夏
至日春秋致月辨四時之序以會天位保章氏辨九

州封域之分星至星辰日月之變動辨十燁一曰稜
二曰象三曰鐫四曰監五曰闇六曰曹七曰彌八曰
叙九曰躋十曰想以觀天下之遷分妖祥辨吉凶以
五雲之物辨豐荒之稜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
命乖別之妖祥以詔救政訪序事占夢以歲時觀天
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
曰正二曰噩三曰思四曰寤五曰喜六曰懼季冬聘
王夢獻吉夢于乃舍萌于四方遂令巫始儻歐疫堂
贈無方無筭春招弭以除疾殃太祝掌六祝之辭以
事鬼神示一曰順祝順豐年也二曰年祝求永真也

三曰吉祝祈福祥也四曰化祝弭災兵也五曰瑞祝
逆時雨寧風旱也六曰莢祝遠罪疾也掌六祈以同
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攻六曰
說作六辭以通上下䟽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
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辨六號一曰神二曰鬼三曰
示四曰牲五曰齋六曰弊辨九祭一曰命二曰衍三
曰炮四曰周五曰振六曰擣七曰絕八曰繚九曰共
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
曰吉六曰凶七曰奇八曰褒九曰肅以享右祭祀國
有大故裁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

社類上帝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旱暵則令巫舞雩有寇戎則保郊祀于社大史掌六典灋則約劑以貳六官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身祭祀與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大會同朝覲執書以詔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讀禮灋佐大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誅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掌書王命遂貳之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御史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皇王大紀卷第十九

三王紀

周成王

大司馬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
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
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
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灋
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胥之賊贖害民則伐之暴內陵
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
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

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芟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投其祭司勲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地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丞司勲詔之凡賞無常輕重祇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掌圖掌

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造都邑治其固與其守灋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司士掌群臣之版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

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
入內朝皆退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司右掌
群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
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氏
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
趨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
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
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
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小臣掌王之
小命詔相王之小瀆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

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御僕掌群吏之逆及
庶民之復掌王之燕令隸僕掌五寢掃除之事大馭
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
軼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軼祭軌乃飲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
戎僕掌馭戎車掌倅車之政以巡守及兵車之會齊
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道僕掌馭象路以
朝夕燕出入掌貳車之政令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
鄙掌佐車之政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車
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車

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
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
一物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象四
閑馬二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駮六尺以
上爲馬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周知其利害使同貫利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
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
鳥獸其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
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
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河南曰豫州其山鎮

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澆其利林
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六種正
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
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鷄狗其
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
野其川河涉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
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
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
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
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奚養其川河涉其浸菑時

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
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
穀宜黍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
餘祁其川虜池嘔夷其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
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凡邦國大小相維王
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形
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
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大司寇掌三典一曰刑
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

典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
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
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
圜土弗使冠飾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
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及於
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凡圜土之
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以兩造禁民訟入
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
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
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

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暮後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
次七日坐七月後其次五日坐五月後其下罪三日
坐三月後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
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
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凡諸侯
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
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
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
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
市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
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
賓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大比登民數
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
用孟冬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
退之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司刑掌
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
五百劓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
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墨者使守門劓者

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則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司刺
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一刺曰訊
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
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
赦曰蠢愚以此三法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
之罪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
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
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
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若
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司盟凡邦國有疑會

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之司隸帥其民而搏
盜賊凡囚執人之事士師掌五禁左右刑罰一曰官
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以木鐸
徇于朝書而縣于門閭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橋誣
犯禁者作語言而不信者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禁山
之爲苑澤之沈者禁川游者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
遊者禁以兵革趨行者禁馳騁於國中者禁踣呼歎
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幾禁行作不時
者不物者幾酒謹酒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
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

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汭二曰邦賊三曰邦謀四曰犯邦令五曰撻邦令六曰邦盜七曰邦朋八曰邦誣

論曰此司寇之書宅心忠恕雖條貫闕失而卹刑之意深殆周公之遺法也歟春秋之時鄭子產趙宣子始出入先王用刑之法作爲刑書未流至於暴秦以斬剗人爲不足而夷人之三族帝王五刑之典盡廢而墨劓剗宮大辟五虐之刑獨行天下之人握手觸重罪而無輕刑以當之漢孝文哀民之無辜於是

廢肉刑而立笞與棄市之法雖卹民之意甚至而未知先王五刑之本也故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雖名爲輕刑而實殺人與專用肉刑無異故後世不得不更之以輕至于今有笞杖徒流絞斬雖差善於漢然使人自新之路猶狹繩人以罪之法猶急非帝王以刑弼教之意也虞書曰象以典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此乃帝王正五刑也又曰流宥五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此正五刑皆有

流宥之法也墨劓荆宮大辟賊刑之科目也後世止以是爲五刑故肉刑一廢遂不可復非不可復也不行帝王正五刑而專以賊刑當天下之罪慘莫甚焉自非天下之至不仁者孰忍專用之若盡復正五刑於當絞斬之科增立劓荆與宮無遂絕人命而笞杖悉行流宥之法無輕折辱人典刑所以待士大夫也昔人爲輔相士大夫失行有能不顯其過隨宜他叙人以爲媿至於無敢犯者意其近似典刑流宥之法也鞭刑所以待府史胥徒

在官之有過者朴刑所以待士農工商從師之不率者嘉石之後疑其近似鞭刑流宥之法也朝庠之禮疑其近似朴刑流宥之法也雖鞭朴輕刑聖人猶慎行之待人如此其有禮也人豈得不生媿耻其能使天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無足怪也流宥之而不改然後刑之刑之而不改然後當之以墨劓荆宮大辟則又審其輕重而許之贖又流宥之今之三流園土之禁其近之乎及其終不改然後殘賊其饑體雖殺之所謂以生道殺之也其

誰不心悅誠服乎行之以歲月頑鈍無耻之
風宜亦少衰矣

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
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
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
櫛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
廩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
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
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

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
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
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墾
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以時徵其賦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
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
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櫛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
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
以文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
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

者祭無盛不榭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畜民之羶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馬中年則公旬用二日馬無年則公旬用一日馬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度量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競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販夫販

婦爲主凡陳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邇也而平正之凡治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僞飭之禁在民商工賈皆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朴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廛人掌斂布紋布總市質布罰布廛布入于泉府以斂布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買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

買者賣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日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約以國之所用來償以此使爲息也禁鬪鬻競亂者出入相凌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也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六

築冶鳧臬段槐攻皮之工五函鮑鞞韋裘設色之工
五畫績鍾筐幌刮摩之工五玉柳雕矢磬搏埴之工
二陶旄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
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車有六等輶有三度
軸有三理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
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
旂九旒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旒以象鶉火也能旗六
旒以象伐也龜蛇四旒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
弧也

論曰謹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

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攷
之大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統五官之典
以爲治者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
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屬六十小宰也司
會也司書也職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
之所掌詞繁而事複類皆簿書期會之末俗
吏掊克之所爲而非贊冢宰進退百官均一
四海之治者也古之君國子民者以義爲利
不以利爲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
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天官有宰夫者

攷群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夫君相守恭儉而不尚末作使民務本則足用長財之要也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制度自以足用長財爲事若劉歆之說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椎剝其民以危亡其國之道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禮寡欲由義而行無所忌諱不畏災患今天官甸師乃曰喪事代王受青災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爲者也而謂周公竝踰

爲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于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乃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曰去其竒袤之民則是妃嬪與官吏衆庶雜處簾陛不嚴而內外亂矣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鄭玄以爲宮中諸吏之嫡庶宿衛王宮者也天子深居九重前朝後市謹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衛守之以夷蠻戎狄周匝四番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周公乃於宮中置諸

吏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宮何示人不廣而自
削弱如此也王后之職恭儉不妬忌帥夫人
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矣今內宰凡建
國佐后立市豈后之職也哉內小臣掌王后
之命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
大夫則亦如之閹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說
者以爲此二官奄者墨者也婦人無外事以
貞潔爲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群下則將安用
君矣夫人臣尚無境外之交魯謂后而可乎
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

養士遇諸塗弗與言也周公作立政戒成王
以恤左右綴衣虎賁欲其皆得俊乂之人今
反以隱宮刑餘在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乎
寺人內豎賤人非所貴也女祝掌宮中禱祠
禳禴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大夫士行
之於外后妃夫人嬪婦供祭服籩豆於內凡
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祀有常典又安用此么
麼禱祠禳禴於宮中此殆漢世女巫執左道
入宮中乘妃姬爭妬與爲厭勝之事者劉歆
乃以爲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誣周公也甚

矣冢宰當以天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嬪婦敵
於后外寵庶孽齊於嫡宴遊無度衣服無章
賜予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廷爲
冢宰者真當任其責者也若九嬪之婦法世
婦之宮具女御之功事女史之內政典婦之
女功后夫人之職也王安石以爲皆統於冢
宰則王所以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夫順
理而無阿私之謂公由理而無邪曲之謂正
脩身以齊家此王者治國平天下之定理所
自盡心者苟身不能齊家而以付之冢宰爲

王也悖理莫甚焉又可謂之公正乎噫安石
真姦人哉四方職貢各有定制王者爲天下
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
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六府乃有式貢之餘財
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
齡之欺罔者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
之藏不幾有如漢桓靈置私庫者乎內府乃
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
賜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
者乎王之裘服宜夫人嬪婦之任也今既有

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九官則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醋人鹽人等十有六官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醫等五官皆醫事也冢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皂隸之所作也亦置五官焉凡此類不應冗濫如是且皆執技以事上役於人者也而以爲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興經五伯七雄聖道絕滅大亂之後陳平爲相尚不肯任廷尉內史之事况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爲大師乃廣

置宮闕猥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爲屬必不然矣其末則又有長采之官焉專掌王崩復土者嗚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禮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職何不祥之甚也太宰之屬六十有二攷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卿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詩書春秋配乎又按周公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者也世傳周禮缺冬官愚攷其書而質其事則冬官未嘗闕也乃劉歆顛迷妄以冬官事

屬之地官其大綱已失亂如是又可信以爲
經與易詩書春秋配乎昔先王盛時不令而
行不禁而止天下風動無一物不得其所其
次猶令行禁止天下無寃民今劉歆司徒之
屬有調人者掌和萬民之難有辟讎之法有
交讎之令有成鬪怒之書此下陵上替政令
不行之明徵也周公力平王室身致太平其
經世之典固如是哉王者提綱撫世已受大
不窺小今劉歆司徒之屬有厘人者凡珍異
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其細已甚矣細已

甚而民不傷者未之有也夫齊民非有勢禁
也徒以財利相役猶能制人之命破人之產
招怨生禍况人君居九重以雷霆之威萬鈞
之勢而細可行哉百官有司必承望風旨禦
人於國門之外使民欲與之偕亡而後已也
又有泉府者掌買賣商賈之滯貨斂散百姓
之餘貸夫審於音者壘於官理勢自然王者
布正大之德以治世不行煦沫姑息之惠以
沽名乃能張理天綱整頓萬姓若夫買賣賒
貸之事正市井商賈爭錐刀之末而草莽細

皇王天紀 卷十九
民私相交際之所爲也豈大君之所宜及哉
其言顛悖如是乃尊以爲經使與易詩書並
是學者之不察也愚又攷劉歆王畿之制邦
中爲六卿四郊爲六遂遂外爲邦甸甸外爲
家削削外爲邦縣縣外爲邦都名雖不同其
制度則一不應更有異也其所載鄉遂之官
比與里皆下士一人閭與鄙皆中士一人族
與鄙皆上士一人黨與縣皆下大夫一人州
與遂皆中大夫一人鄉卿一人王畿八百萬
家略計其所當置卿大夫士已有百餘人矣

成王固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今
予小子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說者謂周
官三百也今乃冗濫如是又設三百六十職
焉其妄誕不經昭昭矣自劉歆成書獨鄭康
成推贊之真周公之罪人也謹按劉歆漢家
賢宗室向之子附會王莽變亂舊章殘賊本
宗以趨榮利周禮之書本成於孝武之時爲
其雜亂藏之秘府不以列於學官及成哀之
世歆得校理秘書始列序爲經衆儒共排其
非惟歆以爲是夫歆不知天下有三綱以親

則背父以尊則背君與周公所爲正相反者也其所列序之書假託周官之名勦入私說希合賊莽之所爲爾王安石乃酷好亂臣賊子僞妄之書而廢大聖垂老筆削之經棄恭儉而崇汰侈舍仁義而營貨財不數十年夷狄亂華首足易位塗炭天下未知終始原禍亂之本乃在於是嗚呼悲夫有天下者尚監之哉

皇王大紀卷第十九畢

皇王大紀卷第二十

三王紀

成王

十一年周公在豐將沒作無逸用訓于王周公薨王命君陳纘周公之任作君陳魯公來奔喪初周公欲葬成周王葬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諡曰文公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之成文武之德聽天下之政七年致政于成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志

無矜色可謂能臣矣魯公奉周公主歸國徐夷乘喪作亂魯公治兵于費作費誓子夏問諸孔子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歟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有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則吾不知也論曰孔子定書必有先後之義經秦焚燬聖人之意不可盡見愚詳攷經文禹當堯時別九州平水土而載於夏書之首者此夏后氏

之所以王天下也今雖以載於帝堯之時讀者探本索原固未失聖人之意矣高宗惟傳說之言是聽殷所以衰而復興禮所以廢而復興黷于祭祀其初年時事也若不能改致有形日之異又何以爲高宗故今載彤日之訓於說命之前以不沒高宗改過從善致中興之實也康誥叙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謹按康叔者成王之叔父也不應稱之曰朕其弟成王者康叔之猶子也不應稱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蓋武王命

康叔之辭也故史記武王封康叔於衛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也周公東征叔虞已得封於唐王命歸周公于東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唐叔之後者乎故不得不舍書叙而從經史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年奉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還歸于豐而作多方及營洛邑成周成及政于王分正東郊而作多士以多士在多方之前既無大義而時不可逆是以正之也武王崩之年師尚父猶在成王二年三監叛尚父不任征討而周公自行者是尚父已薨矣周公不見知於成王所以敢將兵居外者恃召父爲保爾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右乎故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亂定之後也以無逸繫於周公將沒者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冲孺幼小之稱而無逸獨無故知其爲最後也凡此皆本之經文非敢以臆亂古書之舊或有尚論古人之君子盍試攷諸是乎非耶爰從而正之可也

周書叙無逸曰周公作無逸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

皇王九經 卷二十一
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
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
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
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
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
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
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

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
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
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周公曰嗚呼厥亦
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旻不
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
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
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滯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
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
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
誨民無或胥譎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
先王之正刑至于大小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
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
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
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
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
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周
書叙君陳曰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

陳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
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
懷其德性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
又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曰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
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
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
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
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

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
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
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徂于姦宄敗常
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
恐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
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
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周書
叙費誓曰魯使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闢作
費誓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興

善穀乃甲冑敵乃于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
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
弃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
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
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牛馬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
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
多汝則有大刑衛侯邠伯皆有馴行由是康叔入爲
司寇季載入爲司空有令名於天下王追念周公有

大勲勞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得郊禘
大雩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龍
章而設日月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當禘則牲用白牡
尊用犧象山壘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
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歲升
歌清廟下管象武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
裼八佾以舞大夏此宗周禘禮也以祀周公於魯廟
賜許田爲魯會東都朝宿之邑命魯公之弟食采於
周舉文武勤勞之後鬻熊魯孫熊繹以子男之田封
之於楚居丹陽大雅十五篇曰假樂四章章六句嘉

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
右命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
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有常
也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
紀燕及朋友群臣也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
之攸暨息也

十九年甲辰

二十九年甲寅王將崩命大臣輔太子作顧命周書
叙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

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
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目
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
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
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
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
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
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
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

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
士須材狄設黼屨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
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
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
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
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
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
賓階面輟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
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
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

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鉞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
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
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
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躋太史秉
書由賓階躋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
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
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
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
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
荅拜太保受同祭躋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降
收諸侯出廟門俟

論曰人多以爲成王中材之主也以愚觀其
臨終處斷大事不動聲色過人遠甚然後知
周公所以教之者至而成王進德之勇也成
王旣崩然後逆元子於南門之外者是太子
宮在南門外也夫太子國儲宮副疾旣大漸
而不居中可乎古者聖賢之君以死生爲常
故不與怛化小人大命未終妻子已環而泣
之者同也以大臣爲腹心故公其子而不與
之私重輔弼也以天下爲家故必終於正寢

公卿百官受顧命而不沒於妻子之手也後世此道不明人君牽滯於兒女子之情而懼於死生之變以利勢亂其心而以天下私其子故不任大臣以天下而大臣亦不敢以天下自任於是有母后臨朝之顛制有外戚擅權之大患有闈寺狐鼠之深害有偏信獨任之陰謀矣此後世所以不及三代也

又曰唐虞夏商天子之服十有二章績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絺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上公九章自山龍而下侯伯七章自

華蟲而下子男五章自宗彝而下卿大夫三章自粉米而下士一章黼黻而已周天子九章士皮弁素積天子公侯卿士五服有章矣康王受命之際其君臣冕服非常章何也天子崩嗣君卽位而後成服者不敢重已事而輕天命也不敢後父事而先已事也衰麻者

闕文

周書序康王之誥曰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

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以再拜稽
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
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
受姜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
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
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
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
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
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
子羞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冬十
月葬王于畢諡曰成王

皇王大紀卷第二十一



三王紀

康王

元年自帝太昊開明倫理後聖繼作至于康王脩身齊家之法備矣於是集爲十篇以垂後世統人倫曰天下之人莫不有家家之大至于王者極矣君臣父子夫婦謂之三綱夫婦父子君臣長幼朋友謂之五典又曰五常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謂之七教祖父伯叔子孫姑姊妹女子子外王父外王母舅姨外舅外姑謂之九族或曰上親父下親子三

也。以父親子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曾高以孫親玄九也。或曰諸父兄弟姊妹諸舅師長朋友謂之六紀。極家之大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兄弟之倫與衆庶一也。恩莫隆焉義莫重焉叙莫備焉所以爲天下率也。王或失度則史書之士誦之三公進讀之宰夫徹其膳史不書其罪死宰不徹膳其罪死是故王者莫大於脩身身脩然後能齊其家齊家之道始於夫婦夫婦之道得故天地合而萬物興冠禮曰天下無生而貴者天子之元子士也故始冠玄冠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古者五十而後爵故無大夫冠禮夏殷

之世冠適子於阼一加緇布之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每一加則醮於客位周公之冠元子也三加畢乃一體是後遂以爲常其冠庶子也則醮於房外士之冠者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成人之道也將責以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詞令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詞令順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嗚呼及牧三王共皮弁素積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

敬冠事所以重禮正君臣親父子長幼爲國本也
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
可以治人故聖王重冠冠者禮之爲始也嘉事之重
者也行之於祖廟以裸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
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大古冠布
齊則緇之三人爲纁五人爲輶七人爲緇其緇也孔
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是故緇布之冠不
綏曾子問於孔子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
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
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

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
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
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
而冠則已冠婦素報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
而後饗冠者或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旣冠
於次入哭踊者三乃出天子之子十有三年而冠十
有五年而娶諸侯之子十有五年而冠二十而娶士
及庶人二十而冠三十而娶男娶曰婚女嫁曰姻父
子爲子嫁娶必擇世有仁義者婚義曰昏禮萬世之
始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婚

皇王九經卷二十一
三
姻之禮行之以媒妁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
是謂六禮禮以幣雁主人皆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
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
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
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女師教之以婦
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及
期女次純衣纁許禡而薦於房中姆纁山笄宵衣在
其右女從者畢袵女纁笄被纁善黼在其後父親醮
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
乎臣其義一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爵弁纁許裳緇襖

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見外
舅外姑再拜奠鴈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男
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
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女乘以几壻降出御婦車而壻
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
以得天下也姆辭不受乃驅御輪三周御者代壻乃
先俟于門外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至壻揖
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酌音同尊卑也故婦人無
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三王作牢用陶匏夙興婦
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服脩

以特豚饋卒食婦餞餘私之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以著代也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取妻不取同姓故

賈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賀娶妻者曰某子使其某聞子有客使某羞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或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灑掃夫婦曰天子娶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有妾諸侯一娶九女三姓夫人行以姪娣從兩國來媵亦以姪娣從有世婦有妻有妾諸侯不下漁邑君子遠色以爲民紀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紀過其罪殺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

所女史書其日月當御者授之以銀環著于左手當
退者授之以金環著于右手事無小大記以成法大
夫曰孺人有姪有娣士曰婦人有妾庶人曰妻孔子
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諸
侯不再娶不二嫡也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是故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不嫁而
從子所以敬父母尊先祖也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
知帥人者也是故慎之於始有五不取之制不幸而
誤雖有七出之義而又有三不去之禮焉曾子問於
孔子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

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
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
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
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
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
母死壻亦如之曰親迎女在塗則如之何曰女改服
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曰
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卽位而
哭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

反於初曰取女有日而女死如之何曰壻齊衰而吊

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子婦曰后王命冢宰降德

于衆庶兆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鷄初鳴咸盥漱櫛

側所綖買笄總子拂髦冠綉纓端鞞音紳摺笏偃屨著

綦其婦衣紳袵纓綦屨左皆佩紛帨刀礪小觶許金

燧右皆佩大觶木燧子有珉捍管籥時婦有緘管線

纁施繫步袞秩以適父母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

煖寒疾痛苛音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後而敬

扶持之問所欲而敬進柔色以溫之饘醢羊酒醴飯

食膳羞芻羹惟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董苴九粉

扶兔問菹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春宜羔豚膳膏

薌牛夏宜牀鱠膳膏臊狗秋宜犢麋音膳膏腥雞冬

宜鮮羽膳膏羶羊狼腸狗腎狸正春兔尻苦狐首豚

腦魚乞鼈醜去之雛尾不盈握舒雁翠鴟鴞胖音舒

鳧翠鷄肝雁腎鵠音奧鹿胃雛鼈弗食羹食自諸侯

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

士不貳羹蔽側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其纓皆佩容

臭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

長者視具孺子早寢晏起惟所欲食無時由命士以

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

夕父母舅姑之衣衾簞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

敢近敦對羊卮匱羊非餒莫敢用孺子餒在父母

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

入揖遜不敢噦於噫介嚏咳欠伸跛倚睞視不敢唾

漬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

擻居衞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漬不見冠帶垢和灰請

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女箴請補綴朱五

日則燂詳廉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方請頤

音悔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子婦孝敬

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

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

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子婦有勤勞之

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

庸疾怨姑教之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父出而不表

禮焉父子不同席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

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

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

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

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

焉由父母衣服飲食由執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

見

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
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曾子曰
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
處以其飲食供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
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
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凡爲人子
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冠衣不純素在醜夷
不爭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
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嘆居不主奧
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槃祭祀不

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
苟笑不服闇不登危不許友以死親在行禮於人則
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父命呼唯而不喏手執
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
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
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
怒不至詈疾止復初舅沒則姑老冢婦每事必請於
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母息不敢庶禮於介
婦舅姑若使介婦母敢敵禮於冢婦不敢竝行不敢
竝命不敢竝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子婦無私

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則受而獻諸舅姑受則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請而後與之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歛枕簟灑掃堂室及庭布席各從其事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閤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不敢懸於夫之禔施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溷浴夫不在歛枕簟篋篋席獨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受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筐其無筐則皆坐奠

之而後取之內外不共井不共溷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是故男女不雜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櫛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德夫婦七十而同藏無間妾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

莫當夕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男設弧于門左女設帨于門右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大夫少牢士特豕庶人特豚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女則否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志於其事然後卜士之妻夫大之妾使食子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

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男角女羈是日也夫婦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西妻抱子出自房東面姆先相曰母某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執子右手而名之妻日記有成遂有名辯告內外書曰某年某月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而藏諸閭府獻其一於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世子生則君夫人皆立于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阼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於外寢君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衆子則使有司名之凡父在孫見於

皇王大紀卷二十一
祖祖名之無辭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
循其首曾子問於孔子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
子曰卿大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禪冕執東
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母哭祝聲三告曰某之
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
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太宰太宗太祝
皆禪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
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

三日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衆皆哭踊
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
杖奠出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曾子問
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
太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于社稷宗
廟山川凡名子者不以國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女
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
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
年出入門戶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
之數日曲禮曰幼子常視母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

正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捧長者之手負
劍辟咥詔之則掩口而對十年出就外傳寄宿於外
學書計衣不帛襦朱汝袴朝夕學幼儀請肄以簡諒凡
男拜尚左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
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
漿邊豆俎醢禮相助奠男子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
勺成童舞象學射御玉藻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履絢
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
從人而入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笄而字有故二
十三年而嫁雜記曰女雖未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

人執其禮燕則鬋首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
右手修身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
臣名始學禮曰禮曰母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坐如尸立
如齋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惡憎而知善
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母苟得臨難母苟免狼
母求勝分母求多疑事母質直而勿有夫禮者所以
定親疎夫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
費禮從宜不踰節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
之質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是以君子
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
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夫禮者
自卑而尊人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
好禮則志不懾男子既冠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
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出禮曰侍坐於先生先生
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先生召無諾唯而
起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
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將
適舍求母固將上堂聲必揚將卽席容母作衣母撥

足母廢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
及母僂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
稱先生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齋邀是容重手容
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
容莊燕居告溫溫戎容暨暨言容詒詒色容厲肅視
容清明立容辨卑母調丑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
闡實揚休玉色侍坐於尊所尊見起同坐不起燭至
起食至起上客起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
將命者敵者曰某固願見童子曰聽事侍坐於君子
不願望而對非禮也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

視日早暮侍坐者請出矣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母訾衣服成器母身質言語有貳車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母側聽母噉應母淫視母息荒母瀆神母循枉遊母倨立母跛坐母箕寢母伏歛髮母髡冠母免勞母袒暑母褰裳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

子之行也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肩隨之群居五六則長者必異席博學曰男子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學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

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故曰教學相長也說命曰敦學半其此之謂乎古之
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
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
近者說服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
之其此之謂乎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
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
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
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大學之教也
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
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
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
師輔而亦不反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
此之謂乎今之教者呻其呫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
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
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
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

此之謂乎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
時不凌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
之所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
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
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
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
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
率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
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學者有四
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

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
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
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
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

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
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
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
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
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
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

皇王九經卷二十一
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則小鳴叩之以大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工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

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仕道曰男子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七十懸車致仕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日五盥沐稷而饋梁櫛用禪櫛髮髻用象櫛進襪進羞工乃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踰身

乃屢進飲將適公所宿齋君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
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
則有光矣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
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
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飡君既食又飯殮飯殮者
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受從者凡侑食不盡
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俵卑君若賜
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

卒爵然後受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
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
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凡尊必上玄酒
惟君面尊惟饗野人皆酒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屨齊
頤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嚮任左凡君
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
俟車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
面答之拜則走士於君言大夫沒矣則彌謚若字名
士與大夫言名士士字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
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侍食於先生異

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
辭以䟽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
客一人徹一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食棗
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弃所操凡食果實者
後君子火熟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君賜車馬
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拜凡賜君子與
小人不同日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拜稽首送
之大夫不親拜爲君之答已也大夫拜賜而退士待
諾而退又拜弗答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
室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
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皇王大紀卷第二十二

三王紀

康王

十一年甲子宋公微子啓薨世子蚤死有孫曰臚不立以弟衍嗣是爲微仲

十二年君陳薨命畢公高之洛邑周書叙曰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臚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

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生綏定厥

家必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戎化厥訓既歷三
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
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
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
垂拱抑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以周公之事上
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
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
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
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惟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以茲德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

席寗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夸將由惡終
雖収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末年惟以德義
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
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惟周公克慎厥
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
于道道洽政治潤澤生民四夷在衽罔不咸賴予小
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疆之基亦有無窮
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
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聖
人生知性與道合宜無待於思也而孟子謂聖人既

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然後仁覆於天下者
蓋天下之情萬端變動百出聖人欲總攝無遺永終
必用故竭心思然後可也聖人竭心思而爲之愚人
肆愚見而改之天下之無仁政也久矣立宗井田封
建學校軍制宮室車旗冠服聘射燕飲養老喪葬服
制祭祀皆仁政之大者也集爲十有三篇以見帝王
之法制大略具存若能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亦可
以致大治人道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
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
別衣服此其所以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

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也上治
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之道
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君不與同姓同車與
異姓同車不同服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祭
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有百世不
遷之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謂宗其爲始祖後
者爲大宗也大宗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
世則遷者也是故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宗其爲曾祖
之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
後者爲禰宗自高祖宗至禰宗四宗爲小宗四世而

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繫之以
姓而勿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
周道然也適于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
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
猶歸器衣服衾裘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
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富
貴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
夫婦皆齊而敬宗焉終事而後私祭曾子問於孔子
曰小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

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
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
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
不綏祭不配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
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宗子去在他國
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
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祭殤
必厭盖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殤有陰厭
有陽厭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
祭殤不舉無斂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爲陰厭凡殤

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禘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從子祔食庶子不祭禘者同其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與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家爲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絕族無遺服親者屬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訓而下之至于禘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叔族以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

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井田曰先王之井田也井不易之田也城郭宮室塗巷溝洫不與焉夏后氏之田九州九等見天下之田有九等也而州一等者舉其多者也故田必以九等定周承二代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寸有長短尺有大小以中人之指爲度則今之官尺可以爲準也尺定則步定步定則畝定畝定則井定井定則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一都之田一千二十四井百里之國均分爲十都則不

足爲九都則有餘故有大都有小都因山川形勢之
宜而制之也王畿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爲夫家八
百萬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
爲州五州爲鄉是四萬五千家爲鄉也五家爲鄰五
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是
七萬五千家爲六遂也近郊爲鄉遠郊爲遂王畿八
百萬夫爲鄉遂者六十猶有餘夫五千而曰六鄉六
遂者百里爲六鄉一鄉大夫治百里也百里爲六遂
一遂大夫治百里也與外公侯所治同也諸侯百里
爲夫家八萬雖百里六遂其爲地也狹於王畿百倍

其爲夫家也少於王畿百倍矣當家之一夫一婦受

田百畝夏后商周之百畝當秦四十一畝一百六十

步餘夫二十五畝當秦十畝一百步餘夫爲少壯未娶者已娶未成

家者人受十畝一百步蓋先王以百步爲畝而秦以二百四十

步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夫耕之以百畝爲公田當

今五六口之家能耕古之百畝而已耕秦之百畝則

力不給以古畝分田則易以秦分田則難蓋古畝實

收公田之穀粟而已秦畝則稅之惟取公家之穀粟

而已不問民之有山陵川澤之出與否也秦畝則賦

之惟取公家之財具而已不問民有水旱蟲螟之災

皇王六也

也是故古畝雖小而民得其所秦畝雖大而民不獲其所者衆矣今遵用先王之畝而井之井九百畝因其山川宜溝洫者溝洫之宜封樹者封樹之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道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田首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凡井邑皆有溝樹之限而都鄙有城郭溝池之固居者有定宅行者有定路善良得安姦究可禁

今日土田之欺弊爭訟皆絕矣法制一定壞之則難此其大略也行之者可以類推焉也孟子曰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食五人言農有勤惰則得穀粟有多寡也封建曰先王之封建也計不易之田以爲都畿以封諸侯畿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方者以數計爲定制也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若夫山陵林麓川澤之地則因田之所占以爲疆界其長短廣狹不可懸定不可得而方也名山大澤天子自有之不以封諸侯也若田則必以數

計周公封魯儉於百里太公封齊亦儉於百里此其
正封錫之山川土田是也加賜附庸所以尊盛之耳
附庸之君自有其田諸侯不得兼而有之也故顯史
爲東蒙主在魯邦域之內至於末流而魯猶不敢奄
爲已有也先王之制嚴密如此而王制曰方百里者
爲田九十億山林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塗巷三
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旣曰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
畝矣又曰去山陵林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塗其文
脫踈自相抵牾秦滅先王之迹漢興儒者首爲此言
後世不復推究妄妄相承井田封建之制亂而不可

尋矣故劉歆周官大司徒之職遂以爲諸公侯伯子
男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其食
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而職方氏又曰以方五百里則
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
則五十子方百里則百男前後乖異無復法制也削
去漢儒妄言則公侯伯子男田土人民各有定數山
林陵麓川澤各隨田以爲封疆之界制國不過千乘
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五國以爲屬屬有長
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率率有正二百一
十國以州州有伯天子賜之以弓矢然後得專征賜

之以鈇鉞然後得專殺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
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此商制也與唐虞五載一巡
狩群后四朝之制同乎異乎曰不異如元年東方諸
侯來朝二年南方諸侯來朝則東方諸侯來小聘是
謂比年一小聘三年西方諸侯來朝則南方諸侯來
小聘而東方諸侯來大聘是謂三年大聘四年北方
來朝是謂群后四朝是年也則西方諸侯來小聘而
南方諸侯來大聘五年北方諸侯來小聘而西方諸
侯來大聘六年二月天子乃東巡狩是謂五載一巡
狩時則東方諸侯朝于岱宗之下是謂五年一朝是

年也受北方諸侯大聘七年五月南巡狩則受東方
諸侯小聘八年八月西巡狩則受南方諸侯小聘而
受東方諸侯大聘九年十一月北巡狩則受西方諸
侯小聘而受南方諸侯大聘十年則東方諸侯復來
朝而北方諸侯來小聘十年西方諸侯來大聘周而
復始天子無踰年不與四方諸侯接四方諸侯無踰
年不稟命於天子此真帝王檢身修德保大其業日
新無弊之良法也故周制亦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
聘而六年五服一朝者周家禮文繁縟故朝與巡狩
各展一年欲行之者無倦可長乂也曰然則周以十

二歲而一巡狩之言非與曰非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巡狩者猶曰前六年五服朝之年後六年王時巡狩之年再讀者以詞害意不知簡易尋繹先王之制而劉歆周官遂生異說以爲主之所撫諸侯者歲偏存三歲偏覘五歲偏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欲推行則乖戾使先王之制亦不明于後世此學士大夫之罪也鄭氏謂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乃晉文霸時所致安得此無稽之言乎鄭氏於

經無不通誦爲之解釋然以臆斷者十七八其言封建之制所害尤大不得不辨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諸侯有世子世其國者也夫人之首子爲嫡子嫡子死則立母弟無母弟則立庶長無庶長則選於支庶之親且賢者入繼太宗皆因朝而與見之天子天子許之而誓之以事上君民之道然後

定爲世子其秩視天子之元士諸侯薨世子居喪諒陰三年政在命卿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天子以冊命命之以宗廟賜之以禋冕之類而饗之始成爲諸侯此繼世之諸侯也始封者論功德定其爵等分之以田數天子立於太廟阼階之南南面大宗伯儼天子所封者北面史由天子之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賜牧九命作伯大司徒命土方氏以土圭土其地而劑其域小司徒立其宗廟社稷正其畿疆之封量人爲之營城郭

宮室市朝道巷門渠司險設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而達其道路大宗伯作其瑞典正其儀辨其等司服正其服內史作冊命副以命卿公侯之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伯國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子男之國二卿皆命於其君無送故迎新之勞無簿書緣絕之弊無胥吏專擅之姦上無苟且之政下無觀望之事上下之分辨而民志定貴貴尊尊化行天下城郭溝池周遍四垂以經理國家而姦宄強暴不得縱橫以守衛中夏而蠻夷戎狄不得猖獗垣藩屏翰本固根深牢不可拔此太昊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聖聖相承竭其心思使諸華之人父子世世相保不爲犬羊之所魚肉者也自堯而上年不可知自堯而下二千餘年雖有衰亂而夷未嘗得入中國也自秦郡縣天下及今才千五百餘歲而犬羊大入中原蹂踐屠毒者至於再至於三矣而爲國者猶未悟也嗚呼天乎悲夫

論曰先儒以爲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其言是也以爲中有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相通定受田者三百

萬家則非矣何以言之愚深攷封建之法王畿方千里者田方千里也公侯方百里者田方百里也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百萬井九百萬夫之地受田者八百萬夫百倍公侯之國夫然後足以爲天子都畿鎮撫天下也若受田者止於三百萬家則是方百里者三十七五十里者一再安在其爲方千里本根不強將何以應千八百國之求乎劉歆所言以爲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

其食三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
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亦非矣按周制分土
惟三未嘗有五等也先王以田制祿一夫一
婦受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之下士視
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
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計口受田積而
上之視其交際之廣狹裁其用度之多寡而
受之也爲公侯者田必百里不百里不足以
事天子睦四隣親九族守宗廟定社稷伯必
七十里子男必五十里不可多也不可寡也

若鄭氏劉歆所言乃連山亘川不審田之定
數茫然依約以爲國者也夫田之肥饒四方
不同故大禹有九等之別後世亦有十色之
辨因其地之肥饒以定井之廣狹百里之田
提封萬井是爲定制豈有先定四封然後去
山林陵麓川澤又始以不易一易再易定其
夫家之數乎井田封國帝王之世萬事根本
也若根本無法制則萬事將如之何又諸公
封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是方百里者六十
五十里者一矣以鄭氏所言王畿計之合六

國諸侯已足與王爲敵尾大不掉豈先王之
良制哉嗚呼井田封國仁民之要法也唐太
宗嘗慨然有復古之心惜其諸臣識不足以
知三代之遺風也使太宗有其臣足以行之
則唐世終無藩鎮跋扈篡弑之禍而未流終
無卒徒扶立夷狄削命之事矣噫有國家者
欲如三代保守中國以天年終必有以封國
而後可

皇王大紀卷第二十二畢

皇王大紀卷第二十三

三王紀

周康王

學校曰陶唐氏始建大學曰成均有虞氏曰庠曰米廩夏后氏曰序曰校商曰學曰瞽宗周曰膠曰庠此五代之學也若夫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則漢儒之亂名也凡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儻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及釋奠于先聖先師行事必以幣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誦夏弦學干戈

皇王九經 卷二十一
秋學禮冬誦書學羽籥灼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學
舞千戚大樂政授數小樂正詔之於東序禮在瞽宗
書在上庠執禮典書者詔之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
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
事未盡不問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歛才焉或以德進
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
有馬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
取爵於上尊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鄉有校遂有序
國有學以周官攷之則州亦有序名雖不同然家之
塾黨之庠所以教童子秀士也鄉之校遂之序所以

教成人選士也國之學所以教壯而博學造士也自
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而下
人材皆生於鄉遂之夫家者也鄉大夫遂大夫受教
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六鄉六遂之吏使各以教其
所治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胥教二十五家以司徒
之法者也其法謂何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有事則
閭胥各聚其衆而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四閭爲族
族師帥四閭胥教百家月吉屬其家讀法書其孝弟
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五族爲黨黨帥五族
教百家四時之孟月吉日屬其衆讀法春秋祭亦如

之國索鬼神而蜡祭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書其德行道義五黨爲州州長帥五黨正教二千五百家正月之吉屬其衆讀法以攷閭胥族師黨長所書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衆而讀法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亦如之歲終則會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卿大夫廢置大比則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按唐虞之官人也官三載考績三考乃黜陟幽明夏后商周因之者也官人旣如是則學校之教士亦如是閭胥族師黨正擇

民之秀者十年出就外傳鄉遂大夫三大比然後自熟之庠升秀士之有德者於鄉校遂序名在司徒不從鄉之征役而謂之選士又三大比則鄉遂大夫贊司徒自鄉校遂序升選士之有德行者於學建大樂正焉名在大胥之版不從司徒車甲之教而謂之俊士大樂正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順先生詩書禮樂以造士教之以樂德中和祗庸孝友教之以樂語興道諷誦言語教之以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濩大夏大武于九年學成然後大樂正以告于王王與冢宰

定其論某可以爲公與某可以爲孤與某可以爲卿
與某可以爲大夫與某可以爲士與官有闕則各以
其材補之小學九年習六禮七教八政之名數而歸
之于家見於行事不專居學也其有雖通名數而識
趣汗下無德行者則各因其材以爲工賈府史胥徒
不得爲士大夫矣鄉學九年通六禮七教八政之理
義亦歸之于家見諸行事不專居學其雖有通義而
志不正固無德行者亦各因其材以爲工賈或府史
胥徒不得爲士大夫矣國學九年講習先聖王之大道
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

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
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然猶有大姦慝矯情飾行者可
以欺衆人而得至於國學者及大樂正揆之以天道
照之以聖心則無所逃矣故有天子視學之禮而大
樂正之任不可輕矣此古者人材所以過人必四十
而後仕也豈與不問賢否糊名考校取其虛文一日
之長者比哉軍法曰制軍之法天子之田方千里爲
方百里者百百里爲六鄉百里爲六遂近郊爲鄉遠
郊爲遂方里而井一井八家爲田九百畝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四丘爲甸

六十四井一丘之賦
戎馬一疋牛三頭

四甸爲縣

四縣為都甸地方八里八八六十四井旁加一里為成加三十六

井為一成之賦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

八百夫中取七十五人亦十一之法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二十四閭為

族百五族為黨五百五黨為州二千五五州為鄉萬

二千五六鄉七萬五出車百乘六遂出車百乘五人

為伍五伍為兩二十四兩為卒一百五卒為師二千

家五師為軍一萬二千千乘之軍步卒甲士七萬五

千人是為六軍天子提封百萬井出車萬乘為六軍

者十大都之田方三十二里為井一千有奇為夫家

八千有奇出車十乘有奇公侯之國方百里為田百

井或為十都或為九都為夫家八萬出車百乘步卒

甲士七千五百人為師者三是故天子萬乘言車數

也諸侯千家大夫百乘言夫數也三代明王安不忘

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周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

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鐳鑼之用王

執路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

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鐃公司馬執鐃以教坐作進退

疾徐䟽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

大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

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

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象其事以辨軍
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田之法車弊
獻禽以享初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
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
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
振遂以彌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
大閱前其群吏戒衆庶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
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
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鐸大角鏡各帥其
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

坐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
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
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攬
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
鼓進鳴鐸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
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苦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
鳴鏡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待田以旌爲左

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
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
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

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
吏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
禽私之獲者取左右耳及所弊鼓皆駮車徒皆譟徒
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五十者不爲甸
徒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頒禽隆諸長者劉歆周官
大司馬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謹
按井田封國之制天子方千里百萬井九百萬夫之
地受田者八百萬夫以一成十里之賦計之於八百
萬夫之家取七十二萬人爲步卒選二萬人爲甲士
是爲萬乘蓋什一之法真先王寬大之制也夫然後

可以中天下而立當四面應諸侯而無侵陵之慮矣
豈止六軍而已哉然而云爾者天子間居以六軍入
宿衛有大事天子親出六卿各將一軍以從故也夫
立政而籍兵固七十五萬人矣平居入宿衛有事而
徵發惟六軍是用是亦什一之法真先王長久之策
也夫然後可以中天下而立當四面應諸侯而無危
迫之慮矣豈止六軍而已哉若諸侯則田方百里九
萬夫之地是爲千乘之國受田者八萬夫所得以爲
兵者三師而已不得有三軍之衆也嗚呼聖帝明王
之制可謂盡善天子諸侯形勢如此其懸絕也夏非

桀商非紂周非幽厲則其盛大之業豈至於亡湯七
十里文王百里非大聖人安能致諸侯心悅誠服而
有天下後人徒見春秋之時五伯擅命遂以封建爲
不如郡縣曾不知平王而下衰微不足以自立然猶
傳世二十爲天下共主幾五百年者正賴之於諸侯
也如後世郡縣天下則東周之亡也久矣秦之子嬰
晉之愍懷隋之越代可攷也則又有唐末藩鎮跋扈
訾封建者是皆逆賊專地抗衡朝廷不能制其死命
不得已而授之者也豈與三代論功德選親賢分土
惟三者比乎

論曰三代宿衛之法不可得聞矣然亦有可
推者按三代王畿千里八百萬夫籍爲兵者
七十有五萬人以六軍爲十番入宿衛自王
城達于畿封一歲十二月虞夏五載一巡狩
周天子六年時巡則未知其宿衛扈從者皆
以一時而更乎以一時而更則五年而再周
也春聽之以鼓鐸夏教之以芟舍秋辨之以
旗物冬習之以戰陣宿衛三月巡狩四方周
而復始習之也故不惰教之也故不驕親之
也故不悖寬之也故不怨三王之王以守則

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天建五門雉門象魏之門夔
號施令受大朝會法度所出振鐸之朝也夏后氏之
世室也旁爲清臺以觀天文殷人之陽館也又曰重
屋也周曰明堂旁爲靈臺以候雲物其外爲庫門又
其外爲臯門其內爲應門又其內爲路門應門之內
爲燕朝以朝王族外爲治朝以朝百官庫門之外謂
之外朝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
馬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
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
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路門之內路寢一天子居之

小寢五后與三夫人居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諸侯
三寢三門應門之外爲臯門其內爲路門天子諸侯
門有臺天子之堂夏一尺殷三尺周九尺諸侯七尺
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外屏旅樹也諸侯內屏卿大夫

以簾士以帷冠服曰冠冕衣裳屨王祀昊天上帝則
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
饗射則鷩必列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

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
服凡甸剋弁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公之服自衮冕
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

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狐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色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纁旂九就璿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旂皆就玉璣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璣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常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纓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冠也玄冠素紕既祥之

冠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緇武不齒之服也親沒不髦素冠徹緣大白不縷委武玄緇而後蕤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麇鷄裘青豸褰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犬羊之裘不裼庶人之服不文飾也故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克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

事則褻弗敢克也禮不盛服不克故大裘不褻王后

六服禕詩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素紗夫人揄狄君

命屈狄再命鞠衣一命禮衣士祿衣唯世婦命於奠

繭其他則皆從男子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

素紗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王及后之服屨

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句素屨葛屨外內命夫命婦

之命屨功屨散屨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深衣曲袷

如矩三祛十有二幅縫齊倍要鉤邊績衽衽當旁袷

之高下可以回肘長衣中衣繼揜於尺袷二寸祛起

尺二寸緣廣寸半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

衣純以青狐子衣純以素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

襲裘不入公門野夫黃衣黃冠庶人雖有千金之幣

不得服鞞甫帶佩玉鞞音也音有虞氏之服也夏后

氏文之以山殷火周龍章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園

圓音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

後正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

帶博二寸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

純以素紕以五采一命緼於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

三命赤鞞葱衡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

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絞帶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
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
再繚四寸凡帶有繹力無箴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
則收之走則擁之凡帶必有佩玉佩玉有衝牙天子
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音其組綬士佩璠
致莫而緼組綬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
左玉佩右噐佩玉佩以修德噐佩以祇事世子君在

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結
千見結佩而爵鞞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於玉比德焉是
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圭笏王晉大圭執鎮圭繅籍
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
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
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合六瑞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
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
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覲他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
帝兩圭有旅以祀地旅四望裸貫圭有瓚以肆先王
以裸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

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琬以起度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天子之笏曰珽天子搢音箭珽杼上終葵首方正於天下也諸侯曰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見天子入太廟與射無說笏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

馬執狐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鷩工商執雞服食起居雜禮天子玉藻十有三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醕羊支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

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
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
同庖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
犬豕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
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
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皇王大紀卷第二十三畢

皇王大紀卷第二十四

三王紀

周康王

車旗曰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
太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
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
前樊鵠工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
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正總安車雕面鷺於總皆
有容蓋翟車具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無有嬰色羽

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禩尾橐䟽飾小服皆

䟽素車焚蔽犬禩素飾小服皆素藻道車藻蔽鹿淺

禩革飾駮江莫車藿蔽然禩髹飾漆車蕃蔽豸禩雀飾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旦莫大夫乘墨車士乘

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旗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旛之雜帛為物熊虎

為旗鳥隼為旟於龜蚺為旐全羽為旖以折羽為旌

王建大常諸侯建羽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

旗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節建天下

之六卿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

金為之路道用旗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

竹為之舍王之會同之舍設棨蒲桓胡再重設車宮

轅門為壇壝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

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

大次小次設重轡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

設重轡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

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凡祭祀張其旅

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凡筵王大朝覲大饗射凡封

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筦筵紛純之加

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

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右雕几昨席
筦筵紛純加縑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
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
柏席用藿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
凶事仍几朝聘饗射燕飲曰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
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九命執桓
圭九寸纁籍九寸冕九章建常九旂樊纓九就二車
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
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
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侯伯七命侯執

信圭伯執躬圭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
王禮一裸而酢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其他皆以七爲
節子男五命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立當車衡擯者三
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裸不酢出入三積一問一
勞其他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
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
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
男凡大國之孤四命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
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
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

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
 眠其命之數王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城宮旁一門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及其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
 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凡
 諸公相為賓王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皆旅擯再勞
 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王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
 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殮
 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
 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

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
 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饗音餼還
 主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饗餼
 拜饗食賓繼王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
 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
 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再受及大夫郊勞旅
 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
 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送
 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
 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

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
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
答拜客趨辟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
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
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
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
辭命餼勞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
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
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

而饗禮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
令百官百姓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
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
其大夫之禮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殮牽三問
皆脩群介行人宰史皆有勞殮五牢食四十簋十豆
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
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
十筮醢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
車秉有五藪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秬丁故反芻薪
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

皇王紀 卷二十一
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
養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
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
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子男放是而殺者也凡諸侯
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國新殺禮凶荒
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賓客死
致禮以喪用賓客有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
不受則饗食受牲禮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于禰
冕而出視朝命祝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
官而後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

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
朝命祝告史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
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
後聽朝而入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
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雪服失
容則廢日食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太廟
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
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太
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雪服失容則廢諸侯之聘
禮天子無介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

貴賤也君命使者夕幣于廟厥明使者釋幣于禰于
行入朝受圭及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
束帛加琮遂君使士迎而請事于竟下大夫迎于郊
卿勞夫人使下大夫勞卿致館宰夫設餐七厥明賓安
皮弁入于次君皮弁拜迎于大門之外卿爲上擯大
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以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致
敬之至也三讓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
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賓襲執圭致命襦
奉束帛加璧享夫人如公醴賓賓北面以臣禮見公
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以客禮受之所以致敬也公

送賓于大門內問君及大夫勞賓及介賓請有事於
卿大夫卿勞賓賓辭大夫奠鴈上介受公使卿大夫
致饗餼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夫人使下大夫歸
禮公于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戲無常數大夫於賓
一饗一食君使卿皮弁還玉大夫還璋此輕財重禮
之義也公館賓賓辭請命于朝遂行公使卿贈士送
于竟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使者
反襜而入致命歸釋幣于門獻于禰凡四器者唯其
所寶以聘重禮也貨多則傷德幣美則沒禮若兄弟
之國則問大夫凡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

達若使者聘而誤則主君弗親饗食以愧厲之子云
君子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
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
君子苟無禮則美不食焉諸侯相見灌用鬱鬯無籩
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
三食力無數圭璋特琥璜爵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
之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無甫天子諸侯
之尊廢禁大夫士柎禁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
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
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

致也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是故
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
諡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
之所以治天下也射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
子天子試之於射宮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
諸侯北面射人詔相其法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
而後射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
者得與於祭反是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

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
削地射之爲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
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射者仁之道也
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
諸已而已矣故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
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
者各射已之鵠王以六耦射三候三獲三容樂以騶
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候二獲二容樂以狸
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候一獲一容樂
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一豻一候一獲一容

樂以采蘋五節二正騶虞者樂官備也狸方首者樂

會時也采蘋者樂循均法也采蘋者樂不失職也孔

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

者其唯賢者乎是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

功成而德行立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

自爲正之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

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內志正外體

直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君

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燕古者

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

鄉飲酒之禮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是故將燕
小臣戒典者尊兩方壺于東楹之西左玄酒南上公
尊尾大南上士尊兩圓壺于門西設洗于阼階東南
壘力東籩西膳篚在其北君席于阼階于上居王位
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射人請
賓君命某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小卿
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設賓主
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
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主
人洗盥獻賓賓酬主人主人北面獻於公主主人酢公

酢賓公命下大夫二人媵爵酌觶

鼓之

公與以酬賓賓

以旅酬卿大夫主人獻卿二大夫媵爵如初若賓若
長唯公所酬以旅如初主人獻大夫工人升歌三終
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大師告樂備公許射
人爲司正命安卿大夫遂徹俎降設吐屢升坐羞庶
羞主人獻士及祝史小臣賓媵以觶音于公公與唯
所欲酬受者就席坐行之卒受者以爵酬士士旅酌
主人獻庶子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無筭樂賓出奏
咳公不送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
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

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鄉飲酒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是故請賓及介必謀於先生主人席於東南僎席於東北賓於西北介席於西南衆賓之席不屬馬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設三賓以象三光主之以天地經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而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牲用狗尊兩壺於房戶間

斯禁有玄酒設洗于東榮水東篚西篚所以奠爵爵及解也獻用爵他以解羨定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主人肅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主人洗盥酌獻有司薦脯醢音海賓升席乃設折俎賓祭醢醢奠爵取肺以祭齊加于俎祭酒與席末啐酒降席奠爵告旨卒爵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主人獻介不齊不啐不告主人酢介主人獻衆賓主人升賓卽席如初自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旣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

不醉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四人二瑟入升席于堂

簾歌三終鹿鳴四牡主人獻之笙入立堂下三終南

白華主人獻之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合樂

三終關雎葛覃覃卷耳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主人

作相為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司正請安賓

復席司正飲卒解賓酬主人于阼階上主人酬介于

西階上介酬衆賓畢司正復位使二人酬賓介主人

命請坐賓辭以俎司正徹俎降說屢升坐乃羞無算

爵無算樂賓出奏咳主人拜還送于門外自賓酬主

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

其能第長而無遺矣自降說屢升坐羞爵無數飲酒

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

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

國安而天下安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

易也明日賓拜賜主人拜辱乃息司正無介不殺羞

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聘射之禮

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酒清人

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暮人倦齊

莊正齊而不敢懈惰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也故勇敢

強有力者將以行禮義也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

矣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
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
也養老者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
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
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
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以大夫七十而致事
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女
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
以其制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
七十者不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

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人生五十始衰六
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
得人不煖矣是故五十而爵不從力政異張杖於家
養於鄉六十必宿肉杖於鄉養於國不親學不與服
戎七十貳膳杖於國養於學達於諸侯不候朝君問
則席不與賓客之事八十常珍杖於朝君問則就之
拜君命一坐再至月告存齊喪之事弗及也一子不
從政九十日有秩飲食不離寢天子欲有問焉則就
其室以珍從天子有命則使人受其家不從政廢疾
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凡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

朝廷同爵則尚齒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父之齒隨
行兄弟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
者不提挈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見老者則車徒辟君
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有虞氏皇而祭服
深衣以燕禮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
收而祭服燕衣以饗禮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
序殷人哱而祭服縞衣以食禮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周人冕而祭服玄衣兼用三代之禮養國
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凡養老天子視學大昕鼓
徵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

先聖焉有司率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
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饌省禮養老之
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
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
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
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
老於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
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
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

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說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旣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卷二十四畢

皇王大紀卷第二十五

三王紀

康王

喪葬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塋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制衾冒棺槨使死者有終生者無憾歷夏商至周而禮節大備凡病革者內外皆掃寢東首於牀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氣絕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士士之妻皆死於寢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大

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死寇曰兵送終之具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
九十日脩惟絞紼衾冒死而後制復始終虞人狄人
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天子以冕服復於太廟復於
小寢大寢小祖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曰天子
復矣自諸侯至於庶人各以其服皆升自東榮中屋
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
復衣不以依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衽而凡復男子
稱名婦人稱字復盡愛之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
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唯哭

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主人羔裘玄冠者易之笄纚徒
跣扱上衽而交手哭水漿不入口心悵焉愴焉惚焉

輒焉故辟踊哭泣訃父兄命赴者赴於他國君曰寡

君不祿敢告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曰寡君

之適子某死臣訃於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

曰君之君某之某死大夫訃於大夫士曰某不祿士

訃於大夫曰某死浴尸帷堂天子張弈三重諸侯再

重孤卿大夫不重君設大盤大夫夷盤造冰馬士瓦

盤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浴尸

殷人掘中雷而浴毀龜以綴足周人浴以盆沐以盤

楔齒用桷把綴足以燕几君大夫士一也設牀禮如

策

君以輦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有枕襲一牀含

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君大夫士一也飯尸襲已正

尸於牖下南首飯尸天子沐用黍諸侯用稷大夫士

用稻舍尸用具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飯用米

具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馬耳子坐於東卿大夫

父兄子姓立焉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

西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焉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

上北面君之喪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為君命出

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歛則出出必徒跣蘇扱衽拊心

典

降自西階小歛三日小歛於戶內男女奉尸夷于堂

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

是為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凡冒質長與手齊

殺三尺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庭百稱大夫五十士

三十主人即位袒說髦括髮婦人髻側帶麻于房中

重重主道也殷主綴重馬周主重徹馬以脯醢奠魯

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歛大歛於阼子弁經結即

位序於端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衿二衾君大夫士

一也絞衿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衿五幅無統君

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黼

皇正大典卷二十五

殺綴旁三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紱不紐卒
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西亦如之天子崩三日祝
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殯
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夫士庶人三日夏后氏
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
之上在床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
痛疾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
氣也婦人不袒故發冑擊心爵踊也君卽位而爲禭
歲一漆之藏焉其色朱綠用雜金鑽大夫玄綠用骨
士不綠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

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外

栝椁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棺椁之間君容柩大夫

容壺士容甒無甒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椁七寸椁稱之

自天子達於庶人天子龍輅而椁直爲四阿加斧

于椁上畢塗屋諸侯輅丑而設幃無四阿大夫以幃

攢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設熬加魚腊音昔

於旁天子之喪官正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主人襲

斬衰帶經居於倚廬哭無時非喪事不言寢苦舒枕

塊杖而後能起爲父苴杖爲母削杖苴杖竹削杖桐

也公侯之喪諸達官之長杖父在爲妻不杖不稽顙

桑母在爲妻杖而不稽顙稽顙其贈也拜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襲哀之節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爲父與爲長子稽顙大夫吊之雖總必稽顙拜而后稽顙殷之喪拜也孔子曰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周之喪拜也孔子曰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或曰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銘旌書銘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曰某之柩自天子至于士一也置于西階上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奠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朔奠致盛焉薦新如之奠以素噐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曾子問於孔子曰大功可以與饋奠乎孔子曰自斬衰以下可也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乎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吊衾綵贈臨凡有吊者相者以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吊者出舍者執壁將命子拜稽顙舍者坐委于殯東南乃出綵似者執冕服

致命子拜稽顙祔者下堂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皆拜稽顙委衣於殯祔者出賙子者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軸執圭將命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賙者出吊含祔賙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諸侯之相祔也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褒衣不以祔知生者吊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吊行吊之日不飲酒食肉羔裘玄冠不以吊吊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又其及壙皆執紼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吊之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吊婦人送迎不

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在殯三往馬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有疾問之在殯一往馬比葬不舉將往必先戒之主人具殷奠以俟于門外見馬首則先入門右君入卽位于阼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卒奠先俟于門外送君拜稽顙夫人吊於大夫士主人出迎如君夫人升堂卽位

皇王大紀卷二十一
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卒奠
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明
器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竹不成用瓦不成沫木不
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具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筍
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葬則置之墓中孔子謂爲明
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
者之器也不始於用殉乎哉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
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桶者不仁不始
於用人乎哉葬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士庶
人三月凡葬卜宅兆卜日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

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
事先近日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卜筮者先聖王
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
嫌疑定猶與也大夫之喪其卜也有司麻衣布衰帶
因喪履緇布冠不緇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
以筮占者朝服凡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葬有日啓
殯設啓奠朝於祖其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
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祭而殯於祖及
葬毀宗躡行出于大門周朝而遂葬質明設遷祖之
奠奉柩載於柳車有虞氏之綬夏后氏之綢練殷之

崇牙周之壁翬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大黼三
列素錦楮加于荒纁紐六齊五菜五具黼黻畫翬各
二皆載圭魚躍拂池纁載六纁披六大夫士視是以
衰載銘旌之車是爲祥車祥車曠左遷柩南首設祖
奠厥明遣奠苞牲體載之天子九箇車九乘疏布轄
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諸侯七大夫五君執紼五百人
皆銜枚司馬執鐸十有六人匠執羽葆御柩大夫執
引者三百人執鐸四人御柩以茅葬於北方北首三
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端衰喪車無等大夫將葬
吊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

如之哀次亦如之天子之壙闕地爲隧庶人縣棺而
封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不喪
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庶人嗥而葬周人弁而葬者
與神交之道也曾子問於孔子曰葬引至於塋古日
食如之何孔子曰吾嘗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
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
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
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

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
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暮宿見星而行者唯罪

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
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痞始患老聃云封吊虞封主
人贈以玄纁束帛吊殷既封而吊吊於壙作虞主其
木用桑祝先歸宿虞尸是故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歆
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反哭升堂反
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周反哭而
吊吊於家其吊也哀之至也反而亡馬失之矣於是
爲甚孔子曰死民之卒事也殷已慤吾從周既反哭
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是日
以虞易奠以吉祭易喪祭弗忍一日離也男男尸女

女尸天子九虞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魯子問於孔子
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自斬衰以下禮也曰
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
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
大功以下者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曰總不
祭又何助於人卒哭既虞卒哭天子九月諸侯七月
大夫五月士三月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既卒
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禮不諱嫌
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
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

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
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
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周人明日奉主于大廟祭從
昭穆是謂之祔自始虞至于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
一日未有所歸也虞祔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祔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
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者易牲
而祔於女君可也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
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
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

侯大夫可以祔於士士不攝大夫攝大夫唯宗子士
不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在
亦然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男
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公子祔於
公子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婦
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有父母之喪尚
功衰而祔兄弟之殤詩則練冠祔於殤稱陽童其甫
不名禫也祔葬者不筮宅練期十三月而練筮日筮
尸視濯皆要經杖屨繩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
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祥二十五月而祥吉

服而筮尸作栗主主人朝服縞冠素紕奉主入廟二
十六月而禫徒感既禫復常曾子問於孔子曰三年之
喪吊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以
禮飾情三年之喪而吊哭不亦虛乎是故雖功衰不
吊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日而禫練
則吊吊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吊待事而執
事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
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
虞祔而退諸侯葬必皮弁裼衰所吊雖葬主人必免
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裼衰忌日忌日必哀稱諱君

子以爲終身之憂遭喪雜禮曾子問於孔子曰並有
喪如之何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
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
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先葬者不
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父喪未終而有母之喪其
除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諸父昆弟之喪亦然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
妾葬而後祭主人及執事者之升降散等虞祔亦然
自諸侯達諸士曾子問於孔子曰士大夫有私喪可
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如之何孔子曰有君服於身

者不敢私服於是有所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曾子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君之喪既引臣聞父母之喪遂既封而歸

不俟子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遂既封改服而

往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捍從君薨及其入也其殯

服則子麻弁經音勉疏衰菲杖入自關升自西階如小

斂則子勉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也

君薨於路館復如國於道則以綏復於車左韋其輶

有褱緇布裳帷素錦爲屋而行至於廟門說輶不毀

牆遂入適所殯大夫士輶蒲裳布帷葦席爲屋至家

說輶音專車遂入至阼階說適所殯大夫使他國卒

於公館者復於私館者不復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

鄉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奔喪之禮始聞親喪哭盡哀

問故又哭盡哀遂行見星而興見星而舍哭辟市朝望境而哭入門升自西階殯東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哭踊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衆主人兄弟出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三哭皆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齊衰以下奔者入中庭北面哭免麻于序東卽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故爲之免以伐之也冠者不袒袒者必免毋喪異於父者一括髮而已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筭以終

喪奔不及殯者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卽位於墓左婦人於右奔者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所經絞帶哭成踊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卽位它皆如前禮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免麻襲歸免袒它如前禮聞喪不得奔則爲位行禮如之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哭盡哀遂除至家不哭主人無變於服哭不踊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奔齊衰者望鄉而哭大功望門小功至門總麻卽位而哭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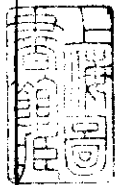
歸也以諸侯之吊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自閨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坐哭於殯東西面盡哀東髻卽位與主人更踊婦人喪父母者旣練而歸期九月者旣葬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旣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之喪旣卒喪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父不爲衆子次於外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士則襲而后拜之凡異居聞兄弟之喪其始麻散帶經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凡喪服未畢有吊者則爲位而哭拜踊遠兄弟之喪旣除喪而后聞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爲兄弟旣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旣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遠葬者比反哭則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君吊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皇王大紀卷第二十六

三王紀

周康王

服制曰喪之有服也稱其惻怛悲悼之情也自高辛氏其服也衰後世聖人立制度識別親疎貴賤使足以成文理故服術有六一日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服制有五一日斬衰二曰齊衰三曰大功四曰小功五曰總麻斬衰有二齊衰有四大功四小功總麻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



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

有從輕而重斬不緝也衰裳上曰衰經麻在首在腰皆曰經杖絞

帶帶繩也冠繩纓管屨三年者子為父諸侯為天子臣

為君父為長子為人後者為所後父妻為夫妻為君

父卒而為祖後者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筓髻衰

三年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公士大夫之眾臣

為其君布帶繩屨三年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

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祖父卒而為祖母後者父卒為

母繼母如母繼母如母者配父也慈母如母母為長

子妾為君之長子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

母可也子游問於孔子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

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教使子

者也何報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

其死也公欲喪之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服公曰古

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

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

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為母夫為妻出妻之子為母若

為父後則不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疏衰裳齊牡

麻經冠布纓不杖麻屨期者為祖父母雖天子為世不降也

父母叔父母母大夫之適子為妻昆弟為眾子昆弟之

喪

是三大也 卷二十一 二

子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適孫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報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爲繼
父同居者爲夫之君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
姊妹報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母妾爲女君婦爲
舅姑夫之昆弟之子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女子子
爲祖父母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
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
報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公妾以及士妾爲其
父母疏衰裳齊牡麻經無受三月者庶人爲國君寄
公爲所寓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爲舊君君

之母妻如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君爲繼父不同居
者爲曾祖父母大夫爲宗子爲舊君爲曾祖父母爲
士者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大功布衰裳
牡麻經無受者女子子叔父姑姊妹昆弟夫之昆
弟之子女子子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
昆弟公爲適子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
九月纓經經不摻垂其中殤七月不纓經十九以下
爲長殤十五以下爲中殤十一以下爲下殤八歲以
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傷而無服大功
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

者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為從父昆弟為庶孫為
適婦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為眾昆弟
為姪丈夫婦人報為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夫
之昆弟無服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
子為士者若尊同則不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
昆弟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為夫之昆弟之
婦女子適人者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
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謂大夫大夫之妻大
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
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旁親天子諸侯無服小功總

裳牡麻經既塋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小功布
衰裳澡麻帶經五月者為叔父及適孫及昆弟之下
殤大夫庶子為適昆弟及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為
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為夫之叔父之
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
殤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丈夫公之昆弟丈夫
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丈夫之
妾為庶子之長殤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
下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君之庶長殤大夫之適長殤
車一乘曾子問曰下殤土周塋于園遂輿機而往塗

邇故也若墓遠則如之何孔子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曰何以不棺歛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小功布衰裳牡麻經卽葛五月者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外祖父母從母丈夫婦人報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大夫夫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婦君母之父母從母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

總麻三月者爲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士爲庶母貴臣貴妾乳母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甥壻妻之父母姑之子舅之子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報君母之昆弟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士爲妾之有子者何謂上殺父三年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

皇王九經卷二十六
敢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也三月則殺矣
此所謂上殺何謂下殺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大功
則曾孫宜五月而與玄孫皆總麻三月者曾孫服曾
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以其卑也故服總麻此所
謂下殺何謂旁殺服祖期則世叔父宜大功以其與
父一體故加以期從世叔則疏矣故爲之小功族世
叔又疏矣故爲之總麻此自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
弟小功曾祖兄弟總麻高祖兄弟無服此自祖而旁
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爲從大功同曾祖爲再從
小功同高祖三從總麻此自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爲

子期爲兄弟之子宜九月而亦期者以其猶子而進
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總麻此自子
而旁殺者也祖爲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
孫總麻此自孫而旁殺者也公子之妻爲其皇姑齊
衰此從輕而重者也爲妻之父母總麻此從重而輕
者也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總麻此從無服而
有服者也公子爲其妻之父母無服此從有服而無
服者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
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
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出則

否練冠麻衣縗緣公子爲其母也縗冠葛經帶麻衣
縗緣公子爲其妻也皆旣塋除之宗子母在爲妻禫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
唯近臣從君服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
臣服已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服爲
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
君母之黨服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女
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
黨服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降
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

喪則不稅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大夫公之昆弟大夫
之子於兄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
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
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爲後者爲其外
祖父母從母舅無服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
三月親則月筭如邦人童子唯當室總免而杖世子
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大夫降
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
功宗子母在爲妻禫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
庶母可也爲父母妻長子禫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

皇五大人經卷二十六
母不禫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
故也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大夫爲其父
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
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
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
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
之爲君世子不爲天子服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
子如士服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及僕
隸垂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
不禫庶子不以杖卽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

卽位可也父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或曰父
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
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君主夫人
妻太子適婦之喪諸侯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凡
喪父在父爲主父没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
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大
夫不主士之喪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
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妻之昆弟爲父後者
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父在哭於
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姑姊妹其夫死而夫

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之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四鄰主之無四鄰則里尹主之喪有無後而無主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改塋總爲朋友麻斬衰不說經帶居倚廬寢苦枕塊婦人則否容貌若苴纍纍顛顛瞿瞿爾爾哭若往而不反唯而不對三日不食既殯食粥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芟翦不納疏食水飲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不與人居食有菜菓又期而大祥食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從御飲醴酒吉祭而復寢齊衰貌若臬哭若往而反對而不言二日不食疏食水飲不食菜菓居堊室芟翦不納

大功貌若止哭三曲而偯言而不議一日不食食不醯醬寢有席小功總麻容貌可也哀容可也再不食可也議而不及樂不飲醴酒牀可也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布八十縷爲一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也苴經大槨五分而去一以爲帶杖大如要經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斬衰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

祭小祥練冠練衣黃裏縗緣履無絢角填鹿裘衡長
祛祛裼之可也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
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先輕者又期而祭大祥期服
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祭禫而織無所不佩至親以期
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
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象於天下法於地中則於人
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哀痛思慕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
也祭不爲除喪也三年之喪旣練矣有期之喪旣葬

矣則帶其故葛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
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旣練遇
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旣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旣經
則去之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
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
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
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
下殤則否父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
以娶婦已雖小功旣卒哭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
不可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

喪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
虞禩而已虞祭不致爵練祭不旅酬祥祭無筭爵小
祥之祭主人之酢也濟之衆賓兄弟啐之大祥主人
啐之衆賓兄弟飲之可也凡待祭喪者告賓祭薦而
不食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居喪之禮毀瘠
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孔子
曰首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病則飲酒食肉疾止復
初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五
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
於內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衰經

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
遺之雖酒肉弗受也從父兄弟以下旣卒哭遺人可
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旣葬適人其黨食
之則食非其黨則不食疏衰之喪旣葬人請見之則
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
母之喪不辟涕而見人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
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
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又曰三年之喪祥而後從政
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旣葬而從政小功總
之喪旣殯而從政居喪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喪

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凡見人無免
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既葬與人立
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
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
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君謀
國政大夫士謀家事適墓不登壟助塋必執紼臨喪
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
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
送喪不由徑送塋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衰色執紼
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
不失色於人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
謚

皇王大紀卷第二十七

三王紀

康王

祭祀曰自包羲氏教民養牲以薦神祇後聖有作爲
政於天下必本諸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
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
之謂制度有天下者祭百神是故天子祭天地祭四
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
徧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夫祭五祀歲徧
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

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郊聖人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
帝于郊是故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
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闈殷人祭
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
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
其位北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
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
也特牲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

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孔子曰昔
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
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
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
事用柔日不違龜筮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
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
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埽反道鄉爲
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
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
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

皇王九經 卷二十一
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啓蟄而郊祈穀于上帝也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也是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祀帝於郊敬之至也至敬不壇故掃地而祭社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土發而社助時也君南鄉於北牖下荅陽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棗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豔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論曰成身莫大於禮禮莫重於祭祭祀之禮所以立吾誠也鬼神之爲物非他卽吾之誠

是矣王者繼天而爲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禮失其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秦禮八神以求僊人一日天二日地三日兵四日陰五日陽六日七八日日月四時漢祠太一求神僊方士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情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取也及歷攷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土不可以有二王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或立方

澤或立方丘或立北郊與天敵體是猶家有二主也且子事父母父在爲母齊衰期不敢亢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地以抗天平是故夫獨制義於其家而家道正矣君獨出令於其國而天下定矣天獨健而無息地道順承而無成而太極立矣王者以父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非於南郊埽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其性也社祭土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而四方之所依據

也五祀者穀與水火金木也人所日用莫過
五材不是之報而顧報行與門戶舉失輕重
豈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者祭
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誠則謂之禋
語其感格則謂之類語其方非則謂之郊指
事異名其實一也周禮乃專以禋祀歸之上
帝以實柴歸之日月星辰以禋燎歸之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不以日月星辰一于天而以
柴燎分爲三多見其妄也又司中司命風師
雨師說者以爲星也上文旣曰以實柴祀日

月星辰則宜兼之矣夫日月猶可兼於
豈此四星而不可兼於日月乎其文乖次失
禮之義蓋劉歆下

宗廟生日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祭王父曰
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
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自中出生於心也賢者
之祭也必受其福福者備也無所不順之謂備忠臣
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子之事親有三
道焉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
時也天子七廟左三昭右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

皇王九經卷二十一
侯五廟山節藻稅復廟重檐刮盈達鄉反坫出尊崇
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夏
殷宗廟之祭春日禘夏禘禮不王不禘禘王者之
大祭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時祭曰禘則亂名也
於是春更曰祠夏更曰禴諸侯禘及其太祖大夫士
有大事省於君千祫及其高祖三年一禘五年一祫
大夫三廟士一廟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凡祭祀張旅
幕張尸次祭成喪者必有尸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
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
道也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之適孔子

曰尸冕弁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
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必有前驅君與尸行接
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
足毋移及時將祭君子乃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齊
者不樂不吊不敢散其志也清明之至然後可以交
神明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
七日致齊三日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致愛則存
致慈則著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三月繫
七日齊三日宿慎之至也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
內然後會於太廟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天道至教

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
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君
袞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夫祭必夫婦親之
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殖陸產之
醢三牲之俎八簋之實昆蟲之異草木之實天之所
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
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
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
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于是故不出者
明君臣之義也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祭皆敬

之本也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
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
非教之道也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及迎
牲君執紉卿大夫贊幣而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
人奠盎薦泔水君執鸞刀羞濟君獻尸夫人薦豆執
校執醴授之執鐙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
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尸酢夫人執柄夫
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
婦之別也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
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

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爲禘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或曰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旣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剗取腓骨乃退燭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又曰玄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醞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鼓鍾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薦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幕衣其漦帛醴醖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

合莫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通上餽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又曰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禮也者及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聖王制禮以節事脩樂以道志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聲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有事於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及羣有司皆以齒所以別父子

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古者明君爵有德祿
有功必於大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
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
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凡為俎者以骨
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
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
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羔豚而祭百官皆
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惠均則政行事成而功立矣
餼者祭之末也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君子曰尸亦
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謏君與

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大夫起士八人餼士起
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所以別貴賤
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
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故曰可以觀政矣又曰尸
飲三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
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是故貴者獻以爵一賤者獻
以散五尊者舉解三卑者舉角四明尊卑之等也輝
胞翟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
末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此之謂上下之際又曰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殷人尚聲

皇王九經 卷二十一
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周人尚臭
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
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
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鬼氣歸于
天形鬼降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
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
首於室直祭祀于主索祭祀于枋不知神之所在於
彼乎於此乎或遠諸人乎祭于枋尚曰求諸遠者歟
是故詔祝於室而出于枋此神明之道也有虞氏祭
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血毛告幽全之物也

賁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
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管燔燎升首報陽
也明水洗齊貴新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
此水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醲酒流于清汁獻流于醲
酒凡洗新之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祭
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
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腥肆爛臠
祭豈知神之所饗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牛角詔
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夏立尸而卒
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尸神象也祝將命也凡祭宗

皇王九經卷二十一
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膾肥羊曰柔
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
祭橐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
曰薺合梁曰薺箕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
曰鹹醴玉曰嘉玉幣曰量幣犧尊疏布罍禪杓大路
素而越席黃曰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
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醯醢之美而煎
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
和而後斷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
也黼黻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篲之安而

清越橐鞬之設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
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
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敢同於所安褻之
義也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
腥三獻爛一獻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
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
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
溫之至也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
不詔朝事以樂孔子曰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
爲尸過之者趨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

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
因其酒肉聚其宗族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
觀乎上是故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
子之親焉見夫婦之別焉見長幼之敘焉見上下之
際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
見政事之均焉是之謂十倫記曰夏后氏尚明水殷
尚醴周尚酒尊有虞氏曰黍夏后氏曰止罍殷曰著
周曰獻象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
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
疏勺周以蒲勺鼓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夏

后氏之龍篋簋殷之崇牙周之璧翬敦有虞氏之兩
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
梘夏后氏以楨殷以棋周以房豆夏后氏揭豆殷玉
豆周獻豆凡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羊豕
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
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庶人薦於寢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
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
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凡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

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
以士其尸服以士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成廟則
釁之以羊與鷄成寢則考之而不釁凡宗廟之器其
名者成則釁之以豶豚釁者交神明之道也臨祭不
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筮敝則埋之牲
死則埋之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
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
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
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
肩七箇牲豕則以豕左肩五箇君子將營宮室宗廟

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
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
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曾子問於孔子曰天子嘗禘
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則如之何
孔子曰廢如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則如之何曰接祭
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
行旣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
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塋而祭視畢獻而
已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旣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
夫人之喪則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

天子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於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哭而歸入奔喪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既宿則與祭卒事而後歸如同宮則次于異宮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

衰內喪則出舍于公館以待事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可也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凡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禮樂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凡音之起由人心之感於物也感於物而動

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通於倫理謂之樂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嗶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庶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

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是故知聲者可與言音知音者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

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爲之節禮節民心樂和民聲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與天地同和簡故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

簋俎豆制慶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禘襲禮之文也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

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辯則亂升天地之情也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

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故先王著其教焉土敝則草木不長水涸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

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文采節奏是故三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備舉其道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

聲音形於動靜故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者也黃鍾大呂弦歌干揚者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邊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

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
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
執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
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君子曰禮樂不
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
生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
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
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
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樂極和禮極順內
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
衆不生慢易焉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
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
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
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
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皇王大紀卷第二十七畢

皇王大紀卷第二十八

三王紀

周康王

王承文武成王之業無所變更勤脩先王之訓典用
 和洽於天下以對揚皇天上帝之不顯休命小雅首
 篇曰鹿鳴三章章八句言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
 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
 心矣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蘋蕭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將筐篚也所以將幣帛也人之好我示我周
 至行道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蒿蒿也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視古示民不恠愉也君子是則是倣可法效也我有旨酒嘉

賓式燕以敖遊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芩草也我有嘉賓鼓

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樂之也我有旨酒以燕安也

樂嘉賓之心小雅二篇曰四牡五章章五句勞使臣

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駢駢行止之貌周道

倭遲歷遠之貌豈不懷歸私思也王事靡盬公義也我心傷悲

情思也四牡駢駢暉暉駱馬喘之貌鬣曰白馬黑駱豈不懷歸王

事靡盬不堅固也不遑暇也啓曉也處居也翩翩者騅飛下也載飛

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養也父翩翩者騅載

飛載止集于苞杞柯樾也王事靡盬不皇將母駕彼四

駱載驟駿駿駱也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告也女來詵念也

小雅三篇曰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君遣使臣也送

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皇皇猶煌也者華于彼原

隰高平日原下濕曰隰駉駉衆多貌征夫行人也每懷靡及我馬維

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忠信也爰咨諏訪善為咨咨事為諏我

馬維騏六轡如絲言調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咨事之難易為

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咨禮義所宜為

度我馬維駟陰白雜毛曰駟六轡既均調也載馳載驅周爰咨

詢親之謀戚為詢小雅四篇曰常棣八章章四句燕兄弟也

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常棣棣也之華鄂承華者不

韓韓明盛貌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原隰哀聚也矣兄弟求矣春令在原兄弟急難難則鳴也

行則搖不能自舍也每有良朋况也也未長也嘆兄弟鬩鬩也于墻

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相也喪亂既平既安

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儋陳也爾籩豆飲酒之飫私也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信也其然

乎小雅五篇曰伐木六章章六句燕朋友故舊也自

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

人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伐丁丁伐木聲鳥

嗚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嘒嘒其友聲相

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也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醜酒以筐也有藇美貌既有肥羜未成

羊曰以速諸父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寧適不來微

無也我弗顧於粲鮮明貌酒掃陳饋八簋圓曰子用既有

肥牡以速諸舅異姓則稱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

阪醜酒有衍美也籩豆有踐陳列貌兄弟無遠民之失德

乾餱食也以愆民尚以乾餱獲愆過於人有酒湑湑昔也我無酒酤宿

也我坎坎鼓我蹲蹲舞貌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小

雅六篇曰天保六章章六句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

魏生

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堅也俾爾單信也厚何福不除開也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衆也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盡也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

遐福惟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高平曰陸

大陸曰阜如岡如陵大阜曰陵言廣厚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

善也蠲潔也為饎酒食也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事也先王

君曰卜爾先君也尸象神卜于也萬壽無疆神之弔至也矣詒遺也

爾多福民之質成也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百官族姓徧為

爾德如月之恒也如日之升出也如南山之壽不騫虧也

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小雅一篇曰魚麗六

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美萬物屋多能備禮也

魚麗歷也于留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鱮揚也鯿鮪也太平有道則微物衆多君子

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留魴鯉鮪也君子有酒多且旨魚

麗于留鯉鮪也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

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小雅十

一篇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小雅十二篇曰白華

孝子之潔白也小雅十三篇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

稷也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小雅十四篇南有嘉魚

四章章四句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也南有嘉魚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烝然皞皞藿也君子有酒

魏生

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丞然汕汕櫟也今之君子

有酒嘉賓式燕以衍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雛丞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

式燕又思小雅十五篇曰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樂

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南山有臺

夫須也北山有萊草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

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

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山栲也北山有

杻櫛也樂只君子遐不眉壽秀眉也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枳也北山有椈鼠也樂只君子遐不謂有樂只

君子保艾爾後小雅十六篇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

也小雅十七篇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小雅十

八篇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三篇有其義而

亡其辭小雅十九篇曰蓼蕭四章章六句澤及四海

也蓼長大也彼蕭蒿也斯零露漙漙露貌既見君子我心寫

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

見君子為龍寵也為光其德不爽差也壽考不忘蓼彼蕭

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樂易也宜兄宜弟為兄

亦宜為弟亦宜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儻

皇王九經卷二十八

也響首也 革響首也 冲冲垂飾貌 和鸞雝雝在軾日和 萬福攸同

小雅二十篇曰湛露四章章四句天子燕諸侯也湛

湛盛多貌 露斯匪陽日也 不晞乾也 厭厭安也 夜飲私燕也 不醉

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夜飲必於

宗室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

椅其實離離垂也 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小雅二十一篇

曰彤弓三章章六句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朱也 弓

兮受言我也 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賜也 鍾鼓既設

一朝饗之彤弓昭兮受言載之載以歸也 我有嘉賓中心

喜之鍾鼓既設一朝右勸也 之彤弓昭兮受言藜韜也 之

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既設一朝醕報也 之小雅二

十二篇曰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樂育材也君子能

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菁菁盛貌 者莪羅蒿也 在彼

中阿大陵中也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泚

也泚中也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

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楊木為舟載汎亦浮 載沉載浮既見

君子我心則休大雅十二篇曰行葦八章章四句言

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

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敦聚也 彼行道也 葦牛羊

勿踐履方苞方體形也 維葉泥泥初生貌 戚戚內相親也 兄弟

魏生

莫遠具爾或肆陳也之筵或授之几老者加肆筵設重也

席授几有緝猶續也御侍也或獻主曰或酢客曰洗爵奠

俎主疇客客奠而不舉醢醢以薦肉醢也或燔或炙嘉穀脾臠取也

或歌或嘏徒擊也敦畫也弓既堅四鏃矢也既鈞參亭也舍矢

既均中質也序賓以賢敦弓既句合而成規既挾四鏃四鏃

如樹言皆中也序賓以不侮皆賢也曾孫維主酒醴維醑厚也

酌以太斗長三尺以祈報也黃耇黃耇台背大老也背有台文

以引以翼在前日引在旁日翼壽考維祺吉也以介景大福也大雅

十三篇曰既醉八章章四句言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者盡其禮終其事君

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行也君子萬年

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長明也高明令善也終令終有始也俶始

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

威儀孔昭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善也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廣也君子萬年永錫祚徹

爾類善也其胤維何天被爾祿福也君子萬年景命有樸附也其

僕維何釐爾女士釐予也爾女士從以孫子大雅十四

篇曰鳧鷖五章章六句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

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

鳧水鳥鷖鳧屬太爾酒既清爾殽既馨香之也公尸燕

平則萬物衆多爾酒既清爾殽既馨香之也公尸燕

皇王六經卷二十一

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水旁也公尸來燕來宜宜其事也爾

酒既多品齊多爾殽既嘉備而美公尸燕飲福祿來為厚為

孝子也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止也爾酒既湑爾殽伊

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淥水會也公尸來燕來

宗尊也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重也鳧

鷖在疊山絕水也公尸來止熏熏和說也旨酒欣欣樂也燔炙

芬芬香也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三十五年王居天位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
百姓興於禮義囹圄空虛刑措不用四十餘年有唐
虞氏之風焉是歲王崩謚曰康王子瑕立

昭王

六年甲午

十六年甲辰

二十六年甲寅

三十六年甲子

四十六年甲戌

五十一年王在位久不能強於政治風化稍衰有光

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是歲王征荆蠻軍旅涉漢梁敗

王及祭公隕于漢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

王因是發疾崩謚曰昭王子滿立生五十年矣

論曰史有爲昭王以楚人不朝南征濟漢楚人密以膠舟進中流舟解王沒於水若是則楚有不可赦之罪嗣王所當寢苦枕戈誓弗與共天下者也愚觀穆王命君牙伯冏之文典雅弘奧克已求善蓋賢君也豈有忽棄君父而不動天下之兵以討荆楚者哉疑好事者爲之如堯幽囚舜野死之類也是以不取彼而取此

穆王

三年王既除喪愍文武之道缺舉用賢才命君牙爲

司徒國史叙君牙曰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維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乎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闕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

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
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
之有義命伯冏爲太僕國史叙冏命曰穆王命伯冏
爲周太僕正作冏命冏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
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
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
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
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
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
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
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謇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
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謏厥
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愉人克耳目
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
瘵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
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五年甲申

十五年甲午

二十五年甲辰

三十五年甲寅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

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
是以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而
求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之務利而辟害
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至于武王致戎于商
牧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先王之制甸服
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
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
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
而有不至於是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
不王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

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壬之終也犬
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
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犬戎樹敦率
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
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由是荒服者不至周德始衰三
十六年東巡至鄭大駮之谷起春宵宮集諸方士言
神仙宮闕園林有紫府黃庭玉京金闕玉樹龜臺金
堂蜃閣青溪洞府瓊林之異於是王始好巡遊羸蜚
廉別子季勝之後有造父者得驊騮騏驎馼騮耳
八駿馬獻於王王大喜欲周行天下求神仙西巡狩

樂而忘返作白雲黃竹之歌天下愁怨潢池之東有徐子偃者亦嬴姓也脩飾仁義諸夷歸之者三十六國因僭稱王王聞之疾馳而歸造父爲御起諸侯之師與荆楚合攻徐大破之偃王走死

論曰世傳徐偃王仁義人也夫仁義之人無犯上之事無干時之慮今徐子朝諸侯僭王號犯上干時亦已甚矣其及也宜豈惟徐偃王爲然後世亦有之如天水隗囂尊禮賢士坐談西伯自以爲仁義者也然卒至於殺身亡宗蓋施小惠以爲仁立小節以爲義雖足

以欺惑愚衆於須臾亦終必亡而已矣若夫由仁義行者必無敵於天下豈有兵敗國亡而身死於人手哉

乃賜造父以趙城爲趙氏未幾王又將出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風王曰祈招之情情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勤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感而止命修詞令以懷諸侯以柔四夷周遂再安

四十五年甲子王寵盛姬爲作重壁之臺

五十年王居位久教化衰刑罰繁思有以清之乃作

呂刑國史敘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惟

皇王九經 卷二十八
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
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
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雷之刑曰
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剕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
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雷
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
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
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
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
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

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
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
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義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
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
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
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
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
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
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

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
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
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
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非民賴之其寧惟
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
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
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
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
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
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

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剝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
罪判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
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
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
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
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
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
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
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

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弁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
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
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
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
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
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
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
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論曰攷呂刑則墨劓剕宮大辟乃苗民所作
五虐之刑也苗民坐是以終世而先王亦遵

用之者以是五刑治怙終之人蓋五刑之極
刑也賊人之肌體而絕其命一成而不可變
故君子盡心焉穆王耄荒德雖下衰然能曲
盡典獄之情僞以訓戒天下後世其仁民之
意厚矣孔子所以有取也亦不得中行而與
之故思狂狷之意歟

五十五年甲戌王崩於祗宮謚曰穆王子繫扈立

恭王

十年甲申

十二年王崩謚曰恭王子鱣立

懿王

元年自王為政王室始衰徙都槐里

八年甲午

十八年甲辰齊侯不辰丁公會孫也是為哀公齊國

風首篇曰鷄鳴三章章四句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

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鷄既鳴矣

朝既盈矣鷄鳴而夫人作匪鷄則鳴蒼蠅之聲有似遠鷄

鳴之東方明則夫人纏笄而匪東

方則鳴月出之光見月光以蠱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無使衆人以齊國風二篇曰

還三章章四句刺荒也哀公好畋獵從禽獸而無厭

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畋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

之好焉子之還兮便捷之貌遭我乎狝之間兮併驅

從兩肩獸三歲日肩兮揖我謂我儂兮利也子之茂兮美也遭

我乎狝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

昌兮盛也遭我乎狝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臧兮齊國風三篇曰著三章章三句刺時也時不親

迎也俟我於著門屏之間也乎而充耳以素象乎而尚之

以瓊華美石士之服也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清青玉乎

而尚之以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

以黃黃玉乎而尚之以瓊英石似玉人君之服乎而齊國風四

篇曰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刺哀也君臣失道男女

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東方之日兮興君明盛故日其彼姝

初婚之貌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禮也我即兮就也東方

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興臣之明在我闥兮履我發

兮行也齊國風五篇曰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刺無節

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壹氏不得掌其職焉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上日衣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

方未晞明之始升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

圃折柳以藩圃無益於禁狂夫瞿瞿無守之貌不能辰時也夜不夙早也

則莫晚也

二十五年王崩謚曰懿王恭王之弟辟方立

皇王大紀卷第二十九

三王紀

孝王

三年甲寅惡來之後有非子者大丘好馬畜善養息
之王命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王邑之秦爲附
庸使續伯益之後號秦王之世大電江漢冰牛馬死
十三年甲子

十五年王崩謚曰孝王公卿諸侯立懿王太子燹
夷王

元年先王之制諸侯朝于天子天子不下堂王始下

堂而見諸侯王室浸衰諸侯相侵伐或不來朝八年
甲戌荆熊繹之五世孫曰熊渠甚得江漢民和於是
西伐庸東侵楊粵拓地至于鄂立其三子自爲王居
江上宋微仲曾孫潛公共舍長子弗父何而立弟熙
潛公薨熙爲君弟鮒弑之以國授弗父何弗父何弗
受鮒自立衛頃公康叔之七世孫也衛首壞王制弁
邶鄘之地邶國風首篇曰柏舟五章章六句言仁而
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汎彼柏舟
柏宜爲舟者汎流貌亦汎其流言不以濟渡也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
我無酒以遨以遊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度亦有兄弟

不可以據依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席雖平尚可卷威儀棣棣富

也不可選也數憂心悄悄憂愠怒于群小覲閔病

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拊有標拊日居月

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頃公薨子僖侯嗣

十六年王崩謚曰夷王子胡立

厲王

二年甲申

十二年甲午大雅十九篇曰民勞五章十句召穆公

刺厲王也民亦勞止汔危也或可小康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詭人之善隨人之惡慎小以懲大也式遏

寇虐憐也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

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速合也無縱詭隨以謹憫

恤大亂也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弃爾勞以為王休民

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

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惡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息也惠此中國俾民憂泄去也無縱

詭隨以謹醜衆也厲危也或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猶

也也雖小子而式用也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

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反覆也式遏寇虐無

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凡伯周公之胤也為王

卿士大雅大雅二十篇曰板八章章八句凡伯刺厲

王也上帝君也板板反也下民卒瘁病也出話善言也不然

不行也為猶道也不遠靡聖管管無所依也不實於亶誠也猶也

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猶欣也天之方

蹶動也無然泄泄猶沓也辭之輯和也矣民之洽矣合也辭之

懌矣說也民之莫定也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

聽我囂囂猶囂也我言維服事也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

于芻蕘薪采也天之方虐無然詭詭老夫灌灌猶款也小

子躑躑驕貌匪我言耄老耄也爾用憂譖多將焯焯熾盛也

不可救藥天之方憺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民之方殿呻吟也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無則也曾莫

惠我師天之牖道也民如堦如筮相和也如璋如圭相合也

如取如攜言必從也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法也价善也人維藩屏也大師維垣牆也大邦維屏大宗

維翰王者天下之大宗幹也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

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逸豫也敬天之渝無敢馳

驅自恣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往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游溢也

二十二年甲辰大雅二十一章曰蕩八章章八句召

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

章故作是詩也蕩蕩上帝託言王也下民之辟君也疾威苦

也人民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誠也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疆強梁也禦奪也

曾是掎克曾是在位位列也曾是在服服五也天降滔慢也德女

興是力文王曰咨咨汝殷商而秉義類疆禦多懟流

言以對遂也冠穰式內侯作侯祝詛祝也靡屆靡究文王

曰咨咨汝殷商女魚休猶彭亨也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

明爾德時無背無側後無臣也爾德不明以無陪無

皇王大祀卷二十一

卿無陪貳無卿士也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

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

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蝸如蟾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

尚乎由行曩不醉而怒曰曩于中國覃及鬼方遠也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

有言顛沛什也拔也之揭見根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猶絕

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陳胡公四世孫幽公寧立

陳國風首篇曰宛丘三章章四句刺幽公也淫荒昏

亂游蕩無度馬子之湯蕩也兮宛丘四方高中之上發

洵信也有情兮而無望兮坎擊手鼓聲其擊鼓宛丘之下無

冬無夏值持也其鷺羽舞者所持之翳以鷺羽為之坎其擊缶也宛

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翳也陳國風二篇曰東門

之枌三章章四句疾亂也幽公淫荒風之所行男女

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東門之枌白榆也

也宛丘之栩杼也國之交會子仲陳大夫之子婆娑舞也其下穀

也旦于差擇也南方之原原大夫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

也旦于逝越以駸數也邁行也視爾如蒺蒺苺也貽我握椒芬香也

二十六年衛僖侯薨世子共伯蚤死其弟和嗣能修

康叔之政百姓安集大雅二十二篇抑十二章三章

章八句九章章十句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抑

抑密也審也威儀維德之隅廉也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固

道則智無道則愚庶人之愚亦職王也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

戾罪也無競競也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直也德行四國順

之訐大也謨定命遠猶道也辰時也告敬慎威儀維民之

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

湛樂從弗念厥紹繼也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共執刑法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率也胥以亡夙興夜寐酒

掃庭內維民之章表也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

用遏遠也蠻方質成也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非度也

慎爾出話善言也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

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猗

持也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用也無德不報惠于朋

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

和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西北隅謂

之屋漏或曰屋小帳也漏隱也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至也思不

可度思矧可射思辟法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

至也不愆于儀不僭差也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

以李彼童而角童羊之無角者而角自用也實虹貴也小子荏染

皇王紀 卷二十一 元

柔木

柔忍之木

言緝

神也

之綵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

人告之話言

善言也

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

反謂我僭也

不信

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

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

假也

曰未知亦既抱子民

之靡盈誰夙

早也

知而莫

晚也

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

爾夢夢

亂也

我心慘慘

不樂也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不入也

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老也

於乎小

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

國取誓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鄘國風

首篇曰栢舟二章章七句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

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

詩以絕之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髡

兩髡之貌

彼兩髦

髮至眉也

事父母之飾

實維我儀

至死誓無它心也

母也天

父也

只不諒

信也

人只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

我特

匹也

之死矢靡慝

邪也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二十八年齊侯山薨哀公母弟也謚曰獻侯

二十一年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榮夷公好專利而

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王人

導利而布之上下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曰恐

懼怨之來也今王學專利而不辟大難其可也匹夫

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王卒以榮夷公

為卿士政益暴虐大雅二十三篇曰桑柔十六章八

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芮伯刺厲王也苑茂也彼桑柔

其下侯大句也均言陰也捋采其劉殺也瘼病也此下民不殄

絕大除也心憂倉創也兄滋也填兮塞也倬明大貌彼昊天寧不

我矜四牡騤騤不息也旗旒有翩行不亂貌生不夷平也靡

國不泯滅也民靡有黎齊也具俱也禍以燼災餘也於乎有哀

國步斯頻急也國步蔑資基也天不我將靡所止疑定也云

但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強也誰生厲惡也階至今為

梗病也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厚也怒自

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瘠孔棘我國垂也為謀為毖

慎也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

濯濯所以救熱禮所以救亂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邇鄉也風以

孔之僂邑也不能舒息也民有肅心莽使也云不逮好是嫁穡

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降此蟲賊虫食根曰蟲食節曰賊稼穡卒盡也瘁病也哀恫痛也中國

具贅連屬也卒荒虛也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

人所瞻秉心宣偏也猶謀也考慎其相質也或曰輔相也維彼不

順自獨俾臧使人謂我善也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

牲牲衆多成群也其鹿朋友以諧不胥以穀相欺背不與善相與人

卷二十九 八

亦有言進退維谷集也維此聖人瞻言百里遠慮也維彼

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

弗迪進也維彼忍心是碩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

風有隧道也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

征以中垢言開冥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善也聽言則對誦

言如醉匪用其良覆反也俾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

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炙也民

知罔極職涼薄也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適

職競用利民之未戾定也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

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三十二年甲寅

三十四年時荆楚寇於南獫狁寇於北淮夷寇於東

命虢公征之不克徵歛數起虐用其民民不堪命聚

議而興謗召穆公以告王怒得衛巫使糾謗者收殺

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曰吾能弭謗矣穆公對

曰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

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

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行

事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川也川壅而潰傷人

必多民亦如之是故善為川者決之使導善為民者

宣之使言今王障之其與能幾何王不聽

二十七年京師憤憤王無所容乃流于彘在汾水之

上實河東永安天下莫與太子靜保于召穆公之宮

穆公素得民心與周公奉太子監國訓諭國人國人

乃定二伯行政謂之共和諸侯相侵伐或朝或不朝

三十八年晉虞叔六世孫司徒立是為僖公唐國風

首篇曰蟋蟀三章章八句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

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

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禮乃有堯之遺風

馬蟋蟀蓋也在堂九月歲聿遂也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去也無已甚也太康樂也職主也思其居好樂無荒大也良士瞿

瞿瞿瞿然顧禮義也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

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禮樂之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動

敏於事蟋蟀在堂後車其林今我不樂日月其愔過也無

已大康職思其憂何者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樂道之心秦

非子曾孫仲好賢用兵攻奪西戎地其邑始大秦國

風首篇曰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

御之好馬有車鄰鄰衆車聲有馬白顛顛也未見君子

寺人內臣小之令阪阪者日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竝坐

鼓瑟又見其禮樂馬今者不樂逝者其耄老也阪有桑隰有陽

既見君子並坐鼓簧

笙也

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喪棄也

四十二年甲子王在彘

五十一年王死于彘謚曰厲王周召二伯知太子之

有志也遂奉太子即位是歲旱

皇王大紀卷第二十九畢

皇王大紀卷第三十

三王紀

宣王

元年甲戌

二年天下大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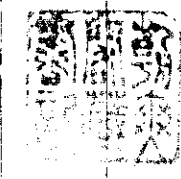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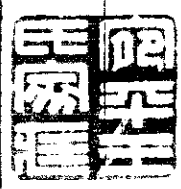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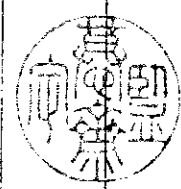
三年旱

四年旱

五年旱

六年大旱大雅二十四篇曰雲漢八章章十句仍叔

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



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

憂故作是詩也倬彼雲漢天河也昭回轉也于天王曰於

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

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甚蘊言暑也隆

言雷也蟲蟲言熱也不殄絕也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上天下地奠禮也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

土寧丁當也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

危也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

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至也旱既大甚則不可沮止也赫

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

正百辟卿士也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太甚

滌滌山川旱氣山無木也旱魃旱神也為虐如惓燎之也如

焚我心憚勞也暑憂心如熏灼也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

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胡寧瘖病也我

以旱僭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

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恨也怒旱既太甚散無正紀

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歲凶則殺禮百官祿

餼不足矣靡人不周救也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或云

憂也瞻卬昊天有嘒衆星也其星大夫君子昭假正羸大

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止也庶正瞻卬昊天

曷惠其寧大雅二十五篇曰崧高八章章八句尹吉

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崧高維嶽駿大也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

甫維周之翰也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疊疊申伯王纘

之事于邑于謝周之南也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

之宅登成也是南邦世執其功事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

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城也王命召伯徹治也申伯土田王

命傳御治事之官也遷其私人家人也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

俶作也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高美貌也王錫申伯四牡

躑躑壯貌也鉤膺纓也濯濯光明也王遣申伯路車乘馬四馬

也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徃近也

王舅申伯宣王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伯還

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遄

其行申伯蕃蕃武勇也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喜樂也周

邦咸喜戎有良翰不也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有文有武可為文武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長也好以贈申伯王以樊

侯仲山甫為相大雅二十六篇曰烝民八章章八句

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天生烝衆也

民有物事也有則法也民之秉彜常也好是懿美也德天監有

黃

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

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故訓也是式威儀是力

天子是若順也明命使賦布也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績

戎大也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冢宰也賦政

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行也之邦國若否

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其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人亦有言德輶如

毛輕也民鮮克舉之我儀宜也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隱也

或曰莫助之君之職也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王職也仲

山甫出祖四牡業業言高也征夫捷捷言樂也每懷靡及

四牡彭彭盛也八鸞鏘鏘鳴也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

牡駉駉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言周人望其速回也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清微之風養萬物者也仲山甫永懷以慰

其心大雅二十七篇曰韓奕六章章十二句尹吉甫

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奕奕梁山維禹甸治也之有倬

其道有倬如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績戎大也祖考無廢

朕命夙夜匪懈虔共固執也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直方也

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長也且張大也韓侯入覲以

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善也旂綏章所引以登者有綏章

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

也 篋第 車蔽也 錯衡 文衡也 玄衮赤鳥鈎膺 樊纓也 鏤錫 眉上

曰錫金之當 鞞鞞 革鞞中也 淺幘 虎皮覆式也 儻革 也 金厄 也

鳥蠟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 地名 顯父 有顯德者 餞之清酒百

壺其殺維何包鼈鮮魚其藪 菜藪也 維何維筍及蒲 也

其贈維何乘車路馬籩豆有且 多貌 侯氏燕胥 皆也 韓侯

取妻汾王 大也或云指厲王也 之甥蹶父 卿士也 之子韓侯迎止

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 不字 顯其光諸娣從

之祁祁 徐靚也 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 姓也

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

澤訐訐 大也 魴鱟甫甫 大也 麇鹿嘔嘔 衆也 有熊有羆有貓

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溥 大也 彼韓城燕 安也 師 衆也 所

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

百國 韓侯之先武王之子也長是蠻也 因以其伯實 實是

是也 壻 也 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皆猛獸也 大

雅二十八篇曰江漢六章章八句尹吉甫美宣王也

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江漢浮浮 廣強貌 武夫滔

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

舒淮夷來鋪 病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 武貌 經營四方告

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

漢之澍 水澍也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夜 病也

匪棘也急也王國來極也中也于疆于里至于南海王命召虎

來也勤也旬也營也來宣也偏也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

召公是似也嗣也肇也謀也敏也疾也戎也大也公也事也用錫爾祉釐也賜也爾

圭瓚秬鬯一卣黑黍香草酒一器也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

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也遂也

揚王休作召公考也成也天子萬年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矢也弛也其文德洽此四國太雅二十九篇曰常武六章

章八句魯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戒

焉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釐我六

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

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

不處三事就緒詩其君吊其民為之立三有事之臣赫赫業業動也有嚴

天子王舒也徐也保也安也作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敬遊也徐方繹騷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濱陳屯其兵於淮水之涯也仍執醜

虜截也治也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單單盛貌如飛如翰如

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敬也不惻不

克濯也大也征徐國王猶也謀也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

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囧王曰還歸重

黎蕤和世叙天地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陶虞之

黎蕤和世叙天地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陶虞之

時姜氏爲四伯歷虞夏商不失其守至周有甫有申
有齊有許皆其苗胄也程伯休父始爲大司馬馬王
嘗視朝而宴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王退朝使傅
姆請曰王樂慾而不崇德棄禮而怠於政亂之興自
妾始妾豈能受天下之誅願賜以死王愀然變色使
命后曰是寡人之過也夙興夜寐勤於政事厲王之
時鹿鳴廢而和樂闕矣常棣廢而兄弟闕矣伐木廢
而朋友闕矣四牡廢而君臣闕矣皇皇者華廢而忠
信闕矣天保廢而福祿闕矣采芾廢而征伐闕矣出
車廢而功力闕矣杖杜廢而師衆闕矣魚麗廢而法

度闕矣南陔廢而孝友闕矣白華廢而廉恥闕矣華
黍廢而蓄積闕矣由庚廢而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
嘉魚廢而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而萬物
失其道理矣蓼蕭廢而恩澤乖矣湛露廢而萬國離
矣彤弓廢而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而無禮儀矣小
雅盡廢故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小雅二十三篇曰六
月六章章八句宣王北伐也六月棲棲簡閱貌戎車旣
飭四牡駢駢載是常服日月爲常服戎服獫狁孔熾我是用

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物是毛物也則

法也言先教戰維此六月旣成我服我服旣成于三十里師行

三十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出征以佐其為天子四牡脩廣其大

有顛大貌薄伐獫狁以奏為也膚大也公功也有嚴威也有翼敬也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獫狁匪茹整居焦獲周地接狄者侵

鎬當為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繼旆也央央鮮明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從後視之如輕

四牡既佶壯健貌既佶且閑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

鎬我行永久飲御進也諸友息也魚鼈鱉鯉侯維也誰在矣

張仲孝友荆楚盛強王命方叔帥車三千乘征之楚

人震恐去王號小雅二十四篇曰采芑四章章十二

句宣王南征也薄言采芑芑菜也于彼新田于此舊畝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方叔受命為將臨衆試之也

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

奕亦貌簞第魚服鉤膺獎綴也倬革警有聲也薄言采芑于彼

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

率止約軼錯衡未軼約之文衡八鸞瑯瑯吉也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有瑒聲也葱蒼也珩三命也玼三命也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

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方叔率止鉦人

伐鼓鉦以靜之陳師鞠告也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

也聲也振旅闐闐蠢動也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

皇王太紀卷三十一

十年陳侯薨謚曰幽公子孝嗣是為僖公陳國風三

篇曰衡門三章章四句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

是詩以誘掖其君也橫木為門言淺陋也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遊息也泌泉水也之洋洋廣大也可以樂饑樂道忘饑豈其食魚

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

豈其娶妻必宋之子陳國風四篇曰東門之池三章

章四句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

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遇也對也歌東

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

以漚菅彼美淑姬可以晤言陳國風五篇曰東門之

楊三章章四句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

猶有不至也東門之楊其葉牂牂盛貌昏以為期明星

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亦盛貌昏以為期明星晝晝

十一年甲申小雅二十七篇曰鴻鴈三章章六句美

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至于鰥寡無不得所焉鴻鴈于飛大曰鴻小曰鴈肅肅其羽

羽聲之子侯伯卿士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

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六尺為板五板為堵雖

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

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示驕秦仲戰死於西戎破

之自厲王之流籍田禮廢虢文公言於王曰民之大

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

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穆於是乎興財用蕃殖

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今天子脩先王之緒

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

民王不能從

十二年初魯侯伯禽薨子考公酋無子立弟煬公熙

自熙至魯侯敖子弟更立六世矣是年敖來朝以其

子括與戲見王王欲立戲仲山甫曰不可不順必犯

犯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行而不順民將棄上

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建其少是教逆也

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若其不從而誅

之是自誅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夏魯侯歸而

薨謚曰武公王卒立戲是後諸侯多不遵先王之制

矣齊侯無忌暴虐不道國人殺之謚曰厲公立其子

赤赤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十六年晉侯費立僖公之孫也徙都于絳

二十一年甲午小雅二十八篇曰庭燎三章章五句

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大燭也之

光光也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艾末也庭

燎晰晰明也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

燎有輝光明微也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小雅二十九篇曰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規宣王也沔彼流

水朝宗于海水猶有所朝宗也駝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

弟同姓也邠人諸友異姓也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

水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歸也駝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

述不循道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止也忘駝彼飛隼

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小雅三十篇曰鶴鳴二章章九句誨宣王也鶴鳴于

九臯深遠之澤也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稗他山之石可以為錯石錯可以琢玉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惡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魯人

奉括之子伯御弑其君戲謚曰懿公

二十二年王封母弟友于鄭錫之祊田為巡狩助祭

泰山湯沐之邑

二十三年晉侯伐條

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

三十一年甲辰小雅三十一篇曰祈父三章章四句

皇王九經卷三十一

刺宣王也祈父司馬也祈予王之瓜牙胡轉予于恤

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穡小雅三十二

篇曰白駒四章章六句大夫刺宣王也皎皎白駒宣王

之未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

伊人於馬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

今夕所謂伊人於馬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

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

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小

雅三十三篇曰黃鳥三章章七句刺宣王也黃鳥黃

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

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

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

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

父小雅三十四篇曰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刺宣王

也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惡木也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

不我蓄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葑惡菜也昏姻之

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期復我行其野言采其

葑亦惡菜也不思舊姻求爾新特外昏成不以富亦祗以異

小雅三十五篇曰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

王六

句宣王考室也秩秩流行也斯干澗也幽幽南山如竹苞

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道也病也矣似

也嗣續也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縮板也之閣閣椽榴土也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

子攸芋大也覆也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

飛君子攸躋殖殖平正也其庭有覺其大楹噲噲其正

噦噦其冥正晝冥夜也言寬明君子攸寧下莞蒲席也上簟竹也乃安

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

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

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晝曰衣正

之飾也半圭曰璋臣之職也其泣嗶嗶朱芾斯皇芾天子純室家

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裼褻也

衣也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懼小雅三

十六篇曰無羊四章章八句宣王考牧也誰謂爾無

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黃牛黑牛曰牯爾羊來

思其角漺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

池或寢或訛動也爾牧來思何簔何笠或負其餼三十

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

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言堅強也不騫虧也不崩群疾也靡

之以肱畢來既升從人意也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旟

旌

皇王九經 卷三十一
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陰陽和而旄維旟

矣室家溱溱衆也旄旟所以聚衆

三十二年王師伐魯誅伯御立懿公之弟稱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者仲山甫曰魯侯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於是命魯侯於夷宮以爲侯伯尹吉甫之子伯竒事父母孝後母疾之譖於吉甫吉甫放之伯竒抱石自投於河

三十九年王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績晉侯擊却戎兵全師以歸晉侯取齊姜以條之役生世子命之曰仇是戰也生少子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

四十年王旣喪南國之師將料大原之民仲山甫曰古者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王卒料之人民咨怨

四十一年甲寅殷商之時有作倒薤篆者至於文王有赤雀嚙書丹鳥入室之瑞而作鳥書王之世史籀

皇王大紀卷第三十一
作大篆

四十三年王殺杜伯杜伯無辜其子隰叔奔晉

四十六年王會諸侯田于宥日中見杜伯起於道左

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王若中心折脊者王暴崩

謚曰宣王太子涅立

皇王大紀卷第三十畢

皇王大紀卷第三十一



三王紀

幽王

二年涇渭洛三川震伯陽父曰天地之氣不失其序
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
於是地震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塞必竭竭必崩
夫國依山川而崩竭亡之徵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
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不亡何待若亡不
過十年天之紀也未幾山川竭岐山崩小雅三十七
篇曰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家父刺

幽王也節高峻貌彼南山維石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

尹尹氏民具俱也爾瞻視也憂心如惓熾也不敢戲談國既卒

也斬斷也何用不監視也節彼南山有實滿也其猗長也赫赫

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重也瘥病也喪亂弘多民言無嘉

憯曾也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氏本也秉國之均平也四

方是維制也天子是毗輔也俾民不迷不弔至也昊天不

宜空窮也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察也勿罔

君子式夷式已用平則已也無小人殆瑣瑣小貌姻亞則無

騶仕婿之父相謂曰姻也昊天不儻均也降此鞠盈也訥訟也

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乖也君子如屆極也俾民心闕息也君

子如夷平易也惡怒是違則民乖爭之情去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式月斯生月月益甚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病酒日醒誰秉

國成平也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大領也領

我瞻四方蹙蹙縮小貌靡所聘馳也方茂勉也爾惡相爾矛

矣既夷既懌服也如相醅酢也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

懲其心覆怨其正長也家父大夫也作誦以究王訥式訛

化爾心以畜萬邦

三年初王娶于申生太子宜曰又得褒姒王愛之甚

生子伯服有號石父者以巧佞得幸比於褒姒而譖

太子及申后王信之廢后黜太子於申立伯服為太

子以石父為卿王之世日暈再重內赤外青中有黑

畫貫上下小雅三十八篇曰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

句五章章六句大夫刺幽王也正月夏四月繁多霜我

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大念我獨兮憂心京京

去也哀我小心癘病也憂以瘳赤病也父母生我胡俾我

瘳病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醜也言自口憂

心愈愈憂懼也是以有侮憂心惴惴憂意也念我無祿民

之無辜殍其臣僕古者有於罪不入土刑則役之園以為臣僕哀我人斯

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富人之屋鳥所集也瞻彼中林

侯維也薪侯蒸民今方殆危也視天夢夢夢夢然亂也既克有

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惡也謂山蓋卑為岡

為陵在位非君子也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元老也訊

問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盖高不敢

不局曲也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累足也維號斯言有倫道也

有脊理也哀今之人胡為虺蜴鱗也瞻彼阪田崎之有苑

其特苑茂然特天之扞動也我如不我克謂其也彼求我則

如不我得執我仇仇匹也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

結之今茲之正長也胡然厲惡也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終其永懷又窘困也陰雨喻褒姒其

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輪墮也爾載將請也伯長也助予無棄

爾輔員也益于爾輻屨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

是不意不以為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

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霍彼有旨酒又有嘉穀言禮物備

洽彼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痛也忱忱小也

彼有屋蔭蔭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夭夭是椽天也

也可寄矣富人哀此憚獨小雅三十九篇曰十月之

交八章章八句大夫刺幽王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月臣道今日君道

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燁

燁震電不寧不今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嶸為谷深

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

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馮維師氏皇父

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馮皆氏豔妻褒姒美也方處抑此皇父豈

曰不時是也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

下則汙高則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自謂聖也作都于

向邑名擇三有事侯國三卿亶侯多藏信維貪人多藏也不憇遺一

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

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

憎職競由人悠悠憂也我里居也亦孔之痲病也四方有羨

皇王天也 卷三十一 王朝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道也我

不敢傲我友自逸親屬之臣心不能已小雅四十篇曰雨無正

七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大夫刺幽王

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浩浩

昊天不駿長也其德降喪饑饉穀不熟曰饑斬伐四國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除也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

罪淪率也胥相也以鋪編也周宗既滅靡所止戾定也正大長也

夫離居莫知我勩勞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

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反也出為惡如何昊天辟法也言

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

相畏不畏于天戎兵也成不遐饑成不遂安也曾我誓侍也

御憊憊曰瘁病也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

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

言如流可以世所謂能言也俾躬處休維曰于往也仕

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

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鼠憂也

思泣血無聲曰泣血無言不疾無所言而昔爾出居誰從

作爾室遭亂世義不得思去其友而不肯反若也小雅四十一篇曰小旻

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大夫刺幽王也旻天

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辟也適辟也何日斯沮謀臧不從

皇極大紀 卷三十一 五

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病也滄滄訛訛亦孔之

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

猶伊于胡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

集發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

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遂也于成國雖

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庸或艾如彼

泉流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憑河人知其一莫

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四十二

篇曰小宛六章章六句大夫刺幽王也宛小貌彼鳴鳩

鵲翰飛戾天言行小人道貴高我心憂傷念昔先人

明發發夕至明不寐有懷二人文王武王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

庶民采之言采者則得之螟蛉桑虫也有子果臝蒲盧也負之持也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視也彼春令載飛載鳴飛且鳴不

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交交小貌桑扈率場喙粟竊脂也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喙粟失其入

性不能自活哀我填寡宜岸訟也宜嶽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恐墜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隕也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小雅四十三篇曰小弁八章章

六

八句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馬弁樂也彼鷺早居雅也斯

歸飛提提群貌民莫不穀我獨于罹言遭褒也何辜于天

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平易也周道鞠窮也

為茂草我心憂傷怒思也馬如擣心疾也假寐永嘆維憂

用老心之憂矣疚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父之所樹

已尚不敢不恭敬靡瞻匪父靡依靡母不屬于毛不罹于裏

毛在外陽也言父裏在內陰也言母天之生我我辰時也安在菀彼柳斯

鳴蜩嘒嘒有漙深也者淵萑葦淠淠衆也譬彼舟流不知

所屈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舒貌雉

之朝雉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

莫之知相彼投鬼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路家

日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

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患不舒究之伐木猗矣猗其析

薪杞矣隨其理舍彼有罪予之佗矣加也莫高匪山莫浚

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筍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小雅四十四篇曰巧言六章章

八句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悠悠昊天

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大也昊天已威予慎無

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容也亂之

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

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其亂是用飮進也匪

其止共維王之印病也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進也也

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狡也兔

遇大獲之荏染柔木也君子樹之往來行言

心焉數之蛇蛇淺意頌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

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水草也無拳力也無勇職為亂階

既微削傷也且虺虺是也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

何小雅四十五篇曰何人斯八章章六句蘇公刺暴

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馬故蘇公作是詩而絕

之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謹云

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

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堂塗也

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彼何人斯

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攬亂也我

心爾之安行亦不遑含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

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說也也還而不入否難

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祗病也也伯氏吹壘土曰壘仲氏吹

箎竹曰箎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豕犬也以詛爾

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姑然也面目視人罔極作

此好歌以極反側不正也小雅四十篇曰巷伯七章四

皇王九經 卷三十一 四百零

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刺幽王也

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成餘泉餘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是南

箕箕星哆然腫狹而舌廣今讒人因寺人之近彼譖

人者誰適與謀緝緝日舌翩翩往來謀欲譖人慎爾

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

女遷驕護人好好喜勞人憂譖草草勞心蒼天蒼天

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園名之道猗加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

君子敬而聽之小雅四十七篇曰谷風三章章六句

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習習谷風維風及

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習習谷

風維風及頽頽風之焚輪者也將恐將懼寘予干懷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斂

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小雅四十八篇曰蓼

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刺幽王也民人勞

苦孝子不得終養爾蓼蓼長大者我匪我伊蔚歆壯哀哀父母

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我匪我伊蔚歆壯哀哀父母

生我勞瘁錡之聲矣盡維壘之恥錡小聲矣鮮民之生不

皇王九經 卷三十一 九 張生

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

也無至父今生我母今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碩我

復我出入腹我子行父母之神行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

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

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小雅四十九篇曰大東七

章章八句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

是詩以告病馬有餘滿也簋殮熟食謂黍稷也有秣長貌棘也

七周道如砥平也其直如矢不偏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騫底願也言顧之潛焉出涕小東大東小亦於東大亦於東也抒

抽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獨行貌公子譚公行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寒也泂泉出無浸穫

艾薪契契憂苦也寤歎哀我憚人勞也薪是穫薪尚可載

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譚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

也周人舟楫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舟楫熊羆是裘言當也

私人之子私家也百僚是試試用於百官也或以其酒不以其

漿或醉於酒或不得漿鞞鞞玉貌佩璲不以其長不稱也維天有漢

也天河長辰一移因謂之七襄監亦有光光而不明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襄駕也從旦至莫七

牛不以服牲服也箱車箱也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太白旦出東為

啓明莫出西為長庚有秣天畢載施之行畢掩兔之器秣畢貌何嘗見其可用乎鄭

張生

日畢祭器所以助載鼎今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

北有斗不可以挹斟酒漿維南有箕載翁合其舌維

北有斗西柄之揭小雅五十篇曰四月八章章四句

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竝興焉四

月維夏六月徂往也或曰猶始也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

日淒淒百卉具腓病也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冬日烈烈

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粟侯梅

廢也為殘賊莫知其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

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

有匪鶉匪鳶鶉鶉也鶉鳶貪殘之鳥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

于淵山有蒺藜隰有杞枸檮也棧赤棘也君子作歌維以

告哀小雅五十一篇曰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

章四句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不得

養其父母焉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借借強壯貌士子朝

夕從事王事靡盬不堅固也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

彭彭不得王事傍傍不得嘉我未老鮮善也我方將壯也

旅方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

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呼召也或慘慘劬勞

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失容也或湛樂飲酒或慘慘

張生

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小雅五十二篇曰無

將大車三章章四句大夫悔將小人也無將大車大車

小人之所將也祗自塵今無思百憂祗自疚病也今無將大車

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頰光也無將大車維塵雖

今猶也無思百憂祗自重今猶累也小雅五十三篇小

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大夫悔仕於亂

世也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芄野遠荒之地

二月初吉朔日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

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網也昔我往矣日月

方除除東生新鄭云四月為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今我

事孔庶心之憂矣憚勞也我不暇念彼共人矐矐懷顧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奧煖也曷云其

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

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

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是與神

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大也爾景亦大也福小雅五十四篇

曰鼓鍾四章章五句刺幽王也鼓鍾將將淮水湯湯

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鍾喈喈淮水潏潏

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鍾伐馨大鼓淮有三

洲憂心且妯動也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鍾欽欽鼓瑟

鼓琴笙磬同音謂四縣皆同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小雅五

十五篇曰楚茨六童章十二句刺幽王也政煩賦重

田策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

古焉楚楚茨棘也者茨言抽除也其棘自昔何為我執黍

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露積曰庾維億萬

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安坐也以侑勸也以介景福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蒸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

祝祭于祊祝事孔明先祖是皇大神也保是饗孝孫有

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蹇蹇為俎孔碩或燔或

炙君婦莫莫言清淨而敬至也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

錯東西為交邪行為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

福萬壽攸酢報也我孔熯敬也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其善

事曰徂賚孝孫苾苾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

期如式法也既齊既稷疾也既匡既勅求錫爾極時萬

時億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

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

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敬

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

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小雅

五十六篇曰信南山六章章六句刺幽王也不能脩

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信彼

南山維禹甸也治之酌酌壅辟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

理南東其畝或南或東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霖

小用也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場畔翼翼讓

也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

年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剝瓜為蒞也獻之皇祖

曾孫壽考受天之祐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

執其鸞刀刀有鸞者言害中節也以啓其毛取其血管是蒸進也

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小雅五十七篇曰甫田四章章十句刺幽王也

君子傷今而思古焉俾謂天下田也彼甫田或曰甫夫也歲取

十千一成之稅也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

畝或耘除草也或耔離本也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

士以我齊明謂實日齊在器曰盛與我犧羊以社以方迎四方氣於郊

也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迎也田祖以祈

甘雨以介助也我稷黍以穀善也我士女曾孫來止以

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

易治也長竟也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

稼如茨屋也如梁車梁也曾孫之庾如坻如高高丘也乃求

三三六記 卷三十一 凌雲

千斯倉乃求萬斯箱也車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小雅五十八篇曰大田四章二章章八

句二章章九句刺幽王也言鰥寡不能自存焉大田

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利也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也直且碩曾孫是若既方也生房既阜漸成實也

既堅既好不狼不莠擇種之善去其螟食心者螣食葉者及其

蠹食根者賊食節者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

滄雲興貌萋萋雲行貌興雨祁祁徐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

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女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來

方禋祀以其騂牛也黑羊豕也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小雅五十九篇曰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刺幽

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瞻彼洛矣

維水泱泱深廣貌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茅蒐染祭服之鞞也

合韋為之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

鞞琫有珌容刀之鞞也琫上飾珌下飾天子玉琫而珌琫諸侯盪琫而璆珌大夫鏐琫而鏐珌

士珌琫而璆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

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晉侯費薨諡

曰穆侯世子仇嗣趙叔帶造父之七世孫也以王無

道去之晉晉人受之趙氏始建於晉荆季紉立熊渠

之四世孫也聰明和協蓋其先人

四年秦莊公薨子襄公嗣秦國風二篇曰駟騶三章

章四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馬駟

騶也孔阜也六轡在手四馬六轡言馬之良也公之媚子能以道媚

子上下者從公于狩奉時也辰時也牡辰牡孔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

獻鹿豕公曰左之舍拔矢末也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

閑也輶也車鸞鑣買鸞於鹿載儉歇驕田犬也長喙曰歇驕秦

國風三篇曰小戎三章章十句美襄公也備其兵甲

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

婦人能閱其君子焉小戎也兵車也儉收軫也五五束也蔡歷錄

也梁輶輶上句衡也一輶五束束有歷錄游環鞞環也在背上貫駟

脅驅脅驅者著服馬之入陰揜軌也在軾前垂輶上也鞞所以引也塗金白

也續續引也以白金節續引之環文茵虎皮也暢轂良轂也駕我騏驎

也鼻在足也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西戎屋亂我

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赤身黑鬣也是中中服也駟

黃馬黑喙也驪是駟兩駟也龍盾之合畫龍其盾合而載之塗以艘輶

輶駟內轡也繫於軾前輶之艘以白金為飾也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在敵也方

何為期胡然我念之四介也孔群甚和也公矛三隅也

塗錚也蒙雜羽也伐也中干有苑以雜羽飾中干苑然有文也虎韞弓室

也以虎皮飾弓室也鏤膺膺馬帶鏤金為飾交韞二弓交二弓也竹閉繼也

也

緄也 滕約也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安靜也 良人秩秩

有知也 德音秦國風四篇曰蒹葭二章章八句刺襄公

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蒹蒹也 葭蘆也 蒼蒼盛也

白露為霜自霜凝寒為霜然後歲事成國家由禮然後固 所謂伊人在水一

方在水之一方難得其來也 溯洄逆流而上也 從之道阻且長溯游順流

而涉也 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未乾為霜也

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水隈也 溯洄從之道阻且躋升也 溯

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水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猶未上也

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水厓也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出其右也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亦小渚也 陳侯燮立僖公曾孫也

小雅六十篇曰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刺幽王也古

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竝進棄賢者之類絕

功臣之世焉裳裳猶堂堂也 者華其葉湑盛貌 今我覲之子

我心寫今我心寫今是以有譽處今裳裳者華芸盛也

其黃矣我覲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

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駱六轡

沃若言世祿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左陽道朝祀事右陰道喪戎之事也 維其有之是以似嗣也 之小雅六十

一篇曰桑扈四章章四句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

禮文焉交交飛來往貌 桑扈有鶯其羽鶯然有文章 君子樂胥

禮文焉交交飛來往貌 桑扈有鶯其羽鶯然有文章 君子樂胥

也皆受天之祐交交桑扈有鶯其領也頸君子樂胥萬邦

之屏也蔽之屏之翰也幹百辟為憲也法不戢也斂不難也難受

福不那也多也兕觥也鄜云罰也其觥也觥然陳設貌旨酒思柔彼交

匪教萬福來求小雅六十二篇曰鴛鴦四章章四句

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取之以道於其飛而取之也君子萬年福祿

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言休息也無恐也君子萬年宜其遐

福乘馬在廐摧之也莖也秣之粟也言愛國用也君子萬年福祿

艾也養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小

雅六十三篇曰頍弁三章章十二句諸公刺幽王也

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

是詩也有頍者弁頍弁貌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

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也寄生與女蘿鬼終松蘿也諸公自喻也

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奕奕然無所薄也既見君子

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

豈伊異人兄弟具來也鴛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

憂心怲怲也盛滿也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

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旨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

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

維宴小雅六十四篇曰車牽五章章六句大夫刺幽

王也褒姒妬嫉無道竝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

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間關車之牽

今間關設思變秀女逝今匪饑匪渴德音來括會雖

無好友式燕且喜依茂木彼平林平地有集維雉

辰時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

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

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滑兮鮮善

我覲爾我心駕今高山仰止景大行行止四牡騤騤

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小雅六十五篇曰青

蠅三章章四句大夫刺幽王也管管任來青蠅止于

樊藩也豈第君子無信讒言管管青蠅止于棘讒人罔

極極猶交亂四國管管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合

我二人

皇王大紀卷第三十二

三王紀

周幽王

六年衛侯和入為卿士小雅六十六篇曰賓之初筵
五章章十四句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
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泆武公既入

而作是詩也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蕭敬也籩豆有楚列

殺豆實也核加籩也維旅陳也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

設舉疇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既抗舉也弓矢斯張射夫既

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秉籥而舞與笙

皇王大紀卷第三十二

鼓相應 樂既和奏 烝衍烈祖 以洽百禮 百禮既至 有千

大有林也君錫爾純也大嘏也福子孫其湛其湛 曰樂各奏

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鄭公仇讀曰斟賓手把酌

彼康爵酒以安以奏爾時時謂心所賓之初筵 溫溫

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言重曰既醉止威儀濟濟

儀也夫威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慎密

曰既醉止威儀忸忸媿媿是曰既醉不知其秩也常賓

既醉止載號載嘷亂我籩豆屢舞僛僛不正曰是既

醉不知其鄙也過側弁之儀屢舞僬僬不止既醉而出

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厄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

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

由醉之言俾出童毀毀羊不三爵獻也酬不識矧敢

多又小雅六十七篇曰魚藻三章章四句刺幽王也

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

古之武王馬魚在在藻有頌其首頌大首貌魚以依

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長其尾王在在

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鄭

也安其居小雅六十八篇曰采芣五章章八句刺幽王

也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

義君子見微而思古馬采菽采菽

大豆也采菽之苗以以芼犬牢也羊

以苦豕薇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

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黻沸

泉出貌

檻

泉正出也泉言采

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

動也

鸞聲嗒嗒

也載駟駟

駟乘乘西馬君子所屆赤芾在股

芾太古象也

謂之蔽膝之芾

邪幅在下

如今行膝也偏束其下脛自足至故曰在下

彼

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

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

盛貌

樂只君子殿

鎮也

天子

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

辨治也

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揚舟紼

紼紼也

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

葵之

之樂

且君子福祿脆之

厚也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至也

小雅六

十九篇曰角弓八章章四句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

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駢駢

調利也

角弓

屬其反矣

不善細繁巧用則翩然而反

兄弟婚姻無胥遠矣爾之

教矣民胥傲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

饒也

不令兄弟交

相為瘡

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

亡

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

已老而孩童慢之

如食宜餽

飽也

如酌孔取

謂宜量其多少

毋教猱

緩類

升木如塗

泥塗附也

着也

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連也

雨雪漙漙

見睨

日氣

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小雅七十篇曰苑

柳三章章六句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

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有苑者柳不尚

息焉上帝甚蹈動也無自暱近也焉俾予靖治也之後予極

窮也焉有苑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

靖之後予邁行也焉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

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危也小雅七十一篇曰都

人士五章章六句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

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

見古人也彼都君之所居曰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

言有章行歸于周忠信也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

撮以臺皮為笠所以禦最雨以緇布為冠也彼君子女緇直如髮言其情密緻正

直也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克耳琇美石也實彼

君子尹吉姑氏名族女謂之尹尹吉姑氏名族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

人士垂帶而厲厲帶之垂者彼君子女卷髮如蠶髮未卷然我

不見兮言從之邁匪衣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

則有旃揚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病也思望之甚也小雅七十

二篇曰采綠四章章四句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

曠者也終朝自旦及食時采綠不盈一掬兩手也予髮曲局

卷也薄言歸沐婦人夫不在則不容解終朝采藍不盈一襜衣蔽前也

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至也之子于狩言張其弓之子于

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鱣維魴及鱣薄言觀

者小雅七十二篇曰黍苗五章章四句刺幽王也不

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芄芃長大也黍

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負者我輦輓者我

車將車也我牛牽傍者我行既集盖云歸哉我徒從行者我

御御車也我師師者我旅旅者我行既集盖云歸處蕭蕭謝

名邑名功召伯管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土治日平

泉流既清水治日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小雅七十四篇

曰隰桑四章章四句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隰桑有阿阿美然貌其葉有難難盛

然貌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光澤也既

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濃色黑也既見君

子德音孔膠固也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小雅七十五篇曰白華八章章四句周人刺幽

王也幽王以嬖寵立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

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白華菅芎白華於野已漚為菅白茅束芎之子之遠俾我獨芎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可也圖也漉流貌

池北流豐鎬間水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

薪我烘也于熤熤用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

李

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燥燥

誠心不寧貌

視我邁邁

棄遠之意

有鶯在梁

禿鶯貪惡

有鶴在林

鶴清高反在林

維彼碩人實勞我

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之右掩左為雄左掩右為雌

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

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

履之卑兮

之子之遠俾我疇芳

病也

小雅七十六篇曰綿蠻三章

章八句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

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綿蠻

小鳥貌

黃鳥止于丘阿

曲阿也

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

後車謂之載之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

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縣蠻

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

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小雅七十七篇曰瓠葉四

章章四句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

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人不以輕薄廢禮幡幡胡

葉采之享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兕斯首炮之燔

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兕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

酒酌言酢之有兕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

之小雅七十八篇曰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下國刺

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征役久病于外

故作是詩也漸漸

山石高峻貌

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

維其勞矣武人將帥東征不皇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

山巔也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盡矣武人東征不皇出

矣有豕白蹄烝涉波矣白蹄豕之尤躁疾唐突難禁示制者將久雨則進跋水波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陰星則雨武人東征不皇他矣小

雅七十九篇曰茗之華三章章四句大夫閔時也幽

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竝起因之以饑饉

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茗之華

芸其黃矣陵茗也將落則黃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茗之華其

葉青青華落葉青青然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壯也羊墳大也首

三星心也在罍曲梁也心星見於曲梁其去湏臾矣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小雅終八十篇曰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下國刺幽

王也四夷交傷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

子憂之故作是詩也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

言無不從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於哀我征夫

獨為匪民匪兇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芄者狐小獸率彼幽草有棧之車役車也行彼周道

八年鄭伯友入為司寇以王室傾危懼及於難問計

於史伯史伯曰王室已畢戎狄必昌不可偪也鄭居

濟洛河潁之會若脩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公曰周

其弊乎對曰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匿暗昧惡角犀

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
不繼故先王雜五行以成物節五味以調口劑四肢
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
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
方計億事裁兆物收經入行姦極和之至也聲一無
聽物一無文味一無菓物一不講王棄是類也而與
剽同欲無弊得乎鄩墟在禹貢豫州方外之北滎波
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之後妘姓封於鄩檜國風首
篇曰羔裘三章章四句大夫以道去其君也三諫不
從待放
於郊得於郊得
跌乃去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

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裘羔道遙狐裘以

朝羔裘以遊燕
狐裘以遊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翩翩狐裘

在堂公堂也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檜國風二篇曰素冠三章章三

句刺王不能三年也庶見素冠兮棘艱棘也人樂樂瘠

兮勞勞博博憂勞也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

子同歸兮願見有禮之
人與之同歸庶見素鞿兮我心蘊結兮聊

與子如一兮過之者俯而就
不至者企而及檜國風三篇曰隰有萋

楚三章章四句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

情慾者也隰有萋楚鉞弋也猗薺柔順也其枝天之沃沃

少壯狡好也 樂子之無知隰有萋楚倚儺其華天之沃沃

樂子之無家隰有萋楚倚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

無室鄘國風終四篇曰匪風三章章四句思周道也

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匪風發兮匪車偈

兮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碩瞻周道中心怛傷也兮匪

風飄疾也兮匪車嘒兮無節度也碩瞻周道中心吊傷也兮誰

能烹魚既滌也之金鰲鰲金屬言不可攪動也煩則魚碎矣誰將西歸懷

之好音大雅三十篇曰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瞻

仰昊天斥王也則不我惠孔填父也不寧降此大厲惡也邦

靡有定士民其瘵瘵也蝨賊蝨疾靡有夷常也屆極也罪罍

不收設罪為罍靡有夷瘵愈也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

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拘也之彼宜有罪女覆

說赦也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

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

時維婦寺近也鞠窮也人伎害也忒變也譖始竟背豈曰不極

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賈物而有三倍之婦利者小人所宜也婦

無公事休其蠶織婦人不宜與公事者也天何以刺責也何神不

富福也含爾介甲也狄戎狄也維予胥忌而忌也不弔不祥心

威儀不類動無法度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

其優矣寬也大也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

皇王太也 卷三十二 李

微也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近也 感涕檻泉維其深矣心

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

不克鞏固也無忝皇祖式救爾後大雅終三十一篇曰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

臣也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嗔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

圉垂也卒荒天降罪罟蝨賊內訌潰矣昏椽庵人靡共潰

潰亂也回適行也實靖夷滅也我邦臯臯頑不知訛訛

疎不共曾不知其玷缺也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孔填不寧我

位孔貶墜也如彼歲旱草不潰茂遂也如彼棲苴水中我

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往才富仁賢維

今之疚不如茲一則病彼疏斯粝宜食疏者胡不自

替職况茲也斯引長也池之竭矣不云自頽厓也泉之竭矣

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昔先王受

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

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時犬戎盛強荐侵王都始為

烽燧以徵兵備不虞王寵褒妣甚褒妣不好笑王欲

其笑萬方故不笑則試令舉烽兵甲四集而實無寇

褒妣乃大笑王謹樂之於是為數舉烽遠近無所取

信

十一年王遊驪山犬戎猝至王舉急烽莫有應者戎

九

殺王于戲虜褒姒立伯服爲王鄭伯友戰死秦襄公
聞之帥師救之力戰稍破戎兵衛侯和從晉侯仇合
諸侯之師擊逐西戎黜伯服鄭世子掘突收父散兵
從諸侯東迎太子宜曰於申太子使命秦襄公曰戎
無道侵奪我岐豐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

周平王

元年太子至洛邑卽天子位遂定都焉謚先王曰幽
錫晉文侯作文侯之命周書叙曰平王錫晉文侯秬
鬯主瓚作文侯之命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不顯
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

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
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
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者
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
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
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
于難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
賚爾秬鬯一鹵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
匹父往哉柔遠能爾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
成爾顯德賜以河內附庸晉於是始大

論曰幽王無道雖天下所不與其見殺於犬
戎則天下所不忍而平王乃其子也所宜坐
薪嘗膽養民訓兵帥天下諸侯披其巢穴誅
其種類復居鎬京繼迹文武成康蓋前人之
愆則可謂人子矣愚觀其命秦晉之詞語平
而不切志舒而不慘忘不共戴天之仇輕棄
舊都以西事委之於秦而卽安於洛邑亡三
綱矣孔子定書而取文侯之命何哉平王雖
不自飭勵而晉侯不失蕃宣之道逐西戎黜
伯服扶立冢嗣定都成周號令天下莫敢不
從使平王稍有仁心義氣而輔以晉文衛武
則周室中興矣聖人心廣道大權輕重不失
毫釐是以深取晉文而於平王猶有望也及
其末年怠惰放縱不可救藥日以衰微名號
雖存其實與杞宋等矣聖人據事實本天道
而作春秋固非衆人之所識也

秦襄公乘勝取岐豐之地王命賜秦爵爲伯秦國風
五篇曰終南二章章六句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
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終南何
有有條有梅條栢梅
柟也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

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紀基堂女堂乎君子至止黻

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衛侯和留周輔政時年

九十有五矣克勤不怠在輿有虎賁之規位宁有官

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處有褻御之箴臨事有

警史之導宴居有工師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衛

國風首篇曰淇澳三章章九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

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

是詩也瞻彼淇奧隈也綠竹猗猗有匪文章貌君子如切

如瑳如琢如磨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瑟兮僖兮

赫兮喧兮德容赫赫宣著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志也兮瞻彼

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真似美石會弁如星

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纒纒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

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簣茂密也有匪君子如金

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卿士之車也兮善戲謔

兮不為虐兮居無何衛侯以老歸國諡鄭伯友曰桓

公召掘突入為司徒鄭國風首篇曰緇衣三章章四

句美武公也父子竝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

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緇衣毛云卿士聽朝正服鄭云

居私朝之服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粲也餐也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

李

方還予授子之粲方緇衣之蓆大方散予又改作方
適子之館方還予授子之粲方

二年秦自以居西垂立西時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
祠白帝魯侯稱薨諡曰孝公子沸湟嗣

四年甲戌東虢公都于制恃其地勢驕侈怠慢鄭人
并其地鄆仲恃險國家荒亂鄭人滅之鄭伯欲伐胡
以其子妻之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
曰胡可鄭伯曰胡兄弟之國也遂戮其思胡君聞之
以鄭爲親已不設備鄭伯襲取之

五年秦襄公伐西戎無虛歲是歲出師至岐薨子文

公嗣

九年秦文公東獵至汧渭之會曰吾先邑也卽營居
之

十二年衛侯和薨國人謂之睿聖武公子楊嗣衛國
風二篇曰考槃三章章四句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
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考成也槃樂也在澗山夾水碩人之

寬獨窹窹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陵也碩人之邁寬大貌

獨窹窹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進立凝重也獨

窹窹宿永矢弗告

十四年甲申王國風首篇曰黍離三章章十句閔宗

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蓋爲禾
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彼黍離
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
彼稷之穗行邁靡靡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王國風二篇曰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
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鷄棲于塒塒塒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

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會期也鷄棲于

桀桀日桀日之夕矣牛羊下佸聚也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王國風三篇曰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閔君子也君

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君子陽陽若自得者

左執簧笙也右招我由房國君有房中之樂其樂只且非樂只此而已

君子陶陶陶陶陶左執翽翽翽翽右招我由敖燕遊也其樂只

且王國風四篇曰揚之水三章章六句刺平王也不

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揚激揚也之水

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

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
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王國風五篇

曰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

年饑饉室家相棄爾中谷有蓷嘆其乾矣蓷陸而生於

於谷年乾年濕則稿矣有女化別也離嘒其嘆矣嘒其嘆矣遇人

之艱難矣中谷有蓷嘆其脩乾硬也矣有女化離條其

歎矣意條條而悲歎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嘆

其濕矣乾得濕則腐矣有女化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

及矣王國風七篇曰葛藟三章章六句王族刺平王

也周室道衰葉其九族焉葛藟長延之貌葛藟在河之滸

水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頌葛藟

藟在河之涘亦在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

莫我有絲絲葛藟在河之漘水隈也終遠兄弟謂他人

昆昆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荆季紉四世孫蚡昌立綱

紀庶事篳路藍縷以啓四封蠻夷皆服

十五年秦文公夢黃蛇自天屬地其口止於酈時遂

作酈時用三牲祠白帝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

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

郊上帝黃帝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

十八年秦初有史以紀事

二十一年秦文公伐戎戎兵敗散文公遂有周地

二十三年宋公鮒之曾孫戴公戴公之世弗父何之

孫止考父補禮樂之廢壞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

師是歲戴公之子司空薨諡曰武公子力嗣

皇王大紀卷第三十二畢

皇王大紀卷第三十三

三王紀

周平王

二十四年甲午衛侯夫人齊姜無子娶陳嬀生子完

姜氏子之嬖妾生子州吁衛國風三篇曰碩人四章

章七句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

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碩大人其碩也

衣錦褰衣褰也禪也加錦衣之上嫌其文之太奢也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姊妹之夫曰私手如棗萼如

生之美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廣而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顧人敖敖長說也于農郊近郊

四牡有驕壯貌朱幘馬扇鑣鑣御馬翟茀以山雉為車蔽以朝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盛貌北流活活流貌施眾濺

濺魚器施於水中鱣鮪發發多貌葭蒹蘆也揭揭長也庶姜孽孽

盛貌庶士有暵武壯貌邶國風二篇曰綠衣四章章四句

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綠兮

衣兮綠衣黃裏綠間色也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

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汝所治

兮我思古人俾無訆過也兮緜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

古人實獲我心

二十五年晉侯仇薨是為文侯子伯嗣是為昭公自

絳徙都翼唐國風二篇曰山有樞三章章八句刺晉

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有用有鐘鼓不

能以自樂有朝庭不能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

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山有樞

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亦曳也子有車馬弗馳弗

驅宛宛貌其死矣他人是榆樂也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

內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

保安也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

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秦初制三族之法

二十六年晉侯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使靖侯之
孫欒賔傳之師服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大夫
有貳宗士有隸子弟等衰如是是以能固今晉甸侯
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唐國風三篇曰揚之
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刺晉昭公也昭公分
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揚
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於沃既見君子云何
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曲沃邑既
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
以告人

二十七年鄭伯掘突薨諡曰武公武公娶于申曰武
姜生寤生及叔段姜氏愛段欲立之公弗許寤生嗣
是為莊公

二十八年武姜請封段于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
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祭封人仲足諫曰都城過
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
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
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
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鄭國風二篇曰將仲子三章

三十年荆蚡冒薨窮能通殺其世子而自立秦文公
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以一牢祠之命曰陳寶

三十一年曲沃成師能修其政唐國風四篇曰椒聊

章章六句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

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椒聊野椒也之實蕃

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長也條且椒聊

之實蕃衍盈剝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晉大夫潘父弑其君伯諡曰昭公將納成師晉人殺

潘父立昭公弟平國內亂唐國風五篇曰綢繆三章

章六句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綢繆束

薪三星在天

謂始見東方嫁娶之時也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今

子今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東南也今夕何

夕見此邂逅子兮子今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

在戶正南也今夕何夕見此粲三女為粲者子兮子今如此

粲者何

三十四年甲辰

三十六年衛侯楊薨諡曰莊公子完嗣是為桓公初

莊公寵州吁好兵公弗禁大夫石碏諫曰臣聞愛子

教之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

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

皇王九經卷三十三
五
立而老

三十九年晉曲沃成師卒是為桓叔子鱣代唐國風
六篇曰杖杜二章章九句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
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有杖特之

杜赤棠其葉湑湑枝葉不相比獨行踽踽無所親也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助也

焉有杖之杜其葉菁菁希少貌獨行眾眾無所依也豈無他

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

飲焉唐國風七篇曰羔裘二章章四句刺時也晉人

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羔裘豹祛卿大夫之服也自由我人

居居安居也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裒自我人究

究盡心也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四十年齊侯祿父立文侯赤之孫也

四十一年宋公舍其子與夷以國讓其弟和宋公薨

謚曰宣公和即位大夫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

恭其鼎銘曰一命而偻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

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粥於是以餽其口鄭伯伐魯

魯公子息姑逆戰於孤壤鄭人獲之以歸囚諸尹氏

息姑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

皇三大也

主

四十四年甲寅鄭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臣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四十七年曲沃緡入翼弑其君平謚曰孝公國人逐緡立孝公弟郟

四十八年宋師侵魯魯人敗之于黃魯侯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息姑宋武公薨之年生女曰仲子手有文曰爲魯夫人故魯侯娶焉生子允而弗湟薨謚曰惠公孔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

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耻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四十九年冬魯公子息姑欲以位讓其弟允諸大夫不可姑息乃即魯侯位魯侯求好於邾春正月與邾子盟於蔑鄭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三月命公子呂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人叛段段入鄆鄭伯伐諸鄆大叔出奔共其子滑奔衛鄭伯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谷封人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

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母子如初王命鄭伯爲卿士衛人爲鄭公孫滑伐鄭取廩延魯仲子之喪夏五月王使冢宰致賵魯侯求成於宋秋七月盟于宿冬十月祭伯朝於魯魯大夫孝公之子益師卒至魯哀公之世孔子不復夢見周公於是按魯史春秋斷自隱公元年筆則筆削則削而作春秋春秋經曰元年

春王正月

謂一爲元者明人君之用也元卽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

國先正其心心正而後天下莫不一於正冬而曰春者行夏之時也春天時正王月書時又書月見天人

一理而知王與天同大也加王於正者公羊子曰犬一統也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道

無二致政無二門而知天下定於一也魯隱不書卽位者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于天子也首緇隱

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何以始於魯隱平
王子母適冢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
顛覆至是暮年又以天王之尊而賜諸侯寵妾人
望絕矣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故託始乎隱也

書卽位 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
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
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
於天子諸侯大夫板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
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首黜隱公以明大法父子
君臣之倫正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魯侯爵而稱公此
文者也我所欲曰及邾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王朝
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字諸侯之兄弟例稱
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然有例當稱字或黜而名例
當稱人或進而書字者聖人之特筆也春秋大義公
天下講信修睦至於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不稱國
刑牲要神非所貴也 鄭伯者姜氏嘗欲立段矣鄭伯恐其
不稱師而專曰鄭伯者姜氏嘗欲立段矣鄭伯恐其
終將軋已為後患也故縱使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

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
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春秋誅其意以正
人心垂訓之義大矣不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
書奔義不繫於奔也

公仲子之賵 春秋創制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冢宰稱
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
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
也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咺為冢宰承命而行
故特貶而書名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
卒也王使祭叔歸舍且謂其葬也王使名伯來會葬
而祭名書字何也前賵仲子則名冢

九月及宋人盟
宰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于宿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
者盟會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
凡書名者惡其屢盟不待會同私約不繇
天子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也

冬十有二
月祭伯來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
卿士來朝于魯直書曰來不與其私交杜
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

公子
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

益師卒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貴戚之卿也其稱公

而自命也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或曰或不

曰著禮貌之差也非世也公子翬不書卒何也因事之變

誤朝躬行弑討之賊也公子遂書卒何也春秋有

以明卿卒不繹之禮也季孫意如書卒何也春秋有

變例定哀多微詞定公幸於禍而忘其讎誘於利而

忘其辱以意如為大夫不討先君之賊也

五十年春魯侯與戎會於潛修惠公之好戎請盟魯

侯辭莒子取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三月莒人入向

以姜氏還魯司空無駭帥師入極戎復請盟夏六月

庚辰魯侯與盟於唐秋七月紀侯使其大夫履緌逆

夫人於魯八月魯伯姬歸於紀十月乙卯魯侯夫人

子氏薨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討廩延之師王將分

政於虢公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於是與鄭交質經曰

二年春公會戎於潛戎狄舉號外之也天子與天地

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者王道之用也是故親

戎狄致金繒之奉是首顧居下也戎狄來朝位侯王

之上是亂常失序也羌胡居塞內無出入之防為

滑夏之階也故馭戎之道正朔不加奚會同之有

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以事言之入者造其

國都以義言之入者

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

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

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

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

及戎盟於唐春秋謹華夷之辨與戎盟非義矣其書

曰者謹之也後世如西漢結戎狄以許

婚而配偶非其類如唐肅宗約回紇以求援而華夏

被其毒如德宗信吐蕃以與盟而臣主蒙其耻雖悔

照

於終亦將奚及春秋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冬十月伯

姬歸于紀穀梁子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夫婦人倫之本也故文王為世子而親迎韓

侯為諸侯而親迎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期紀子伯書履綸逆女眾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莒子盟于密凡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

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闕疑而慎十有二月乙卯夫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人子氏薨穀梁子曰隱之妻也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而不書

葬以明順也夫婦人倫之本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

正鄭人伐衛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縶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

曰入徙其朝而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

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

取特婉其詞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不書戰者

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五十一年春正月庚戌王崩諡曰平王太子洩父蚤

死嫡孫林立將遂畀號公政二月鄭祭足卒師取温

之麥王與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

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

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

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

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洞

酌昭忠信也宋公疾名大司馬孔父嘉曰先君舍與

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
 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雖死亦
 毋誨焉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
 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
 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
 使馮出居于鄭嘉者正考父之子也夏六月庚辰宋
 公薨與夷即位冬十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尋廬之
 盟經曰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經書曰食三
十六精曆算

者所能攷其行有常度是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
 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遇災而懼之意也克謹天戒
 則雖有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
 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

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
微陰盛之證而可忽乎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者上墜
之形春秋

歷十有三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
 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往
 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
 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周人來
 計魯侯不往是無君也
 其罪不書而自見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天
子大夫

世執朝權為周階亂者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
 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鑒也官不擇人
 世授之柄黨與既眾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
 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書尹氏武氏仍叔
 之子於魯書季反仲遂皆志其非
 禮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古者天子崩嗣王諒
 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非王命也以非王命
 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
 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湏索也君取
 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
 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

公和卒

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殷聘而世相朝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總

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弊器財用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而天子待諸侯

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嘗會盟聘問

則名可知不則雖使至告喪其名示不可得而知矣諸侯曰薨而何以書卒周室東遷諸侯專國上不請

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法特書曰卒貶黜之也

石門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書而弗削者其諸以

是為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癸未葬宋穆公諸侯五月而葬

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家人授之兆為之蹕而均其禁外諸

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而天子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

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有討其賊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

弑矣而經不書葬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有治其罪而不葬

者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有避其號而不葬葬者吳楚之君書卒者十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

而經不書葬皆聖人所制春秋之法也

桓王

元年冬十二月戊申衛公子州吁弑其君而自立宋

公魯侯將為會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遂遇

于清宋公子馮在鄭鄭人欲納之衛州吁將修先君

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乃使人啖宋以

伐鄭除公子馮之利宋人許之陳蔡方睦於衛州吁

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侯蔡人伐鄭邶國風三

篇曰燕燕四章章六句衛莊姜送歸妾也燕燕于飛

差池張舒也其羽之子于歸歸宗也遠送于野郊外野瞻望

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頡之飛而上曰頡之子

于歸遠于將之行瞻仰弗及佇立以泣也燕燕于

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陳在衛南瞻望弗及實

勞我心仲氏任大也只其心塞實淵也終溫且惠順也淑

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勉也邶國風四篇曰日月

四章章六句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

答於先君以至窮困之詩也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日乎

臨之也乃如之人兮逝速也不古故也處胡何也能有定寧

會也也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

好不及我也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

日始月盛皆出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

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

定報我不述循也邶國風五篇曰終風四章章四句衛

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終風

且暴終日風顧我則笑侮之也謔浪笑傲言戲謔不敬終心

是悼終風且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莫往莫來人無子道以來事已

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悠悠我思終風且曠陰而風不日有曠

寤言不寐願言則嚏也曠曠其陰如常陰虺虺其雷

照

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傷也邶國風六篇曰擊鼓五章章

四句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擊鼓其鏜踊躍用

兵鏜然擊鼓聲也土國漕我獨南行漕衛邑也從孫子仲平陳

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予以

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契濶勤若也說數也執子

之手與子偕老偕俱也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

不我信兮洵遠信極也宋公使乞師於魯侯問於衆仲曰

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

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

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也公辭之公子翬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遂

會諸侯敗鄭徒兵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州吁未能和

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陳侯方有

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

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

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洩

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洩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孺

羊肩泄殺石厚于陳謚其君曰桓公衛人逆桓公之

弟晉於邢冬十月公子晉即位經曰四年春王二月

皇王天也

卷三十三

莒人伐杞取牟婁

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聖王不作諸侯放恣

有取其故地如僖公之取濟西成公之取汝陽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也 戊申衛州吁

弑其君完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在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問政事

主兵權而當國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古者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

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簡其禮耳簡畧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三而皆以及若日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爵若日以尊及卑然也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誅首惡與是役

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可也鄰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也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

其黨與之伐也此義行為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暈帥師會宋公

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公乞師公辭而弗許義也暈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之無

君之心兆矣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夫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若曰暈帥師會伐鄭豈不自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也言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而誅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伐鄭稱人討亂臣之法嚴矣

州吁稱人衆詞也公羊子稱人為討賊之詞是矣于濮者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

也州吁二月弑君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衛人久然後能殺之于濮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

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於衛人特書

自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國其之非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

皇王大紀卷第二十四

三王紀

周桓王

二年冬魯侯將如棠觀魚公子彊諫曰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
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彰物
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
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
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

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
 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
 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彊稱疾
 不從亦孝公子也二月衛葬其君桓公四月衛人以
 燕師伐鄭鄭三大夫以三軍軍其前二公子潛軍軍
 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二公子以制
 人敗燕師于北制曲沃鱣攻翼晉侯邾奔隨是為鄂
 侯鱣既得晉不受王命王使虢公伐之復奔曲沃晉
 人立鄂侯之子光衛之亂也鄭人侵衛至是衛師入
 邾魯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

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
 八風也故自八以下公從之始用六佾宋人取邾田
 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會之
 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公使告於魯魯侯聞
 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
 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
 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冬十月辛
 巳魯公子彊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
 葬之加一等是為臧僖伯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
 郛之後秦世子卒諡為靖公經曰五年春公觀魚于

崇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特書觀魚以

言亦已矣又從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夏四月葬衛

桓公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弑逆之賊討矣

之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

為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

謚爾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至於葬則從其私謚

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詞顯

而義微皆所以遏人秋衛師入郕稱師者紀其用衆

欲存天理大居正也而義不同有矜

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

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

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

俟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不施德政

毒衆臨戎入人之國書著其暴也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考者

而祀也惠公欲以愛妾為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為嫡

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故因其來賙

考官而正名之曰仲子生稱號姓氏沒稱號謚姓者

夫人也存沒皆單稱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夫

禮則不書羽以象文德于以象武功總而稱之則為

佾婦無武事故獨奏文樂初獻六羽者明前此用

八之佾也魯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

非也以祀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末流

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聖

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也邾人鄭人伐

宋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然衛

州吁主兵伐鄭而聖人以宋為首者此春秋撥亂

之大螟蝻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蠶食節曰賊食根曰

法也螟蝻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螟記災也聖人

以是為國之大事也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

不必論奏災傷之事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也冬

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

之厚矣以僖伯之忠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

不聽其言與郭公善善不能用一也其及宜矣宋

人伐鄭圍長葛圍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

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

皇王紀略卷三十四

宋

人

伐

鄭

圍

長

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三年甲子春鄭伯使人輸平于魯三月辛酉魯侯會齊侯盟于艾始平也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陳侯長惡不悛徒自及也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秋宋人取長葛冬王使告饑于魯魯為王請糴於宋衛齊鄭鄭伯來朝王不禮焉周公黑肩曰我周之東晉鄭

馬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旣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弗聽王國風八篇曰采葛三章章三句懼讒也彼采

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葛所以為絺綌喻臣以小事使出彼采蕭

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蕭所以共祭祀彼采艾兮一日不見

如三歲兮艾所以療疾王國風九篇曰大車三章章四句

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

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大車檻檻毳衣如蒺大車大

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出封豈不爾思畏子

五命如子男之服毳冕蒺色青者豈不爾思畏

不敢大車嘒嘒毳衣如璫嘒嘒重遲之貌璫頰也豈不爾思畏

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穀生

皦白也生則形 經曰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納也平成也鄭人

異死則神合 納成于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

之本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秋七月 四德備而後為

也 乾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見天人之理合也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

矣 冬宋人取長葛 宋人恃強久役取非所有王朝不討列國不治鄭人土地天子所命

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也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攷穆公屬國之意殤公乃忌馮而

伐鄭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報宋序邾為首以鄭伯之罪輕也又肆行暴虐不善之

積已著其見弑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直書于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攷矣

四年春正月魯紀伯姬之行也其姊叔姬幼至是始歸於紀滕侯薨夏魯城中丘齊侯使公子羊聘於魯

結艾之盟也宋及鄭平秋七月庚申盟於宿魯侯聞之伐邾以說於宋初戎朝于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

賓王使凡伯聘于魯還至衛楚丘戎伐凡伯執之以歸陳及鄭平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

許之曲沃鱣卒是為莊伯子稱代秦伯薨諡曰文公嫡孫寧公立經曰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

之姊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室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

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

侯卒 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滕侯宿男之類書卒不書葬者怠於禮弱其君

也 夏城中丘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

也 者 夏城中丘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

也 者 夏城中丘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

也 者 夏城中丘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

也 者 夏城中丘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

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與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如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賊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陳光奔楚盜殺衛繁秦鍼宋辰書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年者齊僖公母弟也僖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至襄公緇之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仁人於兄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秋公伐邾魯為宋討非義之甚而稱伐邾傳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世之意也

楚丘以歸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眾也楚丘衛地以歸者罪比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個人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泣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求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石父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五年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請衛侯先相見衛侯與宋公遇于大丘鄭伯先請于魯以泰山之祊易許田魯人許之正月使宛歸祊魯人受之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蔡侯薨子封人嗣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於溫盟於瓦屋以釋東門之役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魯侯莒人盟於浮來以成紀好

冬十月魯大夫公子展之孫無駭卒請諡與族公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於諸侯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於大夫使因其王父字諡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齊侯使告成三國于魯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經曰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庚申我入枋輸平之時以言請之矣至是來入地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以方岳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枋田爲湯沐之邑枋近于魯許鄰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枋者枋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周制諸侯薨赴不以名仲尼革之必以名書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明于瓦屋參盟書曰謹其始也程氏曰宋爲主盟與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

哲言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誥盟盟誚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春秋革薄從厚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蓋有志于天下爲公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隱公屈于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亦太卑而可踰矣

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螽冬十有二月無駭卒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爾其後

且明非大夫之罪也且明非大夫之罪也螽冬十有二月無駭卒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爾其後

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諡或以官或以
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
失國出奔者相繼觀春秋所書
而是非之迹著治亂之效明矣

六年王使大夫南季聘于魯春正月癸酉魯雷電霖
雨庚辰大雨雪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
雪秦徙都眉之平陽魯大夫俠卒夏魯城郎宋公不
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告于魯魯侯會齊侯于防以
謀伐宋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
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
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
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

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大敗戎師經曰九年春天

王使南季來聘

古者諸侯於天子朝聘有制天子於諸侯亦有時聘以結好隱公卽位九年未嘗朝聘於天子貶爵削地可也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於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

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賜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然後征伐自諸侯出然後政事自大夫出然後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

雨雪

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此三月正

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公子翬之讒非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挾卒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

夏城郎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城不可踰制役不可違時又當量功命日不愆于素然後爲之可也

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

于防 周制有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

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曰鄭伯為宋公不王討也何以謂之非王事乎天下不聽征伐之禁於

王都始則私會中則私盟終敗人而奪其邑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蓋矯假以逞私忿爾經之書會

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比

七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魯侯鄭伯會于中丘盟于鄧

為師期二月公子翬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四月戊申

魯侯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魯侯敗宋師于管庚

午鄭師入郕以郕歸于魯庚辰入防以防歸于魯蔡

人衛人郕人不會伐宋五月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

衛人入鄭乃名蔡人入戴蔡人怒師不和鄭伯圍戴

克之取三師焉七月戊寅鄭伯入宋八月壬午齊人

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經曰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

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不氏先期也

夫亂臣賊子積其強惡非一朝一夕之故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六月壬

戌公敗宋師于管辛未取郕辛巳取枋 內大惡其詞婉諸侯分邑

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若成公取鄭襄公取郕昭公取鄭皆覆人之邦而絕其祀亦書曰取故此

直書而不隱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

伐取之 鄭莊公以奇取勝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土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當此刑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程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

皇三十八年 卷三十四 周

不見其爲王討也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爲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何難哉

八年滕侯薛侯朝於魯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請於薛侯曰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乃長滕侯魯侯會鄭伯于時來以謀伐許五月齊侯魯侯鄭伯伐許瑕叔盈以螫狐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男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旣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

奉叔許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乂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

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
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
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
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
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
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王取鄔
劉蔿邗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温原緝樊
隰郟攢茅向盟州陘墮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
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
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

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夫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
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二不違而以伐人君子是以知
息之將亡也八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
以報其入鄭也魯公子翬請殺公子允將以求太宰
魯侯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
焉翬懼反譖公于公子而請弑之公有事於鍾巫齊
于社圃館于窋氏九月壬辰翬使賊弑之是爲隱公
公子允卽位而討窋氏有死者經曰十有一年春滕

侯薛侯來朝周東遷之後列國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凡來聘來朝一切書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

矣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

入許前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此書及則入許者公所欲也公即位十有一年不朝京師不奔王

喪禮與平兵取也易地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凡

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

之殃豈特始於惠成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隱公見於桓不可不察也弒魯史

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不書弒示

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

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

復讐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讐言不

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事也

以此法討罪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九年魯侯弒君得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卒易枋田魯

侯許之正月會鄭伯于垂以枋田之薄於許田也加

璧焉二月丁未魯侯及鄭伯盟于越魯大水經曰元

年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惑方士

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

代因之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

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為正春王正月公即位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

弒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惠公元妃無適

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桓庶弟也隱

欲讓而桓弒之春秋所以備書始終討三月公會鄭

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許田所以易枋也鄭既歸枋又加璧者枋薄於許故

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乃有無君親之心焉聖人以

是為國之大惡也故隱其詞而謂之假夫易則已矣

言假則有歸之道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之意其垂

訓之義大矣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

拔本塞源杜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垂之會

得許田以自廣也故稱會越之盟桓公欲結鄭好以

自安也故稱及夫弒逆之人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

聖三大也

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謂懼春秋所以作也無俟於秋大水大水者陰逆而與秋大水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冬十月

十年宋公立十一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華督為太宰督將弑君因民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攻殺孔父遂弑宋公諡曰殤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郟大鼎賂魯侯齊陳鄭皆有賂魯侯將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

鳥衡統紘縱昭其度也藻率鞞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以臨照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郟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公不聽遂與齊侯陳侯鄭伯會於稷立華氏使相宋公夏五月紀

侯朝於魯齊故也荆熊通浸強大稍侵漢沔之北蔡

侯鄭伯會於鄧始懼楚也秋七月魯人入杞魯侯及

我盟於唐以脩舊好晉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

曲沃伐翼經曰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

夷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氏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

理未嘗亡也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是也以為諸侯之卒天子所隱及其大夫孔父孔父佐殤公無能改

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於其德非所謂恪君心之非者然督之所憚於是先

攻殺孔父而敢後弑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是故

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也凡亂臣賊子

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故劉安欲叛漢而

憚汲直曹操欲擅位而憚孔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

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滕侯

而稱子終春秋之世何也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

作者也夫亂臣賊子人人莫與則無以立於世而莫

敢動於惡矣故討亂賊之法尤嚴於其黨滕侯先鄰

國而朝桓是黨之也與夷狄何異四夷雖大皆曰子

狄之也使其後嗣有能討亂賊蓋

前人之愆則聖人必復其爵矣

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春秋於列會獨此與襄公未年會于澶淵特書其所為者

以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

則謀宋災而不致討故特書以見意焉然澶淵之會

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此則書公又序諸侯

之爵何也澶淵之會雖書曰宋災故而未嘗表其誅

責之意也故必深諱重貶然後見也稷之會前書督弑後取宋鼎曰成宋亂書諸侯則其責明矣

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太廟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

致之謂弑逆之賊不能討而受其賂器寘於大廟以

明示百官是教之為夷狄禽獸也公子牙慶父仲遂

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爲此懼而作春秋
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臣戒也 秋七月

杞侯來朝 公穀程氏皆以杞爲紀紀侯朝弑君之賊
何以無貶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

援非爲桓立 蔡侯鄭伯會于鄧 楚自周東遷號稱王
而朝之也 跨越江漢此三國者

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
室懿親爲之服役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

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悖信義荆楚雖大何懼焉若事
醜德齊則以比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諸侯

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由可考也觀春秋進
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

月入杞公及我盟於唐冬公至自唐 君行反而告至
常事爾何以書

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也
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桓公弑君而立嘗列於中

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與我盟而書
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曲沃稱伐翼次于陘庭莊伯之會

韓萬御戎梁弘爲右敗晉侯于汾隰晉侯驂絰而止

夜獲之是爲哀侯及欒共叔稱使謂共叔曰母死吾

以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共叔對曰人非父不生非

君食不長非師教不知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

焉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死晉人立哀侯之子魯侯

會齊侯于嬴請婚齊侯許之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

盟也杞侯來成于魯魯侯會之于邾夏五月辰朔日

有食之既魯侯使公子翬逆夫人于齊齊侯送姜氏

至于謹魯侯會之以姜氏歸先王之制諸侯嫁女于

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

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齊公子年聘于魯致夫人也魯

有年經曰三年春正月桓公三年而後不書王者十有四年何也桓公弑君而立

王朝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反面事雙魯莫之耻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不書公會齊侯以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

于羸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是時也人

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

月公會杞侯于郟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穀梁曰既

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

其夜食曰王者朝日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桓王師之應公子翬如齊逆女娶妻必親迎儻

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近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綸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婚之禮

失其節矣故書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

謹夫人姜氏至自齊魯侯既不親迎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于謹是公之行其重在齊

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禮者所以別嬖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

夫人國之六事故詳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舊

災異與慶詳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經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是仲尼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

而弗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

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歎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史則為慶詳在經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與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畫工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此于慶端之門至程氏發明奧旨然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皇王大紀卷第三十四畢

皇王大紀卷第三十五

三王紀

周桓王

十二年冬十有一月魯侯狩于郎王使冢宰渠伯糾聘于魯侯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逐之出居于魏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魏芮皆姬姓魏地南枕河北涉汾水西迫于秦東阨于晉魏國風首篇曰葛屨二章章六句一章五句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

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

左辟佩其象締維是褊心是以為刺魏國風二篇曰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

禮也彼汾沮洳漸洳也言采其莫菜也彼其之子美無度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

美如英萬人為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

蕡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魏國風三

篇曰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

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

故作是詩也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謔

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

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棗也其實之

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

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

亦勿思魏國風四篇曰陟岵三章章六句孝子行役

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

散而作是詩也陟彼岵兮山無草木曰岵瞻望父兮父曰嗟

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上謂去服事也猶來無止父尚

義也陟彼岵兮山有草木曰岵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

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弃母尚恩也陟彼岡兮瞻望兄

良

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俱也上慎旃哉猶來無

死兄尚親也魏國風五篇曰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刺時

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

兮男女往來無別之貌行與子還兮去來相遇十畝之外兮桑者泄

泄兮人多之貌行與子逝兮行相逮及魏國風六篇曰伐檀三

章章九句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

仕進爾坎坎伐檀兮坎坎伐木聲寘之河之干兮寘置也干厓也

河水清且漣漪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待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一夫之居曰廛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貆兮貆獸名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素空也坎坎伐輻兮寘

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直直波也不稼不穡種之曰稼

胡取禾三百億兮萬萬曰億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特兮獸三歲曰特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

河之漘兮漘亦里也河水清且淪漪小風成文曰淪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熟食曰飧魏國風終七篇曰碩鼠三章章

八句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

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

女貫事也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

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

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得其直道碩鼠碩

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

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號呼永經曰四年春正月公

狩于郎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

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夏天王使宰渠伯

糾來聘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名之何也操

王者宰也承命以聘弒君之賊故書名以見其非宰

也然桓公沒榮叔來錫命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

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

其義備矣宰咺獨稱官糾無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

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封

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

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

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

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不書秋冬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

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

所以生物也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生物也王

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弒隱公而立大

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

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宰糾書名而

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十三年甲戌冬十有一月己丑陳侯鮑薨謚曰桓公
公弟佗殺太子免而代之陳國風六篇曰墓門二章
章六句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
於萬民焉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
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齊侯鄭伯朝于紀欲

以襲之紀人知之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陳葬其君桓公魯城祝丘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衛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關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旣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蔡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旒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

肩王亦能軍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王國風六篇曰兔爰三章章七句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有兔爰爰緩意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憂也尚寐無吽動也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覆車也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憂也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鄭國風七篇曰遵大路二章章四句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

思望焉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

也 摻擊也 連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

好也醜弃也 鄭國風八篇曰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刺

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女曰鷄

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

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

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

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王國風八篇

曰伯兮四章章四句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

過時而不反焉伯兮揭兮揭武勇貌 邦之桀兮桀特立也 伯也

執爰長丈二而無刃 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

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

疾焉得諼草令人忘憂 言樹之背背北堂也 願言思伯使我心

痲衛國風九篇曰有狐三章章四句刺時也衛之男

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

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有狐綏綏匹行貌

在彼淇梁石絕水曰梁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

彼淇厲厲深可厲之人 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

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初衛侯烝於夷姜生伋子

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納之邶國風之十

良

八篇新臺三章章四句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

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新臺有泚

河水瀾瀾燕婉之求不能遂際不鮮不能新臺有洒河水

泔泔燕婉之求不能遂際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

之求得此戚施不能秋魯大雩凡祀啓蟄而郊龍見

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魯有螽州公如曹度其國

危遂不復經曰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夏

齊侯鄭伯如紀此外相如國史承告而書聖人存而弗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也而

乃色藏禍心以圖之也所以著齊天王使仍之子來

聘卿大夫天下之公選也周衰小人得政以朝廷寔爵施及童稚賢者老身於鞞門圭竇公道不行然

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

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

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塋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

陳人從王伐鄭魯桓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聘

焉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乃憤怒自將以

政之非天討也故不稱天若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

非天討乎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

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

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

之大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

法若此者皆裁自聖大雩也諸侯雩于境內山川爾

心非國史所能與也魯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

因早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

此皆國史所不能與而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

曹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登塵東上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比何以書將有其未故先錄其本

十四年冬十有一月州公自曹朝于魯荆熊通侵隨使遠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闞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日季梁在何益闞伯比日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

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令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日吾牲牷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日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日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備膾咸有也奉盛以告日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平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日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纒慝也故

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
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
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
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齊侯欲滅紀
紀侯求魯爲之主春二月魯侯會之于郕北戎伐齊
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
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
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
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魯侯之未昏於齊也齊
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

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
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
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
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
辭諸鄭伯六月壬午魯大閱以簡車馬陳公子躍蔡
出也蔡人殺佗而立之秋七月丁卯魯夫人生子以
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
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
有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官
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

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紀侯朝于魯謀請王命以求成于齊魯侯告之以不能經曰六年春正月寔來寔者州公名也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國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孟子以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今州公書名以匹夫畜之可乎曰世衰道微諸侯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強暴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所

書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郟

秋八月壬午大閱書八月不時也書大閱非禮也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

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網蔡人殺陳佗佗殺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

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

討之賊也會桓殺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殺君而四君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殺君者及其見殺則稱位蔡殺弑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

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適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

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

道也與賢者貴於為人與子者定於立嫡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冬紀

侯來朝王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魯桓弑君之賊人入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者也而紀侯

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十五年冬十二月乙亥魯焚咸丘穀伯鄧侯朝于魯

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

遷盟向之民于郊曲沃稱入翼殺其君小子侯王使

虢仲伐之稱復歸曲沃虢仲立哀侯弟緡唐國風八

篇曰鶉羽三章章七句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

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肅肅鶉

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

靡不攻致也

不能藝稷黍父母何

怳怳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

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

鶉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悠

悠蒼天曷其有常經曰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易稱

王用三驅禮天子不合圍夫子鈞而不綱皆愛物之意也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用者也

夏穀伯

緩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鄧侯何以生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

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朝之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夫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

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誅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

為禽獸也

不書秋冬

田常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

幾希矣

公而立雖方伯連向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
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
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
不復能脩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
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六年冬十一月己卯魯魯王使家父聘于魯 三
月丁巳魯再烝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讎有
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遠
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
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息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
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
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左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

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
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
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
也乃盟而還楚闢地東至睢上魯伐邾秋八月雨雪
王使蔡公言于魯以取女遂逆后于紀秦寧公魯姬
生武公德公寧公薨庶長弗忌威壘三父舍世子兄
弟不立而立其庶出經曰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時也何以書為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何以無貶乃同則書重之義虞
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故
來聘桓公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錫桓公命王不稱
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 夏五月丁丑烝

與也故人主之義正論相而止矣 春秋

之文有一包而包數義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是也有再書而一貶者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是也

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劉敞

日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比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也是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理則不書故先儒以為宜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十七年冬紀季姜歸于京師巴子使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聘于鄧鄧南鄙鄧人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鬪廉及邑師圍鄧鄧養甥聃甥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闕廉

衡陳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之攻鄧師大敗鄧人宵潰秋虢仲芮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曹伯終生使其世子射姑朝于魯終生叔振鐸七世孫也魯侯饗之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嘆所也經曰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自逆者而

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穆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詞之抑揚各有所當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周制世子攝其君者謂朝於天子

子攝其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

攝哉君疾而儲副止啓女奴邪窺伺之心危道也世子
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日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
盡道而苟焉以從命
為孝又焉得為孝

十八年曹伯薨射姑嗣三月曹葬其君桓公號仲譖
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號公出
奔虞秦人納芮伯萬于芮魯侯衛侯期于桃丘衛侯
弗至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
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
獻之又求其實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
虞公公奔共池鄭伯以忽怒故請師於齊以伐魯冬
十月丙午齊侯以師助之魯侯與戰于郎邶國風八

篇曰雄雉四章章四句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

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也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我之懷

矣自詒伊阻詒遺伊維阻難也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

子實勞我心展誠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瞻視也道之云

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

臧邶國風九篇曰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刺衛宣公

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興也匏謂之瓠

匏瓠葉苦不可食也濟度也由膝以上為涉深則厲淺則揭厲謂由帶以

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有瀾

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

濟盈有鷺雉鳴

濟盈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鷺雉聲也衛夫人有淫泆之意授

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

牡

濡漬也由軌以上為軌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雉雄走曰牡牡雝雝鳴

士如歸妻迨

鴈旭日始旦

鴈離鴈聲和也納採用鴈始日出謂大昕之時

士如歸妻迨

冰未泮

迨及泮散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

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

渡者卬

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人皆涉我有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

之道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邶國風十七篇曰靜女三章

章四句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靜女其姝俟我

於城隅

靜貞靜女也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詭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

而不見搔首踟蹰

言志往而行止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

既有美德

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

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

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煒赤貌彤

管以赤心正人也

自牧歸黃洵美且異

牧田官也黃牙之始生也本之於黃取其

有始有終

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非為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

衛侯納伋子之妻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姜氏與

朔構伋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

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烏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

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

我之求也此何罪又殺之邶國風十九篇二子乘舟

思及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

作是詩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也朔與母

齊使賊先待於隘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伋曰君命不可逃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

迅疾而不疑也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願每也養養然二子乘

舟汎汎其逝往也願言思子不言二子之有不遠害害邶國

風十篇曰谷風六章章八句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

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

室家成室室家成而繼嗣生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志也采

葑采菲無以下體葑須也菲葱也下體根莖也德音莫違及爾同

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遲遲舒行貌違離也不遠伊爾薄送我

畿門內也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荼苦菜也宴爾新昏如兄如

弟宴安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宴爾新昏不

可屑以屑潔也母逝我梁母發我笱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我

躬不閱遑恤我後閱容也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

矣泳之游之舟船也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有謂富也亡謂貧也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愔反以我為讐愔養也既阻

我德賈用不售阻難也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育長鞠窮也

既生既育比于予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旨美御也宴

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泂有潰既詒我肄泂泂武也潰潰怒也肄勞

也不念昔者伊予來暨

暨息也

衛國風四篇曰氓六章

章十句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

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

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氓之

蚩蚩袍布貿絲

氓民也蚩蚩敦厚之貌布幣也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丘一成爲頓丘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愆過

也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將願也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

坳毀

也復關君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

既見

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龜曰卜著曰筮體非封之體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賄財遷徙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

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

沃然鳩鵲鳩也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

士之耽兮猶可

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

阻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

隕墜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

之車也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

爽嗟也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極仲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

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咥咥然笑

靜言思之

躬自悼矣

悼傷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崖隰則

有泮

泮坡也

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

總角結髮也晏晏和

柔也信誓旦旦然

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經曰十年

春王正月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

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及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

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傳者見二年思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為

正終生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不緣薨弒者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庚申

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

弗遇

弗者遷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

書日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 冬十有二月

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此獨不

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蓋有不得已而應者矣未

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弒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

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脩方伯之職駐

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之禡

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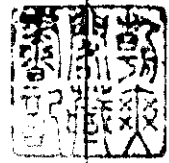
州吁主兵而先宋

皇王大紀卷第三十六

三王紀

周桓王

十九年冬十一月齊侯衛侯鄭伯盟于惡曹楚屈瑕將盟貳軫鄆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鄆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鄆鄆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聞志若敗鄆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



鄭師於蒲騷卒盟而還三月癸未鄭伯薨子忽嗣初齊人將妻忽忽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初祭仲有寵於莊公為公娶鄧曼生忽故祭仲立之夏五月鄭葬其君莊公宋雍氏女於莊公曰雍姞生公子突雍氏宗有寵於宋公宋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秋七月祭仲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之鄭伯忽出奔衛鄭國風九篇曰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太國之助至於

見逐故國人刺之有女同車顏如舜華魏迎同車也舜木槿也

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佩有瓊琚所以納間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孟姜齊長女閭都也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行行道也英猶華也將翱將翔

佩王將將將將鳴王而後行彼美孟姜德音不忘鄭國風十

篇曰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刺忽也所美非美然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苗莖言高下大小各

得其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都世人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山有

橋松隰有游龍松木也龍紅草也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子充良人

也狡童昭公也鄭國風十一篇曰摯兮二章章四句刺忽也

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摯兮摯兮風其吹女興也摯也人

臣待君君倡也君倡臣和也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叔伯言群臣長幼擇

今禘兮風其漂女漂猶吹也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成也鄭

國風十二篇曰狡童二章章四句刺忽也不能與賢

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昭公有壯狡之

志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憂懼不違餐也彼狡童兮不與

我食兮不與賢人共食祿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憂不能息也

宋公陳侯魯柔蔡叔盟于折魯侯會宋公于夫鍾冬

十月魯侯會宋公于闕經曰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

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其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矣惡曹之盟

三國之君也既不以道與師又結怨固黨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鄭莊公一念不善志殺其弟使餽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

國之計得也然身歿未幾忽儀壺突則而象之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

可以為求鑒矣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仲不名

命大夫也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乃至於是見執廢細其君而立不正不亦甚乎故稱其字者所以尊王

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春秋美惡不嫌同詞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

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突歸分亡矣凡此類皆聖人親筆非國史所能與也

于鄭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其不當立也不稱公子絕之也何以書于鄭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

一順詞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雖不順焉權臣許之立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

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鄭忽出奔衛忽以國氏正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

不能君也攷於詩可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者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
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二十年夏四月壬寅魯侯會杞侯莒子于曲池平二
國盟焉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魯侯欲平宋鄭五
月丁亥會宋公燕人盟于句瀆之丘六月壬辰陳侯
薨舍公子完而立第林魯侯以宋公之成未可知也
再會之于虛九月又會之于龜宋公辭平丙戌遂與
鄭伯盟于武父十月陳葬其君厲公丙戌衛侯薨于
朔嗣魯侯鄭伯帥帥伐宋戰焉楚伐絞莫敖屈瑕曰
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採樵者以誘之從之絞

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
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
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經曰十有
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
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魯君臣類與宋公盟會皆存而不削何其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不削者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

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宋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

丙戌衛侯晉卒十

信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然取其賂上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罪在內也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楚屈瑕伐羅鬪伯北逆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夫人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馭亂次以濟

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十二月齊侯帥師及宋公衛侯燕人侵紀魯侯鄭伯會紀侯伐之四國之師皆敗走春正月衛葬其君宣公魯大水王寵子克屬諸周公黑肩辛伯諫曰內寵並后嬖子匹嫡外寵二政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弗聽冬十月鄭人請修好于魯經曰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巳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齊爲無道恃強凌弱而以紀爲主何也彼爲無道加兵於巳必有引咎辨喻之文不得免則固其封守訴諸天子方伯及四隣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

戰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得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故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

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

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矣秋七月冬十月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魯侯鄭伯會于曹曹人致餼焉

鄭使公子子人于魯尋盟且脩曹之會夏六月壬申

魯御廩災乙亥嘗齊侯生三子諸兒小白子糾使鮑

叔牙傅小白鮑叔曰臣知棄矣召忽曰固也小白必

不為後管仲曰事未知也冬十月丁巳齊侯薨諸兒

嗣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焚渠門入及大

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秦庶

長三父等賊殺出子復立世子武公經曰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古人於冰藏之周用之偏亦理陰陽天地之一

事也仲冬煖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春

秋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之變詳矣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蓋亦視此為鑒也然則春

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

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鄭

伯使其弟語來盟來盟稱史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

盟不盟特未定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其新必矣何

以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乙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矣

敬也故書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

人衛人陳人伐鄭師而日以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

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二十三年甲申冬十二月王使家父求車于魯古者

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春正月乙未王崩謚

曰桓王太子他立二月己巳齊葬其君僖公祭仲專

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三月

仲殺糾公載以出奔蔡日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四月

乙亥鄭昭公入許叔復歸于許齊侯魯侯盟于艾以

謀定許邾人牟人葛人朝于魯鄭伯突因櫟人殺檀

伯而遂居櫟九月宋公魯侯衛侯陳侯會于袤伐鄭

將納突弗克而還秦伐彭戲氏至于華山經曰十有

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所入不至於

有求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若王者有求下觀而化未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

倫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然後民志定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

動莫為防制必至於元不衷官失德庶羞耻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

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

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祭仲遂君不書何也陸淳曰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

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

其自取焉耳本正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

而天下之事理也

稱世子者亡其君位也其稱復歸謂絕而復歸也古者諸侯世國故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不世官故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或曰復厭詞也

許叔入于許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則當伸大義以直詞告諸天子方伯求復其國蠶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公會齊侯盟于艾邾人牟人書入入云者難詞也

葛人來朝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制邑之死號君京城之叛大

櫟而突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疎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羨而叛棄疾未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墮二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來世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

冬十有一月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穀梁曰地

而後伐疑詞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慕其智足以結四隣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譏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也

莊王

元年冬十一月宋公魯侯蔡侯衛侯會于曹謀伐鄭

也春二月諸侯遂伐鄭弗克而還衛國風六篇曰花

蘭二章章六句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花蘭

之支興也花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温良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人君

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雖則佩觿能不我知不自謂無知以驕慢

人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花

皇王大夫

蘭之葉童子佩韞

韞珞也能射 雖則佩韞能不我甲

也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衛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

衛侯之構殺二子也相與立群公子黔牟而逐之衛

侯奔齊鄘國風二篇曰牆有茨三章章六句衛人刺

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牆

有茨不可掃也 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 中葺之言

不可道也 中葺內 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醜也 牆有茨

不可襄也中葺之言不可詳也 詳審 所可詳也言之

長也 長惡 牆有茨不可束也 束而 中葺之言不可讀

也 讀抽 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辱辱 鄘國風三篇曰君

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八句一章九句刺衛夫

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事故陳人君之德服飾

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能與君

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 委

委佗佗如山如河 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佗者 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

象服是宜 象服尊者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有子若是

乎玼兮玼兮其之翟也 玼鮮盛貌禴翟 鬢髮如雲不

屑鬢也 鬢黑髮也如雲言 玉之瑱也象之栴也 瑱塞

擗所以 揚且之皙也 揚眉之廣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 尊之如天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裋

審諦如帝

祥也禮有展衣者以升穀為衣裳覆也絺子之清揚

揚且之顏也清視清明也揚廣展如之人兮邦之媛

也展誠也美女為媛鄘國風五篇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鶉之奔奔鶉鵲之疆疆

鶉則奔奔鶉鵲則疆疆然人之無良我以為兄良善也兄謂君之兄鶉之疆

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君國小君鄘國風四篇

曰桑中三章章七句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

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

不可止衛之公室淫亂謂宣衛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

氏者也竊盜也幽遠謂桑中之野爰采芣矣沫之鄉矣爰於也庸蒙菜名沫衛邑

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爰采麥

矣沫之比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弋姓也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芣矣沫之東矣

云誰之思美孟庸矣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鄘國風七篇曰凱風四章章四句

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

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

焉凱風自南吹彼棘心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長養棘難長養者棘心

天天母氏劬勞天天盛貌劬勞病苦也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棘

十

其成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浚

就者 邑也在浚之下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睨眈黃鳥載好

其音 睨眈好貌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也 經曰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

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會于曹蔡先於衛四月伐鄭

先後有序不可亂也春秋時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為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

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先後易其序是利率人而

不要諸禮也後世有以醜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

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

儀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

意自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其致罪納突也罪桓之上

也 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二年冬十一月丙辰魯侯齊侯紀侯會盟于黃魯侯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十有二月丙午魯侯邾子會盟

于越三月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

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四月丁丑蔡侯薨第獻舞嗣蔡

人召蔡季于陳六月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癸巳

蔡人葬其君桓侯魯宋衛伐邾天子有日官諸侯有

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八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鄭國風十三篇

曰褰裳二章章五句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

國之正已也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惠愛也溱水名也子不我

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狂行童昏所化也子惠思我褰

裳涉洧洧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土事也狂童之狂也

且鄭國風十四篇曰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

句刺亂也婚姻之道闕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丰豐蒲也巷門外也悔予不送兮時

違而不至者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昌盛壯貌悔予不將兮將行

也衣錦褻衣裳錦褻裳衣錦褻裳嫁者之服叔兮伯兮駕予與

行叔伯迎已也裳錦褻裳衣錦褻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鄭國風十五篇曰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刺亂也男

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東門之墀如蘆在阪東門城東

門也墀除地町町者如蘆茅蘆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墀遠而難則如如蘆在阪其室

則邇其人甚遠邇近也得禮則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

栗行上栗也踐淺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就也鄭國風十六篇曰

風雨三章章四句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

度焉風雨淒淒鷄鳴喈喈興也風雨淒淒然鷄鳴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既

見君子云胡不夷胡何夷說也風雨瀟瀟鷄鳴膠膠瀟瀟暴疾

也膠膠猶喈喈也既見君子云胡不瘳瘳愈也風雨如晦鷄鳴

不已晦昏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鄭國風十七篇曰子

衿二章章四句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青

衿三章章四句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青

青子衿悠悠我心

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

音

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佩佩玉也。

士佩瓊珷而青組綉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桃兮達兮

在城闕兮

桃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見闕。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言禮樂不

可一日而廢

鄭忽素惡高渠彌渠彌因獵射而殺之謚曰

昭公祭仲立公子亶鄭國風十八篇曰揚之水二章

章六句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

亡而作是詩也揚之水不流束楚

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

東楚乎

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廷誑

也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

二人同心也

無

信人之言人實不信秦人誅三父等夷三族討其弒

出子也經曰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

盟于黃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五月丙午及

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

陳歸于蔡

季字也。歸順詞。劉敞曰：若季者，所謂智足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

不携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祭已葬蔡桓侯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

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然則魯君生而稱

公可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

失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於君，是

為忠。其垂訓之義大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三年冬十有一月魯侯將與夫人如齊申繻曰女有

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不聽會齊

侯于濼遂與夫人同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齊

國風九篇曰敝笱三章章四句刺文姜也齊人惡魯

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敝

笱在梁其魚魴鰈興也鰈大魚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雲言成

也敝笱在梁其魚魴鯉魴鯉大魚齊子歸止其從如雨如雨

言多也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唯出入不制齊子歸止其從如

水水喻衆也二月丙子齊侯設享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薨

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

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

之齊人殺彭生魯人以其君喪歸世子同嗣齊侯師

于首止鄭子亶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亶而轅高

渠彌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鄭國風十九篇曰出

其東門二章章六句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

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如雲

衆多也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思不存乎相救急縞衣綦巾聊樂

我員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出其闔闔有女如

荼闔闔闔闔也闔闔也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

茹蘆聊可與娛茹蘆葶苳之染女服也娛樂也鄭國風二十篇曰野

...

...

有蔓草二章章六句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

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野有蔓草零露漙漙

兮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

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時願野有蔓草零

露漙漙漙漙盛貌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予偕

臧臧善也鄭國風終二十一一篇曰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溱與洧方渙渙兮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士與女方秉簡兮

簡簡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

樂詩大也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勺藥香草溱與

洧瀏其清矣瀏深貌矣士與女殷其盈矣殷衆也女曰觀乎

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相謔贈之以勺藥周公欲弑王而立子克辛伯以

告王殺黑肩子克奔燕冬十月己丑魯葬其君桓公

經曰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是年魯桓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篡弑者已

列於會則不復致討孔子爲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殲而王法不得赦也

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

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歿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與者許可之詞公於齊姜

委曲從順無所不可敵筭之詩所以刺也故爲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乾者夫道也以桀御

六

為才坤者歸道也以承順為事易著于
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也
夏四月丙子

公薨于齊魯君弒者不地以見弒今書薨于齊不殛
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

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

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

外也穀梁子曰讐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故
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四年春正月魯桓夫人以桓公之不得其所也歸于

齊先王之制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

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王女之

嫁于齊者魯世為之主至是王將妻齊侯使魯大夫

單伯逆之于京師魯人以桓公之見殺於齊疑欲帝

為之主遂為王姬築別館館之于外八月乙亥陳侯

薨弟杵臼嗣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於是魯遂主王

姬歸于齊王國風終十一篇曰丘中有麻三章章四

句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

也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夫夫氏子嗟字也丘中燒

子嗟之所治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施施難丘中有麥彼

留子國子國子嗟父彼其子國將其來食子國復來丘中

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玖石次玉者言

齊侯帥師遷紀三邑邾郚部以為已屬經曰元年春

王正月魯莊公雖世嫡可以有國然未誓於王三月

則得稱世子擅有其國故不書即位

夫人孫于齊

夫人與聞乎弒臣子義不共戴天而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

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考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絕不為親與凡人等也今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

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孫者順讓委遠之詞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有若去而弗返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聖人取河廣之詩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垂訓遠矣 夏單伯逆

王姬 單伯者魯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魯為之主也禮穀梁子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也 秋築王姬之館 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

于外 魯主王姬之嫁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讐之人非所以接

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讐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 冬十月乙

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啖助曰不稱天子寵篡弒以瀆

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桓公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非小惡也與葬成風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

范甯以為非義之所存誤矣 王姬歸于齊 魯主王姬在他時常事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

春秋復讐 齊師遷紀邾鄆郚 此紀三邑也邑不言遷之義明矣 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為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

則遷國邑者不再賤而罪已見矣

皇王大紀卷第三十六畢

皇王大紀卷第三十七

三王紀

周莊王

五年冬十二月陳葬其君莊公魯公子慶父伐邾於
餘丘齊侯夫人王姬薨訃於魯魯侯為之大功或曰
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冬十一月魯桓夫人會
齊侯于樵齊國風六篇曰南山四章章六句刺襄公
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南

山崔崔雄狐綏綏

興也南山齊南山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綏

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

魯道有蕩齊子由歸

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

既曰

歸止曷又懷止懷思也葛屨五兩冠綏雙止葛屨服之賤者冠綏

服之尊者魯道有蕩齊子庸止庸用也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藝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取妻如

之何必告父母必告父母母廟既曰告止曷又鞠止鞠窮也析

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克能也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

曰得止曷又極止極至也宋公薨子捷嗣經曰二年春

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國而曰伐

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兵權者羽父專命再

為王將仲遂擄兵兩世故羣弑隱公而竊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

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秋七月齊王

姬卒夫服稱情而為之者也莊公於齊王姬比內女為之服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故特卒王姬

比內女嫁為諸侯妻者以著其罪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禚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

子道矣或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

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戒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

公處命之不行哀感之不至爾乙酉宋公馮卒

六年冬十一月魯公子溺會齊師伐衛宋葬其君莊

公三月葬桓王紀侯使其弟季以鄆請為附庸於齊

紀於是乎始判魯侯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絕故也鄭

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宿為次王伐

二

隨討其尊荆楚隨告絕于楚經曰三年春王正月朔

會齊師伐衛

穀梁子曰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讐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有父之讐而

釋怨其罪大矣况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公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矣先儒

或言天子不志葬又曰常事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

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季紀侯之弟也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紀侯命之屈已事齊請後

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書字而無貶乎入云

冬公次于滑

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者難詞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弁矣見義不為而

畏也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顯義如

何爾或以勇為鼓亂誤矣

七年冬十二月魯桓夫人享齊侯于祝丘春正月紀

夫人伯姬卒楚王熊通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

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主祿盡矣盈而

蕩天之道也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

行卒於楛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

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

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謚曰武王子熊貲嗣

始都于郢齊侯及陳侯鄭伯遇于垂謀屬紀也紀侯

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大去其國雖其夫人未葬亦不

能恤也四月齊人爲之葬伯姬魯侯會齊侯狩于禚

經曰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兩君相見

享於廟中禮也今夫人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

鄭伯遇于垂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衛衍始終爲君子儀君鄭十

有四年鄭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突之入以簋術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術在焉非所以

爲安也故西人者春秋莫適與也因其寄耳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爲

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紀侯大去其國大閱大雩大蒐譏其僭也

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委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爲小以去國爲大而爲之者也夫有國家者

以義言之則當効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亦可去而不守昔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

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而不可紀侯之卒明其

爲君之末矣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齊襄迫逐紀侯使不及葬其夫人而

去然後見其罪矣或曰葬之禮也夫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斥言

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秋七月冬公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

及齊人狩于禚穀梁子曰何以人齊侯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公於齊侯不與共戴天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故稱及稱人以著其罪也

八年魯桓夫人如齊齊國風十篇曰載驅五章章四

句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

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載驅薄薄簞茀朱

鞞薄薄疾驅聲也簞方文茀也車之蔽曰魯道有蕩

齊子發夕發夕自夕四驪濟濟垂轡瀾瀾四驪言物色盛也濟

聖三六也

濟美貌垂垂響響之
垂者瀾瀾衆也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言文姜於汶是樂易然

水湯湯行人彭彭
湯湯大貌彭彭多貌
魯道有蕩齊子翯翯

猶彷彿也汶水滔滔行人儻儻
滔滔流貌儻儻衆貌
魯道有蕩齊子

遊遨邕黎來朝于魯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蔡侯伐衛

納衛侯朔經曰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衆多之地攻於載驅之詩可見矣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蓋惡之心忘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

秋邕黎來來朝
夷狄附庸

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魯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而人之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

九年王使子突救衛諸侯兵強王師不能禁朔遂入

衛放黔牟于周殺二公子齊侯以衛賂分送于諸侯

齊國風七篇曰甫田三章章四句大夫刺襄公也無

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

者非其道也無田甫田維莠騫騫
興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

獲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忉忉憂勞也
無田甫田維莠稂

稂
稂稂猶無思遠人勞思怛怛
怛怛猶

婉今變今總
角非今未幾見今突而弁今
髮也非幼雅也弁冠也

齊國風八篇曰盧令三章章二句刺荒也襄公好田

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盧令

皇三六紀 卷三十二 五

令其人美且仁

盧田大夫令纒環聲言人君能有美之順時遊田百姓共其樂同其獲

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然

盧重環重環子其

人美且鬢

鬢好貌 盧重鉞 鉞一環也

其人美且偲偲才也楚

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騶甥聃

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

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

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

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秦伐邽

冀之戎初縣之經曰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

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

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列者褒救衛也朔陷殺其虜

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

惡而廢之可也及藉諸侯之力以抗王命故衛朔書

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

侯書人內則魯侯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或曰子突

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寡使無成功故書

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

也使諸侯顛逆順則子突雖微自是以申王命彼既

肆行矣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况其下乎

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矣爾幸不幸

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冬齊人來歸衛俘

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衛俘者衛

寶也朔以弟弑兄篡國上逆王命人理所不容彼諸

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

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衛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

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

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弑奪攘則

不厭也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十年甲午魯桓夫人會齊侯于防春二月辛卯夜恒

聖王大紀 卷三十一

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五月大水無麥苗魯桓夫人

會齊侯于穀齊國風終十一篇曰猗嗟三章章六句

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

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猗嗟

昌兮頎而長兮倚嗟歎辭昌昌抑若揚兮抑美色揚廣揚美目

揚兮好目揚眉巧趨蹌兮射則臧兮趨巧猗嗟名兮美目

清兮目上為名目下為清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

甥兮三尺曰正外孫曰甥猗嗟變兮變壯好貌清揚婉兮婉好眉日也舞

則選兮射則貫兮選齊貫中也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四矢乘矢

秦初縣社鄭滅小虢經曰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

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恒星者列

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天變動於上前此

者五國連行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

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

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

賊莽居攝漢法宗支掃蕩幾盡天秋大水無麥苗書大

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

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

日矣春秋所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防魯地也穀

于樵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其

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矣

十一年冬十一月魯侯帥師次于郎以侯陳蔡陳蔡

不至甲午治兵魯侯及齊侯圍邾邾降于齊公子慶

父請伐之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遂還鮑叔牙見

齊侯之無常也嘆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小白出
 奔莒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
 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
 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
 適齊侯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九月齊侯游于姑蔡
 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懼隊車
 傷足而反徒人費遇賊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
 階下賊入弑公而立無知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
 奔魯經曰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
 次善之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

侯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
 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矣
 甲午治兵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

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
 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

郕降于齊師秋師還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者以君為重也今莊公親將其次其

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既不稱公又以為重衆
 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
 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
 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係於師故不書公以著
 勞民動衆之罪為世戒春秋
 王道輕重之權備此類是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

知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
 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

也私其同母異於它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
 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
 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
 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克明峻德而
 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

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儀
表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
弑其君諸兒

左按

氏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徒人費遇賊于門先
入伏公出而鬪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是皆死節者
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
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
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
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
朋鮑叔皆沉於下寮不見用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
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踈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
之強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
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
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
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
死不償責
又何取乎

十二年春齊雍廩殺無知魯侯及齊大夫盟于蔣齊
無君也夏魯侯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初桓公

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孔子曰天子巡守遷廟主行今
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
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禘祭於祖為無主耳吾
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
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
太宰取群廟之祖以從禮也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
之主出廟必蹕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曰主命

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
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
舍反必告設奠卒歛帛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

命也六月庚申魯侯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公
喪戎輅傳乘而歸鮑叔言于齊侯曰管夷吾寬惠柔
良智勇治於高傒忠信可以結百姓禮義可法於四
方君若欲霸諸侯使相可也遂帥師言於魯曰子糾
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施伯曰
管子天下之材也所居之國必得志於天下若令在
齊長爲魯國憂矣必殺之魯殺子糾於生竇將殺管
召齊使者固請梏而予之召忽自殺鮑叔得管仲比
至三爨三浴之齊侯迎于郊與之坐而問焉曰我先
君惟女是崇惟田是好百姓困窮戎士凍餒社稷幾

亡孤欲大振齊國雪先君之恥柰何仲對曰先君之
惡不可揚也不敬宗廟民乃上校身者治之本也地
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君上之欲無窮苟不
敬百姓無度量於其間則上下相疾而危亡至矣先
王知與之爲取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下令於流
水之源令順民心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然城
郭溝池不足以固守兵甲勇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
才不足以有衆矣公曰敢問何謂度量仲對曰五穀
者民之司命百物之主也珠玉黃金刀布者天下之
通貨也人君重五穀禁末產視本末重輕而準之以

幣謹持其權以調貴賤則利歸於國而敬老慈幼恤孤養疾矜獨閭病通窮困接絕乏政可施矣是故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公曰敢問何以張四維而行令仲對曰制人群擅殺生令行禁止者君之分也仰制奉法卑賤敬畏者臣之分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置儀設法愛人不私賞惡人不私罰以公制論以法制斷不知親疎遠近貴賤以法制行之令而不行令不法也法而不行令不審也審而不行賞罰輕也重而不行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不

以身先之也禁勝於身令行於人民之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未有多禁而能多止者也未有多令而能多行者也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故曰令者人主之大寶君國之重器也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小義不可不行也小義不行於國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欲民之有廉有恥也小廉不脩於國小恥不息於國求百姓之有大廉大恥不可得也故禮不踰節儀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不踰節

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
從枉則邪事不生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
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則不可
復錯也百姓國之本也百姓之所欲者飲食也所願
者安樂也苟足其欲賻其願則能用之矣故昔者聖
王之治民也參其國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
選賢才公曰善命仲定制仲制齊國爲二十一鄉工
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帥五鄉高子帥
五鄉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
三衛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五十
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二百人爲卒連長
帥之十連爲鄉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萬人爲軍
五鄉之帥帥之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
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伍之人祭祀同福死
喪同恤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識居同樂行同和死
同哀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帥十卒爲
鄉鄉有帥三鄉爲縣縣有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
屬故立五大夫立五正各使聽一屬處士就間燕處
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士農工商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

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五屬大夫復事君親問焉謫寡功者曰制地分民如一何獨教不善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乃問曰於子之鄉於子之屬有居處好學孝悌聰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奉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孝而不告謂之蔽明有勇而不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君又問曰有不慈孝於親不長悌於鄉驕躁滯暴不用上令者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鄉長屬大夫於是退而進賢君親見之遂使役官官長期而書伐以

告且選其賢者而復用之以補用之不善政者君召而與語訾相其質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公曰善舉國以聽於仲行其法於是鄉長退而修鄉以及於五屬大夫退而修屬以及於邑伍與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故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民皆勉爲善士有終身之功不爲一朝之計齊國大治齊侯遊於郊有甯戚者飯牛於車下擊牛角而商歌公聞之曰非常人也將用之群臣曰是衛人也盍往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公曰問

之恐其有小惡以小惡而忘其大美此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宜用其長管仲言於齊侯曰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是故聖人卑禮以下天下之賢閑進退習詞令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知經界盡地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理知無不言不避死亡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公從之公有善仲未嘗不嘆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從終諫不止魯浚洙以備齊也經曰九年春齊人殺無知不書雍廩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詞也無知不稱君者

已不能君齊人亦其之君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蕮及者內為志大夫不名者義繫

於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讎也有父之讎而不知報乃欲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則人倫廢天理滅矣故聖人云以直報德以德報德夏公伐齊納糾

齊小白入于齊二傳經云只書糾子糾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故不書子明不當

立也小白兄也故繫諸齊明其宜有齊也宜有齊而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氏相桓公從義而召忽之死聖人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而自經者也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

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敗績者公也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

也然何以不言公若莊公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重丘之義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美而莊公本欲納讐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讐讐與之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

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取者不義之詞納糾

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

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糾雖爭立越在他

國置而勿問可也必欲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

甚矣然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

一人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

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浚洙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

推雖有長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

况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

之未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十三年冬齊侯欲從事於諸侯管仲請反侵地以安

四鄰重皮幣以聘賴於諸侯為遊士八十人奉之以

裘馬多之以資幣使號召天下之賢士以皮幣玩好

鬻之四方以覘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征之

於是齊侯將伐魯管仲諫曰兵有天論必先論其器

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噐濫惡不利以其士予敵士

不可用以其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人主不

務積德於兵以其國與敵不聽遂伐魯魯侯將禦之

曹劌請見問何以戰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

至於神對曰小賜不咸民不歸也獨恭不優神弗福

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答必以情斷對曰忠之屬

也可以一戰冬十一月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

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

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

師

師旣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魯侯侵宋春正月宋人遷宿齊師宋師伐魯次于郎魯侯禦之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還是戰也縣賁父御公卜國爲右公墜左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齊大夫付乙頗用事管仲言於齊侯

曰內有疑妻之妾則宮亂矣庶有疑嫡之子則家亂矣朝有疑相之臣則國亂矣臣以不才委命而付乙與政惟君裁焉齊侯誅付乙齊侯曰吾欲富於財而藉樹畜可乎仲對曰惟山海可於是煮渠夷之鹽封金鐵之山動者死罪列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不加賦於民而國用大饒昔禹治河自大陸澤之北疏爲九道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潔曰鈎盤曰鬲津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其中二百餘里齊侯欲富國務廣其地治河并行徒駭於八河之地課樹蓺建城邑通魚鹽于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齊

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楯一戟小罪謫以金分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鉏夷斤斨甲兵大足有革車八百乘輕諸侯之幣以重其禮垂橐而入稊載而歸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小國諸侯莫之敢背蔡侯息侯皆娶于陳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告于楚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王從之秋七月敗蔡師于莘以蔡侯歸自是漢沔江淮間諸侯皆服于楚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八月齊

人滅譚譚子奔莒蔡侯以莘故繩息媯以語楚王楚

王滅息以息媯歸經曰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

長勺

經不書齊師伐魯者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

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陳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

宿非

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恐或沉于衆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藿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謗傷和氣豈不測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侯輕舉大衆深入他國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

魯人若能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
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
其理交 秋七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蔡侯

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
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
頓狎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
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獨歸不
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
詞初不服也 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
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人君
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齊責譚失事大之禮可矣而滅

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
何以書爵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不能勝至於出
奔則亦不幸焉爾其義蓋未絕也故齊師滅譚譚子
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温温子奔衛所以皆
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
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

携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
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
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於為善也故其書法如此耳

十四年宋人侵魯魯侯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
鄆獲其大夫南宮長萬宋大水魯侯使弔焉曰天作
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宋公使公子御說對曰
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及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
曰宋其與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
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
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
有恤民之心宋人請南宮長萬于魯魯人歸之宋公

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經

曰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秋宋大水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

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

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

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

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按周制王姬嫁於

諸侯車服不繫其

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

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子曰陽唱

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

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

異哉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

謂列侯尚公主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

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為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

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人倫悖於上風

俗壞於下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

姬侯女同詞而不異聖訓之義大矣

十五年春正月紀叔姬歸于鄆南宮萬弒宋公于蒙

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又殺之

公子遇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太心及

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牛立御說謚先公

曰閔公獲奔衛萬奔陳宋人請獲于衛衛人欲勿與

石祈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

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

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

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王崩謚曰莊

王太子胡齊立經曰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

于鄫

魯莊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鄫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耳歸順詞以宗廟

在鄫歸奉其祀也不以亡故而虧婦道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鄫其卒其葬史冊悉書

夫子修書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勤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

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

而興起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

夫仇牧

太宰督亦死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大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

所取也夫仇牧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雖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

難者之訓矣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魯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萬出奔陳

萬已醜矣曷為不書殺萬而莖閔公平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

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書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

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皇清大紀卷第三十七

皇王大紀卷第三十八



三王紀

釐王

元年冬齊侯宋公陳侯蔡侯邾子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成之遂虜帝之所出殷所封也齊伐魯取汶陽曰以報長勺之役管仲諫曰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外諸侯設備內百姓設詐國無危難矣齊侯曰請會魯侯而盟之可乎仲曰可魯侯召曹子曰寡人勿欲會曹子曰會之臣請從於是魯侯會齊侯于柯將盟曹子撫劍而進管仲曰兩君爲

好子將何求對曰請復汶陽之田齊侯許之乃盟宋

人背北杏之會經曰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

人知人會于北杏齊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

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

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公非

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國

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桓稱爵其與之乎上無

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

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或曰

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夏六月齊人滅遂見滅而

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滅人之國

而絕其世罪莫重焉齊稱人微者耳凡書滅者不待

再舉而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始及齊平也世

惡已見

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莊於齊襄當其身則

釋怨不復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罪今易世矣而

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

鄰而危其社稷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

柯之盟公與齊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

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讐而春秋賢之信乎以柯之盟

詞無貶則知其妄矣

二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魯單伯會之取成于宋

而還鄭伯突自櫟侵鄭獲傅瑕瑕曰苟舍我吾請納

君與之盟而赦之瑕殺子儀突入鄭遂殺瑕使謂原

繁曰傳毀諷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

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

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

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祀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

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祀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

二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二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楚息媯生二子曰囍曰頽未言楚王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王以蔡侯滅息夏五月遂入蔡魯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

鄆經曰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稱人將甲師少也齊

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夏單伯會伐宋宋人背比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也隱公四年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三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魯桓夫人如齊鄭叛宋宋人齊人邾人伐之鄭人間之而侵宋曲沃稱殺晉侯緡而伐之盡以其寶器使大夫為之

請命于王王使虢公命以一軍為晉侯唐國風九篇

曰無衣二章章三句美晉武公也武公始拜晉國其

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豈曰無衣

七兮侯伯之禮七命冕服七章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詁侯不命於天子則

不成為君豈曰無衣六兮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為六節不如子之衣

安且燠兮燠煖也唐國風十篇曰有杖之杜二章章六

句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

輔焉有杖之杜生於道左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彼君子兮

噬肯適我也噬逮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杖之杜生于

道周周曲也彼君子兮噬肯來遊遊觀也中心好之曷飲

食之經曰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

于鄆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郟鄭人

侵宋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

十七年周虢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聲罪致討曰伐鳴鐘擊鼓整眾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掠

境曰侵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謂奇也謂之無名行師曰侵非也冬十月

四年冬十有一月宋人齊人衛人伐鄭楚滅鄧鄭伯

自櫟入緩告于楚楚伐鄭及櫟冬十月齊侯宋公魯

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會盟于幽邾子薨

子瑣嗣秦武公薨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有一

子曰白不立封之平陽以弟德公為嗣經曰十有六

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

同盟于幽 不書公諱也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明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

也程氏曰二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 邾子克卒

五年甲辰鄭伯不朝于齊齊執其大夫詹遂因氏領

氏工婁氏須遂氏醉齊戍而殲之鄭詹奔魯魯人受

之王崩諡曰釐王王大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

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王室益微太子闞立晉侯稱

薨諡曰武公子詭諸嗣魯多麋秦徙居雍始興諸祠

用三百牢于酈時初作伏祠磔犬邑四門以禦魘

經曰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書齊人執詹惡之也

詹盖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

待齊之意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蓋也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初非伐罪弔民之師也

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故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尸可以亡秦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

亦可省身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

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強而效

匹夫之行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捕逃虧信義

矣書自齊逃來 冬多麋 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以罪魯也

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惠王

元年正月日有食之號公晉侯鄭伯來朝王使使原
 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戎侵魯既去而後
 知之魯侯追之至于濟西魯有螽秦德公薨子宣公
 嗣經曰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
 濟西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起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秋有螽或魯所無也故以徹桑上問暇而明政刑人其為物至微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螽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春秋書之者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二年楚王熊貲薨諡曰文王子囂嗣初鬻拳強諫文
 王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
 閻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魯公子結媵陳人之婦
 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魯桓夫人如莒齊人宋人陳
 人伐魯西鄙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
 國為之師王取焉國圍邊伯宮奪子禽祝跪與詹父
 田而攻詹父之秩五大夫遂奉子頹伐王不克子頹
 奔衛經曰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
 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禮者不失已亦不
 失人失已與人寇
 之招也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馬聖人書之譏其
 重以失已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

也大夫輒與馬書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者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詞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用刑何者終不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

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本詞曰伐其稱人將

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將伐我何也齊桓責魯不恭所謂失也與人以招寇也

三年冬十二月魯桓夫人如莒衛師燕師伐京師立

子頹王出適鄭處于櫟齊大災齊侯伐我經曰二十

年春王正月夫人姜氏如莒夫人姜氏初會于樵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

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至是再如莒春秋悉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詩錄泉水載馳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父母已終如宗國猶不得而况莒乎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禁亂

之所由生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書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

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四年鄭伯虢公胥命于弭鄭伯謂林父曰子頹出王

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聞其飲大夫酒樂及徧舞不息

是樂禍也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

自圍門入叔虢自北門入討子頹殺之及五大夫王

入于王城鄭伯薨子捷嗣夏五月戊戌魯桓夫人薨

諡曰文姜冬十月鄭葬其君厲公經曰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子

儀也而以爲厲公者按春秋突歸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

纂不沒其實也忽稱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况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為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君正而不

二月葬鄭厲公

五年冬十一月魯肆大青魯葬文姜陳侯夫人生世子禦寇嬖姬生子款陳侯欲以款為嗣遂殺禦寇公

子完奔齊陳國風七篇曰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憂

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防有鵲巢邛有旨

若興也防邑也邛丘也若草也誰俯予美心焉怵怵中唐有

甕邛有旨中庭也唐堂塗也誰俯予美心焉甕令適也

揚揚揚猶怵怵也陳國風八篇曰日出三章章四句刺好色

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月出皎兮興也皎月光也佼人

僚兮舒窈糾兮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勞心悄兮月出皎兮

佼人慟兮舒優受兮勞心慄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

舒天紹兮勞心慘兮齊侯以陳敬仲完為卿辭曰羈

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

於罪戾也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

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兮豈不欲

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齊侯酒樂公曰以火繼之

辭曰臣卜其書未卜其夜公不說使食菜於田初懿

民

皇三六也

皇三六也

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興京齊侯遊於平陵見貧而無妻者以外御妻之管仲曰君必待見而後施惠何其狹也乃下令澤梁時縱而書而不賦令男二十而娶女十五而嫁夏五月丙申魯侯及齊大夫高傒盟于防魯侯如齊納幣秦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楚王欲殺其弟頽頽奔隨與隨襲王殺之是謂杜敖頽襲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經曰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聞聖王青災肆赦赦過宥罪矣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惡人幸以免矣後世

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弊益甚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癸丑葬**

我小君文姜

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

姜薨于夷齊人以歸致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公子之重視大夫出於其君之意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或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或稱人者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如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攷傳所載以觀經之所

斷則罪之輕重見矣**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

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吾之

徵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來議結婚
取仇人女大惡也取者其爲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
廟以爲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
變矣入公親納幣則不待貶也

六年祭叔聘于魯魯侯如齊觀社曹劌諫曰禮所以
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
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
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夫土發而社助時
也收擯而蒸納要也今齊棄太公之法觀民於社君
爲是舉非故業矣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
侯祀先公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
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不聽楚王遣使獻于

天子天子命之曰鎮爾南方無侵中國楚遂遣使聘
于諸侯齊侯魯侯遇于穀蕭叔朝魯侯于穀魯丹桓
宮楹九月曹伯射姑薨世子羈嗣冬十月齊侯魯侯
盟于苞晉桓莊之族偪晉侯患之士爲曰去富子則
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爲與羣公子謀
譖富子而去之士爲者杜隰叔之子唐帝堯之苗裔
也在虞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
周爲唐杜氏隰叔奔晉爲士官遂爲氏經曰二十有
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穀梁子曰祭叔天子之內臣不言使不正其私

交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
王子虎劉卷來計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

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夏公如齊觀

杜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

川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脩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

邇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公及齊侯

遇于穀蕭叔來朝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

夫宗婦覲而用幣則非其所也

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冬

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

于扈

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大夫三十而不娶非禮也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

父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也老而無妻曰鰥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今魯莊生三十有六年矣尚無內主何也蓋文姜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為宗廟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為後戒也

七年春正月魯刻桓宮桷匠師慶諫曰臣聞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不聽曹葬其君莊公魯侯親迎于齊六月丁丑以夫人姜氏歸大夫宗親覲用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

民

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不聽宗人夏公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又不聽魯大水是時自岍隴以東至于伊洛往往有戎蕃育盛強遂侵曹曹世子羈出奔陳公子赤歸于曹郭亡晉士為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告晉侯曰不過二年君必無患經曰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疑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夸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

宮以惡莊為後鑒也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毅

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志者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也常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芻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何以不致

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婚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

諸臣故以私言之也用幣何以書御孫曰男女同贊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

道大水冬戎侵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羈不稱爵者微弱不能君也

也赤庶公子歸易詞也鄭忽突出歸權在于宋曹羈赤出歸制在于戎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

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

戒郭公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之故墟問父老曰郭

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

去所以亡也致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覲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

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八年陳侯使大夫女叔聘于魯始結好也衛侯薨

曰惠公子赤嗣夏四月辛未朔日有食之王者之制

日食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肯不鼓魯人鼓用牲于

社魯伯姬嫁于杞秋大水魯始鼓用牲于社于門魯

公子季友如陳報女叔之聘也晉士蔿與群公子謀

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晉侯圍聚盡殺群公

子以士蔿為司空經曰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

來聘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鼓用牲于社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六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為大變人君

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今伯姬歸于

魯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非禮矣

伯姬歸于

賓

起逆者非職名姓不登於史策故書歸以志其失禮
而而有名姓登於史策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
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
門冬公子友如陳

九年魯侯伐我曹殺其大夫魯侯及宋人齊人伐徐

晉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秋虢侵晉冬十月癸亥朔日

有食之號人又侵晉經曰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我夏

公至自伐我曹殺其大夫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

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

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

得臣陳殺其大夫咺治之類是也古者諸侯卿大夫

士命于天子而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

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專命而不以告于王朝專殺

而不以歸于司寇無王甚矣五霸三王之罪人而葵

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夫子

之禁也况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

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

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與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

可以司賞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在伯禽時徐戎已

罰之權矣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

雖齊宋將甲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

而齊人同會則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無危殆之憂矣

皇王大紀卷第三十八畢

皇王大紀卷第二十九

三王紀

惠王

十年甲寅魯侯會杞伯姬于洸左氏曰會于洸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夏四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鄭伯會盟于幽齊定令關而五十而征一賦祿以粟田稅上年什取三中年什二下年什一大凶不稅其或饑饉則弛而稅令諸侯必足三年之食以其餘修兵革不足者助之發齊于是霸小白喜曰孤有管仲猶鴻之有翼也

號曰仲父

論曰齊亦公侯之地爾及管仲得政遂能強
大霸諸侯何也守信不二行法無私舉用賢
才開闢言路不籍樹蓄務富民財不大興兵
務舒民力仗尊王之義會于首止天子憚其
正而王室之亂消寧魯難誅哀姜公道伸而
諸侯服盟于召陵禮荆楚而中國之義立封
衛楚丘城邢夷儀遷祀緣陵而夷狄不得肆
此其所以九合諸侯虎視中原之大畧也其
去戎狄也遠矣故孔子曰如其仁如其仁若

夫伐魯國以殺子糾而父子兄弟之恩薄五
大夫立子頹出天王不能奔命而君臣之義
虧魯晉宋有弑君之賊而不能討也陳有殺
適立庶之亂而不正也鄭有兄翁爭國之禍
而不能止也以病燕則伐北戎山戎以包茅
不貢則南伐楚以不從已則伐宋伐鄭執陳
轅濤塗厚自封殖滅譚滅遂降鄆遷陽處已
如是何以服人是以北則晉專冀方西則秦
專雍土南則荆楚強橫滅弦滅黃圍許伐徐
而終不退聽也原其失皆由不知天理之本

而馳心於功利之域故輕重後先不相並無以得天下心而功烈如彼其卑也其去王也遠故孟子曰管仲會西之所不為也而子謂我願之乎

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季友之舊也魯杞伯姬歸寧魯侯以叔姬嫁于莒大夫慶慶來親迎杞伯朝于魯王使召伯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齊侯魯侯會于城濮經曰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莊公愛其女而不能節之以禮非事而特會于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亡矣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鄭伯同盟于幽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前此鄭伯嘗欲

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視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何以他盟為愈矣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褻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祭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人即魯而圖婚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効也凡此皆正其冬杞伯姬來禮父母在歲一歸寧何以書來本之意弟春會于洮冬又來歸不合禮之常矣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莒叔來逆慶姬叔姬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子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十一年春正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師
敗績二月丁卯邾子貜子遽蒞嗣楚令尹子元文王
之弟也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鄭人將奔桐丘
魯侯會齊人宋人救鄭楚師夜遁魯築郕魯大無麥
禾曾臧文仲言於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
齊公從之從者曰君不命吾子而自請之其爲選事
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若在上不恤下居官而
避難非事君也遂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
行戾於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之周公太公
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弊器
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
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
饗而賴之齊侯歸其玉而予之糴晉侯賈夫人無子
齊姜生世子申生娶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
吾伐驪戎滅驪子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史
蘇告諸大夫曰昔者之伐也興百姓以爲百姓也今
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
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
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
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驪姬通於優施施與之

謀去三公子而立其子賂外嬖二五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公從之惟奚齊卓子在絳里克不鄭荀息相見克曰若之何息曰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不鄭曰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克曰我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將靜也猛足言於太子曰盍圖之乎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違為敬敬順所安為孝孝敬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

孝矣吾具止也唐國風終十二篇曰采苓三章章八

句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采苓首陽之巔

巔也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僻喻無徵也人之為

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苦苦菜也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

舍旃苟亦無然無與勿用也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采葑

首陽之東葑菜名也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經曰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

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人奉王命聲罪以

討衛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徼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

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
與交戰則不衛人爲志乎此戰故書及以主之衛也
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伐
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
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
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楚無故伐鄭是陵弱

舉狄之也諸侯得救急恤鄰之義故書救鄭善之也

齊宋稱人將卑師少也桓公主兵懷夷狄安中國之

事見 冬築郿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管則

矣 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 大無麥禾

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計歲入之多寡

麥熟於夏禾成於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
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抄而書曰大無麥
禾莊公享國二十八年於古法當有九年之積而虛
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聖人 臧孫辰告糴于齊

書之以戒來世爲國之不知務 敬

口言如齊告糴則其詞緩言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
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敝也魯人悅其
名而以急病攘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
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爲罪也

十二年魯新延廐非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鄭人侵許魯有蜚冬十月紀叔姬卒魯城諸及防時

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

而裁日至而畢樊皮叛王經曰二十有九年春新延

廐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

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

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
冬築郿春新廐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此韓屈宜曰
所謂時也 舉羸者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

卒 紀已滅矣其卒之何以明紀侯不爭而 城諸及防
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卷三十一 六

十三年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魯師次于成鄆者紀之附庸也五月齊人脅鄆降之六月癸亥魯會葬紀叔姬日食魯鼓用牲于社比戎病燕職貢不至齊侯魯侯遇于魯濟謀伐山戎桓公自將制令支斬孤竹而還燕賴以安楚子元驕楚王使申公闞班殺之以闞穀於菟爲令尹實子文也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初闞伯比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女生子文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而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也邲國風十一篇曰式微二章章四句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

歸也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微無也中

露衛邑也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泥中衛邑

也邲國風十二篇曰旄丘四章章四句責衛伯也狄

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

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與也

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濶也叔兮伯兮何

多日也日月以逝而不我憂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與仁義也何其

乂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

東言不來東也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無救患恤同也瑣兮尾兮流離

之子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偷樂終以微弱叔兮伯兮衰如充

耳衰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衰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邶國風十三篇簡

今三章章六句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

可以承事王者也簡今簡今方將萬舞簡大也方四

以干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教國子

中為碩人俶俶公庭萬舞碩人大德也俶俶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

宗廟公庭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禦亂御眾有文章言能

治象動於近成於遠也左手執籥右手執翟籥六孔翟翟羽也赫如渥

赭公言錫爵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禋燁胞翟山有

榛隰有苓榛木名于濕日隰苓大苦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

今西方之人兮乃宜在王室邶國風十四篇曰北門三章

章七句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出

自北門憂心殷殷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終窶且貧莫之我艱窶者

無禮也貧者困於財已馬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

事一埤益我適之埤厚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謫責也

已馬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

我敦厚遺加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摧沮也已馬哉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秦宣公薨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

公經曰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

降鄆鄆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鄆降而曰降鄆者以齊之強

故罪之深以鄆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霸

立

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賢叔姬也不以亡故而虧婦道故繫之於紀八月癸亥葬紀叔姬此何以葬

而錄其卒葬以賢而得善所以為後世勸也九月庚

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齊人伐山戎齊人者齊侯也何以知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其稱大譏伐戎也齊公

以比戎病燕親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脩方

伯連師之職何以譏之乎桓公不務德勤兵遠伐不

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

捨近政而貴貴略遠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

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

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

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十四年魯築臺于郎二月薛伯薨魯築臺于薛齊侯

以戎捷遺諸侯非禮也古者蠻夷戎狄不式王命王

命伐之諸侯有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兄弟甥舅

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諸侯不相遺俘魯築

臺于秦魯不雨經曰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何以書厲

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

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遊觀之所厲民以

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夏四月薛伯卒

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軍獲曰捷獻者下奉

以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

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不雨

十五年魯城小穀齊侯為楚伐鄭故請會于諸侯宋

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於梁丘魯侯夫人姜氏無子

皇王九紀 卷三十九

婦叔姜生子啓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以夫人言
 許之生子般衆妾成風生子申公疾問後於叔牙對
 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慶父叔牙季
 友皆桓公子也友之將生公使卜之曰男也其名曰
 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及生有文在其手
 曰友遂以名之成風聞友之繇遂事之屬其子焉友
 以公命酖叔牙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
 後飲之而卒立叔孫氏魯侯薨子般嗣次于黨氏初
 魯講雩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圍人犖自牆外與之戲
 子般怒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有力焉能投蓋于稷

爾至是慶父使犖賊子般季友奔陳慶父立公子啓
 如齊求援齊人許之曹伯赤薨諡曰僖公子班嗣曹
 國風首篇曰蟋蟀三章章四句刺奢也昭公國小而
 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蟋蟀之
 羽衣裳楚楚興也蟋蟀渠畧也朝生夕死猶心之憂
 矣於我歸處蟋蟀之翼采采衣服采采衆多也心之憂矣
 於我歸息息止也蟋蟀掘閱麻衣如雪掘門容閱也如雪言鮮潔心
 之憂矣於我歸說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
 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
 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杙次于丕山其亡也

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鴛鴦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

王於鄙其君齊明衷正清潔惠和有德則興其君貪

冒辟邪淫荒矯誣失德則亡王曰今何神也對曰昭

王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是實照臨周之子孫而

禍福之王曰其誰受之對曰今號少荒其亡矣乎王

使太宰忌父帥狸姓傳氏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不

柝經曰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於梁

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以為

善之也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八月癸亥公薨於

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路寢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莊公薨于路寢不為不

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莊公過時越禮而娶謬於易基乾坤詩始關睢大舜不告之義甚矣而子

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有國者可不戒哉公子慶父如齊昔成王將終命七臣

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完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

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專

屬於一人可知矣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者自書伐於餘丘見莊公專以兵權授之慶

父至是弑君出入自如國人不狄伐邢能制也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十六年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

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齊侯從之魯葬其君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
 夫既卒哭麻不入魯侯會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
 齊侯使召諸陳魯侯次于郎以待之友歸于魯齊侯
 使仲孫湫省魯難歸言於公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
 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
 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
 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
 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晉侯作二軍使
 太子申生將下軍公將上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

滅耿滅霍滅魏師還為太子城曲沃士蒞曰分之都
 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世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無
 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賜夙趙耿夙叔帶之五
 世孫也賜畢萬魏萬畢公高之裔孫也唐國風十一
 篇曰葛生五章章四句刺獻晉公也好戰功則國人
 多喪矣葛生蒙楚歛蔓于野與也葛生延而蒙楚歛
生蔓于野喻婦人外戚
 於他家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歛蔓于域域瑩
域也
 予美亡此誰與獨息息止也角枕粲兮錦衾爛爛兮齊

角枕錦衾禮未不在歛枕篋衾席獨而藏之予美亡此誰與獨日夏之日
 冬之夜言長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

皇王大紀 卷三十一 歲之後歸于其室室猶居也經曰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莊公

薨于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齊人救邢

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齊人救邢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

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陣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

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季子來歸按左氏盟于落姑謀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于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

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耻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其賢也春秋欲沒其耻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

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汙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教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同厚本枝而庸且仲黜蔡鮮義者在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

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冬齊仲孫來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畧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

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

忠也田常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

陳造

侯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爾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十七年冬十一月齊人遷陽春三月乙酉魯禘於莊公魯夫人姜氏欲立慶父初公傅奪卜齋田公不禁夏六月辛丑慶父使齋賊公于武闈諡曰閔公季友以公子申適邾七月夫人姜氏孫于邾慶父奔莒季友以申歸而立之慶父至莒莒人逐之將田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乃縊立其後為仲孫氏齊侯使高傒將南陽之甲至于魯時魯難初平人情未定

傒助之修守備鎮撫內外結盟而歸魯人賴之以為

美談至於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邶國風十六篇

曰北風三章章六句刺虐也衛風竝為威電百姓不

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興也北風寒涼

之風雱盛貌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惠愛行道也其虛其邪既亟

只且虛虛也亟急也北風其喈雨雪其霏喈疾貌霏甚貌惠而好我

攜手同歸歸有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

非鳥狐赤鳥黑莫能別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携手就車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十月狄人伐衛初衛侯好鶴鶴有乘軒者

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衛侯與狄

戰於熒澤衆潰衛侯死國人東走爲狄所邀遂滅衛
初公子頑生子曰申曰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燬見
衛之多患也先適齊至是宋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
民男女七百人合別邑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申以
廬於漕諡先君曰懿公未幾申薨諡曰戴公衛人立
燬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漕
鄆國風終十篇曰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一章六句一章八句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
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
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

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載馳載驅歸唁衛侯

載辭也吊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悠悠遠貌大夫跋涉

我心則憂草行曰跋水行曰涉既不我嘉不能旋反不能旋反我思也

視爾不臧我思不遠不能遠衛也既不我嘉不能旋濟濟止

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閔閉也陟彼阿丘言采其蟲編高

日阿丘蟲貝母也升至徧高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行道

也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尤過也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我行其

野芄芃其麥願行衛之野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

極至也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不

我所息之篤厚也鄭大夫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鄭伯惡而

欲遠之不能使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

上义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

之不以禮鄭伯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而作清

人之詩焉鄭國風五篇曰清人三章章四句刺文公

也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清邑也彭衛之河上二矛重

英河上乎翱翔重英矛有英飾也清人在消駟介消河

也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重喬累清人在軸駟

介陶陶軸河上也也陶陶驅馳之貌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左旋講

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貌鄭國風六篇曰羔裘三章章四句刺朝

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羔裘如濡洵直且侯濡如

潤澤也洵均侯君也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渝變羔裘豹飾孔武

有力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司主羔裘晏

兮三英粲兮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彥士之美

稱秦成公薨子七人莫立立其弟任好晉侯以驪姬

為夫人將廢世子使世子伐東山臯洛氏里克諫曰

世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

則守有守則從古之制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

威專命則不孝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

立焉不對而退見世子世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

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

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梁餘子養

先丹木曰縱敵可盡猶有內讒死而不孝不如違之

世子不可遂伐狄至於稷桑世子欲戰狐突勸世子

行曰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可乎世

子不可敗狄於稷桑而歸讒言彌興狐突杜門不出

經曰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

莊公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

喪未三年行之大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

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有禘

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秋八月辛丑公薨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觀于剛詩在諸國

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

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爲五

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然則諱而不言弑也

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

見弑之實何爲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

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

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七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

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于復讐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于前慶父之無君動于後圍人犖卜齋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闞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思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懜乎春秋以復讐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于未亂公子慶父出奔莒公子出奔譏失

賊也閔公位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于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比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况於慶父巨姦三十年執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讐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鑒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人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也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

薨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倍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日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康侯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弈曰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弈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

鄭棄其師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

能遠使克將兵禦狄於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义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

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子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勅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皇王大紀卷第三十九畢

皇王大紀卷第四十

三王紀

周惠王

十八年狄旣滅衛遂伐邢諸侯救之次于聶北邢人潰圍與諸侯合兵逐狄人遷于夷儀諸侯城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邢人如歸齊侯以魯莊夫人之與聞乎弒也召之于邾邾人以師送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齊侯殺姜氏于夷以其尸歸楚王伐鄭齊侯會宋公魯侯曹伯鄭伯邾人于檉以謀楚魯侯請莊夫人之喪于齊齊侯許之邾人乃歸虛丘之戍魯侯要而

敗之莒人以慶父死求賂于魯曰吾得子之賊矣魯

人弗與遂伐魯季友帥師敗諸驪獲莒子之弟挈魯

侯賜季友費及汶陽田為季孫氏齊歸魯莊夫人之

喪經曰元年春王正月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

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

不告于周明年正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

服喪已畢而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不書即位正

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天者也

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

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

王度而後能保其國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三國稱師

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

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

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

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功戰樂殺人者於罪為大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書邢遷于

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

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

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

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

救而存之可也以上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

于夷齊人以歸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公

喪歸于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

乎諸侯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

乎則子無讎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得享小

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以書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

以者不楚人伐鄭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

以者不楚人伐鄭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

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

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

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

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

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櫜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櫜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

會邾人于櫜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

日敗敗之者為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

莒拏

莒人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為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銳

喻以詞命使之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

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

至自齊

夫人預弒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衣姜也書

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於魯

十九年冬十一月齊侯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歸

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鷄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

人魚軒重錦三十兩衛侯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

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受方任能元年有革車

三十乘及其季年乃三百乘鄘國風六篇曰定之方

中三章章七句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

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

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

也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

室猶也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椅梓屬

升彼虛矣

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

也降觀于桑

地勢宜蚕可以居民

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龜曰卜允信臧

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噐能銘使能造命登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

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靈雨能零命彼倌人星

言夙駕說于桑田

零落也倌人主駕者

匪直也人

非徒庸也

秉心塞

淵駮牝三千

馬七尺曰駮駮馬與牝馬也

衛國風終十篇曰

木瓜三章章四句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

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

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木瓜樹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

木桃報之以瓊瑤

瓊瑤美玉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

木李報之以瓊玖

瓊玖玉名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孔子曰吾於木

瓜見苞苴之禮行

鄘國風七篇輟竦三章章四句止奔也衛

文公能以道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輟竦

在東莫之敢指

輟竦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

女子

有行遠父母兄弟朝濟于西崇朝其雨

濟外崇終也從旦至食時

為終朝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

乃如是淫奔之人也

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不待命也

鄘國風八篇曰

相鼠三章章四句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

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

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尊位猶為閭之行

齒人而無止止所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俟待相鼠有

體體支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遄速也鄘國風

九篇曰干旄三章章六句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

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子子干旄在浚之郊子子干旄

之貌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旃也浚衛邑素絲紕之良

馬四之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彼姝者子

何以畀之妹順貌子子干旟在浚之都鳥隼曰旟素

絲組之良馬五之總以素絲而成彼姝者子何以予

之子子干旌在浚之城析羽為旌素絲祝之良馬六

之祝織也四彼姝者子何以告之三月辛巳魯葬莊

夫人哀姜號侵晉南鄙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與屈

成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號虞公請先宮之奇諫不聽

里克荀息帥師會之伐號取下陽江黃楚與國也始

服于齊秋七月齊侯宋公與盟于貫號公敗戎于桑

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

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

五稔八月魯不雨楚人伐鄭鬪章囚鄭聃伯齊寺人

貂始漏師于多魚管仲言於齊侯曰明君之所重者

政與軍也失主之所重者馬與玉也故輕與人政而

皇三六也

卷四一

重與人馬輕與人軍而重與人玉君其戒之夏殷之
世刑殘之人放諸磽确不毛之地使與禽獸爲伍周
衰始命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劓者守圉髡
者守積

論曰五帝三王之盛一行一止必於其時必
於其義是故晝居於外所任使者則公卿賢
士大夫也夜居於內所叙御者則后夫人淑
嬪婦也曷嘗有刑餘之人在日月之側乎雖
夏商季世桀紂之亂尚無是也及幽王寵褒
妲滅西周始有婦寺之名自是以來帝王大

本日以消亡爲人君者以行道布德之公位
爲快情遂欲之私居故聽政有數而公卿進
接者希宴遊無度而妃嬪御幸者無節外不
分於晝內不分於夜矣然天下萬事來者不
可不應也公卿旣不可使至於內妃姬又不
可使至於外於是始有用刑餘之人將命於
其間者矣齊小白用自刑之豎貂死不獲殯
秦胡亥信天刑之趙高爲其所殺後世人君
聞是宜披根拔本追復夏商之制刻革周衰
之弊矣而漢唐猶有用之以亡國者豈非在

於不仁之君哉噫病在不仁之君不可與言也使其可與言則何亡國之有

經曰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略而不

書城邢詞繫而不殺何也封國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而行之者也衛嘗亡滅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於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已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伐虢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

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劔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劔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耶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二十年甲子冬十一月魯不雨至四月乃雨徐人取

舒齊侯會宋人江人黃人于陽穀以謀伐楚齊侯使

魯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

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經曰三年春王正月

不雨夏四月不雨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

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

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

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

廟則太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

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

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徐人取舒六月雨雨云

於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人黃人會于陽穀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自陸

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秋齊侯宋公江

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冬公子友如

安知其謀伐為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

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陸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

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陸大衆厚集其陣聲

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

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

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

則知侵蔡次陸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齊涖盟楚人伐鄭

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二十一年冬十一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楚王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苞茅纁組

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許男新臣薨楚王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于召陵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

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靡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濤塗及江人黃人伐陳六月諸侯還許葬其君穆公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而有以袞斂冬十月魯叔孫戴伯帥師會齊宋衛鄭許曹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晉驪姬言於公曰世子矜狄之戰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

既許我矣而難里克柰何施日子爲我具從之飲酒
中施起舞歌曰暇豫之吾吾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
苑已獨集於枯施出克辟莫不餐而寢夜半召施而
問之施曰君許姬殺太子立奚齊謀既成矣克曰乘
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
施曰免旦見丕鄭而告之鄭曰惜也不如不信以疏
之固太子以携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乃可間也克
曰不可及矣子將何如鄭曰事君者君爲我心制不
在我克曰撓志以從君利方以成人吾不能將伏也
明日稱疾不朝三旬而難作經曰四年春王正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

伐楚次于陘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

專意次止也楚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若臣之分嚴矣善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爲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夏許男新臣卒
劉敞曰諸侯卒于于召陵序其績也
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卽位而爲禘歲一漆之出疆必載禘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爲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耻而後有淫祀非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
楚

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

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苞茅之不貢則諸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縕而春秋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美召陵是也

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

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桓公識明而量淺管

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敦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詞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

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伯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而天下歸之魯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于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終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二十二年驪姬謂世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世子

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姬毒而獻之祭地地墳與犬犬

斃姬泣曰賊由世子公殺其傅杜原款將死使謂世

子曰守情說父孝也殺身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
孺子勉之世子奔新城重耳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
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盍
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
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
念伯氏之言也以及於此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
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
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諡曰恭
世子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晉侯使寺人披伐蒲
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

走披斬其祛狐偃狐毛趙衰顛頡魏犇胥臣賈佗從
及栢谷卜適齊楚狐偃曰毋卜齊楚道遠而望大不
可以因往狄近晉不通多怨走之易達可以竄惡可
與共憂遂奔翟杞伯姬以其子朝于魯魯叔孫戴伯
如牟娶焉王以后愛子帶故將廢太子鄭管仲言于
齊侯曰王將以嬖寵之私廢嫡立庶王室旣以此卑
矣今又行之亂亡必至君將何以伯諸侯匡天下乎
齊侯曰何若而可對曰君若大會諸侯告于王而請
與世子會王以天下之歸心世子也必無害矣齊侯
曰善於是帥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世子于首止謀寧周也諸侯盟焉王畏齊侯之逼已也使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將逃盟孔叔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不聽遂逃歸是時江黃道栢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楚鬪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秋七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晉侯滅虢師還館于虞遂襲虞

滅之於是晉地益大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狄南至于河宛人百里奚遊諸侯無所遇晚仕於虞以虞君昏亂去之秦年七十矣秦伯聞其賢拜為上卿奚因薦其友蹇叔秦伯厚幣聘于宋以為上大夫經曰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

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而曰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嫡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雙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自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誣讒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

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及以會尊

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
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
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
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
亦有秩序乎其下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遠其
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
子則序乎其下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
禮秩而其義明使群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
辨矣經書宰周公祗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
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
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書之重詞之

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
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
以定其位太子踐祚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
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
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
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

曰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

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

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
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
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
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
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
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
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
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
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
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
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
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
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
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
聖人莫能脩之者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

之冬晉人執虞公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

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緼於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衆執獨夫耳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獨夫商紂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而身爲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爲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二十三年初晉侯使士蔿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以讓蔿對曰臣聞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於是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盡逐群公子始

爲令國無公族焉夷吾將奔狄郤芮曰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如之梁梁近秦而辛焉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且必告悔是吾免也乃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齊侯會魯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圍許諸侯遂救許楚師還諸侯罷兵歸楚王軍于武城將復伐許許男懼因蔡侯請服于楚固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釋其縛受其璧而拔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狄侵晉晉里克敗之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狄必復至示之弱矣經曰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

鄭圍新城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召陵之後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卽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二十四年齊人伐鄭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來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師還小邾子朝于魯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必則不競何憚於病旣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有

寵於楚文王王曰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我死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旣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鬪穀於菟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夏五月齊侯會宋公魯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鄭伯使世子華聽命華言於齊侯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可乎公曰討之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誰敢不服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詞矣何懼

夫子華既為世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乃盟而歸子華由是得罪於國曹伯薨子襄嗣魯季友如齊曹葬其君昭公王寢疾太子鄭懼叔帶作難使告于齊經曰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也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二十五年冬十一月齊侯帥宋公魯侯衛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款會王人盟于洮鄭伯乞盟狄伐晉報采桑之役夏五月魯禘于太廟立成風為夫人冬十月丁未王崩謚曰惠王太子鄭立宋公寢疾世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立庶不順經曰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係乎王命耳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

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按禮大禘

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大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日禘自既灌而往之者吾不欲觀之矣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子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齊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夫人而不書姓氏其貶深矣

王崩

Blank columns for the '王崩' section.

皇王大紀卷第四十畢

皇王大紀卷第四十一

三王紀

襄王

元年春正月丁丑宋公薨謚曰桓公茲父嗣衛國風

七篇曰河廣二章章四句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

止故作是詩也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杭渡也誰謂宋遠

跋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邶國風十四篇曰泉水四章章六句衛女思歸也嫁

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瑟彼泉水亦流于淇興也泉水始出於然然有懷于衛

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變好諸姬同姓出宿

于泚飲餞于禰泚地名祖而舍輒飲酒於其側女子

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父之姊妹稱

出宿于于飲餞于言于言所適載脂載牽還車言邁

脂牽其車以還我行也邁臻于衛不瑕有害遐疾臻至遐遠也我思肥

泉茲之永歎所出同所歸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須漕

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寫除衛國風五篇曰竹竿四

章章四句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禮

者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

為室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泉源

之源淇水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

左巧差之嗟佩玉之儺嗟巧笑貌儺淇水悠悠檜楫

松舟悠悠流貌檜栢葉松身楫所以擢舟也舟駕言

出遊以寫我憂出遊思鄉王使宰周公會齊侯宋子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夏五月乙酉魯伯姬卒

秋七月戊辰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初命曰誅不孝無

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

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

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

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諸侯咸喻乎齊侯之志甲不解纆共不解翳毀無弓服無矢束牲載書而不軟血王使宰周公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齊侯顧管仲管仲進曰臣不進禮亂之本也齊侯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於是宋桓公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日子甲子晉侯薨謚曰獻公奚齊嗣秦伯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

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命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于秦伯秦伯曰仁夫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

其若之何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里克不鄭將殺奚齊告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曰將死之克曰無益也息曰吾與先君言矣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克殺奚齊于次息立公子卓以葬經曰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無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

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觀五禁初命之詞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信矣甲子晉侯詭諸薨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穀梁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彘者

二年冬十一月魯侯如齊溫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狄遂滅溫溫子奔衛里克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里克使召重耳子犯曰以喪求國是樂喪也以亂求人是喜亂也喜怒哀樂易節何以導民公子曰非

喪誰繼非亂誰納子犯日哀在父母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大喪大亂之罰不可犯也乃辭使者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秦伯納之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今其言多忌克難哉齊侯許男伐北戎晉侯使謂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晉侯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魯大雨雪經曰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

國人不知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

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嬖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二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歎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而免自為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誅死之罪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弑克之謂矣**及其大夫荀息**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所以

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徇君為昏不食其言庸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二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

君子以信易生息。夏齊侯許男伐杞，殺其大夫。

里克

里克殺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

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爾既殺乎？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傳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知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秋。七月，冬，天雨雪。

三年，里克之死，不鄭在秦。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冷至，從不鄭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不鄭、祁舉及七輿大夫。鄭之子豹奔秦。王使召武公及內史，過賜晉侯夷吾命。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顙。呂甥、卻芮相不敬，過歸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長衆使民之道，被除其心，以精之忠，以立之禮，以順之信，以行之。晉侯以惡實心，施其所惡，不敬王命，背賂虐處，替其鎮誣其王矣。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魯侯及其夫人會齊侯于陽穀。六月，魯大雩。王子帶潛與伊雒之戎伐成周。秦晉伐戎以救周。更恃諸侯之睦於

齊也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不歸楚貢楚人
伐黃齊侯燕管仲酒三行仲趨出公反之曰仲父年
長寡人亦衰願一朝安仲父也仲對曰臣聞沈於樂
者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德壯而怠則失時老而懈
則無名順天之道必以善終公曰善於是齊侯頗驕
濫怠於政事仲因曰國有事終日而君不聞則堂上
遠於百里十日而君不聞則堂上遠於千里三月而
君不聞則門庭遠於萬里如是而不亂亡者未之有
也是故黃帝立明堂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
之旌禹立建鼓於朝湯有總街之訊武王有靈臺之

復所以開視聽廣聰明也請立噴室曰法簡而易
行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刑審而不犯人有非上

之過謂之正士名曰噴室之議經曰十有一年春晉

殺其大夫丕鄭父按左氏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

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有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夏公及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兩雪後乎陽穀之會為

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傲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于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霸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秋八月

大雩冬楚人伐黃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

皇天紀 卷四十一
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卽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四年春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召陵之盟管仲言於齊侯曰江黃遠齊而近楚君必歸之不歸而楚伐之則不得不救救而不及則無以宗諸侯矣齊侯不從夏楚人滅黃齊不能救王以戎難故討叔帶叔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王饗以上卿之禮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

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毋逆朕命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論曰諸侯之不得僭天子大夫之不得僭諸侯猶趾掌之不可爲股肱股肱之不可爲元首也愚觀管仲齊桓下拜及此辭饗之事可爲恭矣而爲鏤蓋朱絃山采藻旒塞門反玷三歸不攝之僭何歟霸者務施報圖大權而共小節據實勢而崇虛名者也仲相桓公匡王室封諸侯號令天下幾必改物故桓公尊

寵之而賜以群臣不得用之禮也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飲水沒齒無怨言雖會盟征伐歲臨而能使齊常冠於諸侯賦歛輕減府庫充實百姓富庶賢才服其能小民懷其惠矣故斯禮也國人以為宜賜管仲以為當得莫有知其非者孔子譏之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所以明王霸異道義利異途示後人以天理之所在使人欲不得而汨之也

冬十月丁丑陳侯薨子欵嗣星晝墜于秦有聲經日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春秋

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則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侯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下之同力者也

卒

五年甲戌狄侵衛春三月陳葬其君宣公淮夷病杞齊侯會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以謀救杞且謀王室也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

致之秋七月魯大雩魯季友如齊晉薦饑乞糴于秦

秦伯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

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於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

相繼經曰十有三年春狄侵衛齊桓公為陽穀之會是肆其寵樂其行荒

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赴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思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遊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

者夏四月塋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六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帥師

城緣陵而遷杞焉齊侯與之車百乘甲一千夏四月

魯侯使季姬見鄆子于防季姬使鄆子來朝六月辛

卯晉沙鹿崩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狄侵鄭

蔡侯薨子甲午嗣秦饑乞糴于晉晉侯弗與慶鄭曰

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經曰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

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日後凡直

書諸侯而不序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

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魯

民

民

民

西不為管仲畏
仲由之說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

來朝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明有所從則書其字若子

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

使言使非正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初魯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

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耳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

矣不然非所以為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鄆以正男女之禮為後世之戒也

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地也上偃日期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萃崩言

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措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脩省之意

狄侵鄭冬蔡侯貜卒也其垂戒明矣

七年冬十二月魯侯如齊楚人伐徐春正月齊侯會

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

于匡使諸侯之大夫救徐三月日有食之五月齊師

曹師伐厲以救徐六月魯有螽魯季姬歸于鄆己卯

晦雷震魯展夷伯之廟宋人伐曹徐恃諸侯之救不

設備楚人敗之晉侯之入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

許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

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

伯伐晉晉侯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

公曰何故對曰日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

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而奮倍猶未也公

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遷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而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澶而止公號慶鄭鄭去之齊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姑從君而西豈敢以至秦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秦伯乃舍晉侯于靈臺秦大夫請以入公曰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

怒難任背天地不祥必歸晉君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教乞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曰孤難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圍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飴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飴甥會秦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知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以此不和秦伯

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允君子恕以爲必歸納而不定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年焉十一月晉侯歸數慶鄭斬之而後入韓簡者曲沃武公之弟韓萬之孫也自武公奔晉國韓氏爲晉大夫管仲有病齊侯問之曰卽有不諱將柰社稷何對曰鮑叔牙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可以爲政隰朋之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爲之聖以財分人爲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

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朋其可乎公曰諾仲因曰豎刁以自宮得幸衛公子開方以利口獲進易牙以殺子見用牙也不愛其子焉能愛公開方也十五年不歸省其親焉能愛公刁也不愛其身焉能愛公願公遠之無使亂政管仲卒隰朋伐之未幾亦卒於是齊侯耄矣豎刁等有寵於長衛姬侵權用事齊侯不能去經曰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之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楚都

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

勢勞言之非有饒糧越險之難也今晉盟於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王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敢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鄆已

卯晦震夷伯之廟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

應之也天人相感之意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爲因此見天子至於土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

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

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書獲晉侯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爲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恕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爲貴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命禹必稱元后爲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爲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八年冬十一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

過宋都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公問吉凶焉對曰今

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

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由生也吉凶

由人春正月壬申魯季友卒子行父嗣為卿二月丙

申鄆季姬薨夏五月甲子魯公孫茲卒鄭人殺其世

子華淮夷病鄆冬十月齊侯會宋公魯侯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以謀救鄆經曰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

都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

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

萬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於魯史亦見當

時之國有非所當告而告之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

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

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

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

脩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霸業五石

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

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

不察之也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季者其字也及者其

也哉則曷為稱子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

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世為卿也季子

忠賢在禧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襄公有援立

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

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

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戴遠矣後人可不警

哉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

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

也宋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於義而不回

此行之超絕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鍾愛

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受而行雖書

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

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

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者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九年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魯侯在會季
孫行父帥師滅項諸侯城鄆役人病不果城而還齊
侯聞項之滅也止魯侯魯大夫會齊侯於下齊侯乃
歸公齊侯夫人王姬無子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
姬生無虧少衛姬生元鄭姬生昭葛嬴生潘密姬生
商人宋華子生雍齊侯愛昭屬之宋公以爲世子而
五公子皆求立齊侯不能決冬十月乙亥齊侯薨易
牙豎刁奉公命立無虧昭奔宋國內大亂凡六十日
始赴於諸侯又七日而後殯

論曰齊桓之所以有始而無終者大本不正
也使齊桓果有匡天下之志而不求自利則
管子者天下之材也當以見諸天王上言文
武之勤中述成康之盛下陳今日之衰微蓋
自幽王滅于西戎秦人力戰取豐鎬平王東
遷于成周虞虢魏芮皆畿內諸侯乘亂各據
土宇王畿中斷無西偏矣使齊桓管仲入贊
天王匡正畿甸以脩王畧謹五禮以齊諸侯
整六軍以膺夷狄則周室赫然中興而王化
行矣惜乎齊桓管仲不知出此而溺於飲宴
衽席之間也

經曰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聖人於魯事有

若臣之義九大惡必隱避其詞而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得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鄆襄公取邾昭公取鄆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

秋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下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年冬十一月宋公魯伯衛人邾人伐齊齊人殺公子無虧魯人救齊鄭伯始朝楚宋人納公子昭齊人將立昭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三月戊寅宋敗齊師于獻立昭而還狄人救齊夏六月丁亥齊葬

其君桓公邢人狄人伐衛衛侯師于茲婁狄師還經

曰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

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獻齊師敗績狄

救齊

伐齊之喪奉少尊尊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為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為壯曲為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桓公

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於始付託非人極方

王

皇王大紀

卷四十一

七

王

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塋
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
而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冬邢人狄人伐衛進之也
事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慕義而來進之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
所以救齊也衛嘗亡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
攘夷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歿不
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人喪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
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念其賜而於衛為尤先
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
見救齊之善功
近而德遠矣

皇王大紀卷第四十一畢

皇王大紀卷第四十二

三王紀

襄王

十一年春正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四月宋人曹人
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宋公使邾子用鄆子
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
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
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
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
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弗聽已西邾

人執鄆子用之曹人叛盟宋公將伐曹子魚曰君之

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始內省德乎

無闕而後動可乎弗聽帥師圍曹曹國風二篇曰候

人四章章四句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

人焉彼候人兮何戈與祓候人道路送賓客者何揭

候人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彼彼曹朝也芾韞也一命緝

赤芾葱珩大夫維鷦在梁不濡其翼鷦鷯澤也梁水

可謂不濡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鷦在梁不濡其味

味喙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媾厚蒼芣兮蔚兮南山朝濟

蒼芣蔚雲興也南山曹魏兮變兮季女斯飢婉少貌變

人之少子也曹國風三篇曰鷦鷯四章章六句刺不

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鷦鷯在桑其子七

兮興也鷦鷯枯鞠也鷦鷯之養其子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執義一鷦鷯在桑其子

在梅飛在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也騏騏文也鷦鷯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也忒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也正長鷦鷯在桑其子在秦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曹國風終

四篇曰下泉四章章四句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

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洌彼下泉浸彼

苞稂興也洌寒也下泉泉下流也苞本也稂童梁非漑草得水而病也 愾我寤嘆念

彼周京洌彼下泉浸彼苞蕭蕭蒿也 愾我寤嘆念彼京

師芘芘黍苗陰雨膏之芘芘美貌 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伯

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 衛大旱衛國風九篇曰有狐三章章

四句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

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

民也有狐綏綏在彼淇梁與也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 心之憂矣

之子無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日裳所以配衣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厲

可厲之旁 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帶所以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

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衛人伐邢陳侯

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故魯侯會陳人蔡

人楚人鄭人盟於齊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

而弗堪則曰其寇將至乃溝公宮民懼而潰秦遂取

梁經曰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執之是非

決以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

亦有罪焉耳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之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

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為有罪其見執

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為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

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郇子會盟

於邾已西邾人執郇子用之秋宋人圍曹盟於曹南口血未乾

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髮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害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象弁其情不得遜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
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

會不志於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為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會盟者以齊修霸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霸鄭伯首朝于楚其

後遂為此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

梁亡
陸淳曰秦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滅亡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脩其禁令晝致其國賦夕者其典刑夜徹百工無使淫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於日中晏不遑暇食用威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甲兵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銷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況好土功輕民力通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

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也

十二年魯新作南門郕子朝于魯二月乙巳魯西宮

災滑人叛鄭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齊人狄人盟于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鬪穀於莒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宋公欲合諸侯魯臧孫辰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經曰二十二年春新作南門言新者有故也言作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所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常脩泮宮復闕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夏郟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

人伐隨

十三年秋侵衛宋公將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於是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魯大旱公欲焚巫尪臧孫辰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公從之宋公將會楚王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于孟子魚曰君欲已甚其何以堪楚王曰宋乃名我乎我必襲辱之楚王會諸侯于孟執宋公以伐宋魯侯伐邾楚王使宜申遺魯以宋俘魯侯會楚請宋公冬十月癸丑楚王與諸侯盟而釋之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

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奔魯因成風也成風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

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經曰二十有一

年春秋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秋宋

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伯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

伐宋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

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人於陳蔡之間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

五國之眾何弱於趙然澠池之會蘭相如一奮其氣

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

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耻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

夷狄尊王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夷狄尊周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

不于孟之會直書其事而隱所以深貶之也歟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

捷不曰來獻宋捷為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

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脩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玷之上又以軍

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會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

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為魯諱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

宋公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積書成宋亂者為受部鼎立華督也會于壇淵言宋災故者為葬蔡侯

不討敵也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言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為

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

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歎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值甚矣故書會書盟

書釋皆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為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十四年魯侯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鄭伯如楚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富辰言於王曰兄弟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盍歸叔帶乎王名之自齊歸于京師邾人以須句故出師魯侯不設備臧孫辰曰小不可易也衆不可恃也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斯命不易哉先生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逢蠱蠱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六月丁未戰于升陘魯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邾雖戰勝死傷甚衆無衣可復至用

矢焉楚王伐宋以救鄭九月己巳朔宋公阻泓水而陣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請擊之公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又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王于柯澤王使示以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戎事不邇女器丁丑王入享于鄭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

王其不没乎為禮卒於無別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

也經曰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按左氏則魯固得崇明祀保小

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于王命而專為母家報怨謀動于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君是以亂易亂

非所以為禮也與收奪者無異夏宋公衛侯許男鄭子伐鄭秋八月

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詐暴救

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

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

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謂至仁

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

之喪奉少奪尊使齊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

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虛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與師圍之罪三

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

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夫計未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

貶之也

十五年甲申春齊侯怨宋公之不與盟於齊也伐宋

圍緡三月庚寅宋公薨傷於泓故也諡曰襄公子王

臣嗣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

城垣而還得臣子玉也以字行子文以為之功使為

令尹遠呂臣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

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九月初伯薨諡曰

成公弟姑容嗣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經曰二十有

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於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

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充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伐國而言

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

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夏五月庚寅宋公茲

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春秋天子之事也而尤謹

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篡弑滕首朝

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十六年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將以狄

伐鄭富辰諫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

邴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邴晉

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名穆公

思周德之不類當厲宣之際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

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

閱於牆外禦其侮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鄭在天子兄

弟也兄弟之怨不徵於他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狄

不祥以怨執德不仁王其若之何弗聽使頽叔出狄

師伐鄭取櫟王將以狄隗為后富辰諫曰不可王者

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者也今王棄鄭

而降於狄一舉而棄七德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

皇王大紀卷四十二
受福利外則取禍狄固貪憚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
怨無終狄必爲患弗聽隗氏通於叔帶王替隗氏頽
叔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
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遂
出適鄭處于汜使告諸侯曰不穀不德得罪於寵子
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伯舅魯臧文仲對曰天子
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
宣多省視宮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晉侯夷吾薨諡
曰惠公子圉嗣時公子重耳已在秦矣初重耳處狄
十二年孤偃曰吾來此也休以擇利也盍行乎乃行

過衛衛侯不禮焉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
安之曰民生安樂孰知其他從者不可姜氏曰行也
西方之書曰懷與安實疚大事營敬仲曰畏威如疾
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若何懷安遂行及曹
曹伯聞其斬脅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
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反國而得志於諸侯若誅無
禮曹其首也及宋宋司馬公孫固言於公曰晉公子
好善不厭父事孤偃而惠以有謀師事趙衰而文以
忠貞長事賈佗而多識以恭敬動則諮焉成幼不倦
君其禮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亦不禮焉

叔詹諫曰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男女同
姓其生不蕃公子姬出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
天不靖晉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三也晉鄭同儕
其過子禽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王
以周禮饗之九獻庭實旅百既饗楚王問曰公子若
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以君靈得反晉國晉
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
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王曰公子廣
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惠無親
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

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
諸秦秦伯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
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
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晉侯圍命無從亡
人期期而不至無赦毛偃從重耳狐突弗召命執之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實貳乃
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名之教之
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
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圍殺之秦伯納
晉公子秦世子壘贈送于渭之陽秦國風九篇曰渭

陽二章章四句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

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

時為天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

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我送舅氏

曰至渭陽母之昆弟曰舅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贈送也乘黃四馬也我

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瓊瑰石而次玉公子

濟河晉軍自廬柳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

郇公子入于曲沃殺圉于高粱諡曰懷公呂卻畏偃

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辭焉曰夫祛

猶在女其行乎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

唯力是親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傳

辱命馬行者甚眾豈唯刑臣見之以難告晉侯潛會

秦伯于王城呂甥卻芮求公不獲乃如河上秦伯誘

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

人實紀綱之僕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施舍

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

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

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

禮賓旅友故舊胥籍孤箕藥卻栢先羊舌董韓寔掌

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公食

見

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隸食職
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年饑晉侯問於箕鄭
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於是民知君
心貧而不懼藏出於入何匱之有公使爲箕公謂郭
偃曰始吾以治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
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將至矣公問於胥臣曰吾使
陽處父傳謹何如對曰是在謹也邊蔭不可使俯戚
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跛跛不
可使視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
質善而賢良贊之則濟違將不入若川有原以叩浦

而後大初晉侯之豎里鳧湏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
以逃盡用以來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對曰居者爲
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公遽見之賞從亡者介
之推不言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
而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遂隱而死晉侯以縣
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陶叔狄言於公曰
臣何以無賞公曰導我以仁義者受上賞禁我不得
爲非者次之犯矢石有汗馬之勞者又次之若徒以

便嬖事我無補吾之闕徧賞之後當及汝矣晉人大
說王使太宰王子文公虎及內史興賜晉侯重耳命
晉侯使上卿逆於境親郊勞館諸宗廟饋九軍設庭
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晉侯端
委而入太宰以王命令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
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
好興歸告王曰晉侯有禮矣禮所觀忠信仁義也忠
則公均而民不怨信則信固而令不偷仁則行報而
財不匱義則節度而動不攜四者不失何事不濟王
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玉從之使於晉者道相

遠也宋公朝於楚還過鄭鄭伯將享之間於禮皇武
子對曰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
可也鄭伯從之衛侯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
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經曰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自周

特書曰出者言之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周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恐小忍矚懿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茲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慎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隆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既而書出以為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伐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真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乎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

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埋之意也

晉侯克吾卒

十七年冬十一月衛人伐邢丙子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二月癸酉衛侯薨謚曰文公子鄭嗣宋蕩伯姬迎婦于魯宋殺其大夫王使至晉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不能脩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啓土安疆今爲可矣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啓東道時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於陽樊右師圍叔帶於溫左師追王夏四月丁巳入于王城殺叔帶于

隰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賜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先氏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則備物以鎮撫百姓若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則余一人其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晉侯遂不敢請而受陽樊溫原欒茅之田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懷我王德未狎君政故未承命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今將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此君子之言也

乃出其民楚子玉圍陳納頓子于頓衛葬其君文公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
 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民之所庇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以趙
 衰為原大夫衛人平莒于魯冬十月癸亥公會衛子
 莒慶盟于洮修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經曰二十有
 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侯何以名滅同
 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滅先祖之裔蔓骨肉
 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
 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
 或否何也王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
 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
 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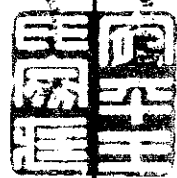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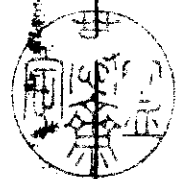
虞楚滅髮亦向姓也曷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
 其常也有名有不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
 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魯不友思而遷怒於邢
 又遣禮至昆弟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
 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
 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則僭號稱
 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何誅也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
 來迎婦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
 國君不與大夫敵也今來迎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
 廟卑朝廷也姑自逆婦其失明矣宋殺其大夫秋楚
 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也諸侯失國諸侯之正也何以
 也諸侯失國諸侯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
 小中國諸侯又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
 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
 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
 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皇王大紀卷第四十三

三王紀

周襄王

十八年冬十一月己未魯侯其茲丕公衛甯莊子速
 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魯西鄙討與衛盟也公
 追齊師至鄆弗及齊侯出魯北鄙臧文仲欲以辭告
 病焉問於展禽對曰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
 以禦亂也不聞以辭入冲曰國急矣願以子之辭行
 輅焉展禽曰不可乃使展喜以膏沐犒師展禽授之
 辭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場之司使君盛怒親舉王



趾以暴露於敝邑之野敢犒輿師齊侯見使者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至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不對曰恃先生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還衛人伐齊魯公子遂臧孫辰如楚乞師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

熊羆有疾鬼神弗救而自寘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

祀焉楚子玉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楚人伐宋以其善

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子玉帥師伐宋圍緡魯侯以楚

師伐齊取穀楚使申公叔侯戍之經曰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我

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追書至鄆弗及罪魯也書

師入境曰侵小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

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爲諉

明矣凡書追者外則幾其深入追齊而至鄆是也鄆者齊地至者言其也也者迂詞也有畏而弗敢

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

三

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為敵是以蠻夷殘一國也於義可謂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秋楚人孤夔以夔子歸諸侯之祀無過惡自見矣秋楚人孤夔以夔子歸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況融與祝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冬楚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楚強晉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者不以者也夫昔華郎夷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十九年杞侯朝魯用夷禮夏四月庚寅齊侯薨諡曰孝公公子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自立六月乙未齊葬其君孝公魯公子遂帥師入杞討其用夷

禮也楚王將伐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蔦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蔦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兵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楚王帥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冬十月甲戌魯侯魯侯楚王盟于宋宋告急于晉狐偃曰楚始得曹而視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晉侯弟子被廩作三軍謀元帥趙襄曰卻縠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使將中軍以為大政卻溱佐之初公入而教其民二年

欲用之狐偃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
王晉俗苦奢公身行儉約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
粟之飯民用富實懷其生矣將用之偃曰民未知信
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偃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
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
後用之晉侯欲用趙衰爲卿辭曰偃出三德其章大
矣公命偃偃曰毛之智賢於臣乃使狐毛將上軍而
偃佐之復欲用衰辭曰栾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
聞臣弗若也乃使枝將下軍而軫佐之經曰二十有

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
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
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弒之
惡楚人無故樓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
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
人諸侯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
圍無嫌於與盟而
公之罪亦著矣

二十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
濟伐衛取五鹿卻縠卒拔下軍佐原軫代之晉侯齊
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人欲與楚國人
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魯公子

買成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戍也正月丙午晉侯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魏犢顛頡不用命夔僖負羈氏公愛犢材乃舍之殺顛頡以徇宋復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原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恣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王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險阻艱難猶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

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德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聞執讒賊之口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狐偃曰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王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楚師老矣何故退狐偃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我退而

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狐偃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可乎晉車七百乘韃鞮鞅鞞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乎二月己巳遂陳于莘北胥臣佐下軍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先軫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楚王使謂子玉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及連穀而死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其弟叔武以受盟鄭伯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師還至于衡鄭伯會晉侯盟焉王親勞晉侯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王享醴命晉侯宥策命晉侯爲晉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玃弓十玃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再拜稽首曰重耳敢不奉揚天子之不顯休

命三月癸丑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王庭王子虎蒞盟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陳侯如會魯侯朝王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晉人復衛侯甯俞與衛人盟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自今以往旣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國人聞此而後不貳四月衛侯先期入公子歛犬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歎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陳侯薨諡曰厲公子朔嗣杞夫人魯伯姬歸寧于魯魯遂如齊晉侯會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訓也壬申魯侯朝王衛侯與元咺訟甯俞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削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許男不會諸侯圍之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

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

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

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經曰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

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

私復怨則利人土地爾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

伎不求何用不臧不伎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

後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致武

奚為不可曰楚人樓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

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

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

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

德乃大文公能忍於奄豎里鳧須矣何獨不能忍于

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

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入改過責備賢者故再

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公子買成衛不卒戍刺之

按左氏買為楚戍衛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無罪

矣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楚人救衛三月

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古者觀文匿武脩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

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

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

乎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脩詞令遽

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兵與之戰

而以曹伯昇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

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

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夏四月己巳晉

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稱人貶

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

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

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

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矣

知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仲尼楚殺其大夫得臣孟子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其臣之事觀之可為末世之永

鑒矣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其名者衛侯何

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即齊晉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祖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

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

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

所存者號與祭爾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於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於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曰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

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

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小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為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岳有常

元

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脩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
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
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使長吏以倉
卒不辨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
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
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
王所非其所為貶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
正其本之意也

咺出奔晉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
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

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
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
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
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武是不念
鞠子哀而以爭國為心亂民彘滅天理其為罪大矣
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
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
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既名之矣猶意其或
出於悞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
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為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

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於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陳
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陳
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宋公

祭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於河陽

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天王狩於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啖助謂
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
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
焉故夫子特書狩於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
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而諱
足矣温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 壬申公
王諱之又為晉解之於是見春秋忠恕也

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

歸于衛

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之君臣
無獄諸侯不專殺為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

元咺稱復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
焉固其力也歸者易詞以文公為之主故其歸無難

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諸侯遂圍許諸侯比再會執而稱人不得為伯討也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以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天子行幸三百里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稱遂繼事之詞也曹伯襄復歸于

曹遂會諸侯圍許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儒貨筮

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

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二十一年介葛盧朝于魯魯侯會王子虎晉狐偃宋

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魯

大雨雹介葛盧以未見公復來朝晉狐毛卒使趙衰

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有三賞軍伐善君能其

官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且居將上軍經

曰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

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按左

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

小子憖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

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

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

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

是謂下陵而無若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

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秋大雨雹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

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卿公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又季氏世冬介葛盧來

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晉侯使醫衍酈衛侯甯俞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

貨醫使薄其醜不死臧孫辰言於魯侯曰衛君之罪何至是刑無有隱者隱乃諱也今晉如是諱殺之也君盍請之以親兄弟之國公爲之請晉侯將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况爲臣而殺其君乎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馯冶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公子瑕及瑕弟子儀衛侯歸于衛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鄭公子蘭在晉晉侯欲與之圍鄭蘭固辭許之晉軍函陵秦軍汜南鄭使燭之武見秦伯曰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

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旣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秦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狐偃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伯有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旣而文公與之蘭生子遂以名之時子蘭在晉公使石甲父侯宣多逆之以爲世子而求成焉晉人許之介人侵蕭王使宰周公閱聘于魯使

仲遂如京師遂初聘于晉經曰三十年春王正月夏

狄侵齊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

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兵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率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

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元咺訟君為惡

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

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

道譬諸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已衛侯之躬無乃有闕

蓋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專

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

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殺者兵

莫憐於志鏢錮為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

意之効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以惡而不能止故

之也及公子瑕公子瑕未聞有罪殺之何也元咺立

衛剽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

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

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

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

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

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

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

二爭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爲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矣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二十二年晉告諸侯受曹地魯臧孫辰行宿于重館重館人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濟魯仲遂如晉拜曹田也魯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止祀泰山河海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使將

新上軍杞夫人伯姬歸魯求婦焉狄圍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侯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俞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鄆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海有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及天之三辰民之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海鳥之至避其

災乎而祀之難以爲仁且智矣經曰三十有一年春

取濟西田公羊曰取之曹也曹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不繫國者吾故曰也復吾故田

而謂之取何也春秋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禮記

者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魯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禮樂是故魯君孟

春乘大幣載孤鞠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

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

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揚子曰天子之

制諸侯肅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

地莫重於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

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爲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

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

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

焉者悉書其事而謂言僂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哀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

守也言祀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作賓王家統承先

王脩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諸侯

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奠敢易

其常古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郊社

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

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乎夫庶人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記

境中昏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
言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
何况于他乎此義行
無呂武之禍矣乎
秋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帝丘東郡濮陽顯項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
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師之職戎嘗伐凡伯于
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
徒渡河矣齊桓公攘夷狄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
狄所圍其遷於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
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
功莫不
見矣

皇王大紀卷第四十三畢

皇王大紀卷第四十四

三王紀

周襄王

二十四年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
通二月己丑鄭伯捷薨諡曰文公子蘭嗣狄有亂衛
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許之冬十月己卯晉侯重耳
薨諡曰文公子謹誦衛侯不朝于晉使孔達侵鄭伐
繇訾言及匡廵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比門之
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
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

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心公不聽名百里孟明視
西乞術白乙丙帥師而東蹇叔哭之曰晉人禦師必
於殺殺有二陵必死是間經曰三十有二年春王正
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秋衛人及狄盟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秋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
不地者盟于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
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冬
況與戎狄豺狼御其廬帳刑牲歆血以要之哉 冬
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
公及殺懷公于高梁其
事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為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
勳時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
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
由得書魯政雖陵與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
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
史有可據而不可益也

二十五年甲午秦師過周比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
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入險必敗
及滑鄭商人弦高將而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生十二
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
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備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
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伯使視客館則東載厲兵秣
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
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
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
孫揚孫奔宋百里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

而還齊大夫國莊子歸父聘於魯先軫言於晉侯曰
秦違蹇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
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
其爲死君乎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
禮何施之爲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
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二月辛巳敗秦
師于殽獲三帥以歸癸巳遂墨以葬文公文嬴請三
帥晉侯歸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舍之矣軫怒曰武
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
亡無日矣公使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秦伯素服
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初百里奚相秦有大功請老秦伯使爲五羖大夫終
其身視其子也秦伯曰吾不以一青掩大德復使孟
明爲政作秦誓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
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
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
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
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
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躬御不違我尚
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

我思之如有一个臣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
嘗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亦職
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
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
之執隄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狄侵齊
魯侯伐邾晉侯伐狄于箕邾缺獲白狄子先軫入狄
師死焉曰吾自討也晉侯命其子且居將中軍初胥
臣過冀見卻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
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德德以治民君請用

之公曰其父芮誅對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
友弟不恭不相及也以爲大夫反自箕以一命命缺
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八月魯侯朝於齊且弔
有狄師十月乙巳魯侯申薨謚曰僖公子興詞隕霜
不殺草李梅實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經曰三
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按書序秦穆公
伐鄭晉襄公帥

師敗諸殺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
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
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
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
期忘親背惠墨衰經而卽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
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

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天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之利徵倖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癸巳葬晉文公狄

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遂帥師伐邾 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

升陞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蓋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為為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已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 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魯是以為可乎

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官六寢路寢

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眠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眠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魯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墮霜六殺草李梅實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墮喪

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墮霜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二十六年冬十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春二月王使叔

服會魯葬其君僖公又使毛伯衛賜魯侯命晉侯既
祥使告于諸侯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
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伐衛圍戚取
之魯叔孫得臣來拜錫命衛人使告于陳陳侯曰更
代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晉侯疆戚田魯公孫
敖會之初楚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對
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
少者且是人也逢蠱目而豺聲恐人也不可立也弗聽
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
師潘崇崇曰享江芋而勿敬也從之江芋怒曰呼役

夫宜君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崇曰能事諸乎曰不
能能行乎曰不能能大事乎曰能八月丁未以宮甲
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乃縊諡曰成王商臣立
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尹
魯公孫敖聘于齊凡君卽位卿出竝聘踐脩舊好要
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
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經曰元年春王

正月公卽位

卽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政元書卽位者緣始

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

臨幸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馬在衰經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于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若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祇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祇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卽吉則誤矣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凡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失禮而害于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

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

王所隲則有錫韋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韋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黻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

晉秋公孫敖會晉侯於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

弑其君頤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

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誠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也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誠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其亂臣賊

子雖陷窞在前斧鉞加于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懲於爲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天倫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拂旨而見配矣傳者察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爲之師侍聽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官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顯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爲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于貶

而後 公孫敖如齊 著乎

二十七年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箕之役狼曠爲右先軫黜之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死而不義非勇也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子姑待之冬十二月甲子秦晉戰于彭衙狼曠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秦師敗績孟明歸增脩國政重施於民晉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丁丑魯始作僖公主晉人討于魯以其不朝也魯侯如晉春正月乙巳晉人使大夫陽處父盟魯侯而耻之夏四月宋公陳侯鄭伯晉

士穀魯公孫敖會盟于垂隴謀討衛也陳侯爲衛請
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晉魯不雨自去年十月至于五
月六月丁卯魯禘于太廟躋公夏父弗忌爲宗伯曰
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有司曰宗廟之有昭穆
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自玄王及主癸莫
若湯自稷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廟未嘗躋湯與
文武也弗忌不聽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
大事也而逆之可乎子雖齊姓不先父食义矣故禹
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詩曰皇皇后帝皇
祖后稷謂后稷親而先帝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

子親而先姑也展禽曰犯順以逆不祥莫大焉展禽
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
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季孫行
父欲尊美僖公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焉駟頌僖公
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

駟野駟駟牡馬在坰之野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郊也邑外曰郊郊外曰

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

彭牧之坰野則駟駟然驪馬白跨曰驪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驂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

馬有田馬有駕馬彭彭有力有容也思無疆思馬斯臧駟駟牡馬在坰

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駉有騂有騏以車伾伾倉白雜毛

此羣醜屈牧醜衆也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明明

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

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囚拘也濟濟多士克廣德

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桓桓威武貌烝烝皇皇不吳不揚

不告于酗在泮獻功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角弓其觶束矢

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觶弛貌五

十矢為束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鴉集于泮林

食我桑黶懷我好音翩飛貌鴉惡聲也憬彼淮夷來

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荆

揚也闕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

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頌僖公能復周公之

宇也闕宮有恤實實枚枚闕閉也光姓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

是稌宮也恤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巖密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烝稷重

穆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先種曰植後種曰穉有稷有

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績禹之緒緒業也后稷之孫實

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前翦齊也至于文武績大王

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虞設也

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大啓爾宇為周室輔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乃命魯公俾侯于

聖王大吧 卷四十四 二

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

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

然至盛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

既多騂赤犧純也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

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籩豆大房萬舞洋

洋孝孫有慶諸侯夏禘則不秬秋裕則不嘗惟天子兼之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白牡周公

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魚豚也載肉也羹大羹釧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

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

綠縢二矛重弓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公徒三

萬貝冑朱綬丞徒增增貝冑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增增衆也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膺當承止也俾爾昌而熾俾爾

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

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

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

之功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有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

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山也繹山也宅蒙山也淮夷蠻貊而夷行也南夷荆楚也若順也天錫公鈍嘏眉壽

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常許魯南鄆西鄆魯侯燕喜令

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祖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祖來山也新甫山也

尺八曰尋松栢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美斯所作栢棖也鳥

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美斯者作是廟也孔曼且碩萬民是

若經曰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

敗績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

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殺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

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

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于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

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

主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

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換

所以謹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

公者抑大夫之仇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及國不致爲公諱耻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

筆削魯史之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

穀盟于垂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書不雨至于秋

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

止卽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

衰自此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有事者時祭始矣

羣廟之主食於大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

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祀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

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為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冬晉人宋

人陳人鄭人伐秦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衛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

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

焚舟之師故公子遂如齊納幣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

特貶而稱人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開邪復禮之意

二十八年冬十一月晉人宋人魯叔孫莊叔得臣陳

人衛人鄭人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三月王叔虎

薨諡曰文公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

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楚息公子朱圍江秋

雨蝨于宋晉人悔其無禮於魯也請改盟魯侯如晉

冬十月己巳晉侯及魯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

救江門于方城遇子朱而還經曰三年春王正月叔

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潰民逃

其土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比

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

散雖非義舉此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辭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

正夏五月王子虎卒王子虎不書爵諡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為之節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驂於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舊館惡夫涕之無從

而為之者非禮之經也天子內官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矣輕重之權失矣

秦人伐晉

按左氏秦伯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春秋

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于殺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殺歸之役其名為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連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名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帥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禦守戍之眾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

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記用兵之法也

皇王大紀卷第四十五

三王紀

周襄王

二十九年魯逆夫人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其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晉人以孔達衛之良也免之狄侵齊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敢不矜乎吾自懼也晉侯伐秦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衛甯武子俞聘于魯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

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九月壬寅魯僖公之母成風薨秦伯用由余之謀破西戎取國十二開地千里王使召公過賀秦伯以金鼓命為西方諸侯伯經曰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逆皆稱女而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効也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

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鑿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為後鑒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

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

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志親皆惠大破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于穀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正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衛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聖賢誥命不越此矣

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僖公

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塋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亦悖乎夫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塋各以實書不爲異詞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三十年冬十一月王使榮叔歸魯成風之含且賵正月辛亥魯葬成風召昭公會葬魯公孫敖如晉初都叛楚卽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都六人叛楚卽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子燮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

無援哀哉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經曰五年春王

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

天王者弗克若夫也春秋係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勅而悖之者則天之所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仲子雖不稱天以謹之也

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為之宮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期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駘馬何也歸含且期施於妾母已

稠豐又使卿會葬恩數有加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期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倫廢法甚矣再不稱

天所以示其戒也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都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三十一年晉侯蒐于夷舍二軍將登箕鄭父先都而

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

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成季之屬也至

自溫言於晉侯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改蒐于

董易中軍趙盾於是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

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濟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

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

法許葬其君僖公魯臧孫辰以陳衛之睦也曰宜求

好於陳季孫行父聘於陳且娶焉秦伯任好薨謚曰

穆公子瑩嗣以子卓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鐵虎為殉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秦國風六篇曰黃鳥三章章

十二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也黃鳥交交止于棘興也交交小貌黃鳥以時往來

誰從穆公子車奄息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

維此奄息百夫之特乃特

子車氏奄息名

百夫之德臨其穴惴惴其慄惴惴懼也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殲盡

良善也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

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防北也臨其穴惴惴

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

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

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君子曰秦穆之不得為盟主也宜哉死而

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古之王

者知命之不长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

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儀表予之法制

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

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

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

秦之不復東征也魯季孫行父如晉使求遭喪之禮

以行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六月乙亥晉侯驩薨

謚曰襄公大臣以世子夷臯少國家多難欲立長君

趙盾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

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狐

射姑曰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

盾曰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出在小國辟也毋淫子

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使先蔑士會如秦
逆公子雍荀林父止蔑曰夫人世子猶在而外求君
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不聽八月魯仲
遂如晉晉葬其君襄公晉狐射姑怨太傅陽子之易
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鞫居殺處父晉殺
續鞫居射姑奔狄趙盾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射姑
戮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史駢曰吾聞之敵惠敵怨
不在後嗣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
可乎親扞送之閏月魯侯朝于廟而不告朔閏以正
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

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經曰六年春葬許僖公夏葬

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驪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

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民在衆則稱人在微者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爲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爲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况身爲晉國之太傅耶若以爲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爲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爲持祿榮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閏月

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

是主乎月之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於扚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于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三十二年冬魯侯伐邾春正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郟二月宋公王臣薨謚曰成公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宋人殺之立成公少子杵臼將去群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親之以

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公之弟也公即位而葬秦伯送公子雍于晉襄夫人穆嬴日抱世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世子夷臯以禦秦師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及董陰蒯得犯命克奪其田盾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必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介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狄侵魯魯告于

晉晉人因狐射姑問狄且讓之狄人問趙衰趙盾孰
賢賈對曰趙衰冬之日盾夏之日也齊侯宋公衛侯
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曹
侯後至徐伐莒莒人爲徐人伐之故請盟於魯魯公
孫敖如莒涖盟初公孫敖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
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
爲襄仲遂聘焉是行也因爲襄仲逆及鄆陵登城見
之美自爲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
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
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仲成之

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晉卻缺言於趙盾曰曰曰衛不
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
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
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盾
說歸匡戚之田于衛經曰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
取須句遂城郟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 戊子
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程氏以爲晉不正謝秦秦納不正
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爲
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
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係國君之廢立
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

其耦况置君而
可以不定乎
秋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

夫盟于扈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為晉侯立也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其不名

者見大夫之強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情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

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泣盟

三十三年秦人伐晉取武城秦國風六篇曰晨風三

章章六句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歟

彼晨風鬱彼北林
與也歟疾飛貌晨風鷓也鬱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

之歟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思望之心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
今則志之矣山有苞櫟隰有六駁
櫟木也駁如馬

倨牙食虎豹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

有苞棣隰有樹榘
榘唐棣也榘赤羅也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六月戊申王崩謚曰襄王子壬臣

立晉人討扈之盟于魯八月壬午仲遂會晉趙盾于

衡雍乙酉遂會伊雒之戎盟于暴魯使公孫敖如周

弔不至而復以幣奔莒從已氏魯有螽宋襄夫人襄

王之姊也宋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公黨

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印印握節以死

司城蕩意諸效節於府人出奔魯晉箕鄭父先都士

穀梁益耳蒯得作亂經曰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

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

皇王大紀 卷四十五 江富

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

盟趙盾及雜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雜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已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州陸沉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

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已氏也男女人之

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蹶無不為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已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何誅使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初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印印固

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以其弟印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司不選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故寵其私昵鮮有奉亡者矣公子印蕩意諸皆以官舉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見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

頃王

元年毛伯衛求金于魯魯夫人如齊晉箕鄭父等使

賊殺中軍之佐先克十二月魯叔孫得臣如京師辛

丑葬襄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正月魯夫人歸晉人

殺箕鄭父士穀蒯得范山言於楚王曰晉君少不在

諸侯北方可圖也楚王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

公子龍及樂耳鄭及楚平晉趙盾宋華耦魯仲遂衛

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狄侵齊六月曹伯襄薨

謚曰共公子壽嗣夏楚人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

也七月癸酉魯地震楚公子朱伐陳陳人敗之獲公

子箴而懼乃及楚平楚王使子越椒聘于魯秦人歸

魯夫人成風之祔曹葬其君共公經曰九年春毛伯

來求金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葬未君也踰

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

總已以聽於冢宰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冢宰獨專

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

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

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成法也政扈之臣假仗

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

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拆之耳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塋襄王晉人殺其大夫

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

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

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

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

-5 95 45 945" data-label="Text">

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

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小君之重也夫承

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擺動乎出姜

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

晉人殺其大夫穀

及箕鄭父殺先都士穀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

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

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強家也求專晉

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

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靈公初立主幼不君政在

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

者獨無可議從未減乎而嘗殺之是入夫專生殺而

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

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

怨無有偏黨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

怨無有偏黨之意其義精矣

怨無有偏黨之意其義精矣

怨無有偏黨之意其義精矣

-5 95 45 945" data-label="Text">

怨無有偏黨之意其義精矣

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按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比方可

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

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僭稱王春秋之始

獨以號舉夷狄之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以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慕向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絕人之意也憶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秦

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

秦人歸祿而曰僖公成風者非兼祿也亦猶平王來賙仲

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祿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之垂誠義明矣

葬曹共公

二年甲辰春正月辛卯魯臧孫辰卒謚曰文仲孔子

論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

立也又曰臧文仲居蔡山塗藻稅何如其知也秦伯

伐晉取北徵楚工尹闞宜申與仲歸謀殺楚王事泄

被誅魯自十一月不雨至于五月魯及蘇子盟于女

栗王立故也狄侵宋陳侯鄭伯會楚王于魯息遂及

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

先為之弱乎實我不能民何罪乃逆楚王勞且聽命

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厥貉之會

麋子逃歸經曰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

伐晉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以

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

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以謂

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

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

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

意故重貶秦楚殺其大夫宜申按左氏宜申與仲歸

伯以見乎弑穆王而誅則是討

弑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

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

微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

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

九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賤齊師次

際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

次厥貉藏禍心以憑憂貶之也故下書伐麋以著其

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

大夫俟救而不及陳獲公子箴而懼宋方有狄難蓋

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

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

三年楚王伐麋成大心敗麋師于枋渚潘崇伐麋至

于錫穴魯叔仲惠伯會晉卻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

於楚者曹伯朝于魯魯仲遂聘于宋復蕩意諸因賀

楚師之不害也秋鄭瞞侵齊遂伐魯叔孫得臣追之

八月甲午敗之于鹹獲長狄僑如經曰十有一年春

楚子伐麋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

鹹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為非夫春秋正名之

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攷矣

四年邾伯薨邾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更立君

冬十一月朱儒以夫鍾與邾邾邾奔魯魯以諸侯之禮

逆之杞伯朝于魯且請絕叔姬而無絕婚公許之十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群舒叛楚楚令尹成嘉執舒子

平及宗子圍巢滕侯朝于魯秦伯使西乞術聘于魯

且言將伐晉秦國風曰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

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豈曰無衣與子同

袍興也袍襖也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

同仇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豈曰無衣與

子同澤澤潤也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作起也豈

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行往也

也秦國風終十篇曰權輿二章章五句刺康公也志

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於我乎夏屋渠

渠夏大也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承繼也權輿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四簋黍稷稻粱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

皇三六也

承權輿秦伯爲令狐之役故伐晉取羈馬趙盾禦之
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
之秦人欲戰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史駢必實爲
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
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
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
反怒曰裹糧坐甲敵至不擊將何俟以其屬出冬十
二月戊午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師曰兩君之
士皆未慙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
肆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

傷未収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
乃止秦師夜遁初趙盾薦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
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
其事故諸大夫賢宣子魯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經曰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
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
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秦伯親將晉上

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爲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
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
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
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
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爲此役則秦曲甚
矣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

之也故賤而稱人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此輕重之權衡也

五年春三月壬午陳侯朔薨謚曰共公子平國嗣楚

人不禮焉遂行成于晉趙盾謂諸大夫曰范會在秦

狐射姑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卻缺曰射姑罪大士

會有恥不犯其知足使也士會遂歸其處秦者為劉

氏初邾子蘧蒢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

子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

焉遂遷三月薨謚曰文公文公元妃齊姜生纘且二

妃晉姬生捷菑邾子以纘且為嗣捷菑奔晉魯自十

一月不雨至于五月魯大室屋壞魯侯如晉朝且尋

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狄侵衛冬十月己丑晉

侯魯侯盟魯侯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

公皆成之楚王商臣薨謚曰穆王子旅嗣經曰十有

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

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世室屋壞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

稱世室羣公稱宮書世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

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

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冬公如晉

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六年王崩謚曰頃王子班立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

故不赴於諸侯魯使之弔邾喪也不敬邾人伐魯南
鄙魯叔彭生帥師伐邾齊侯元妃魯子叔姬無寵生
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
公有司以繼之三月乙亥齊侯潘薨謚曰昭公舍爲
嗣夏四月癸酉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晉趙盾盟于新城同外楚也五月有新亭入于北
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
齊出糶且長盾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
引師而去之公孫敖之奔莒也魯人立其子文伯穀

穀疾病請曰穀之子弱請立弟難也文伯卒魯人立
惠叔難敖重賂以求復難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甲
申卒于齊告喪請塋弗許齊商人弑舍而讓其兄元
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
我乎爾爲之齊人遂定商人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
卿不義宋公而出遂奔魯魯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
人執之又執子叔姬經曰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
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五月乙亥齊

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

趙盾葵酉同盟于新城

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
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之也

而宋公陳侯鄭伯在馬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攻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者
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
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定公二妃晉姬生捷

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纓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悔過為大過而不改將

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遂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州吁弑君則以國氏

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弑逆則有以致之也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按左氏魯叔姬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恃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弑逆出於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若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

宋子哀來奔
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

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馬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

國出奔亦何取之有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

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

之者齊人執子叔姬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殺其

也人執之何也商人弒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

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執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

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

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皇王大紀卷第四十五畢

皇王大紀卷第四十六

三王紀

匡王

元年冬魯季孫行父如晉春正月宋司馬華耦如魯
盟其官皆從之魯侯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
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
命於亞旅曹伯朝于魯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寘諸堂
阜難毀以爲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
送之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慶父仲遂欲勿哭叔彭
生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子無失道何

怨於人仲遂哭之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魯鼓用牲於社古者日食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也齊人懼諸侯之討且憚單伯之守正也遂歸之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遂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齊人侵魯西鄙季孫行父如晉九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陳侯曹伯盟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魯侯以有齊難故不會凡諸侯會公不與而經不書者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十月齊人歸魯子叔姬齊侯侵魯西鄙謂諸

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以討其朝于魯季孫行父曰齊侯其不免乎已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是歲蔡莊侯薨子申嗣經曰十有五年春季

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

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經書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爲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璫臣之胄爲世臣然後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孫敖慶

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

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教著教也
易曰有子考無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單伯

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
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媾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

臣禮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午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盟于扈者
晉侯宋公

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
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畧之也八

國曷為畧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弒君不能致討受賂
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

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圍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
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弒君之賊法及之肅討也而况

於諸侯乎况於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
罪而後不能也况於鄰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

罪亦可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不言齊子叔姬
來歸而曰齊人

來歸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
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弒其君

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二年春魯將及齊平魯侯有疾使季孫行父會齊侯

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魯侯四不視朔

使仲遂納賂於齊夏四月戊辰盟于鄆丘六月辛未

魯僖夫人聲姜薨魯人毀泉臺有蛇自泉宮出故毀

之楚王之卽位也少政在潘崇聲色是好令曰敢諫

者死伍舉進曰有鳥在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

王曰飛將冲天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王淫樂

益甚蘇從請諫王曰不聞令乎對曰好樂者多求多

王朝

求而民怨今又因之以饑饉加之以軍旅國亡無日矣時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麋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申息之北門不啓王聞從言起執其手出而坐朝誅阿諛大臣五舉處士六任伍舉蘇從以政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君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楚王乘驛會師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王盟遂滅庸宋公之弟鮑禮於國人宋

饑竭其粟而食之年自七十已上無不饋詒也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夫人助之施宋公無道國人奉鮑以因夫人於是蕩意諸復爲司城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盖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九月公將田孟諸未至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鮑襲位趙盾請於晉侯曰宋人弑君反天理逆民則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經

曰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

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

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

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鼓備見於

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閏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

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

則其心放而不知求父矣

盟于鄆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先祖為

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係也雖勿居可也而

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

父與君之萌春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楚大饑戎與

之所謹也故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麋濮交伐之

而庸人幸其弱帥群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

謀徒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

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冬十有一月宋人

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弑其君杵臼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

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諸司寇猶

有專政之嫌以為不臣矣况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

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

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

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

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

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

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

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

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

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三年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

何故弑君宋人行賂師立文公而還二月癸亥魯葬

僖公夫人聲姜齊伐魯西鄙仲遂請盟夏四月癸未

王期

齊侯魯侯盟于穀晉侯蒐于黃父遂會宋公衛侯蔡
 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于扈將為魯討齊取賂而還
 鄭伯曰往取賂於宋又取賂於齊晉不足與也魯侯
 有齊難故不會晉侯不見鄭伯鄭公子歸生與趙盾
 書曰寡君即位成陳蔡一朝于襄再見於君之敵夷
 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
 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入也不
 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將悉敝賦以待於
 儵唯執事命之遂受盟于楚魯仲遂如齊拜穀之盟

復曰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

語偷先大夫臧文仲曰民主偷必死經曰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

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皆故賤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田常弑夏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

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

宋人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賤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子遂如齊

四年魯夫人姜氏生世子赤及公子視二妃敬嬴生公子接敬嬴嬖而私事襄仲遂以其子屬焉故遂欲立接叔彭生不可乃立子惡十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瑩薨謚曰康公子稻嗣齊侯之爲公子也與邴斲之父爭田不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斲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三月戊戌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斲以扑扶職職怒斲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起絨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夏四月癸酉魯葬其君文公魯仲遂叔孫得臣如齊請立公子接齊侯新立欲親魯許之仲遂歸八月殺子赤及視以君命召叔彭生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彭生曰死君命可也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夫人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平遂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季孫行父如齊莒子生世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國人弑之謚曰紀公僕以其寶玉奔魯魯侯命與之邑季孫行父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曰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行父

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
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噐則姦兆
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使司寇
出諸境經曰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瑩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按左氏齊懿公即位
刑邴歆之父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
人者實弑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
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其利其所為而
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
以濟其惡篡弑之謀息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衆
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
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
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
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則覲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
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

見殺時不書盜反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
之黨弭篡弑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
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

孫得臣如齊使舉上客將稱元師此春秋立文之常

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為
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
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
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

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弑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
名而遇弑者不日以見其弑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
稱君而遇弑者不地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
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
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
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
信誅亂臣討賊夫人姜氏歸于齊書姜氏則知其非
子之義亦備矣

見絕于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
李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庶其

五年魯仲遂如齊逆女春正月以夫人姜氏歸魯季孫行父如齊納賂以請會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如衛而立其子克齊侯會魯侯于平州仲遂如齊拜成魯人以濟西田為賂于齊邾子朝于魯楚王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趙盾于棐林伐鄭楚為賈救鄭遇于北林晉人乃還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黃以報北林

之役於是晉侯侈趙盾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

楚經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

聞乎弒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詞美一也公子遂如齊逆女魯乘周禮喪未

美一惡無嫌於同公子遂如齊逆女期年遣卿逆女

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

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

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

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侵廢夫豈一朝一夕

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者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見者不待貶絕而罪惡

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

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

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

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

皇王大臣卷四十六

九

江富

敬嬴也故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母斬馬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毋當國用事為後世鑒也槩指為有姑之詞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

齊也經有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室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

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猶放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遠於正乎秦晉戰於河曲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借賈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

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

公會齊侯于平州

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人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為戎夷棄人類為禽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矣

公子遂如齊

宣公篡立之罪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此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

取濟西田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

之者所以狐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

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弒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遂為戎夷人類

滅為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氏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弒

奪而後饜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楚書爵而人鄭者賤之也鄭伯本以

宋人弒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

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

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

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缺文乃聖人削之也前

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

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

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

師此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

趙穿帥師侵崇

崇在

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西方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

其與國則為諉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

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透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弒君于桃園而

成者非晉人宋人伐鄭

宋人弒君既列於會春秋其道也

其道也

衰世已免於諸侯之討矣論

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
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
帥師以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
日聲罪致討而已有報則何以伐人矣

六年甲寅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
禦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
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與入鄭師
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半入華
元逃歸秦伐晉以報崇也遂聞魯晉趙盾救焦遂自
陰地及宋衛陳三國之師侵鄭楚圍椒曰能欲諸侯
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
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晉侯不君厚歛以彫

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
之趙盾將諫士季請先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
所過矣將改之季稽首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
大焉社稷之固矣豈唯群臣賴之猶不改宣子驟諫
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
坐而假寐麇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
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公
飲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
君燕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鬪且出提彌明死之
公介靈輒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盾出奔秋七月乙

丑趙穿弑晉侯于桃園盾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我之懷矣自貽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盾使穿逆文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謚先君曰靈公晉自驪姬之亂無公族至是始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八月乙亥王崩謚曰匡王弟瑜立經曰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

績獲宋華元

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

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眾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眾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眾又重將師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眾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秦師伐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強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筭無遺策獨憤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按

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

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
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闞椒
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
始而不謀將至於與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
賂釋宋而不討至於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
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秋九月乙丑晉趙盾
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弑其君夷臯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
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改辭仲尼因其法
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
莫酷於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境謂去
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讐而
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僞出而實聞乎
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
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閑
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
高貴卿公之事觀馬抽戈者成濟唱謀者賈充當國
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

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
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齊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
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
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
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
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
而亂臣賊子懼**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皇王大紀卷第四十六畢

皇王大紀卷第四十七

三王紀

定王

元年冬十一月魯郊牛之口傷敗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葬匡王晉侯
伐鄭鄭及晉平楚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
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以
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
遷于周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

三十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曰楚國折鉤之豕足以爲九鼎遂歸楚人侵鄭赤狄侵齊宋公三年武氏之族道昭公子歸奉宋公母弟司城湏以作亂宋公皆殺之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八月丙戌鄭伯釁薨世子夷嗣鄭葬其君穆公經曰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乃不郊爲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爲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已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修甲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爲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

漸矣春秋備猶三望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至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弗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爲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見不當爲之詞葬匡王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

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太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楚子伐陸渾之戎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書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處族類之不分也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夏楚人侵鄭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爲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初立背僭竊僞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

矣 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

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特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 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二年冬十一月齊侯魯侯平莒及郟莒人不宥魯侯伐莒取向秦伯稽顙諡曰共公子榮嗣楚人獻龜於鄭伯公子宋與公子歸生將見宋之食指動以示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歸生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宋而弗與也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宋與歸生謀

先歸生曰畜老猶蠶殺之而況君乎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夏四月乙酉遂弒其君諡曰幽公立其弟堅初楚令尹子文之弟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曰若敖氏之鬼不血食矣及子文卒其子般代焉椒為司馬為賈譖般殺之椒為令尹也為司馬至是椒以其族叛殺為賈楚人擊滅之椒子苗賁皇奔晉王思子文之治楚也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日子文

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赤狄侵齊魯侯平莒如齊

楚子伐鄭經曰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

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

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

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大國平剋莒小邦宜其降

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言莒人不肯則以宣

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矣故書及書取以著其

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

莫能強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強大者不能行之於

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

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斯可矣

秦伯稻卒夏

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首謀弑逆者公子宋

也懼譖而從之者歸

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

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

由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

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

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竝

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

大帥與宋人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

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

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

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者哉計不出此顧以畜

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

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

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

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

自齊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此年如齊而皆致者

危也夫以篡弑謀於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

下不知有方伯惟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

矣故此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

惟義之與比

為可安矣

冬楚子伐鄭

三年魯侯如齊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馬秋七

月齊高固逆子叔姬於魯魯叔孫得臣卒齊高固及

子叔姬來魯反馬也楚王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
救鄭伐陳楚王嘗罷朝而晏樊姬曰何晏王曰我論
政於虞丘子姬曰令尹賢乎王曰然樊姬笑王曰何
笑姬曰妾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
進妾同位者數人今令尹爲政未常進一賢是不忠
也不知是不智也明日王以告令尹謝曰誠如姬言
於是薦蒍賈之子艾獵是爲孫叔敖迎之於南海之
濱王問以治國對曰國之有是衆非所惡若王不能
定則國不可得而治也王曰獨在君乎對曰君驕士
曰士非我無由富貴士驕君曰君非我無由安強君

昏迷而不悟士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
矣昔桀紂以合取人合者爲是不合者爲非是以亡
也王曰今拜君爲令尹願令尹與士大夫共定國是
寡人豈敢以偏國驕士民哉孫叔敖旣受命孤丘丈
人見曰位高而驕者民去之官大而專者君惡之祿
厚而不知足者怨處之位高而意益下官大而心益
小祿厚而施益博謹此三者其無咎乎經曰五年春
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按左

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馬書夏公至自
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
自爲之主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
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爲體敵也而公自爲之主

歷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偏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於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通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說不近於禮奚足

叔孫得臣卒
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遠耻辱狀
 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有恩數之略以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畧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如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憮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官禁外結強隣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

叔姬重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其罪也大夫隨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思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
楚人伐鄭
常為後世戒也

四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王使子服求后于齊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荀林父曰使疾其民以盈其實將可殪也楚人伐鄭鄭伯會楚王于厲將盟鄭伯逃歸六月魯有螽名桓公逆王后于齊經曰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按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常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缺蓋亦自反可也

不內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夏四

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

月秋八月螽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

賦歛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

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

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

助法而稅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蟲螟一物之變必書

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冬十月

五年衛孫良夫如魯盟始通且謀會晉也魯侯會齊

侯伐萊魯大旱秋河徙鄭及晉平晉侯宋公魯侯衛

侯鄭伯曹伯會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

侯之立也魯侯不朝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盟于

黑壤魯侯不得與以賂免經曰七年春衛侯使孫良

夫來盟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天不日及故信而

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

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

所貴義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及者

自見矣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邾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

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

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

兵恃強陵弱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

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

夏四

冬十月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于黑壤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

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歛焉非主會盟者

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

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

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
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六年夏四月魯仲遂如齊至黃有疾而還自辛巳有
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去籥戊子魯
敬嬴薨白狄及晉平遂會晉師伐秦楚爲衆舒及故
伐舒蓼滅之楚王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五月甲
子日有食之既八月己丑魯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
日中而克葬魯城平陽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
還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過陳候不
在疆火朝覲矣道無列樹弗不可行塲功未畢膳宰
不致餼司里不授館民將築臺于夏氏歸言於王曰

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辰角見而雨
畢於是除道天根見而水涸於是成梁本見而草木
節解於是備藏駟見隕霜於是冬裘具火見而清風
戒寒於是修城郭宮室此先王之教也列樹以表道
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數有圃草囿有
林池其餘無非穀土國有班事縣有序民此周制也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郊
迎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道司空寇詰
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
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其貴國之賓至則

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此周之秩官也各守爾典毋卽愾滯此先王之令也今陳如是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經曰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至黃乃復壅君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吊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乃者辛巳有事于太廟俾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遂卒于垂

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

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不出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

壬午猶繹萬入去籛

繹者祭之明日以實尸也猶者

可已之詞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籛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降君神臣而體貌有加馬則廉陞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薨氏薨

敬薨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

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尼始卒四賤之則禘于太廟秦人歸遂榮叔舍鼎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薨又娶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

援例以立則從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

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師白狄伐秦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由在晉

責也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眾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

直書於策楚人滅舒蓼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賤自見矣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潁盟吳越勢益強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終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

卻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

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成風薨以夫

將祔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賤之以正其事今

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

從則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

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後例而亟立為

夫人也僖公薨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

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

者猶桓宣弑君

而書即位爾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以

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

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

城平陽楚師伐陳

七年冬十一月魯侯如齊王使徵聘於諸侯魯仲孫
蔑應命王以為有禮厚賄之齊侯伐萊魯伐東夷取
根牟六月滕侯薨諡曰昭公子繡嗣七月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以討不睦陳侯不會晉荀林
父以諸侯之師伐陳辛酉晉侯薨於扈乃還諡曰成
公子孺嗣八月癸酉衛侯薨諡曰成公子遯嗣宋人
圍滕楚王為厲之役伐鄭晉郤缺救之鄭伯敗楚師
于柳芬國人皆喜唯公子去疾憂曰是國之災也吾
死無日矣陳侯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衷

其相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宜淫良無效焉且

問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

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陳國風九篇曰株林二章章

四句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之不休息焉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株林夏氏邑也匡道株林從夏

南駕我乘馬說子諸野乘我乘駒朝夕于株大夫乘駒陳

國風十篇曰澤陂三章章六句刺時也言靈公君臣

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患感傷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興也彼澤障也荷芙蓉也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傷也寤寐無為涕

泗滂沱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彼澤之陂有蒲有蘭蘭蘭也有美一

人碩大且卷卷好寤寐無為中心悄悄悄悄猶彼澤

之陂有蒲函萑萑萑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儼莊貌寤

寐無為輾轉伏枕經曰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

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

大夫聘於京師此皆比事可考不待貶絕而惡自見

者也宣公事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

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

而宣公不能也故聘朝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

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若如齊臣如

周之意而特書王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

正月以表之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

師伐陳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奔荀林父以諸侯

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奔然後林父

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于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

侯之師而曰林父帥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

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常救陳所

宜與也而惟楚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扈冬十月癸酉

衛侯鄭卒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奔也衛成公何以

公獨深何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

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

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

悄悄猶

儼莊貌

莊貌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

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

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

而宣公不能也故聘朝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

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若如齊臣如

周之意而特書王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

正月以表之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

師伐陳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奔荀林父以諸侯

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奔然後林父

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于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

侯之師而曰林父帥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

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常救陳所

宜與也而惟楚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扈冬十月癸酉

衛侯鄭卒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奔也衛成公何以

公獨深何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

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

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

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缺其文者也

葉也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莊貌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

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

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

而宣公不能也故聘朝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

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若如齊臣如

周之意而特書王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

正月以表之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

師伐陳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奔荀林父以諸侯

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奔然後林父

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于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

侯之師而曰林父帥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

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常救陳所

宜與也而惟楚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扈冬十月癸酉

衛侯鄭卒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奔也衛成公何以

公獨深何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

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

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

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缺其文者也

葉也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莊貌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

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

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

而宣公不能也故聘朝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

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若如齊臣如

周之意而特書王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

正月以表之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

師伐陳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奔荀林父以諸侯

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奔然後林父

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于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

侯之師而曰林父帥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

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常救陳所

宜與也而惟楚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扈冬十月癸酉

衛侯鄭卒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奔也衛成公何以

公獨深何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

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

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

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缺其文者也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與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與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知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陳殺其大夫洩冶稱國以殺者褒貶深切著明矣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獨何無褒詞大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

魯叔盱之後乎故仕于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盱善矣

八年冬魯侯如齊齊侯以魯版故歸魯濟西圍齊二月丙辰日有食之巳巳齊侯薨謚曰惠公公公子無野嗣初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逐之奔衛魯侯如齊齊侯喪故也三月癸巳陳侯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謚曰靈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四月宋人伐之齊葬其君惠公魯公孫歸父會葬鄭及楚平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取成而還王使王季子聘於魯王問魯大夫對曰人

君寬以保本肅以濟時宣以教施惠以和民則無事
不徹人臣敬以承命恪以守業恭以給事儉以足用
則無任不堪季孫行父仲孫蔑儉其長處魯乎叔孫
僑如公孫歸父侈侈必貪貪必謀人亡之道也魯公
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魯大水魯季孫行父如齊魯
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聘于魯魯饑楚王伐鄭
晉士會救鄭逐楚歸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公子
歸生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斷歸生之棺而逐其族改
葬幽公謚曰靈楚法群臣朝馬踐霽者斬斬戮御太
子犯令廷理宣于法太子怒請殺之王曰立法從令

所以尊敬宗廟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

真守法之臣也益爵二等經曰十年春公如齊公至

自齊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

師故特書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此君臣名分之際則大
齊人歸我濟西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

兵會代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謹及關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
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

衛

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為崔杼出

而能反及而能弑者以其宗強於此舉氏辨之早也
其說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
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
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
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

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
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奔使微者往
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
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
殺聖人之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之無
道也而稱大

情見矣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
顯于身見殺而其言驗洩治所為不憚斧鉞盡言于
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
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
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
以見洩治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
遠色脩身包容狂妄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
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

伐滕

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
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不非足也今

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
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缺而滕何充焉
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

公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
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
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
不顧天王之禮缺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詞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
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

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
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
貴楚益輕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傳曰王季子
者王之母弟也王

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
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
卿會臣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
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

春秋亦不書矣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

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弒君之亂既來赴

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真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

之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

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踰年然後來聘未晚也而

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悅取人之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

齊而往盖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齊侯使國

佐來聘

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感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

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稅

而有願為其氓者盖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

笑客之罪哉已

饑楚子伐鄭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

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強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卻缺師師救鄭

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詞屬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

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比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為案者也

皇王大紀卷第四十七畢

戮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夫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已罰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矣今縣陳貪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迎靈公子午於晉而立之楚王欲納夏姬屈巫曰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王乃止公子側欲取之屈巫曰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側亦止經曰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晉楚爭此二國爲日久矣今陳鄭皆背晉從楚

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于喬木入
幽谷乎中國而不能令則夷狄進矣經之大法在誅
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與
君即中國變為夷狄人類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
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攢
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
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
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
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
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畧今中國有亂天王不
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
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
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不亦偵乎 **冬十月**
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稱人者衆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

人人之所得討書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按
左氏傳楚子爲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
氏遂入陳殺徵舒驪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
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爲義取其國爲
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
義討賊勇於爲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惡於爲利耶
之徒也爲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
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太
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
改過矣猶言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
復封之然鄉取一人馬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
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
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
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
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
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
討賊之功故特從未減不稱 **納公孫盩儀行父于陳**
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是
弑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
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讐以自脫其罪而楚
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

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票河澗微舒之官封洩治之墓尸孔靈儀行父于朝謀於陳卒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十年甲子陳葬其君靈公楚王伐鄭圍其國都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敢不唯命是聽若惠顧前好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敢布腹心左右曰不可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厓入盟公子去疾出質夏四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栾書

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閭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士會曰善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奉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

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物有服
重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子姑整軍而經武
乎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
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
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以中軍佐濟韓厥謂
林父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
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
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楚王北師次于郟將飲馬於河而歸嬖人伍參言於
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

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
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令尹不欲
戰南轅反旆王病伍參之言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
次于管以待之鄭皇戍使如晉師曰楚驟勝而驕擊
之必敗栾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
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
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
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鄭之勸
我我我上也不可從也楚少宰如晉師先穀曰寡君

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
楚王又使求成晉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致晉師晉
人逐之免馬晉魏錡求公族趙旃求卿未得欲敗晉
師且怒失許伯請使許之卻克曰二憾性矣弗備必
敗士會曰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使鞏朔韓穿
帥七覆于敖前魏錡趙旃遂往請戰夜至於楚席於
軍門之外乙卯楚王乘左廣以逐之旃棄車而走晉
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使鈍車逆之潘黨望塵騁而告
之曰晉師至矣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車馳
卒奔乘晉軍林父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

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楚人獲荀罃晉
師右移上軍未動楚王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
侯爲左拒以從上軍士會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上
軍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
而退不敗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
亦終夜有聲楚重至於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
晉尸以爲京觀楚王曰夫文止戈爲武禁暴戢兵保
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爲
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楚於是乎霸王賜虞丘子菜田
三百號曰國老以其薦孫叔敖也荀林父請死晉侯

欲聽之士渥濁曰不可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冬十月楚王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圍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戊寅蕭潰晉先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日恤病討

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

若大國討我則死之經曰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國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
楚子圍鄭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書葬君子詞也

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黃門至於達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書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畧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倫之為重也

戰于邲晉師敗績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

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書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按邲之後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栾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遏偏陽之舉旬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甞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偏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命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滅蕭** 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行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不得也已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

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絕人之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霸爲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

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

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昧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其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鄉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懸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爲善則可以保其國矣曾不是圖而刑牲軟血要質鬼神斲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鄉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 **宋師伐陳衛人救** 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矣

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
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不足責也宋人不能
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
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爲
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
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敗絕
而自見矣

十一年昔恃晉而不事齊齊人伐之夏楚子伐宋魯
有蝻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晉人討邲之敗與
清之師殺先穀滅其族晉以衛之救陳也使謂之曰
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
我之由我則爲政而充大國之討將以誰任經曰十
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

楚人滅蕭將以魯宋諸侯懼而同盟

爲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効死親其上
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
策也故楚人有詞秋蝻冬晉殺其大夫先穀先穀違
于伐而得書爵也先穀違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
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
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將非其人則敗雖其人
使親信問之則敗以剛復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
則敗先此三敗君之過也河出之戰趙穿獨出而史
驛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樂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
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
官罪累上也

十二年達縊而死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
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
告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三月壬申曹

伯薨諡曰文公子盧嗣晉為邲故伐鄭告於諸侯蒐
馬而還荀林父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伯
懼如楚謀晉楚王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
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宋人執之華元曰過
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
我亦亡也乃殺之楚王聞之投袂而起秋七月帥師
圍宋司馬公子嬰齊三言而不當王太息曰吾聞之
賢君有師者王中君有師者伯下君群臣莫我若者
亡我下君也而臣若是吾其亡乎曹葬其君文公魯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仲孫箋言於魯侯曰小國之

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朝而獻功謀不免也誅而薦

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圍之經曰十有四年春

衛殺其大夫孔達

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

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于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

累上也春秋端本

清源故書法如此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

按左氏傳為邲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

雙言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秋九

月楚子圍宋

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眾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

持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

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

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

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葬曹文公冬公孫

歸父會齊侯于穀

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

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公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十三年魯侯使公孫歸父會楚王于宋宋人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汗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得之獻諸楚楚王厚賂之使反其言登諸樓車遂

致其君命楚王將殺之對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乃舍之以歸楚師將去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于王退三十里三月宋及楚平楚司馬嬰齊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屈巫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潞子嬰兒見之夫

人晉侯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何補？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害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才而不以茂德亡之道也。」公從之。四月癸卯，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遂滅潞，以潞子歸酆舒。奔衛，晉人殺之。晉侯賞林父以狄臣千室，賞士渥濁以瓜衍之縣，曰：「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秦伯伐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毛伯、衛卒，立召襄。魯有

益膏、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古者穀出，不過籍以

豐財也。魯初稅畝，非禮矣。蝓生，饑。經曰：「十有五年春，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起釁端而圖之。蔑，楚中華甚矣。諸侯

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

美。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此華元子及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賤也。春秋賤欺詐。

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賤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而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賤如此。然則

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爲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爲雩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爲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幸陸効其所爲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爲非純臣也知春秋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之法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其稱曰謹之也上卿爲王將略而稱歸者著其暴也滅而舉歸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興東郊不闢伯禽征之獫狁孔熾侵鏞及方宣王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

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討者執鄆舒轅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侯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主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秋也

秦人伐晉王札子殺趙伯毛伯

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

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爲當上之詞也其爲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爲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爲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爲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秋螽人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未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尅

秋螽

人事感於

民之事

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

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

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

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禮固然

初稅畝孟子曰耕

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

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助

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

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

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與我公田遂及

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

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顧力以奉公

上惟邦財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

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

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

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

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堯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

本冬蝻生始生日蝻既大曰蝻秋蝻未息冬又生子

乎 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

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

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春秋饑歲多已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

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

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蝻蝻而遽至於饑者宣

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

末而不教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蝻蝻天降

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

世為國之不 可不教本也

十四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潞吁鐸辰春正

月來獻俘戊申以韞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從

晉侯之請也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諺

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此

之謂也晉趙朔間於狄封人曰吾聞狄中雨沙雨血

牛馬雜生信乎對曰然朔日噫妖足以亡國也對曰非也狄君弱諸卿貨大夫比黨百官肆斷而無告政令不竟而數變其士巧貪而怨上此妖之數以生而國亡也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鄰夫人伯姬歸於魯魯大有年爲召毛之難王室復亂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享之殺烝會私於原襄公曰臣聞王室之禮無毀折此何禮也王聞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諸侯一歲之有立飲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則有房烝親戚一時之有宴饗以示容合好也則有殺烝若夫

戎狄冒沒輕僂適來班貢則坐諸門外而使舌人委體與之今叔父使女士季來修舊德以獎王室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備其器用敬其祓除體解折節而共飲食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胡有孑然其效戎狄也武子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修執秩以爲晉法經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

赤狄甲氏及潁吁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潁之餘種

潁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讓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獫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瀘戎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有邢敦

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邢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櫛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廟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郊伯姬來歸 按左氏郊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醜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莠所以閔周易序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

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

旨微矣 **冬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

者異也星景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

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蟮饑饉之變相繼而作

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

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

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脩之者也

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脩之者也

皇王大紀卷第四十八 畢

皇王大紀卷第四十九

三王紀

定王

十五年冬十一月庚子許男錫我薨謚曰昭公子甯

嗣丁未蔡侯申薨謚曰文公子固嗣夏四月癸卯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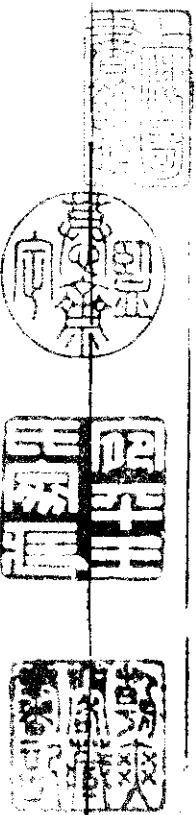
有食之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與魯臧孫許同入見

郤克跛臧孫眇齊侯帷婦人使觀之二子登婦人笑

聞諸賓郤克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歸請伐

齊晉侯不許請以其私屬又不許晉侯魯侯衛侯曹

伯邾子會于斷道齊侯不出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



偃會高固逃歸已未諸侯盟執弱朝偃苗賁皇曰使
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
逸晉士會召其子燮曰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
曰君子如怒亂庶遙沮君子如祉亂庶遙已君子之
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
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
庶有象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老郤克為政有秦客
廋言於朝諸大夫莫能對燮應之三歸而言之武子
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
朝乎擊之以杖折委筭九月壬午魯叔貜卒初魯侯

有篡適之謀母弟叔貜曰不可魯侯不聽叔貜非之
織屨而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魯侯之食
以至於死經曰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

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內宣公為國務華而無
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
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
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
告計息於禮而不會也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已未公

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書同盟者志同
欲也大國率之
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
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
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要之者也或以為會同天子之
事築宮為壇設方盟如方獄之盟故書同疑其說之

誤矣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胥卒稱弟得弟

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胥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九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夫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大夫而書卒賢也或以為叔胥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賜氏俾世其卿與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胥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况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鄰國衆矣而獨叔胥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十六年冬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繪以公子強為質晉師還魯侯伐杞夏五月邾人戕鄆子于鄆魯侯乞師于楚欲伐齊甲戌楚王

薨謚曰莊王世子審詞楚師遂不出初莊王使士亶傳世子亶辭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善在世子

世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王曰雖然願子傳之亶乃受命魯侯以仲遂之立也故寵其子歸父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

欲以晉人去之八月壬戌魯侯薨于路寢子黑肱嗣季孫行父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孫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歸父還及笙壇帷

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而哭三踊遂出奔齊經曰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

公不謹於禮自巳致寇所謂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穀大戰于鞏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郕

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陞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郕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郕者所以深責郕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

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稱子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

公孫歸父如晉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奚名為亂哉

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嚮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巳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仲尼

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於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辭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

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書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十七年冬十一月魯侯黑肱即位魯葬其君宣公魯

無水春正月魯為齊難故作丘甲魯聞齊將出楚師

使臧孫許結盟于晉及晉侯盟于赤棘晉侯使瑕嘉

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

叔服曰肯盟而欺大國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

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是年吳壽夢立周章十四世

孫也經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

宣公無冰寒極而無冰者常煥也洪範傳曰豫常煥

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固當固陰沍寒而常煥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

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燮調愆伏之一事也今經

寒而煥遂廢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

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

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

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于未亂

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

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

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

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

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

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

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作一甲是一甸之

中其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

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

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

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

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二之一耳先儒或言

甲非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魯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

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人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 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遂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

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可抗者理也其狄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魯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公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悖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

也書敗績于茅成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十八年魯北鄙圍龍取之遂南侵及巢丘春二月衛

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

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

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丙戌戰于新築衛師甚敗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良夫免之賞之以邑辭請曲縣

繁纓以朝許之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衛孫良夫魯臧孫許如晉乞師皆主

卻克克請八百乘晉侯許之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

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孫許逆晉師

且道之季孫行父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曹公子首帥師會之。是四月癸酉陳于鞏。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若之何其以病敗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援桴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逢田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維於木而止。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使，以免厥獻。

玉父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遂自徐關入，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予之石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五月，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它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

理東南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揖而去之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克因魯衛之使以其詞爲之請已酉逮乎爰婁而與之盟六月壬午宋公鮑薨謚曰文公子固嗣庚寅衛侯速薨謚曰穆公子臧嗣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楚將救齊

使屈巫聘于齊屈巫聘夏姬遂奔晉公子側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自爲謀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楚王以魯宣公嘗求好而魯侯受盟于晉也又以衛人不行使而從晉伐齊也故使介尹公子嬰齊救齊嬰齊請曰師衆而後可先君莊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尹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侯爲左許男爲右侵衛遂侵魯師于蜀及楊橋魯仲孫篋請往賂之以請盟楚人許平九月魯侯會楚公子嬰齊于蜀遂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

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

論曰唐末馬殷竊據長沙畏荆南成汭淮南楊行密之強議以貨結之高郁曰奉天子撫士民訓勵卒伍霸業修明誰敢爲敵殷從之果能平定湖南沒身傳嗣敵人不敢謀吁觀此則周公之裔宗卿之嗣至于以貨賂人而乞盟者其棄禮義人民辱國家也明矣

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晉侯使鞏朔來獻齊捷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欺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姦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

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楚公子嬰齊公子側
殺屈巫之族而分其室屈巫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
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乃
求使於吳晉侯許之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
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使其子
狐庸為吳行人吳始不役屬於楚伐楚伐巢伐徐地
始大僭稱王經曰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初魯事齊謹甚雖易
世而聘會不絕也又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
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與是役非義矣
魯人為鞏之戰豈義乎同日憤兵務相報復夏四月
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齊侯

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於斷道
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
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
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
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
故善法
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

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

于鞏齊師敗績大國三軍次國二軍二卿並將是四

之士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
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
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
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
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
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
皆書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夫
例受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

民毒衆樂獲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圖國主之爲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陞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爲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貪憤積怒欲雪一笑之耻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克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叔子爲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毋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爲之請逮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侯速卒取汶陽田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

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柰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與滅國絕世之義必有處也晉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復其故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爲陽橋之役

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爲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悻肆其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恐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悛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悻弗能懲也

而辱逮君父不亦憺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考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此書

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可以稱人

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

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耻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

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

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

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十九年冬十一月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討邲之

役侵鄭公子偃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之丘輿獻捷

于楚辛亥衛葬其君十二月甲子魯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宋葬其君始厚葬僭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不

臣魯侯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魯取汶陽田棘

不服叔孫僑如帥師圍之魯大雩廡咎如赤狄之餘

也晉郤克衛孫良夫伐之廡咎如潰九月晉荀庚衛

孫良夫聘于魯魯侯問諸臧孫許曰中行伯之於晉

其位在三孫子於衛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

卿當大國之中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衛在晉

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及庚盟丁未

皇三六記 卷四十九 十一

及良夫盟鄭人伐許晉荀首佐中軍使求其子瑩於
楚楚王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
其任又誰敢怨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
兩釋纍囚以成其好其誰敢德曰何以報我對曰以
君之靈得反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其竭力
致死無有二心王曰晉未可與爭禮而歸之齊侯耻
於鞏之敗弛苑囿薄賦歛問疾弔喪國家無事是年
朝於晉晉作六軍經曰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曹伯伐鄭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
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
而敗諸鄭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
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

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
詞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書禮從
金革之事也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

災三日哭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
氏劉絢曰新宮者宜宮也不曰宜宮者宮
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桶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
知其未遷也宮成而未入遇災而哭何禮也宣公
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
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有災其先
人之室則三日哭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
不亦可乎曰先人之室蓋常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
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
有焚其室則哭之禮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

乙亥葬宋文公被左氏文公卒始厚葬蓋車馬重
器備君子謂幸元樂舉於是子不臣

致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
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
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
為越禮踰時遠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

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衰戚之情忘矣顧欲厚塋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哀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

自晉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帥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按左氏取汶陽必有以也 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必亦失之矣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廩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

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

引其君當道而生享專命為非禮不信以于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仇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若此類是矣

鄭伐許 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鄭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如兵

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馮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詞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二十年甲戌冬宋華元聘于魯通嗣君也春正月壬

申鄭伯薨謚曰襄公子費嗣祀朝于魯將歸叔姬焉

二月魯臧孫許卒魯侯如晉晉侯不啟季孫行父曰
 晉侯必不克魯侯歸欲求成于楚行父曰晉雖無道
 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侯有言
 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君乃止鄭
 葬其君魯城鄆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
 伯伐許取鈕任於敦之田晉欒書救許伐鄭取汜祭
 楚公子側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成攝鄭伯之辭
 側不能決經曰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
 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
 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

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許何也表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許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杞夫人歸于魯魯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晉荀首如齊逆女魯叔孫僑如會諸穀晉
 梁山崩絳人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
 降服乘纁出次策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魯大水
 九月巳酉王崩謚曰定王子夷立許男愬鄭伯于楚
 鄭伯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公子發鄭伯歸請
 成于晉及趙同盟于垂棘十月巳丑晉侯齊侯宋公
 魯侯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諸侯謀復會宋公辭經曰五月春王正月杞叔姬來

歸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

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矣為世戒也

仲孫篋如

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為邑焉書而不繫

國者為天下詭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綬微樂出次

視幣史詞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脩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

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脩行歆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彈災變乎夫國主山川

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脩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懜

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巳酉天

王崩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按左氏許靈公慙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

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

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者此類是也

皇王大紀卷第四十九畢

皇王大紀卷第五十

三王紀

簡王

元年十二月辛巳魯季孫行父以鞏之功立武宮

論曰立武宮者立武公敖之宮也諸侯立五

廟武公至宣公十一世矣乃祧主也季氏立

其宮者豈爲鞏之功也哉謹按武公者從宣

王不順之命舍長立少者也季氏以少子專

魯國因是立其宮爲子孫計以自堅耳夫子

書焉以表著其非禮也

魯取鄆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
戎陸渾蠻氏侵宋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
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
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
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夏四
月邾子朝于晉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郟瑕
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韓獻子厥曰土薄水淺國饒則
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如新田土厚水深有汾澮
以流其惡十世之利也丁丑遷于新田魯公孫嬰齊
如晉命伐宋壬申鄭伯費甍弟踰嗣魯仲孫蔑叔孫

僖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魯季孫行父
如晉晉欒書救鄭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
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晉趙同趙括欲戰
書將許之荀首士燮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
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
必不克雖克不令不如還也或曰聖人與衆同欲予
盍從衆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書曰
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
不亦可乎經曰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

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卽遠有
進而無退宮廟卽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

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七

七

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墀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軌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取鄭鄭微國也書取者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為君隱也項亦國也其書藏者以僖公在魯季孫所為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身忤王鳳也鄭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乎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

如晉士申鄭伯賈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變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魯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援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也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救者大一統以從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

左氏平楚遇於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所以善栾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執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陞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二年冬十一月魯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吳伐邾邾成魯季孫行父曰中國不振

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三月曹伯朝

于魯魯不郊猶三望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晉侯齊

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六月戊

辰同盟于馬陵吳入州來嬰齊自鄭犇命蠻夷屬於

楚者吳盡取之楚二公子於是乎一歲七奔命魯大

雩衛侯惡其大夫孫林父林父出奔晉邾人有弑其

父者邾子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然寡人嘗學

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

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

而後舉爵經曰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

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穀梁子曰郊牛日展解角

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

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天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

弗戒矣理吳伐邾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或然也

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日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

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日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日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爲不敢擅進也
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

望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止魯當祭太山太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

不書三望借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軫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沮漳楚之望非也楚

始受封濱江之國漢水沮漳豈其境內哉此亦據後世并兼封畧言之耳
秋楚公子嬰齊

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

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微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萃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

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知矣
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吳入

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三年晉侯使韓穿歸汶陽之田于齊魯季孫行父餞

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

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

歸諸敝邑今有二命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

體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

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帥師侵蔡遂侵楚

獲申驪魯公孫嬰齊如莒聘且逆也宋公使華元如

魯聘伯姬宋公使公孫壽如魯納幣晉趙嬰質之第

趙同趙括嬰之兄也嬰通於質子朔之妻莊姬姬成
公女也同括放嬰於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
吾二昆其憂哉於是姬譖同括于晉侯曰將爲亂欒
卻爲徵晉人殺之朔子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趙氏
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
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於是趙武冠
見欒武子曰美哉吾昔逮事莊王萃則榮也實之不
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曰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
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古之王者政德旣
成又聽於民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墮風

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
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
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如與善善進善不
善蔑由進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靡蔑由至矣
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
見智武子曰成子之文宣子之忠不可忘也吾子勉
之見張老而語之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
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于智子
之道是先王覆露子也五月使召伯賜魯侯命晉侯
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

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

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或思或縱也

勇夫重閉况國乎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

燮聘于魯言伐郟也以其事吳故魯侯賂之請緩師

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

成季孫行父懼使叔孫僑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郟

衛人媵魯伯姬古者諸侯嫁女於諸侯同姓媵之異

姓則否經曰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

之于齊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

之不以其道也郟克戰勝命於齊曰及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

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御無所諫止皆罪矣

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無憚於

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得罪亦見矣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

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幣納

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

可略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

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

而不知蒞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

為後法也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嬰

將為亂欒郤為證晉討趙盾趙括以其田與祈奚韓

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勲宜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

-15 80 30 950" data-label="Text">

矣乃立武而及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

政刑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見則有賜已脩

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

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

而不加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懷而有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君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

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

人邾人伐邾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與

中國不振旅蠻夷人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

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

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

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命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

可知 衛人來媵 媵者何諸侯有歸媵夫人行則媵

矣 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亦以媵媵從凡一娶

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則是以欲敗

禮矣備書三國以

明逾制為後戒也

四年冬十有一月杞伯如魯逆叔姬之喪以歸為歸

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晉人懼於是晉侯會齊侯宋公

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是行也將

始會吳其人不至十二月魯伯姬歸于宋季孫行父

如宋致女晉人媵焉夏正月丙子齊侯薨謚曰頃公

子環嗣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鄭

伯如晉晉人執諸銅鞮欒書帥師伐鄭鄭人使伯蠲

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公子

嬰齊侵陳以救鄭九月齊葬其君頃公楚公子嬰齊

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莒城亦惡衆

-5 78 35 955" data-label="Text">

復潰楚遂入鄆君子曰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決辰

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
管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
之不可已也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
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必歸君魯城中城經曰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九筆於經者皆
經邦大訓也杞
叔姬一女子耳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
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六昏
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于此者乎男而賢
也得淑女以為歸則承宗廟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
豈曰小補之哉夷攷紀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
亦不至如鄆季姬之越禮杞伯初來朝魯然後出之
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

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魯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
得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
而無簡也其經世之慮遠矣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
貳於晉晉人懼會蒲以尋馬陵

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於甯喜求復國
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勾繹來奔曰使
季路要伐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
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及魯衛之侵地
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
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
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悖信明義以
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
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致女者何女既三
月而廟見則成婦

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耳何以書
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

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爲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之非敵者則求爲媵固爲之擇賢小君則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 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 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旣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旣執其君矣則行人爲輕亦不是絕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卽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

申莒潰楚遂入鄆 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效死而民不去則是可爲也夫鑿池築城者爲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爲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脩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二鄙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爲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城郭溝池重門擊柝皆守邦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爲政之急耳

秦人白狄伐 晉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常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豈詞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羗鬻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於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也爲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旣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代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 人圍許城中城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爲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

楊

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微守益微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
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
陵僭隔服上下者乃設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
足恃乎

五年衛子叔黑背帥師侵鄭晉命也二月魯五卜郊
不從乃不郊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立公子縹鄭人
殺縹立世子髡頑晉欒武子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
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
立世子州蒲以為君三月會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
伯伐鄭鄭公子喜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公子騂
為質鄭伯歸討立君者殺公孫申及其弟禽君子曰

忠為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齊人媵宋伯姬

丙午晉侯薨謚曰景公五月魯侯如晉晉人以為貳

於楚止之使送葬冬晉葬其君魯侯送葬諸侯莫在

魯人辱之經曰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衛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特書弟以為後歲也夏四月五卜郊

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

人來媵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如晉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

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冬十書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冬十

月

六年春正月魯侯請受盟晉人歸之晉侯使卻擘聘于魯己丑及卻擘盟魯季孫行父如齊脩前好也秦晉期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乃交遣大夫盟經日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擘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七年周公楚惡惠襄之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宋華元善於楚公子嬰齊又善於晉欒書遂如

晉楚合二國之成晉士燮楚公子罷許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鄭伯如晉聽成晉侯魯侯衛侯會於瑣澤狄侵晉晉人敗之于交剛晉卻至如楚涖盟楚子享之公子側相爲地室而縣焉至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謂側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側曰如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至曰世之治也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相朝如是乎有享宴宴以示慈惠享以訓恭儉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今吾

子之言無乃亂乎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

歸以語士燮燮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楚公子

罷如晉晉侯與盟于赤棘經曰十有二年春周公出

奔晉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

出奔夫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

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叛盟失信而奔則自絕于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日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

令不行於天下爾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

交剛冬十月

八年晉侯使卻錡乞師于魯將以伐秦將事不敬仲

孫篋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殆將亡

矣春正月魯侯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王孫說

曰是貪陵人也王其勿賜聖人之施舍喜怒取與不

主寬惠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王曰諾禮之如行人

魯侯至仲孫篋為介說讓王厚賄之三月魯侯從劉

康公成肅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

滕人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

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致

敬以勤禮小人敦篤以盡力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

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神之節也

卷五十一

今成子情棄其命矣其不反乎秦背令狐之盟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侯使呂相絕秦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曹伯廬薨于軍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諸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它年曹葬其君宣公欣時將亡國人將從之負芻懼告罪且請焉欣時乃反而致其邑成肅公薨于瑕經曰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不從以霸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疏分雖有大小上地甲兵受天子不相統屬魯兵非

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服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讎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邾人滕人伐秦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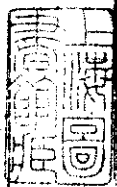
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岳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

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爲遂事之意也

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皇王大紀卷第五十畢

皇王大紀卷第五十一



三王紀

簡王

九年甲申冬十一月莒子薨謚曰厲公孫密州嗣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衛侯不可既歸晉侯使卻犢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夫人姜氏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衛侯見而復之魯叔孫僑如如齊逆夫人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師敗鄭伯復伐許入其郛許人平以公孫申之封七月魯叔孫僑

如以夫人姜氏歸衛侯有疾使甯殖立敬嬖之子衎
衛侯薨謚曰定公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衎之不哀
也不內酌飲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
未亡人大夫聞之無不聳懼秦伯榮薨謚曰桓公子
后嗣經曰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
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許帥
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穀梁曰大
夫不以夫
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逆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
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於它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
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
遠邇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
中禮之節可也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年十二月衛葬其君定公正月乙巳魯仲嬰齊率
公孫歸父之第也祭丑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
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討曹伯負芻執而歸請京
師諸侯將見欣時于王而立之欣時辭曰前志有之
曰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
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是爲曹子臧四月宋公薨謚
曰共公少子成嗣楚將北師公子貞不可公子側曰
利則進爾申叔時曰子反必不免楚王侵鄭及暴隧
遂侵衛及首止鄭公子喜侵楚取新石晉欒書欲報
楚韓厥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六月

庚辰宋葬其君共公宋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鮮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氏汰而驕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及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遂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

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爲人鮮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不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疾而言速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濞閉門登陴矣四子奔楚元使戍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九月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魯叔孫僑如衛孫林父鄭公子鱸邾人會吳于鍾離許男畏伯如鄭請遷於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其子州犁奔楚韓厥曰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殆難免乎初伯宗每朝其妻必

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經

日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

卒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后也於是使嬰齊后之故書曰

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以為兄嗣以后襄仲則以公字為氏亦非

矣非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

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

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

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

罪如此者故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華元出奔晉與歸于宋皆

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

晉督許之封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則不能討此說是也出奔不書氏皆其族

也昔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冬十有

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

父鄭公子鱘邾子會吳子于鍾離具以號舉夷之也

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子于鍾離于桓于向意在賤夷狄而

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實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

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

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許遷于葉

十一年冬十一月雨水冰于魯楚王自武城汝陰之
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滕侯薨謚曰文公子原嗣鄭公
子喜帥師侵宋夏四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將伐
鄭士燮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
晉國之憂可立俟也卻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燮曰
我王者也乎哉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
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樂書曰不可以當吾
世而失諸侯乃興師樂書將中軍卻孺如衛遂如齊
樂廩如魯皆乞師焉孟獻子曰有勝矣楚王救鄭司
馬公子側將中軍過申入見申叔時曰師其如何對

曰內棄其民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十時以動
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吾不復見子矣晉
楚過于鄢陵士燮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
旅實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後從皆晉之
耻也今我辟楚又益耻也燮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
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
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
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
吏患之范句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何患
焉樂書曰楚師輕窳固壘待之退而擊之必獲勝焉

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一卿相惡王卒以舊
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豈我必
克之楚潘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
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晉侯
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射楚子中目韓厥從鄭伯其
右請俘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且止楚師薄於險
養由基射再發盡殪晉師乃止楚司馬命軍吏察夷
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
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葦
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召司馬司馬醉不能

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人楚軍
三日穀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司馬曰先大夫之覆師
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司馬再拜曰
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使止之弗及戰之日齊國佐
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魯侯出于壞隕魯叔孫
僑如通於公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將會諸
侯穆姜送之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請反而聽命姜
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皆君也公行
待於壞隕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使子孟獻子守于公
宮晉侯會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以謀伐鄭

魯侯後至僑如使告郤犇曰吾君待于壞墮以待勝者犇取貨于僑如而訴魯侯晉侯不見公公至自會尹武公會晉侯魯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晉侯謂子臧及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魯侯之會伐鄭也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叔孫僑如使告郤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

楚有亡而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不然歸必叛七月晉人執季孫行父于茗丘魯侯還待如鄆使公孫嬰齊請季孫于晉郤犇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於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若朝亡之魯必夕亡郤犇曰吾爲子請邑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士燮謂欒書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

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公孫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九月魯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立其弟豹十月乙丑季孫及卻犇盟于扈魯侯歸乙丑刺公子偃孟獻子之子子服它言于季孫日子為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季孫曰吾亦願之然吾聞以德榮為國華而見國人之食麤衣惡者猶多是以不敢文子以告獻子獻子囚之七日它於是儉素文子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經曰十有六

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不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

凝陰兵之類也水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莒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証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

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

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

不書師敗

績以其君親集矢於日而身傷為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卻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楚殺其大夫

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奉元邾人于沙隨

不見公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喪以示王法其於

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夫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耻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也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魯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剛至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歎乎直書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之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言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克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伯正

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

父舍之于茗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

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犖盟于扈公至自會乙

酉刺公子偃按左氏所載則是非著矣

十二年鄭公子騑侵晉衛北宮括帥師救晉侵鄭尹

武公單襄公會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邾人

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魯侯見單襄公言及卻犖之

譖也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君視遠而步高夫日以定

體足以從之視遠者絕義足高者棄德何以能久郤

氏晉之寵人也味厚者腊毒位高者疾顛三卿五大

夫可以戒懼矣而錡好陵人攀誣人至掩人其誰能
恐之齊國子立於淫亂之朝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
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二國有禍可以取
伯何患之有四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楚公子嬰齊救
鄭師于首丘諸侯還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牽以告
國佐佐召克謂之克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
子相齊侯會諸侯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
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
齊侯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秋
七月辛丑魯用郊晉侯使荀罃乞帥于魯單子會晉

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人邾人圍鄭楚公子申救
鄭師于汝上諸侯還壬申魯公孫嬰齊卒于狸臘十
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薨謚曰定公子輕嗣齊侯
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
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
盟于徐關而復之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
晉侯侈多外嬖欲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克
之廢怒郤氏郤錡嘗奪夷陽五田郤犢嘗與長魚矯
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三子皆嬖於
晉侯晉侯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

奉豕寺人張孟奪之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予晉
侯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
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將以甲八百攻郤氏長魚矯請
無用衆公使清沸黈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於三郤
者三郤聽焉遂皆殺之尸諸朝胥童劫樂書荀偃矯
曰必殺之公曰一朝而尸三卿吾不忍益也對曰人
將恐君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
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乃皆歸胥童爲
卿晉侯遊于匠麗氏書偃執之召士匄辭召韓厥
厥辭舒庸人以楚鄆陵之敗道吳人伐巢伐駕圍釐

凡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帥師襲舒庸滅之經

曰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

子晉侯齊侯宋公衛公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

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

用郊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

者六畜不相爲用况敢用人乎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會單子晉侯

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

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脹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

食之邾子矍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犇郤至楚人

滅舒庸

皇王大紀

卷五十一

七

周四

十三年冬十一月晉欒書荀偃殺胥童庚申使程滑弑晉侯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謚曰厲公民無哀之者魯邊人以告魯侯方朝問諸大夫曰誰之過也墨革曰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周子者晉襄公之五世孫也事單襄公立無跋視無旋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甚愛之曰周令德恭孝其必有晉國乎於是晉人來逆周子諸大夫見于清原周子曰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

共而從君神所福也對曰群臣敢不唯命是聽盟而入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十二月乙酉朔周子即位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實畢故刑赦囚繫宥間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滄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公親見之凡六官之長皆民譽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民無謗言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惇家惇惠荀會文敏厲也果敢無忌鎮靜夫膏梁之性難正也使荀惠者教之則偏而不倦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壹齊侯使士季魯以戈

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使清人殺國
勝國弱奔魯以慶封爲大夫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
氏魯侯朝于晉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
取朝郟楚子卒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
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
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
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
間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
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杞伯邾
子朝于魯魯築鹿囿夏六月魯侯薨諡曰成公子午

編生三年矣宋人圍彭城楚公子嬰齊救之伐宋華
元如晉告急時韓厥將中軍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
成霸安強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救宋遇楚師於
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乞師于魯晉侯會宋公衛
侯邾子魯仲孫篋齊崔杼盟于虛打以謀救宋宋人
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魯葬其君仲孫篋請于諸
侯先歸會葬經曰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

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

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
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
書弑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鄭歸生以憚老懼
說而書弑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弑齊陳

乞以廢長直幼而書弒樂書身為元帥親執厲公使程滑弒公而以車一乘葬之于冀東門之外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於盾止歸生此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樂武子則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肯知聖人誅亂賊之人要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

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統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樂盈是矣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祀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崔齊杼同盟于虛打丁未葬我君成公

十四年魯侯午之元年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彭城降

晉晉以五大夫歸寘諸瓠丘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

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

次于鄆以待晉師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

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楚師救鄭侵宋呂留秋七

月辛酉王崩謚曰簡王子泄心立邾子朝于魯衛侯

使公孫剽聘于魯剽黑背之子也晉荀瑩聘於魯古

者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

補闕禮之大者也經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

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莒人滕人薛

人圍宋彭城

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矣

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石不得受之楚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城固封守也

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箴會齊崔杼曹人邾人

次于鄆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鄆此皆放於

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

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也

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

簡王崩赴告已及矣

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朝禮衛侯

晉侯方來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焉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也滕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

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惜哉

皇王大紀卷第五十一畢

皇王大紀卷第五十二

三王紀

靈王

元年冬十一月葬簡王鄭師侵宋楚令也齊侯伐萊萊人賂之以索馬牛皆百匹乃還春三月魯侯之母姜氏薨夏四月鄭伯薨謚曰成公子髡頑嗣晉師宋師衛師侵鄭晉荀瑩會諸侯之大夫于戚以謀鄭故魯仲孫箴請城虎牢以偪之荀瑩曰善然寡君之憂不唯鄭將有請于齊魯葬齊姜齊侯使諸姜宗婦送塋召萊子萊子不會晏弱城東陽以偪萊魯叔孫豹

聘于宋通嗣君也晉荀瑩復會諸侯之大夫于戚齊
崔杼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以瑩有欲請于齊之
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楚右司馬公子申多受
小國之賂以偪嬰齊壬夫楚人殺之經曰二年春王
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
月庚辰鄭伯綸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
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已
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瑩
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
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鄭地巖險聞於天下地有所必據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而不可

能守故不繫於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六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同守孟子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啓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盛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於迂潰滅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程氏以爲責鄭人之不能也有也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小康之事耶

殺其大夫公子申

二年楚公子嬰齊爲簡之師組甲被練使鄧廖帥之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伐楚取駕駕良邑也廖亦楚之良也會侯朝于晉春二月盟于長檮而還晉中軍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

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命好學而不戲其壯也疆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其佐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乃以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軍無秕政單頃公會諸侯盟于雞澤晉侯欲修吳好使荀會逆吳王于淮上吳王不至楚公子壬夫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侯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於是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將殺絳以告羊舌赤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以書至曰日君乏使使臣徂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于司寇晉侯說使佐新軍諸侯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許男事楚不會于雞澤晉荀瑩伐許經曰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於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同盟或以爲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二則諸侯

同欲三則惡其反覆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於女栗及蘇子也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皆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疾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罪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脩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議之也夫三臣將命必悖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而罪自見矣

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瑩帥師伐

許

三年春正月陳侯薨謚曰成公子溺嗣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楚人侵陳魯叔孫豹聘于魯魯成公妾妣氏卒陳葬其君魯葬定妣魯侯如晉聽政請屬鄆不許仲孫蔑曰以寡君之密邇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楚人使頓鬮陳而侵伐之陳圍頓無終子嘉父遣使因魏絳請和諸戎晉侯欲不許於是晉侯好田絳曰諸侯新服將觀於我德則睦否則携二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

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昔周申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
官箴王闕虞人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
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
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
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且和
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
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
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動甲兵不頓四
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公說使絳盟
諸戎脩民事田以時經曰四年春王三月巳酉陳侯

午卒

午者襄公名也襄宮哀公之皇祖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諡易名

於是乎有諱禮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遜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成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嬀氏薨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

小君定嬀冬公如晉陳人圍垣

四年魯侯歸鄭公子發聘于魯魯叔孫豹覲鄭世子

巫于晉以成屬鄆吳王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

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仲

孫蔑衛孫林父先會吳且告會期楚人討陳叛故曰
由令尹實侵欲焉乃殺公子壬夫君子曰已則無信
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晉侯會諸侯于戚於是魯叔
孫豹又以屬鄆爲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魯侯歸
楚人以公子貞爲令尹晉士匄曰楚人討貳而立貞
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
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可可諸侯戍陳楚令尹伐陳諸
侯會于城棣以救之諸侯還魯季孫行父卒大夫入
欽公在位宰庀家噐以備塋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馬無藏金玉無重噐備是爲季文子經曰五年春公

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鄆世子巫如

晉公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

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吳何以稱人按

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不爲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爲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貶而稱國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公至自會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

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五年甲午春正月杞伯姑容薨謚曰桓公子丐嗣齊

晏弱圍萊萊人軍齊師大敗萊子奔棠宋華弱樂轡少相狎長相擾又相謗也轡怒以弓楛弱于朝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服矣遂逐之杞莖其君滕侯朝于莒魯女為鄆夫人取莒公子為後魯叔孫豹聘于邾脩平焉晉人以鄆故討于魯曰何故亡鄆季孫宿如晉見且聽命十月齊人滅萊經曰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子滅鄆

鄆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

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捨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

昏亂紀度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

如郭氏者侯滅萊

六年邾子朝于魯魯卜郊三不從乃免牲仲孫篋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祀郊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小邾子朝于魯魯隧正叔仲昭伯欲善季氏而求媚于費宰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魯季孫宿如衛報公孫剽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魯有蝻八月衛孫林父聘於魯魯侯與之盟楚師圍陳諸侯會于鄆以救之鄭伯如會及鄆公子駢使賊弑

之而以瘡疾赴于諸侯謚曰僖公子喜嗣群公子謀討駢駢先之殺子狐子熈子侯子丁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辭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潛歸晉韓厥老長子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辭曰無忌不才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立之不立可乎厥使起朝遂老晉侯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經曰七年春鄭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俊卒

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群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真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按鄭

僖公三傳皆以為弑而書卒一傳以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人之意夫弑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同行為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楚度則以多行無禮齊奚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

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隣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及中國之君而見弑於夷狄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鄆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弑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陳侯逃歸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歸陳令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夫申儆備立太子以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鄉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類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七年魯侯朝于晉且聽朝聘之數鄭塋其君僖公鄭

公子癸公孫輒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公孫僑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自今晉楚伐鄭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僑以字行是為鄭子產晉侯將命朝聘之數于邢丘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故齊高厚宋向戌魯季孫宿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因獻捷親聽命焉魯侯歸莒伐魯疆鄆田魯大雩楚師伐鄭公子駢欲從楚公孫舍之欲待晉駢曰民急矣姑從楚以舒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恭幣帛以待強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舍之曰五會之信今將叛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鄉和

睦必不棄鄭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不亦可乎
 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
 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晉士匄聘于魯告將用師
 于鄭經曰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
 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
 人邾人于邢丘蘇轍曰悼公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
 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夫不自為政也而委於
 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
 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
 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
 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
 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
 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晉晉人

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畏天

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政刑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隣必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八年宋災魯季孫宿如晉魯宣夫人薨夏六月魯葬穆姜秦伯乞師于楚伐晉公子

貞曰晉君類能而使之上讓下競不可敵也王曰吾既許之矣師于武城以為之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諸侯伐鄭晉知瑩將中軍師于杞令於諸侯曰

脩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青園鄭鄭人
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
戰不然無成瑩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
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
愈於戰諸侯皆以爲然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將盟于戲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弱爲
載書曰自今日旣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
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曰天禍鄭國使介居
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
不獲歆其禋祀其人民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
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旣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
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
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
亦可叛也知瑩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
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門其三
門濟於陰阪次于陰口而還楚王伐鄭鄭公子駢將
及楚平公子嘉公孫薑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
之可乎公子駢公孫舍之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
楚師至晉不能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

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乃及楚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噐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經曰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巳亥同盟于戲鄭之見伐於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其策未有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鄭人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

然無成知瑩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與諸侯之盟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楚子伐鄭

九年甲寅晉侯合諸侯會吳王壽夢於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圍之諸侯之師又於偃陽偃請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瑩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

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三月庚寅偃勺帥師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戌辭曰君若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群臣安矣乃與宋公晉侯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偃陽邳姓也使周內史遷其族嗣納諸霍人以奉妣祀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宋晉荀瑩伐秦莒人聞諸侯之有事也伐魯晉侯復會十一國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命長于滕鄭公子駢當國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駢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又抑之曰爾車非

禮也遂弗使獻駢爲田洳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入西宮之朝殺三卿司徒嘉知之故不死駢之子夏聞盜不徹而出尸而追盜聞盜劫鄭伯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發之子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群司閉府庫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討翩司齊奔宋公子嘉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子產謀焚書嘉曰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子

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然後定諸侯之師城
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
平楚師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
退荀瑩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
逃楚晉之恥也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
鄭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
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霄
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瑩曰我實不能禦
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
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不如還侵鄭北鄙而

歸楚亦還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晉侯使士匄平王
室聽其訟王叔之宰曰萆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
難爲上矣伯輿之大夫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
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
若萆門圭竇其能來東底乎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
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萆門
圭竇乎王右伯輿士匄從王王叔奔晉經曰十年春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

秋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不稱大夫程氏以爲失卿職也卿太

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爲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爲當官失職者之鑒也

戊鄭虎軍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虎軍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成而繫鄭者罪諸侯也設險

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懷性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整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

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成馬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成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

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旣以虎軍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

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魯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矣

公至自

伐鄭

十年冬十一月魯季孫宿將作三軍三分公室三家

各有其一叔孫豹曰天子作軍公帥之以征不德元

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

贊元侯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師賦以從諸侯今我諸

侯也而爲元侯之制無乃不可乎宿固請豹曰然則

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於是三子各毀其乘季氏

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

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春

不郊鄭大夫謀曰不從晉國幾亡何爲而使晉師致

死於我公孫舍之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
楚師至吾又從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
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戍侵
鄭舍之帥師侵宋晉侯伐鄭會諸侯于北林圍鄭觀
兵於南門鄭人行成盟于亳城北士匄曰不慎必失
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
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
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明神殛之諸侯還楚王使
公子貞乞旅于秦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伐宋晉侯會
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太宰石臬如魯告

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能以玉帛
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諸侯之師觀
兵于鄭鄭人行成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
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向告于諸侯叔向者晉公族
羊舌肸也以字行鄭人賂晉侯以兵車百乘歌鍾二
肆及其鑄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
教寡人和諸戎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
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臣願君安其樂而
思其終也公曰賞國之典也不可廢也魏絳於是乎
始有金石之樂諸侯還良霄至楚楚人執之秦庶長

鮑伐晉以救鄭晉士飭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戰于

櫟晉師敗績經曰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魯頌曰公

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耳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

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襄公幼弱

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

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

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

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邾子滕伐鄭秋

七月己未同盟于毫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

宋盟于毫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毫之盟其載書曰或問

茲命明神殛之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神至于此極而盟猶足恃乎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鄭會于蕭魚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

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因而歸焉納斤候禁侵掠遺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

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而悼公又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

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

秦人伐晉

皇王大紀卷第五十三

三王紀

周靈王

十一年春正月莒人伐魯圍台季孫宿救台遂伐莒
入鄭以報之晉士魴聘於魯吳王壽夢薨壽夢四子
諸樊餘祭祭夷昧季札札賢壽夢欲立之於是致國焉
札曰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節
諸樊固以爲請札棄其室而耕於延陵諸樊乃嗣位
楚令尹貞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
鄭也王求后於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對曰禮辭有

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君而有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魯侯朝于晉經曰十有二年春正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逆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闔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爲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也鄆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二年魯侯歸郟亂分爲三魯師救郟遂滅之楚王

多寵子屈見曰夫一鬼走於市萬人逐之一人得之爭者悉止分定故也世子國之基而民之望也不定則亂猶走兔矣王從其言立世子昭至是有疾告大夫曰不穀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鄆以辱社稷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於地惟是春秋寃寃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秋七月薨世子嗣令尹貞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令尹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君臨楚國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其乎請謚曰共大夫從之吳侵楚養由基曰

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請誘之大敗吳師於庸浦鄭石臯言于楚令尹貞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楚人歸良霄魯城防經曰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三年冬十一月吳告敗於晉晉士匄會諸侯之大夫會吳於向將爲之伐楚士匄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喪使也將執戎子駒支士匄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

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莒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女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剪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剪除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畔之臣至於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戎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元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猶捕鹿晉人角之

諸戎犄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
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
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携諸侯而罪我諸
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
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曹焉賦青蠅而退士句
辭焉使執事于會成愷悌也十二月乙未朔日有食
之春二月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晉
侯待於境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
見叔孫豹豹賦瓠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
先濟鄭公孫蠆見衛北宮括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

甚焉若社稷何括說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
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公孫蠆帥師以進師
皆從之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將中軍令曰鷄鳴
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
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偃曰吾令實過
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戎右欒鍼曰吾有二位於戎路報敗而無功耻也與
士鞅馳秦師死焉鞅反厲欲殺之鞅懼奔秦秦伯曰
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厲汰虐已甚然猶
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厲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請於晉而復之衛侯戒孫林父甯殖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林父如戚子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請歌之欲怒孫子以報衛侯衛侯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弁帑於戚衛侯使子螭子伯子皮與孫林父盟於丘宮林父皆殺之衛侯如鄆使子行於林父林父又殺之遂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弟鱣從及竟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神不可誣也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魯侯使厚賸吊于衛歸語臧孫紇曰衛侯其必歸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晉侯問於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

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電其可出乎夫君臣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司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有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人肆於民上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莒人侵魯楚王爲庸浦之役故公子貞帥于棠以伐吳吳

不出而還貞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盜要擊之楚師大敗王使劉夏賜齊侯命晉侯問衛故於中行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乃命士匄會諸國之大夫于戚以謀定衛士匄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經曰十有四
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

吳于向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爲介而不使之免叔老

介於宿而不敢辭蓋兩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禮豈為得哉 二月乙未

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

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 按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于君名

在諸侯之策曰甯殖出其君今春秋書衛侯出奔齊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經之大義深

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眾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

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臣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

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電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

衛衛出奔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目奔

為名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為此類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

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

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四年冬十一月宋向戌聘于魯魯人及戌盟于劉

官師夏從單子逆王后於齊齊侯伐魯以貳為晉魯

以齊師圍成故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夏六月丁

巳日有食之邾人伐魯魯告於晉將為會以討邾莒

晉侯有疾乃止九月癸亥晉侯薨諡曰悼公子彪嗣

經曰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

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

公監之禮也春秋婚媾
媾得禮者常事不書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

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
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五年冬十一月晉葬其君晉以叔向爲公傅改服

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春正月會諸侯于溴梁命

歸侵田以魯故執邾子莒子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

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

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

晉荀偃及諸國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齊伐魯許男

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魯

叔孫豹從魯侯歸三月魯地震鄭公孫蠆聞將伐許

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魯叔老帥師會晉荀偃宋

衛之師次於楫林伐許齊侯伐魯圍成魯孟孫速徼

之齊侯去之速遂塞海隘而還魯大雩魯叔孫豹如

晉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

然不敢忘豹曰齊人釋憾散邑之急朝不及夕比執

事之間恐無及也見荀偃賦圻父對曰偃知罪矣敢

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晉司馬侯死叔向哭之曰吾

蔑與比而事君矣籍偃曰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

不別德以替事爲比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爲別

經曰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溴梁戊寅大夫盟

溴梁之事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

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盟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於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

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於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而大夫皆專之是列國

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没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

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荀偃怒大夫

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處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

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六年冬十二月邾子薨謚曰宣公子華嗣宋莊朝

伐陳獲司徒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

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

不憂而何以田為衛人伐曹取重丘曹人愬於晉齊

人以未得志于魯伐其北鄙圍桃園臧紇於防獲臧

堅齊侯使風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

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我挾其傷

而死秋九月魯大雩宋華閱卒其弟臣弱其子臯比

之室使賊殺其宰吳而幽其妻曰界余而大磔宋公

聞之曰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向戌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國人逐獐狗入於華臣氏臣懼遂奔陳邾人伐魯爲齊故也經曰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白狄朝於魯晉人執衛石買于長子孫蒯于純留討伐曹也齊侯伐魯秋七月晉侯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侯薛侯杞伯小邾子會于

魯濟伐齊齊侯禦之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晉侯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乃代之殿衛殺馬于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并獲郭最荀偃以中軍克京茲魏絳以下軍克邾趙武以上軍圍盧伐雍門之荻焚申池之竹木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何懼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抽劍斷鞅乃止諸侯之師東侵及濰南及沂曹伯薨謚曰成公

子勝嗣鄭公子嘉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諸大夫陰使告于楚楚令尹公子午不可王曰卽位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午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治兵於汾鄭公孫舍之公孫夏居守知嘉謀完守入保嘉不敢發楚師伐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經曰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劉敞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凡侵伐圍入未

於此書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隣國諸侯所共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詞也春秋於此有澠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活其齊侯還之謂矣尚誰對哉曹伯負

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八年冬十一月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祝柯曰大母侵小執邾子以其伐魯故遂次于泗上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魯季孫宿如晉拜師曹葬其君晉欒魴衛孫林父伐齊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駸聲姬生光以爲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

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嗣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
 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
 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
 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為後夙沙衛為少傅齊侯
 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夏五月齊侯
 薨謚曰靈公光為嗣執公子牙夙沙衛奔高唐以叛
 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鄭公子嘉之為政
 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嘉當罪
 以其甲守公孫舍之公孫夏帥國人伐之殺嘉而分
 其室嘉黨鄭丹奔楚為右尹鄭人使舍之當國夏聽

政立子產為卿齊葬其君魯城西郭懼齊也齊人及
 晉平盟于大隧魯人聞之使叔孫豹會晉士匄焉歸
 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成齊侯攻高唐禽
 夙沙衛醢之經曰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
 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濶水季孫宿
 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
 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穀齊

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
 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巳至齊
 地則進退在士匄矣故至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侯

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

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其大夫故楚人伐鄭至於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甸于柯城武城

十九年甲子冬魯及莒平使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晉侯會諸侯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邾師驟至於魯魯仲孫速伐之以報焉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死楚人使蔡無常司馬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

之燮弟履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懇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黃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遂出奔楚魯叔老如齊秋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魯季孫宿如宋衛甯殖疾名其子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喜曰諾殖遂卒經曰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於澶淵秋公至

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

履出奔楚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

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官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

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老

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年冬魯侯如晉拜師及邾田邾庶其以漆間丘

奔魯季孫宿以公姊妹妻之皆有賜於從者於是魯

多盜宿謂司寇紇曰子盍詰盜對曰子名外盜而大

禮焉何以止吾盜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

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

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魯侯歸晉樂屢擊

士匄之女叔祁生盈范鞅以亡故與盈不相能屢卒

叔祁與其老州賓通盈患之祁懼愬于匄曰盈將爲

亂鞅爲之徵盈好施士多歸之匄惡其多士也信之

盈爲下卿匄使城著而遂逐之盈出奔楚匄殺其黨

箕遺羊舌虎等十人囚叔向羊舌鮒奔魯樂王鮒見

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不應人皆咎之叔向曰鮒從

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雙鬲內舉不失親其

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聞叔向被囚乘驛見士匄

曰叔向多謀而鮮過惠訓不倦社稷之固也猶將十

世宥之以勸能者今豈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句與言於公而免之樂盈過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王曰左而劾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轅轅日有食之晉侯會齊侯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錮樂氏也經曰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

漆間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姓氏

謹之也漆一邑間丘一邑而不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況鄰國乎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秋晉樂

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一年冬諸侯還夏五月魯叔老卒樂盈自楚適

齊晏嬰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今納樂氏柰

商任之命何齊侯不聽晉侯會齊侯於沙隨復錮樂

氏也盈猶在齊晏嬰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楚觀起有寵於令尹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其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子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追舒于朝轅觀起於四境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

論曰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

者其爲仁之本與按公子追舒非有大逆之罪退之可也而王必欲殺之則非仁矣爲棄疾者進宜陳使臣之禮以諫王退宜陳事君之禮以諫父諫於王而不聽竊負父而去之可也諫於父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也諫於王與父皆不聽焉則請後祖廟而以身代父死可也烏有悶默恬然不動其心坐待王殺其父而後死之者以爲子則不孝以爲臣則不忠噫大道不明是以此極而莫覺莫悟也故愚論之以示爲仁之道焉而春秋書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不罪棄疾者大夫君之股肱心膂也公子宗室之枝葉庇廕也而輕殺之所以罪楚君也棄疾與殺其父矣豈待貶而後見乎

起之子在蔡事蔡大夫朝吳魯孔防叔之孫曰叔梁紇無子娶顏氏之季女曰徵在於是叔梁紇老矣顏氏貧不能備禮遂野合焉冬十月庚子生子或曰是夕也有二龍繞舍五老降庭當空中有笙鏞之音焉名之曰丘是為孔子經曰二十有二年春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九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沙隨

按左氏會于沙隨錮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係纍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

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

公子追舒

皇朝通志卷五十三畢

皇王大紀卷第五十四

三王紀

周靈王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春正月杞伯
薨諡曰孝公子益姑嗣晉悼夫人喪杞孝公晉侯不
徹樂邾卑我奔魯杞葬其君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
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楚屈
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墜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
其長遂殺二慶公子黃復歸晉將嫁女於吳齊人使
祈歸父媵之以藩載纍盈及其士納諸曲沃盈夜見

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嘆有泣者盈出徧拜之帥曲沃之甲因魏舒以晝入絳初盈佐魏絳於下軍舒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同括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欒王鮒侍坐於士匄或告曰欒氏至矣匄懼鮒曰奉公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

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也匄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旣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僕請鞅曰之公匄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欒氏乘公門匄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齊侯伐衛將遂伐晉晏嬰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

圖之弗聽陳湏無見崔杼曰將如君何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湏無退曰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必矣齊伐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乃還魯叔孫豹救晉魯季孫宿無適子公彌長而愛少子紇欲立之訪於申豐豐趨退盡室將行乃止訪於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獻命北面新樽絜之召紇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彌使與之齒宿失色以公彌爲馬正仲孫速要臧紇庶長秩少子羯速之御騶豐點好羯速疾病點爲公彌曰苟立羯請

雙臧氏公彌言於宿宿弗應速卒入哭曰秩馬在公彌曰羯在此矣宿曰秩長對曰惟其才也遂立羯仲孫氏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紇聞之戒宿使視之怒命攻臧氏八月乙亥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紇非敢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許立其子爲紇致防而奔齊紇之人曰魯其盟我乎紇曰無辭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母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宿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

犯門斬關乃盟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梁載甲夜入且于之隧明日先遇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歸杞梁之尸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齊侯使人吊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弊廬在君無所辱命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

城之北是年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南合於洛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古之聖人不墜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民無滯心物無害生故皇天嘉之胙之以天下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三川之神使至于闔以妨王宮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饗者嘗焉佐闔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將防闔而飾宮無乃不可乎黃炎之子孫或在猷畝由欲亂民也猷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自周后稷始基靖

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如
 是厲始革典宣王幽平貪天之禍至于今未弭吾朝
 夕儆懼曰其何德之脩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將安
 用飾宮以章輔禍亂也王卒壅之起宣照之臺晉早
 卒孔叔梁紇卒葬于防山經曰二十有三年春王二
 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旬卒夏邾單我
 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按左氏慶
虎求專陳
 國畏公子黃之偏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
 以為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
 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殺其身而
 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譖愬之於大國而不能
 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
 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

侯也凡此皆春秋
秋端本之意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晉欒盈復

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
繫于晉復入者甚逆之詞為其既

絕而復入也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
矣原其失在于錮之甚恐使無所容于天地之間是
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

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巳卯

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二十三年魯叔孫豹如晉士匄問曰古人有言曰死

而不朽何謂也豹未對匄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

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

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對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士句聽晉國之政諸侯之幣重鄭子產遺句書曰僑聞爲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壞則樂樂則能久句說乃輕幣魯師侵齊晉故也楚王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夏五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旣齊侯聞將有晉師懼

使陳無宇如楚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魯大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晉侯魯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侯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楚王以蔡侯陳侯許男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救鄭楚師還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王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命王欲伐之令尹遠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命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陳人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齊人城郟爲天子也魯叔孫豹來聘且賀城魯大饑經曰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

古有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

粥溢以救饑葦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諸侯而不燕置庭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

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爲戒

二十四年春齊崔杼伐魯魯人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它日齊師徒歸齊棠公死棠姜美崔杼取之齊侯通馬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莒子朝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出公問之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

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于椒有滯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謚曰莊公賈舉州綽邠師公孫敖等十人死之皆公嬖勇力之臣也晏嬰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惟其口食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崔子曰吾將殺女嬰曰志於仁者不可以利回由於

義者不可以死恐嬰雖不才豈懼乎死哭興三踊而出授綏而棄其僕將馳嬰曰止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疾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而去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叔孫僑如之在齊也納其女於靈公生子杵臼杵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軟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杵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旣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

里四妻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須無有馬十乘棄之而去晉侯會諸侯于夷儀將伐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晉侯使魏舒逆衛侯衎將使衛與之夷儀初陳侯會楚王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四月壬子公孫舍之公孫僑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舍之命無入公宮與僑親御諸門祝衮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六月晉侯會夷儀之諸侯及齊

侯同盟于重丘晉趙武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魯叔孫豹曰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屈建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請諸侯兵可以弭衛侯衎遂入夷儀舒鳩人卒叛楚楚屈建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建遽以右師先屈蕩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蕩曰父將墜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亦視之乃可以免群帥從之吳師奔笠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遂滅之鄭復伐陳陳及鄭平子產獻捷

于晉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我先王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厲公莊宣皆我之自立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凌我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非侵小何以至焉趙武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孔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

之無文行之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楚爲掩爲司馬屈建使宓賦數甲兵圍午爲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并衍沃量入脩賦賦車籍馬賦兵車甲楯之數旣成以授屈建冬十月吳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王而卒吳王嘗謂其諸弟曰吾兄弟相傳必致國於季子故弟餘祭立衛侯術自夷儀使與甯喜言喜許之曰必公子鱉在不然必敗大叔儀曰詩所謂我躬不閱皇恤我後甯子可謂不卹其後矣殆必不可

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今審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鄭子產問爲政於馮蔑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游吉問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軻論之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

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經曰二十有五年秦

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殺其君

元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皆逢君之惡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

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帥族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爲報朝歌之役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脩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六月壬子鄭公

孫舍之師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公至自會衛侯入于

夷儀衛侯蔑其家卿失國出奔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

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

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類是也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

巢卒門于巢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

國過小邑小邑必飭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飭城而請罪也

二十五年冬十二月衛侯使公子鱣為復辭其母敬

嬖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嬖曰雖然以吾

故也鱣乃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

寡人甯喜告遽瑗瑗曰瑗不能聞君之出敢聞其入

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

下其誰畜之喜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

請使馬而觀之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

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喜曰子鮮

在穀曰何益多而能亡孫林父在戚孫嘉聘於齊孫

襄居守喜穀伐之不克孫襄傷喜出舍於郊國人召

喜復攻孫氏克之殺衛侯剽孫林父以戚如晉君子

曰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

周旋戮也衛侯復于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
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
守社稷君及其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弗果班大
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楫之逆
於門者領之而已使讓大叔儀曰寡人淹恤在外二
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
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不能負
羈縶以從扞牧圉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
通內外之言以事君罪二也敢忘其罪乃行從近關
出公使止之以柳莊爲太史其後莊寢疾公曰若疾

草雖當祭必告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
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
遂以禭之與之邑裘氏與孫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
世萬子孫無變也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憇于晉晉人
爲之召諸侯將以討衛荀吳聘於魯召魯侯魯侯會
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出
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初宋芮司徒生女赤
而毛奔諸堤下共嬪之妾取以入長而美宋公入夕
見而視之姬納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瘞美而狠左
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墻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

寵楚客聘于晉過宋竟太子請享之公使往伊戾請
從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惡之不敢
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縱共其外莫共
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
公曰太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
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
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
烹伊戾以佐爲太子於是衛侯會于澶淵晉人執甯
喜北宮遺使司馬侯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囚之於
士弱氏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晏嬰私於叔向曰

晉君宣明其德於諸侯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
若之何晉侯乃許歸衛侯許男如楚請伐鄭曰師不
興孤不歸矣六月薨于楚子買嗣楚王曰不伐鄭何
以求諸侯遂及蔡侯陳侯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
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還
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而嗇於禍以足
其性而求名焉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公孫舍之
曰善楚入南里門于師之梁涉於汜而歸許人乃塋
其君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楚椒舉娶於王子
牟子牟獲罪而亡楚人曰舉實送之舉出奔鄭聲子

言于屈建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古之治者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屈建言於王乃歸椒舉經曰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其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術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爲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際而不敢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蓋

著其據土皆君之罪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衛侯出奔齊人于夷儀皆以爵

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智術者嘗存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一旦得國猶夫入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侯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爲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

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殺世子母

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爲太子內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賊世子痤者寺人矣而獨甚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適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爲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晉獻公之殺申生宋公之殺痤直稱君者正其本之意

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

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六年齊慶封聘于晉宋向戌善於晉趙武又善於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遂如晉如楚如齊告於秦皆許之乃約小國爲會於宋屈建謂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戌復於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戌復於建建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於是晉趙武魯叔孫豹衛石惡鄭良霄許人曹人楚屈建蔡公孫歸生陳孔奐皆會于宋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衛審喜專衛侯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審子不及此吾

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審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免餘復攻審氏殺審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公子鱣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衛侯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諸侯之大夫將盟楚人衷甲伯州犁曰諸侯望信於楚是

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屈
建曰晉楚無信久矣苟得志焉馬用有信州犁告人
曰令尹將死矣趙孟患之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
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
不捷矣魯季孫使謂叔孫豹曰公命視邾滕旣而齊
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豹曰邾滕人之私也我
列國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及盟晉楚爭先晉人曰
晉國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
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主諸侯之盟也久
矣豈專生晉叔向謂武曰諸侯歸晉之德只此歸其

尸盟也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荆蠻置而不設
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
惟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必有尸盟
者乃先楚宋向戌請賞公與之邑以示樂喜喜曰小
國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安靖其國家無威則驕
驕則亂生滅亡必矣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
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
人以廢而求去之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
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向氏
欲攻司城戍止之曰我將亡矣夫子存我德莫大焉

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棠姜生明姜之子棠無咎
 弟東郭偃相崔氏廢成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弗許疆
 怒告慶封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成疆逐
 二十杼怒見慶封封曰是何敢然使其屬盧蒲癸攻
 殺於疆棠姜縊遂滅崔氏癸復命杼至則無歸矣乃
 縊崔明奔魯慶封當國經曰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
 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苑公孫歸生
 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
 甯喜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初使與喜言苟反政出甯氏祭則

縊之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生吾尸
 諸廟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
 沮若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宜衛侯之弟傳出晉
 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衛侯之弟傳出晉
 衛侯之入使鯁與甯喜納言既殺甯喜鯁病失言遂
 出奔晉記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夫勸之仕
 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
 可以立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
 曰鯁之去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此
 合乎春秋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
 焉宋之盟自是中國諸侯南面而朝楚及申之會蠻
 夷之君篡弑之賊人合十有一國之眾而用齊桓召
 陵之禮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
 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
 目宋之盟始也而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
 不人玉帛之使交乎天子以尊周室為晉冬十有二
 趙武楚屈建之力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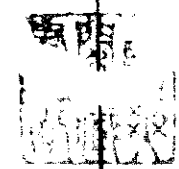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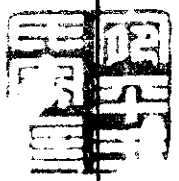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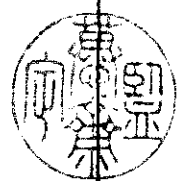
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皇王大紀卷之五十五

三王紀

周靈王

二十七年冬魯無冰衛人討甯氏之黨石惡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邾子朝于魯六月魯旱大雩魯仲孫羯如晉告將如楚也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其子舍政則以其內遷于盧蒲嬰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因莊公之難而亡者得反於是盧蒲癸王何反臣於舍有寵使執寢戈而先後之慶封田于萊嘗於太公之廟慶舍蒞事癸自後刺



舍何解其左肩而死齊侯懼鮑國曰群臣爲君故也
陳湏無以齊侯歸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
不克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
許遂出奔魯齊人讓之慶封奔吳吳王與之朱方聚
其族焉而居富於其舊魯孟椒謂叔孫豹曰天殆富
淫人慶封又富矣豹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
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有黑氣麗于天如日
者五晉叔向來聘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享之叔
向退而告其老曰昔史佚有言曰動莫如苟居美若
儉德莫若讓爭莫若容單子有四馬子孫公孫以世

不忘九月宋公魯侯朝于楚王崩謚曰靈王十一年立
楚王卒謚曰康王子麋嗣王子圍爲令尹平人以葬
莊公尸崔杼於市魯侯行及漢聞楚喪次反叔仲帶
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孟椒曰君子有遠慮
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恤其後不如姑歸也叔
孫豹曰叔仲子專之矣孟子始學者也榮駕鵝曰遠
圖者忠也魯侯遂行向戍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
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
之備宋公遂反經曰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
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

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景王

元年冬十一月魯侯臨楚喪楚人曰必親襲魯人曰非禮也楚人強之巫先被極楚人悔之古者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楚葬其君魯陳邠許之君送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莫魯侯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公冶問壘書追而與之曰固守者將坂至帥佞以討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

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其踰也言不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以駕鵝賦式微乃歸公冶致邑終身不入季氏曰欺其君而使余塋靈王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往良霄曰弱不可公孫舍之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遂使往衛侯薨謚曰獻公子惡嗣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闔使守舟吳王觀舟闔以刀弑之弟夷末嗣晉侯杞出也故荀盈會諸國之大夫城杞鄭游吉曰甚乎其城杞也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

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晉士鞅聘于魯拜城杞也魯侯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晉司馬侯如魯治杞田弗盡歸也悼夫人愠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卽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杞伯朝魯盟而歸吳王使公子札聘于諸侯至魯見叔孫豹說之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爲魯宗卿而不慎舉禍必及子至齊說晏嬰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

難未虧也至鄭見子產如舊相識曰鄭之執政以難將至矣適衛說蘧瑗史鮪公子荆曰衛多君子亦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焉曰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何樂焉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林父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至晉說趙武韓厥魏舒曰晉國其萃於三旂乎將行謂叔向曰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衛葬其君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止子豎以盧叛閭丘嬰帥師圍盧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

立僂之魯孫鄰良敬仲也監致廬而出奔晉魯仲孫

錫如晉經曰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歲之首月公如

他國者有矣此猶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于羨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閻弒

吳子餘祭

穀梁子曰閻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閻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閻不得君吳君也禮

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遷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閻弒吳子餘祭仇之也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舟吳子觀舟閻以刀弒之亦邇怨也

仲孫朔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

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古之遷國土家

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戚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揚之水所以不得列于

晉侯使士

殃來聘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

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辭國

而生亂者札為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末札其季子也壽夢欲立以為嗣札辭然後立諸樊既除喪則致國于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狗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末之子僚僚既立諸樊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此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烏得為君於是使專

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延陵終身不入
吳國故曰貶之示法焉或謂先聖賢夷齊季子辭位
獨不為賢而奚貶乎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孤竹捨
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也
其父兄眷眷而欲立札公心也故季子辭立而生亂
為春秋之所貶或曰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篡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則將
使聞其風者貪夫廉爭夫讓而篡弑奪攘之禍損矣
其於名教豈不有補何貶之深也曰春秋達節而不
守者也昔太伯奔吳而不反季歷嗣位而不辭武王
繼統受命作周亦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
也彼王僚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為大伯之
讓豈至德乎使爭弑禍興覆師喪國其誰階之也若
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槩諸聖王
之道則過矣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
謂賢且智過而不得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
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
之宜爾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
爾吳楚蠻夷之國秦介戎狄之間其禮未同於中夏
故使人之來皆畧之而札何以獨為貶乎曰春秋多

變例聖筆有特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
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
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昫書氏皆賢而
特書者也若仲尼亦賢季札必依此例或以字或以
氏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畧以名紀比以楚椒秦術
之流無異稱焉是知仲尼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
也噫世之君子盛稱季札之賢於讓國之際以為禮
之大節不可亂也公子喜時春秋猶賢其後世於季
札何獨貶之深也曰仲尼於季子望之深矣責之
備矣惟與天地同德而達乎時中然後能與於此秋
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仲孫羯如晉

二年甲戌冬楚王遣使聘于諸侯遠罷至魯公子圍

至晉晉趙武子鞅鳴玉以相晉侯曰白珩楚之寶也

圍應曰楚有觀父者能作訓辭以令於諸侯有左史

倚相者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有數

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皮革羽毛之所出以備軍賦是則楚之寶矣鞅有慙色蔡侯爲世子般娶于楚通馬春二月般弑之謚曰景侯而自立三月宋火災近伯姬之室左右曰夫人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初靈王之弟儋季卒其子括將見單公子愆期爲王御士過諸廷聞其嘆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人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儋括圖爲逐成愆尹言多劉毅單蔑其過鞏成

殺佞夫括瑕廖奔晉魯叔弓如宋葬伯姬鄭良霄後而懷駟黑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良霄嗜酒爲窟室而夜飲擊鐘馬朝至未已朝者曰公馬在其人曰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黑伐而焚之良霄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良宵聞之怒晨自墓門之瀆入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良霄死于羊肆子產椽之斂而殯諸其臣之在市側者蔡葬其君楚令尹公子圍殺大司馬爲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善人國之主

也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不祥大焉必不免矣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衛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爲民之則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是以上下能相固也令尹似君有他志矣民無則焉雖獲其志不可以終晉趙武齊公孫薑宋向戌魯叔孫豹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爲宋災故會于澶淵以謀歸宋財鄭罕虎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爲也虎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擇能而使之誅亂政大夫史何馮簡子能斷大事游吉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又善爲詞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有諸侯之事子產必謀於諶問於揮斷於馮簡子乃授游吉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罕虎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

可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罕虎以為忠
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鄭人游于鄉校以議
執政之善否醜蔑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
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經曰三十年春
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
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嬖道盡矣易曰恒
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而或以為伯姬女而不嬖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爾聖人書天王殺
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自許襲鄭以伐公門

非勝死于羊肆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若晉欒盈去國三年其稱復入位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皆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

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

會于澶淵宋災故

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况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

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視人情之疏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祿為輕吊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貴於夷狄以其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爾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聖人

深痛其所為遍刺天下之諸侯也何以知聖人罪諸侯之意如此乎以下文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之矣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亦衆而亦有所謂其所為者此獨言所為何遍刺天下之大夫也大夫以智師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意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不知務矣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禽獸偏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處矣世子弑君三綱淪絕禽獸偏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吊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駐於澶淵而謀更其所喪曷為知類也

三年魯侯作楚宮叔孫豹曰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夏四月薨於楚宮謚曰襄公立胡女敬歸之子子

野次于季氏秋七月毀而卒鄭伯如晉子產相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晉士句讓之子產對曰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以崇大諸侯之館有司各贍其事百官展其物公不留賓亦無廢事無寧畜患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盜賊公行天癘不戒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句復命趙武曰是吾罪也乃見鄭伯而築諸侯之館魯仲孫羯卒魯人立敬歸弟齊歸之子稠叔孫豹曰世

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嫡之子且是人也居喪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季孫宿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稠生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魯葬其君滕侯會葬莒子娶于齊生去疾娶于吳生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經曰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當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般子赤弒而書卒子野過駁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內無所承

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己亥仲孫羯

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

莒人弒其君寧州

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

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弒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

四年冬魯侯稠之元年楚令尹圍聘于鄭且娶于豐

氏將以衆逆子產使公孫揮辭之請墾聽命圍使對

曰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揮曰小國無罪恃

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

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
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
氏之祧乃請垂橐而入鄭人許之入逆而出遂與趙
武會諸侯之大夫於號祁午謂武曰令尹之不信諸
侯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楚重得志晉之恥也子
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
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武將信以
爲本循而行之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不能是難
楚不爲患季武子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
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

其蹙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我以貨免魯必
受師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
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
帶其偏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
官信也鬲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
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免之
以勸左右楚人許之叔孫旣歸魯天御季孫以勞之
旦及日中不出魯天謂魯臯曰旦及日中吾之罪矣
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臯謂叔
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

見之秦后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遂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司馬侯以告公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見趙孟趙孟曰吾子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不數世潘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鍼

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狗爲五陳以相離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莒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犖櫟郊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殺其二子右尹王子比以車五乘出奔晉宮廐

尹黑肱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犂于邲莖王于邲謂之邲敖圖自立更名虔以遠罷爲令尹遠啟疆爲太宰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圖舉夏之曰共王之子圖爲長晉侯有疾鄭子產聘且問叔向曰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一之則生疾矣叔向曰善

論曰醫卜祝史技數也然切於人身而人理之所不能不用者也先王之世醫卜祝史守其事而身屬於官醫以十全爲上過誤而殺人者有誅有大事則訊之卜有疑事則決之卜而吉凶軍賓嘉凡有告於鬼神之事必祝史宣其意然後主事者得全其精以與神明交矣今世則不然散於民間取人者無罪驕人者無禁殺人者無誅而妙達陰陽之寇有十全之功者官亦莫之旌用也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內不反復謀諸心外不謀之於士

庶精不謀之於龜筮而卜道以亡噫五禮之
不得其理也又矣君子漫不知其義祝史豈
能知其數哉故民間惟有疾病則卜而卜者
率皆誑言某鬼某神怨怒以恐惑之如晉卜
人之言因爲之祝祭以圖衣食而已民寧破
產求鬼而不求醫至有敬事荒夷之神驅除
其祖考而不薦者豈不傷人情逆天理乎是
故君天下欲仁其民者雖醫卜祝史之流亦
必如先王之世然後禮教可行也

秦伯使醫和視晉侯疾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

疾如蠱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文不可近乎對曰
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
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
淫聲悖埤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陰
陽風雨晦明是天之六氣也爲時爲節過則爲蓄爲
五味爲聲色淫則生寒熱末腹惑心之疾女陽物而
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君今不節不時能無及
此乎出告趙武曰和聞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
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生
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

良臣將死也趙孟曰良醫也禮而歸之晉將食楚比
秦鍼皆百人之餽趙武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
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秦楚匹
也使鍼與比齒十二月晉趙武卒是為文子叔向曰
文子舉事於白屋者四十六人公家賴之文子死而
吊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經曰元年春王正月公
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
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
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獨
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
族人不得以其屬戚君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

以不書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雖若楚重得志晉少
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
趙三月取鄆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
武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夏秦伯之

弟鍼出奔晉

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
之也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

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
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况兄弟乎
兄弟翁而後父母順矣故不
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

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
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而詩

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
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
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
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荀簡皆此等故
矣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子
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罪正也其
以國氏與去疾之計有罪也此莒之公子曷為不稱

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莒展與出

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奔吳展與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既立

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

侯與其立也號之會展與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

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

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崇亂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塋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

麋卒邾敖實弑而書卒何與令尹圍弑君以立中國

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

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

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

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華其為赴而正以弑君

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

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憫

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

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

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立義微矣

楚

公子比出奔晉

王朝

卷五十五

十一

十一

皇王大紀卷第五十五

皇王大紀卷第五十六

三王紀

周景王

五年晉侯使韓起聘于魯且告爲政焉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旣享宴于季氏遂如齊晉公族大夫韓須逆女齊上大夫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晉侯謂之少齊謂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魯叔弓聘于晉鄭駟黑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



作而不果其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乘遽而
至使吏數之曰良霄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
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良霄而罪一也昆弟
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
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司寇將至縊而尸諸周氏之
衢加木馬晉少姜卒魯侯如晉及河晉侯使伯瑕來
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馬叔
向言陳無宇之無罪也晉侯歸之晉侯怠於政事叔
向憂曰昉聞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
昉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戎馬不駕卿無軍

行公乘無人列卒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
相望而女富溢充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樂郤胥原微
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
樂悞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陳無宇有寵於齊侯
晏嬰曰齊其爲陳氏乎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
四量且區釜鍾四升爲且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
爲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
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
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
凍餒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

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

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經曰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

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黑則有罪而鄭人初畏其

強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冬公如晉至河乃

復季孫宿如晉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奸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

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

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

自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夫禮而妄動又不能從

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

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

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六年冬滕侯薨子寧嗣滕葬其君魯叔弓如滕孟椒

為介及郊為椒叔父之忌不入椒曰政也不可以已

私不將公事遂入小邾子朝于魯季孫欲卑之穆叔

曰是逆群好也不可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

災宿從之魯旱大雩比燕伯款多嬖寵欲去諸大夫

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燕伯懼奔齊

燕人立悼公經曰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

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比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

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美與鬻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其陪貳以自危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

正其本之意也
而垂戒遠矣

七年冬十一月魯大雨雹季孫宿問於申豐曰雹可
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
陸朝覲而出之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
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
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
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蓄誰能禦之楚王卜
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
不余畀余必自取之乃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曰日君
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君若苟無四

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僕
曰君其許之晉侯曰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吾何
向而不濟對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
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自
古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
其守宇若何虞難楚王方侈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
其歸乃許楚使舉遂請昏晉侯亦許之楚王問於子
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
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
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曹畏宋邾畏

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諸侯會楚王于申椒舉曰諸侯無歸禮以爲歸始得諸侯其慎禮矣楚王遂以諸侯滅賴遷於鄢王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禍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昔子不撫鄆鄆叛歸于魯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渾罕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渾罕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吳伐楚入棘櫟

麻魯叔孫豹之豎牛譖孟丙殺之譖仲任逐之豹疾病欲食不得餓而死是爲穆子仲壬歸牛又譖於季孫殺之而立媯媯卽位朝其家衆曰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罪莫大焉必速殺之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之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經曰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陰陽之氣和而散則

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暄霧雹戾氣也陰齊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商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夏楚子蔡侯陳侯

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

佐淮夷會于申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弑麇

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至使窮凶極惡師潰訾梁身竄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有四鄰討之臣子不能討之于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有受其賂以免於討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順其所為而不救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所當討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故楚麇書卒不革其偽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累數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其垂訓之義大矣

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

滅賴九月取郟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八年冬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攝二子各一皆

盡征之而貢於公楚王以屈申為貳於吳殺之魯侯

朝于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司馬侯曰

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

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

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好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

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

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

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楚令尹遵后于晉晉韓起叔向送女楚王曰晉讐敵也吾將以起為閹以盼為司官足以辱晉矣遠啓疆曰昔者聖王朝聘有珪享頰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務行禮焉失是道則禍亂興且恥匹夫不可以無備自鄆以來晉不失備楚不能報而求親焉今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乃厚禮而歸之昔牟夷以牟婁防茲奔魯昔莒人愬于晉晉侯欲

止魯侯范鞅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九月莒人伐魯師于蚡泉不設備魯叔弓敗之秦伯薨子其嗣楚王以諸侯伐吳不設備吳人敗之鵠岸楚王乘驛赴之濟於羅汭吳王使其弟蹶由犒師楚王執之進及汝清吳不可入而還楚王懼吳使沈尹實待命于巢遠啓疆待命于雩婁秦公子鍼歸經曰五年春王正

月舍中軍

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

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遺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 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

牟婁及防茲來奔

也牟婁防大夫名姓不登於史冊微地也以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

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

為已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

也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

伐吳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

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樂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

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吳大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

元德顯公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至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

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

九年冬杞伯薨弟有釐嗣魯季孫宿如晉拜不討受

牟夷之田也晉侯待之禮有加焉宋寺人柳有寵世

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

而告公曰合比將納華臣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

視之有馬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柳比

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魯旱大雩徐儀楚

聘于楚楚王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遂洩伐徐吳人

救之令尹蕞罷帥師伐吳師於豫章吳人敗其師於

房鍾獲宮廐尹罷歸罪於洩而殺之魯叔弓聘于楚

房鍾獲宮廐尹罷歸罪於洩而殺之魯叔弓聘于楚

齊侯如晉請伐北燕納北燕伯款晉侯許之晏嬰曰
 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
 未嘗可也鄭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昔夏有亂政
 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今吾子相鄭不能臨之以敬誨之以忠閑之以義行
 之以禮而制參辟鑄刑書民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
 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
 敗乎盼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子產報曰
 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
 惠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伯如見王禁芻牧不樵樹

不承莪鄭人皆知其將為王也初楚人弗逆韓起晉
 侯將如之叔向曰楚辟我衷從我而巳焉用效人之
 辟無寧以善為則而則人之辟乎晉侯從之經曰六
 年春正月祀伯益姑卒塋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塋
 祀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宋公寵信闍寺殺世適座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秋九月大雩楚
 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十年齊侯將伐北燕求成于魯魯侯許之齊侯伐北
 燕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

敝器請以謝罪齊侯許之盟于濡上取燕姬瑤甕玉
櫝竿耳而還楚王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芋尹
無宇之閣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執無宇謁諸王王將
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天有十日人有
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周文王之法曰有
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
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逃而舍之是無陪
臺也王事無乃闕乎王赦之曰取而臣以往章華臺
成王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先君莊王爲匏居
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先君以是除亂
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此臺也民罷而財盡未知其
爲美也楚王願與諸侯落之使遠啓疆召魯侯曰昔
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
使衛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嬰齊受命于蜀奉承
以來弗敢失殞而嘉惠未至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
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旣受
貺矣何蜀之敢望魯侯遂如楚夏六月甲辰朔日有
食之晉侯問於伯瑕曰誰當之對曰去衛地如魯地
二國惡之公曰詩云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
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

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衛侯薨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及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烝鉏奉元為嗣晉大夫言於范鞅曰衛事晉為睦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今又不禮於其孤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鞅說如衛弔反戚田焉魯季孫宿卒是為武子孫意如代為政晉侯謂伯瑕曰信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胡可常也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也公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經曰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暨當時昭公結昏強吳外附荆楚

其與齊平無汲汲之意乃齊求於魯而許之平也故曰暨至定公八年魯再侵齊結大國之怨見復必矣其與齊平非不得已乃魯求於齊而欲其平也故曰及平者聖人之所貴然或以賄賂而結平或以臣下而擅平或以附夷狄而得平或以侵犯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攷其事而輕重見矣三月公如楚叔孫舍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十一年冬陳侯元妃鄭姬生悼世子偃師二妃生留下妃生勝二妃雙留有寵公屬諸弟司徒招與公子過公有廢疾招殺偃師而立留春二月陳侯縊晉築虎祁之宮民力彫盡怨讟並作魯叔弓如晉鄭伯如

晉賀宮成也史趙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吊也而又賀之陳人使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楚人殺于徵師留奔鄭魯大蒐于紅自根卒至于商衛革車千乘陳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魯大雩楚公子奔疾帥師奉偃師之子吳圍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遂縣陳使楚穿封戍為公放招于越殺孔奐魯孔丘字仲尼為兒時雖嬉戲必陳俎豆設禮容及長博學洽聞強記無所不通仲孫纘見之曰孔丘正考父之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乃屬其二子說

與何忌使學禮馬自是名聞日昭學者推尊焉是年娶于宋奔官氏明年生子魯君適賜之鯉因以為名居處窮約嘗為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為乘田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經曰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馬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師徒乃貴戚

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靜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偃師交貶之也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

于紅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

則恃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欲竊國命必先爲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它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大雩冬十一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

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十二年甲申宋華亥魯叔弓鄭游吉衛趙厲會楚王于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以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

曰先王建母弟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伯父惠公誘允姓之姦自瓜州入我郊甸后稷封殖天下今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雖戎狄其何有予一人晉人遂致閻田而反潁俘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蒯自外來聞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蒯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晉侯呼而問之曰蒯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疾日君徹宴

樂學人舍業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
 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
 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而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
 飲何也曰蒯也宰夫也惟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
 以飲之也晉侯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蒯
 洗而揚觶遂命徹酒魯仲孫矍如齊魯築郎囿季孫
 意如欲速成叔孫婍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
 成以其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經曰九年春
 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凡外災告則書今楚
以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

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魯史遂書之
 爾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馮使人之言而載
 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國無赴告
 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
 於策亦此類爾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
 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
 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
 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矍如齊冬築郎囿

皇王大紀卷第五十六畢

皇王大紀卷第五十七

三王紀

周景王

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曰晉君將
死矣齊欒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
之或告陳無宇曰欒施高彊將攻陳鮑無宇授甲見
鮑國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無宇曰彼雖不信聞我
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伐諸遂伐欒高欒高謀
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嬰端委立於虎門
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公召之而後入四族戰于稷

樂高敗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施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嬰曰必致諸公無宇從之因請老于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陳氏益大九月魯季孫意如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杜晉侯薨謚曰平公子夷嗣晉葬其君齊國弱宋華定魯叔孫婼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葬事畢欲見新君叔向辭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初罕虎將以幣行

子產曰喪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不至將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不從既盡用其幣悔之曰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宋公薨子佐嗣初佐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去之比塋又有寵經曰十年春王正月齊樂施來奔秋

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前已舍中軍矣曷爲猶以

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已私爾以爲復古則誤矣戊子晉侯彪

成卒 七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

成卒

三三六紀 卷五十二
十四年春二月楚王在申召蔡侯將往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幣重而言甘誘我也蔡侯不可楚王伏甲享之醉而執之明日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起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蔡侯獲罪於其君天將假手以斃之何故不克然勝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昔年誑陳今又誘蔡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以降之罰也魯夫人薨魯大蒐魯仲孫會邾子盟于祊祥晉荀吳謂韓起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

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卹亡國將焉用之於是韓起會諸侯之大夫謀救蔡子產曰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遂還魯塋齊歸公不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卹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楚王滅蔡執世子有用之于陽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况用諸侯乎王城陳蔡不羨賦皆千乘使棄疾

為蔡公問無宇曰如何對曰擇子莫若父擇臣莫若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處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王又遷胡沈道房申於荆焉經曰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初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此討賊也雖殺之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

般殺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討其弑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溺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其口

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思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御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係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喪服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類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思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覆會

邾子盟于稷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
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

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為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
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
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
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亡義利之分為
不仁失輕重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
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
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 九月乙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

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

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
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以歸而虐用
之也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効死不降至
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
道得矣

十五年齊師納北燕伯欵于陽因其衆也鄭伯薨于

寧嗣宋華定聘于魯取鄭之役莒人愬魯于晉晉有

平公之喪未之治也魯侯如晉晉人辭之至河而歸

公子慙如晉齊侯衛侯鄭伯朝于晉晉侯享諸侯子

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晉侯

以齊侯宴荀吳相投壺晉侯先吳曰有酒如淮有肉

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曰有酒如澠有

肉如陸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吳曰子

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齊侯弱

吾君歸弗來矣公孫佻趨進日日盱君勤可以出矣

以齊侯出或諾成熊於楚王熊知之而不能行王謂熊若敖氏之餘也遂殺之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滅肥以肥子綿臯歸魯季孫意如不禮於南蒯蒯謂公子愁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愁許之以告公而遂從公如晉蒯不克以費叛如齊愁自晉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楚王狩于州來使五大夫帥師圍徐以懼吳次于乾谿以爲之援經曰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塋鄭

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愁出奔

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因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

雖爲諛固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奉孫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莫能救則亦已矣而効其所爲以伐人國是中國居而夷狄行也人之所以爲人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禽獸逼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許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救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十六年魯叔弓圍費弗克敗焉意如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停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

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意如從之費人叛南氏楚王虐旣殺遠掩又奪遠居田而不禮許圍蔡洧蔓成然白公子張驟諫王曰不穀雖不能用愁寘之於耳子復語對曰賴君用之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犖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遂趨而退於是遠氏許氏蔡氏鬪氏因群喪職之族作亂觀從聞之謂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棄疾命召公子比公子黑肱于晉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棄疾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比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

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帥陳蔡不羨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師於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

右尹鄭丹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泐夏將入鄢縊于芊尹申亥氏觀從謂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曰余不忍也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告比及黑肱曰君若早自畱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二子自殺棄疾爲王更名熊居葬比於訾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他年申亥以虔柩告乃改葬之謚曰

靈王比之歸也晉韓起問叔向曰濟乎對曰難起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王二也有王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族盡親叛無釁而動爲羈終世亡無愛徵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棄疾乎君陳蔡苛慝不作盜賊隱伏私欲不違民無怨心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誰能害之起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

求善不厭有三士以爲輔佐外主莒衛內主國高有
國不亦宜乎文公狐季姬之子有寵於獻好學不貳
生十七年有士五人以爲腹心股肱亡十九年守志
彌篤外主齊宋秦楚內主欒郤狐先天方相晉何以
代文晉叔向言於諸大夫曰諸侯貳矣不可以不示
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夏劉子及諸
侯會晉侯于平丘將尋盟齊人曰諸侯討貳則有尋
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
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
以顯昭明奉承齊犧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

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聽命叔向曰諸侯
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六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
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
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魯侯使叔
向辭之曰諸侯將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孟椒對曰君信蠻夷之愬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
後亦惟君叔向日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
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
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公子愬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
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間

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鄭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制也卑而貢重其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罕虎答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對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以歸孟椒從楚王歸蔡世子有之子廬於蔡陳悼世子偃師之子吳於陳盡復遷邑致群賂魯侯如晉荀吳謂韓起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

辭之使士彌牟辭公于河吳滅州來令尹闞成然請伐吳王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魯孔丘之母顏氏卒孔子少孤不知叔梁紇之墓乃殯其母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塋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鄒曼父之母然後得合塋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經曰十有三

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

大夫弱也季孫意如所以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實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或曰

昭元年楚虔弑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爲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也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曰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纍其宗族卽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爲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虔弑郊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與曰春秋罪比不明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

而於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問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強衆相誇恫疑惡喝恣行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爲善乎詞繁而不殺則惡其競力不道爲後世鑒矣 **公不與盟** 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於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軟血以中國惴惴夷狄篡逆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泄之備此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耻者必爲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爲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歉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

大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晉人若按邾莒所討有無之狀

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爲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矣今魯與邾莒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鄭之故又非昭

公之意也。行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物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

侯吳歸于陳。曰歸者順詞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處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

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

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處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

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

公天下為心，與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

先王之治難矣。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

來

十七年魯孟椒私於荀吳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

小國且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

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

主也。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吳以告韓起，乃歸

季孫椒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

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

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起之以語。叔向對曰：鮒

也能歸之，鮒見季孫曰：昔鮒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

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

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意如

懼先歸。孟椒待禮，曹伯薨，子須嗣，費人司徒老祁慮

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意如懼先歸。孟椒待禮，曹伯薨，子須嗣，費人司徒老祁慮

癸因民之欲叛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子若弗
啻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何所不逞欲請送
子蒯遂奔齊莒子薨謚曰著丘公子狂不感國人弗
順欲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狂
惡群公子鐸而善意恢鐸因與蒲餘侯殺意恢出狂
于齊而納庚與楚鬪成然有德於王而不知度與養
氏比而求無厭殺成然威養氏使鬪申居郟以無忘
舊勲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樂王鮒攝理罪在雍子
雍子納女于鮒鮒蔽罪邢侯邢侯怒殺二子于朝韓
起問于叔向叔向曰買直鬻獄專殺其罪一也已惡

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
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乃施邢侯而尸二子於市仲

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經曰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

晉其始執之為乏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於召陵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携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塋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辛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

其卒塋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塋自昭公以來雖薛紀微國無不會其塋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莒嘗訴其疆鄆取鄭之罪于方伯而見誹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塋也若意如者

其傲狠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爾冬莒子殺其公子意恢荀不遠之其能國乎

十八年吳王夷末薨授國於季札札逃去吳人立夷末之子僚魯禘於武宮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惟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惟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啻必及於難蔡人逐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惟信吳故置諸蔡且微吳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

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翼也四月乙丑太子壽卒六月戊寅王后崩晉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何故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使民知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魯侯如晉平丘之會故也晉人止之葬王后謚曰穆晉荀躒會莒籓談爲介旣葬除喪以躒宴尊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

何也躒揖談對曰晉居深山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
何以獻器王曰密須之鼓鬪華之甲襄之二路鉞鉞
秬鬯彤弓虎賁非分而何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
典籍故曰籀氏何故忘之談不能對歸以語叔向叔
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
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
以喪賓晏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
加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
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魯孔丘既除喪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經曰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吾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

樂卒事按魯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去樂不可也有事

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太史抑

莊請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

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

其誠敬之心於宗廟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

之也然則有事於宗廟大臣蒞事籥入而卒於其所

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於宗廟大

臣蒞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

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

書之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

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患於舊君而信

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則曷出奔費無極害其

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
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
廟讒人爲亂可不畏乎爲國有九經而尊賢爲上勸
賢有四事而去讒爲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非
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
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
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爲
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
其出奔以罪
吳爲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
伐鮮虞
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稱其名氏何也以殄
滅爲期而無矜惻之意則稱人見利忘義而以狄道
欺詐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
名氏夫稱其名氏非褒之也纔免於
貶爾而春秋用兵禦敵之畧咸見矣
冬公如晉

皇王大紀卷第五十七畢

皇王大紀卷第五十八

三王紀

周景王

十九年齊侯伐徐師于蒲隧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賂以甲父之鬻魯叔孫婁曰諸侯無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孔張後至失位客笑之富子諫子產曰非子之耻乎子產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顛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

孔張執政之嗣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韓
起有環其一在鄭商起謁諸鄭伯子產曰非官府之
守器也寡君不知公孫揮謂子產曰晉國韓子未可
偷也若屬有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
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子產曰吾非偷晉而
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大國之人皆獲其求將
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無禮以斥之何厭之
有吾且為鄙邑出一玉而失吾位韓子成貪將焉用
之起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
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籍手以拜楚王聞蠻氏之亂

也與蠻子之質也使鄭丹誘戎蠻子加殺之遂取蠻
氏既而復立其子焉晉歸魯侯子服回語季孫曰晉
公室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
習實為常能無卑乎晉侯薨子去疾嗣魯大雩鄭大
旱晉葬其君魯季孫意如如晉會葬歸語人曰子服
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經曰十有六年春齊侯
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楚子之誘一也或名或不名者處欲滅中國而棄疾

討蠻氏謹夷華之辨也蔡侯與蠻子之見殺一也或

名或不名者蔡嚴弒父與君蠻氏亂而無質其罪之

輕重

夏公至自晉

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

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大甚矣在易之困曰困

亨者因困窮而至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微
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懣自強之時而夏少康
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
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所謂自暴自棄不可
與有爲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二十年小邾子朝于魯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魯祝
史請所用幣叔孫婁曰日食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
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季孫意如曰惟正月朔慝未
作日食有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
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
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

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
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意如弗從婁退曰夫子將有異
志不君君矣邾子朝于魯魯侯與之晏叔孫婁問焉
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邾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
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孔丘聞之見
邾子而學焉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
夷猶信諸戎自轅轅之東在河南山北者其種滋廣
甚睦於楚晉侯使杜蒯來聘請有事於洛與三塗萇
弘曰客客猛非祭也其伐戎乎荀吳帥師涉自棘津
使祭史先用牲于洛潛師從之遂滅陸渾之戎數之

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有星孛入于大辰西及漢魯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灾乎梓植曰若火其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筮玉璣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鮒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戰于長岸鮒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曰喪

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衆亦有焉乃使長鬣者三人潛火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經曰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邾子來

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虜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關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則舉其名氏非褒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竊兵於遠虛內事
冬有星孛於大辰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潛亂焉陵上國日收

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
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
人顯矣史之
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言戰不言敗勝負
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
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
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
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
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
不然雖廣土眾民不足恃也攷其所書本末強弱之
由其為後
世戒明矣

二十一年曹伯薨子午嗣三月壬午火始昏見戊寅
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火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
門外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
巡群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盍徙大龜使祝史徙主

柘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
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別居火
道行火所燉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
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圉祿祈
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
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
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禪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
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游吉日寶以保民也若有
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
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

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邠人藉稻邠人襲邠邠人將閉門邠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邠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邠邠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曹塋其君魯人會之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王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

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仇不可啓君其圖之王說使遷許於白羽王將廢小錢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之爲母權子若不堪重則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爲子權母小大利之今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源而爲潢汙竭無日矣經曰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灾

按左氏鄭灾子產臨事而猶至于焚室而寬其

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知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灾君子以是知陳許之先亡也初裨竈言于子產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瑋玉璜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灾竈曰不用吾

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
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蓋以象
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
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可有移之理占人
所以必先人事
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郟秋葬曹平公冬許遷

于白羽

二十二年甲午郟夫人宋向戌之女也向寧請師宋
公伐邾圍蟲取之乃盡歸郟俘許男瘡飲世子止之
藥薨世子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國與其弟
斯遂奔晉哭泣歆飭粥嗑不容粒未踰年而死魯地
震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
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婺婦及老托于紀鄆紡焉

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師夜縋而登莒子懼
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許塋其君楚王使五舉子奢
爲太子建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言於王曰建可室
矣王爲之聘于秦而美無極與逆勸王取之王從之
無極又曰晉之伯也伯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
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邇北方王收南方是
得天下也王從之楚城州來沈尹戌曰昔吳滅州來
王以未撫吾民不恐報也今亦如之而城以挑吳能
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矣戌曰吾聞
撫民者節用於內樹德於外民樂其信而無寇仇今

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其敗必矣楚陽句言吳蹶由於楚王曰彼何罪諺所

謂室於怒而市於色者楚之謂矣乃歸蹶由經曰十

有九年春宋公伐邾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邾人籍

稻邾人襲鄙盡俘之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幣於邾邾

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

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邾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

邾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

善善長惡惡短之義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弒其君買按左氏許悼公

瘧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

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所慎者三疾居其一

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敬慎其身如此也而

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

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

嘗而誤進於君是有忽君父之心而不慎矣自小人

之情度之世子弒君欲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

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哭泣歔飭粥嗑不容粒未

逾年而卒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

止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

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弒之盟堅冰之漸而春秋之

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

弒君乃除惡於微之意也而或者故以操刃而殺與

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罪當殊科疑於三傳

之說則誤矣必若此言夫人而能為春秋奚待於聖

筆乎墨翟兼愛豈其無父楊朱為我豈其無君孟軻

氏辭而闢之以為禽獸偏人人將相食後世推明其

功不在禹下未有譏其過者知此說則知止不嘗藥

春秋以為弒

君之意也

巳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莒許

悼公何以書莒穀深子曰不使止為弒父也其說曰

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

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

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

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

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

周元

周元

周元

周元

周元

皇三十九卷五十一
人之質也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爲人世子而不知春秋之義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爲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二十三年衛孟縶狎齊豹豹見宗魯焉以爲驂乘縶奪豹司寇與郵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又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三子將作亂豹謂魯曰縶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

伏甲擊之宗魯蔽之皆死衛侯聞亂載寶以出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伐齊氏滅之衛侯入與喜盟圍出奔晉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宋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大司徒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亥誘執群公子寅御戎朱固公孫援公孫丁殺之拘向勝向行公往請焉亥劫公取世子爽母弟辰公子地公亦取亥之子無感寧子羅定子啓相爲質公子成出奔晉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

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亥
患之欲歸公子寧曰惟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
無日矣公請於司馬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
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
忍其詢遂殺三子而攻之寧欲殺世子亥曰干君而
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庶兄少司寇
輕以歸華向奔陳公使輕復其所九月蔡侯薨子朱
嗣費無極言於楚王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
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將輔之將以害楚王召問
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之使司馬奮揚

殺建建奔宋奮揚歸王曰言出余口而入於爾耳誰
告建也對曰君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
能苟貳奉初以還不恐後命故遣之王曰而敢來何
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姦也逃無所入王
曰歸從政如它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
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
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
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
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
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也知死不辟勇也爾

其勉之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
殺之員從世子建於宋道逢其友申包胥曰我必覆
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自宋之晉晉
謀滅鄭鄭人殺建員與建子勝奔吳言伐楚之利公
子光者諸樊子也嘗曰以兄弟次耶季子當立必以
子乎則光真適嗣光素聞員之材欲與謀吳王則陽
沮之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心悟曰
公子將有它志余姑爲之求士見縛設諸焉而耕於
鄙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
丘據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
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
囂以辭賓公告晏嬰對曰日宋之盟楚屈建問士會
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
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
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
盟主也公曰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
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
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其遇淫君從欲厭私肆行非
度無所還忌神怒民痛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
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

不饗其國以禍之今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人民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固噐之祝豈能勝億兆之詛乎惟脩德而後可齊侯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它日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將殺之辭曰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故不敢進乃舍之

孔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于湓臺晏子侍梁丘據造馬齊侯曰惟據與我和夫嬰對曰所謂和者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亦曰可否亦曰否是亦同也焉得爲和它日問於嬰曰忠臣事君若何對曰計謀見用國家安靖內不死難外不送亡凡不能納君於善而與君死亡者皆內臣也鄭子產疾謂游吉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子產卒孔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游吉爲政不忍猛而寬於是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興兵戍之吉乃悔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經曰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曰待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踰境則爲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後出奔臣子常禮免於貶足矣而何以賢之爲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者曹之社稷鎮公子能以國讓不取乎爲諸侯所謂子臧是也春秋之義善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

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苟可善焉斯進之矣此舜與罰弗及嗣賞延于世之意也後世議者有乞錄用賢者之類功臣之世蓋得春秋之旨矣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左氏以爲齊豹殺之

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爲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爲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驟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斬此名而不與者哉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預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者故惡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茲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益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卯

蔡侯廬卒

二十四年蔡堊其君世子朱失位在卑魯人會堊者歸以語孫叔姑姑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晉士鞅聘于魯宋萃費遂生三子緇爲少司馬多僚與緇相惡乃譖諸公曰將納亡人公懼逐之其臣張句殺多僚劫費遂而召亡人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日食魯侯問禍福於梓慎對曰二至二分而食不爲灾日月之行也公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灾陽不克也故常爲水魯叔孫輒卒華登以吳師救萃氏齊烏枝鳴戍宋厨人

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萃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宋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楊徽者公徒也衆從之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於赭丘走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緇曰吾爲欒氏矣緇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楚王使遠越逆華氏太宰犯諫曰釋

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楚費無極取蔡侯叔父東國之貨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王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它矣魯侯如晉及河會鼓叛晉初荀吳以鼓子歸既獻而反之又叛於鮮虞晉以將伐鮮虞辭魯侯經曰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來

南里以叛

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群公子殺

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人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人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稱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鄆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秋七月朔壬午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皇王大紀卷第五十八畢

皇王大紀卷第五十九

三王紀

周景王

二十五年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師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如齊澶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

人有言曰惟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元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五子奔楚魯大蒐王寵庶子朝語其傅賓起欲立之劉子摯之庶子伯蚩事單子旗惡賓起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王將田北山公卿皆從將殺劉單王有心疾而崩太子母弟猛立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蚩見王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於單氏遂塋王魯叔鞅來

會塋子朝因舊宮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嬰餞之甲遂劉子單子逆王子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如莊宮單子奔平時群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醜延定稠子朝奔京魯叔鞅歸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晉荀吳略東陽襲鼓滅之單子告急于晉以王如平時遂次于皇使王子處守王城盟百工於平宮鄩盂伐皇而敗焚諸王城之市晉藉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王崩謚曰悼王母弟司立館于子旅氏晉賈辛司馬督軍于陰于侯

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泥于解次于任人閏月

晉師濟伊洛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伐京毀其西南

經曰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

宋南里出奔楚華同誘殺群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于吳楚蠻夷入

披其國都以叛必誅不赦之賊宋宜竭力必討之於

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

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急於救

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范

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畧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

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

而亢不秉獎亂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人之惡自見矣大蒐于昌間昭公之時或以非其地

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

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

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莘少長有禮知可將

也而文公遂朝臨于洛陽袒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

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入佾

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君命而軍

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

亂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

競其作鳴鴉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適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禪而與賢三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達節為權故季札辭國殿而稱名可家也則以居正為大故莊公始生即書于策鄭突歸而不氏以國陽生人而得係於齊此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也其義苟行無易樹子王室豈有亂離之禍乎春秋書子同生於前而記王室亂于後其為來世法戒明矣

劉子單子

以王猛居于皇

凡稱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日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日以能取與之也人而

日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盆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乎猛無寵於景

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

與旬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然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

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攝群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

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口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之罪亦著

矣易曰王居无咎稱居于皇者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

于王城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

于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

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

書于策以著上下并逆為後世之深戒也

冬十月 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敬王

元年冬十一月先是邾人城翼還自離姑公孫鉏曰

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除鉏丘弱茅地曰

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

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乃推而蹙之遂取邾

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討于魯魯叔孫婼如

晉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

周制也邾又夷矣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
乃不果坐士彌牟聽其辭皆執之館叔孫于箕范鞅
求貨使請冠焉媯請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魯
申豐以貨如晉媯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
吏人之與叔孫居者請其吠大弗與及將歸殺而與
之食之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
二師圍郊郊鄆潰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
間晉師還蔡侯薨于楚謚曰悼侯弟甲嗣莒子震而
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
國人逐之奔魯齊人納狂吳人伐州來楚令尹子瑕

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遇吳師于雞父
令尹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
小國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
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弱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頃與
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一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
敗也乃使前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分師先犯
胡沈與陳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
許與蔡頃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
敗王子朝入于尹單子劉子伐尹而敗召伯與南宮

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以王如劉子朝入于王
城次于左巷鄩羅納諸莊宮魯地震魯侯為叔孫之
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
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
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
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
走集明其五侯完其守備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
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無亦監乎若敖蚡胃至
于武文土不過同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
亦難乎經曰三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婍如晉祭

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晉人圍郊

按左氏晉籍談

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
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
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
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
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夏六月蔡侯東國卒

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左氏曰庚與虐而好劍
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

惠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與來奔齊人納
郊公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
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與竟死道左而
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郊公
出入皆不書微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
為義或以位或以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各氏
不登於史策若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

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伐州來楚令尹帥
師及諸侯之師與吳

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
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畧而不序頃胡
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
言敗績或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
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
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征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
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鬯沈
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滅其自取焉耳亦猶
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戮于遂自戮也
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鬯沈子逞
是也生得曰獲秦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也大夫生
死皆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
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
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顛沛必於是
也其義行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立者不宜
而亂自熄
當立而未能力故稱大臣以之而不言立子朝庶孽
奪正以賤妨貴基亂周室不當立者也故特稱立而
自尹氏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
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

以氏稱之也詩云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之詩也
亦譏世卿歟為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害意
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深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
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
所由正是非所由定禮義所由出皆斷自聖人
游夏不能與也徇時之所稱而稱之豈其然乎
八月

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昭公兩朝于晉
而一見止五如

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耻也以周公
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
可耻矣有耻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
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令
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
伯此正憂患疾疾有德慧智術保生免死之時也而
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耻自強之心
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二年魯仲孫貜卒是為孟僖子晉士彌牟逆魯叔孫
婞于箕禮而歸之晉侯使士彌牟蒞問周政於介衆**

皇王九經 卷五十九
晉人乃辭子朝不納其使日食魯梓慎曰將水叔孫
婣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鄭
伯如晉游吉相見范鞅曰抑人有言曰發不卹其緯
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子其
早圖之詩云瓶之罄矣惟壘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
耻也鞅懼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楚王爲舟師以
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
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王
及圍陽而還吳王踵其後滅巢及鍾離沈尹戌曰王
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

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孔仲尼謂南宮說曰吾聞
周室柱下史老聃傳古今之道禮樂之原明道德之
歸將往師焉說言於魯侯以車一乘馬一疋資孔子
行至周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何規老
聃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
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
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
者乎仲尼歷觀於郊社太廟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
焉三緘其口皆有銘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
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

皇... 卷... 九
勿謂不聞神其伺人涓涓不壅終爲江河毫末不札
將尋斧柯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
主人民惡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
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戒之哉仲尼謂弟子曰識
之仲尼問禮於老聃聃悉告仲尼辭而去聃曰富貴
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請送子
以言乎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夫聰明廣大
而近於死以危其身者必好議人與發人之惡者也
爲人子者無以有己爲人臣者無以有己仲尼復歸
于魯老聃之先老彭爲殷守藏史或曰聃楚人姓李

名耳字伯陽老聃謚也晚年去周西出關關尹問道
焉聃與之言其畧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又曰聖人
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
則無不治矣又曰谷神不死是爲玄牝玄牝之門是
謂天地根縣縣若存用之不勤又曰功成名遂身退
天之道又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又曰絕巧棄利盜
賊無有見素抱朴少私寡欲又曰聖人抱一爲天下
式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善行無轍迹
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
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又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
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又曰以
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
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
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
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也又曰知人者智自知
者明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
亡者壽又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
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柔弱勝
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曰失
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
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
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
辨若納又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
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
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又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又曰
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

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又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治之於未亂慎
終如始則無敗事又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
以愚之故以智治國國之賊又曰江海所以爲百谷
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
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
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
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
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又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

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
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
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又曰柔勝剛弱勝強是以
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
下王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曰天下之道利而
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經曰二十有四年春王正
月丙戌仲孫貜卒叔孫婁至自晉

賢之也叔孫婁以禮立身而不屈于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于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爲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于乾侯觀意如之稽顙于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柰何安之若命者故婁至自晉特以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

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爲後世勸也

夏五月乙未朔

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

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割則封境震矣四鄰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爲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爲有國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爲首

杞平公

三年魯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曹氏生子以妻季孫意如叔孫婁聘于宋且爲之逆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公喪政四公

矣無民而能逞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魯君失民焉得逞其志晉會諸侯之大夫以謀王室趙鞅令曰具戊輸粟明年納王魯有鸚鵡來巢者師已曰文武之世童謡有之鸚鵡之巢遠哉遥遥禍父喪勞宋父以驕今來巢其將及乎仲尼將去魯曰遲遲吾行也遂如齊有哭於道而哀者使人問之曰我吾丘子也少而好學周行天下比及歸而親死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時也不可再見者親也吾將死矣遂赴於水仲尼愀然曰弟子戒之門人歸養者十三人仲尼至齊齊侯問政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舍孔子於外館聞韶音食不知肉味嘆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魯大雩魯季公若郈昭伯臧昭伯有怨於季孫意如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羈對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面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意如之

第公之于門遠入之意如登墻而請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逆仲孫何忌叔孫氏司馬穀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遂帥以救季氏公徒釋甲執冰而鋸遂逐之仲孫何忌

使登而望見叔孫氏之旌乃殺郈孫伐公徒子家子
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
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孫於
齊次于陽州齊侯嘖魯侯于野并魯叔孫舍卒左師
展將以魯侯乘馬歸公徒執之宋公以魯侯故如晉
薨于曲棘子欒嗣經曰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按左氏鄭子大叔如
晉蒞獻子曰若王室
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耻也吾子其早
固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
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
猛之無寵單旗劉盩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盈

伯真南宮嚳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也然會
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
勝正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
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効哉然則黃父
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靜亦惟友邦家
吾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
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
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
矣
有鸛鶴來巢
傳曰鸛鶴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
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有巢者去
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鸛鶴宜穴處於下而
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
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
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

又雩
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
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
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鸛鶴來巢異之
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
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
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

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于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已久君無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下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父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郕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卞也不以聞君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慙奔魯之群臣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

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脩政不恐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野小謀之其齊侯唁公于野井唁者甲也生事曰唁死及也宜矣齊侯唁公于野井事曰弔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詞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者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帥散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君之實譏之也冬十月戊辰叔孫

媾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媾卒于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

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爲心而不慝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于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爲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于魯未絕而季氏逐君爲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爲不君君者有其上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也已不能有而佗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爲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而爲後世戒深切著明矣

皇王大紀卷第五十九畢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

三王紀

周敬王

四年宋葬其君魯侯自齊歸于鄆齊侯將納魯侯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適齊謂梁丘據之人高齋能貨據爲高氏後粟五千庾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下焉若

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
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魯侯圍成大夫公孫
朝謂意如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告于齊
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
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
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齊侯與諸侯謀納魯侯魯侯會之楚王居薨謚曰平
王子軫嗣尹氏涉于鞏焚東訾單子如晉曰急劉子
以王出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
塞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

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嚳奉周之輿籜
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
堤上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王入于莊宮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
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
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
救之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
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効官則是兄弟之能
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類禍心施于
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出不端以綏

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今單劉狄剝亂天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則所願也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蚤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圖之晉伐齊阿鄆燕侵齊河上晏嬰薦田穰苴曰苴雖庶孽然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齊侯以爲將禦燕晉苴曰臣素卑賤願得君寵信之士與之俱齊侯命貴幸臣莊賈爲監軍苴令

曰凡在軍行者明日日中畢會後者死及期吏士皆集夕時賈乃至直斬以徇軍中震慄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士皆爭奮晉師聞之爲之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苴振旅而歸齊侯以爲大司馬已而鮑氏高國之屬害其能譖而黜之發病卒齊侯將大用孔仲尼封以尼谿之田問於晏嬰嬰曰周室之衰禮樂廢缺久矣君欲用之以移齊俗恐不能究也齊高庭問君子之道於孔子子曰貞以守之敬以輔之仁以行之終日言不

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能焉經曰二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

鄆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襄王已出而稱居于鄭

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率土之濱莫非其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

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故諸侯避舍以待巡守而大夫專邑是謂叛君曰居于

鄆其為防也至矣防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

梁丘據據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

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群臣從魯君

以下師有濟也而繼焉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景公休於邪說為義

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秋

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

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左氏曰晉

知繇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者眾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

其曰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降為國風之意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尹氏

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

眾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

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是疎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

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為群小之所宗而人心不服適子恃正人心之所向而群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

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監覆辜王猛

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昭

五年魯侯如齊復歸鄆吳王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麋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救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殺也母老子幼是無若何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鱣設諸

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胷遂弑王僚光卽位以鱣設諸子爲卿召伍員爲行人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鄆將師費無極惡之囊瓦賄而信讒無極謂之曰郤宛欲飲子酒又謂宛曰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宛曰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

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于左尹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且此役也可以得志於吳宛取賂焉以乘亂爲不祥誤群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遂攻之宛自殺盡滅其族黨晉陳陽令終伯州犁之孫詔奔吳吳以爲太宰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之何令尹病之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令戍周且謀納魯君也宋衛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犁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

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不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全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功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執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執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

言於令尹曰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
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
不然平王之温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
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智者除
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令尹
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遂殺無極盡滅其族以說於
國謗言乃止曹伯薨弟野嗣邾快奔魯魯侯如齊齊
侯嚮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享焉其飲酒
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
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經曰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此

子光使專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
諸樊次餘祭次夷末次季札光諸樊之子也僚夷末
之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
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也僚烏得爲君故稱國以弑
而不歸獄於光其稱國以弑者吳大臣之罪也大臣
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
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呂
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
出於群小鬪寺而當國大臣不預則將焉用彼相矣
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弑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

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按左氏扈之會令戊周且謀納
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士

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
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
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
在國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公請從

二子皆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爲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畧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侯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况戊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捨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牛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六年曹葬其君魯侯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魯侯復于竟而後逆之鄭伯薨子蠆嗣晉祁盈家臣祁勝與鄆臧通

室盈執之勝賂荀躒躒言於晉侯以專戮執盈殺之及其黨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於是韓起卒魏舒爲政分二家之田爲十縣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皆命之爲縣大夫其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皆受縣而後見以賢舉也孔仲尼聞之曰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鄭塋其君勝侯薨子結嗣滕塋其君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舒將受之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舒

召二子食比置三嘆舒曰惟食忘憂三嘆何也對曰
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嘆
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
之畢願以小人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舒辭梗
陽人經曰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
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寔卒六月葬鄭定公秋
七月癸巳滕子寔卒冬葬滕悼公

七年甲辰魯侯之郟齊侯使高張唁之稱主君子家
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遂如乾侯季孫意如每歲
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

之乃不歸馬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
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
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
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魯侯私喜於陽穀而
思於魯曰公爲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
矣黜之而以公衍爲太子魯叔詣卒龍見于絳郊鄆
人叛魯侯晉趙鞅荀盈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
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孔仲尼曰晉其
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
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實實是以

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經曰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遣使來唁淺事

也亦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人弗恤黎之臣子勸

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曰微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可其事是謂微君之故若昭公見逐出奔

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微君之故矣其二章曰微君之躬者以身下人而人不可其身謂微

君之躬若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而稱主君微君之躬矣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諸侯失

國諸侯納之正也齊之先世常主夏盟而太公受先王五侯九伯之命矣魯爲鄰境甥舅之國也昭公朝

夕立於其朝曾不能陳師境上討意公如晉次于乾如逐君之罪而遣使唁公豈得禮乎

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民逃其上曰潰

自是昭公削迹於魯尺地一民皆非其有矣公之出奔處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于潰散豈非昏

迷不反自納於罟獲陷窞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土芥其下不堪所以潰與然則去宗廟社稷

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祈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噫故書以爲後世戒

八年晉侯薨于午嗣鄭游吉如晉弔且送葬魏舒使

士彌牟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

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

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問士大夫有所不

獲數矣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

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卹所無也今大夫曰

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若幼
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惟大夫圖之晉人
不能詰吳王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
子奔楚楚王大封而定其徙公子申諫曰吳光新得
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
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強其讎以重怒之無
乃不可乎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
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王怒冬吳王執鍾吾子遂
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携其夫人
以逆吳王王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奔楚楚沈尹

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王問伍員
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
人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
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
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
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吳王
從之楚於是乎始病齊人孫武隱居于吳吳人莫知
其能伍員薦之吳王問以兵法武進書十有三篇王
大信重之吳以益彊經曰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

侯

公去社稷而令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
對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鄭潰容寄乾侯

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后廢遷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罪而君子以爲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於其父武后安得絕先君之世後繫嗣君之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爲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塋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九年晉侯將以師納魯侯范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荀躒于適歷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

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弗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季孫從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恐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薛伯薨子定嗣荀躒以晉侯之命唁魯侯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魯侯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

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
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
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魯公不得歸薛塋其君邾
黑肱以濫奔魯十月辛亥朔日食晉趙鞅問諸史墨
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日月在
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經曰三十
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
適歷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
不來則信不臣矣故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
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專有
魯國晉實主盟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逆哉或
曰季孫事君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
過也則非矣行貨齊晉使不納公禱於煬宮求君不

入及其復也猶欲絕其北域加之惡謚安在乎事君
如在國猶曰夫知其罪乎齊晉不能誅亂禁姦悖君
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逐君之臣晉不
之罪而反與爲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
之爲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此不
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夏四

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塋薛

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年魯侯取闕吳伐越越王允常禦之吳師還越本

子爵世數微遠無紀於諸國周衰東夷多附之僭稱

王多棄常法以從其私欲劉子卷與萇弘謀城成周

衛彪侯適周聞之見單子曰周詩曰天之所支不可

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商而作是詩也

以爲飶歌名之曰支以爲後之人使永監焉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夫天道導可而省否者也今萇叔劉子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於是天子告於晉曰天降禍于周使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也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

之力也其委諸伯父實重圖之范鞅謂魏舒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舒曰善乃與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糒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帥而劾諸劉子韓不信臨之以爲成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

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仲幾曰踐土固然
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
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
役諸侯仲幾曰三代異物薛焉得有舊爲宋役亦其
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
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彌牟怒
謂不信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
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
幾爲戮乃執之以歸魯侯薨于乾侯晉趙鞅問於史
墨曰季氏出矣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

莫之或罪也討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王有
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父
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
勤民忘君矣雖死于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
無常位自古以然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
姓於今爲庶王所知也昔成季友文姜之愛子也有
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
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
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
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曹平公弟通

弒其君野謚曰聲公通自立經曰三十有二年春王

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

會晉韓不信高齊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

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成王都可以

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十二月己未

公薨于乾侯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爲蔡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爲

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

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意如專執

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字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

國宜矣故春秋許錄其所因爲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六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

鄭公國公歸潰絕昭公也爲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

書圍成鄭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言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皇王十八卷

十一

皇王大紀卷之六十一

三王紀

敬王

十一年魯侯宋之元年晉人以宋仲幾歸于京師成周城畢歸諸侯之戊魯叔孫不敢進其君之喪于乾侯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不敢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以君第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



皇王紀卷之六十一

六

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逝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及夏六月癸亥喪至公子宋立季孫意如塋其君於墓道之南又將溝絕之榮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乃止曾子問於孔子曰祭之如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禘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賓弗舉禮也昔者昭公練祭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季公大祥奠酬而弗舉亦非禮也魯大雩魯季孫意如以昭公出故禱于煬公至是立宮于

論曰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以弟而得國者也喪事卽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卽遠有毀而無立煬公至是十有九世矣是祧主也其不可立宮明甚所以立之者季氏以少子當魯國祭祀自專廢立自恣重賂足以結四鄰私恩足以收百姓所懼者神怒或降之罰而已故有禱於煬公而立宮也聖人筆之於經使後人考其世尋其由則季氏誣神之罪著而禮制不至於遂亂而惑人之聽矣

八月魯厲喪殺菽孔仲尼在齊喜晏嬰曰善與人交

久而敬之齊侯請置粟丘之邑於孔子以爲養孔子
辭謂弟子曰君子當功受賞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
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齊侯曰若季氏則吾
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
行反於魯命門弟子網羅天下得帝王典謨訓誥誓
命之文剪裁繁詞撮其機要斷自唐虞至於秦穆凡
百篇是爲書帝王隨時理物之軌範蓋在是矣及呂
政竊秦國殘帝王之道焚毀經籍仲尼八世孫鮒鮒
第之子襄藏經籍於屋壁漢文求能治書者得濟南
伏生勝所傳抄裁二十餘篇景帝子魯王餘得科斗

文字於孔子屋壁乃書及論語孝經也悉以還孔氏
孝武時孔襄曾孫孔安國以伏生之書參考文義定
其可知者爲五十八篇科斗書廢已久且錯亂磨滅
故餘篇弗復可知孝武以安國爲博士詔之作傳遂
傳至于今世人讀是書者以爲經與史異道與事反
故愚各繫其時庶人知經本史而作事本道而成不
入於清淨空寂之偏以承夫子之志云於是又得古
詩三千篇其不近於禮義者刪之得存者三百十有
一篇分爲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陳秦鄆曹
豳是爲十五國風次之以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

人之性情盡在是矣。雖經焚毀亡者六篇而已。愚今各以繫其時使讀者易以攷人情去就而知天命興亡之故也。孔子謂門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謂子鯉曰：不學詩，無以言。又謂門弟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書既成，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之爲書也，伏羲始畫卦，夏后氏曰：連山。商人曰：歸藏。至周文王始繫爻，下之詞。孔子讀易

書，編三絕，然後克贊伏羲文王周公之義，作上彖下象上象下象文言上繫下繫說卦序卦雜卦十篇，謂之十翼。上彖三三三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賡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三三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賡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論曰此彖文孔子之所作也孔子極言天地之道謂乾道變化則萬物各正性命坤順承天而萬物生焉是故雖一物之微無非天地合而後成其施者天也產者地也劉歆周禮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是裂天地為二本而中和禮樂異道矣何可以為經與易書詩春秋比乎

三三三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盛三三三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養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吉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三三三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涉利大川往有功也三三三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長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三三三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三三三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

也後夫凶其道窮也三三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
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
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三三彖曰履柔履剛也說
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
不疚光明也三三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
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
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三三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
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
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也三三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
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三三彖
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
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三三彖曰謙亨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
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
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三三彖曰豫
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
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三三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三三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上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三三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三三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顙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三三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

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三三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三三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三三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三三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

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三三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三三彖曰願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願觀其所養也自求口食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願之時大矣哉三三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三三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

時用大矣哉三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下易三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三三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

皇王六經卷六十一
所怙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三三彖曰遜亨遜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遜之時義大矣哉三三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三三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三三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三三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

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三三彖曰駸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順也睽之時用大矣哉三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三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右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穀草木

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哉三三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用之
二簋可用亨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三三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
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三三彖曰夫夫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三三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

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三三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三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三三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三三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

是以凶也三三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三三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三三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三三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

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三三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三三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三三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三三彖曰旅小亨柔得乎中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三三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三三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三三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三三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三三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三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三三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三三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上象

三三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是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

皇王六經 卷六十一
在淵進無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
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三三象曰地勢坤君
子以厚德載物履霜堅冰陰始疑也馴致其道至堅
冰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含
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括囊无咎慎
不害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也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
六永貞以大終也三三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雖
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之難乘剛
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卽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
往吝窮也求而往明也屯其膏施未光也泣血漣如

何可長也三三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子克家剛柔接也勿用取女行
不順也困蒙之吝獨遠實也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利
用禦寇上下順也三三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
食宴樂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需于泥災在
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需于血順以聽也酒食
貞吉以中正也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
大失也三三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不克訟

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食舊德從上吉也復
卽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正也以訟受服亦
不足敬也三三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
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
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三三象曰地上有水
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比之初六有它吉也比之
自內不自失也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外比於賢以從
上也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

不誠上使中也比之无首无所終也三三象曰風行
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復自道其義吉也牽復在
中亦不自失也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有孚惕出上
合志也有孚孳如不獨富也旣雨旣處德積載也君
子征凶有所疑也三三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
上下定民志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幽人貞吉申不自
亂也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愬愬終
吉志行也夫履貞厲位正當也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三三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以左右民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城復于隍其命亂也三三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大人否亨不亂群也包羞位不當也有命无咎志行也大人之吉位正當也否終則傾何可長也三三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同人于宗吝道也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同人于郊志未得也三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匪其彭无咎明辨晷也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三三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利用侵伐征不服也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三三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初六鳴豫志窮凶也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盱豫
有悔位不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乘
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冥豫在上何可長也三三象
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官有渝從正吉
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係小子弗兼與也係大夫志
舍下也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孚于嘉
吉位正中也拘繫之上窮也三三象曰山下有風蠱
君子以振民育德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母之蠱得
中道也幹父之蠱終无咎也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幹
父用裕承以德也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三三象曰澤

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咸臨貞吉
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咎不長也至臨无咎位當也大君之宜行中
之謂也敦臨之吉志在內也三三象曰風行地上觀
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初六童觀小人道也闕觀女
貞亦可醜也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觀國之光尚賓
也觀我生觀民也觀其生志未平也三三象曰雷電
噬嗑先王以明罰飭法屢校滅趾不行也噬膚滅臯
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艱貞吉未光也貞厲无咎
得當也何校滅耳聰不明也三三象曰山下有火賁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賁其
須與上興也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當位疑也
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五之吉有喜也白賁无咎上
得志也三三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剝牀
以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剝之无咎失上
下也剝牀以膚切近災也以官人寵終无尤也君子
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三三象曰雷
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不
遠之復以脩身也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頻復之厲義
无咎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三三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无妄之往得志也不耕穫未
富也行人得半邑人災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也无妄
之藥不可試也无妄之行窮之災也三三象曰天在
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有厲利
已不犯災也輿說輟中无尤也利有攸往上下合志也
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慶也何天之衢道大
行也三三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六二征凶行夫類也十年勿
用道大悖也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君貞之吉順以從

皇王六經卷六十一
土也由願厲吉大有慶也三三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藉用白茅柔在下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過涉之凶不可咎也三三象曰水洊在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求小得未出中也來之坎坎終无功也樽酒簋二剛柔際也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失道凶三歲也三三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履錯之敬以辟咎也黃離元吉得中道也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突如其來加无所容也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一畢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二

三王紀

周敬王

下象三三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咸其拇
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志
在隨人所執下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
光大也咸其脢志末也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三三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滂恒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久非其位
安得禽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

也振恒在上大无功也三三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遯尾之厲不往何灾也執用黃牛固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三三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决不羸尚往也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三三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之志上行也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道未光也三三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失于地失則也三三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三三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

三三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遯尾之厲不往何灾也執用黃牛固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三三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决不羸尚往也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三三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之志上行也鼫鼠貞厲位不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道未光也三三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失于地失則也三三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閑有家志未變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三三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

于巷未失道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群
疑亡也三三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往
蹇來譽宜待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往蹇來反內喜
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往蹇
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三三象曰雷雨
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九二貞
吉得中道也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解而拇未當位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
解悖也三三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已

益之尚合志也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一人行三
則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弗損
益之大得志也三三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
有過則改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告公從以益志也有孚惠心勿
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
外來也三三象曰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
德則忌不勝而往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君子夫
夫終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
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三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繫于金柅柔道
牽也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无魚
之凶遠民也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
也姤其角上窮吝也三三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
除戎器戒不虞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中未
變也往无咎上巽也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萃有位志
未光也齋咨涕洟未安上也三三象曰地中生木升
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
之孚有喜也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享于岐山順事
也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宜升在上消不富也三三象

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剽削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
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三三象曰木
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
禽時舍也井谷射鮒无與也井渫不食行測也求王
明受福也井甃无咎修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
在上大成也三三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
時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巳日革之行有嘉也革

言三就又何之矣改命之吉信志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三三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何如也鼎黃耳中以爲實也玉鉉在上剛柔節也三三象曰洊雷君子以恐懼修省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三三象曰兼山艮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拯其隨未聽退也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敦艮之吉以厚終也三三象曰山下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小子之厲義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或得其濟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三三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歸妹以須未當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不如其

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上六无實承虛筐也三三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豐其沛不可大車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之吉有慶也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无人自藏也三三象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旅瑣瑣志窮災也得童僕貞終无尤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終以譽命上逮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

于易終莫之聞也三三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紛若之吉得中也頻巽之吝志窮也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于凶也三三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孚兌之吉信志也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孚于剝位正當也上六引兌未光也三三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初六之吉順也渙奔其机得願也渙其躬志在外也渙其群元吉光大也王居无咎正位也渙其血遠害也三三象曰澤上

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安節之
亨承上道也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苦節凶其道窮也
三三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初九虞
吉志未變也其子和之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
也馬匹亡絕類上也有孚攣如位正當也翰音登于
天何可長也三三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
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
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弗過遇之
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密雲不雨已上也

弗過遇之已亢也三三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
思患而豫防之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
三年克之憊也終日戒有所疑也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三三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濡其
尾亦不知極也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未濟征凶位
不當也貞吉悔亡志行也君子之光其暉吉也飲酒
濡首亦不知節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
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
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知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

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

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
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
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
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
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
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
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
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

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
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
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
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
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
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
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唯聖人乎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
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
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

天玄而地黃上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以吉凶者得失之象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

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

謂乾効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夫易廣大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

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籍

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籍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

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斯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卦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

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
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
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
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
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
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
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
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成天下之象非天下之
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
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子
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
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
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
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
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

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効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
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
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
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
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存乎德行下繫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
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
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

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
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地之動貞夫一者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
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交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
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
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椽木爲耒耨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三

三王紀

周敬王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皇王九經 卷六十三
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

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陰坤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

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祜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慾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睽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其物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皇王九經 卷六十三
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
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夫乾天下
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
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
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
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
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
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
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
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

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
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說卦昔者聖人之
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
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
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
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
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

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南方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

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鷄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

皇王九經 卷六十三
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
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
得女故謂之少女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
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馵馬爲
木果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金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
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震爲雷爲龍
爲玄黃爲粵爲大塗爲長子爲夬躁爲蒼筤竹爲萑
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
也爲反生其究爲犍爲蕃鮮巽爲風爲木爲長女爲
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木果爲臭其於

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
爲躁卦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
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
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
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離爲火爲日
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
卦爲蠱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良
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闔寺爲指爲
狗爲鼠爲黔啄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允爲澤爲
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

爲妾爲羊序卦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則窮上及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

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

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則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王者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

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以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雜卦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飾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夬也剛夬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論曰愚讀包犧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孔

子十翼然後知聖人憂患後世之至也後生
晚學守一卷成書豈復知經百千歲四聖人
竭心思之勤故愚復其舊將以啓之也先聖
後聖發明文義如太和之體萬物春生秋殺
雷動風行千變萬化務曉人以生生之道初
非緣已成事由聞見知識而爲之者故愚讀
之警動焉嗚呼聖人亦人耳所以臻此必有
道矣夫詩書春秋後人猶多引以正心斷事
至于易則希矣吁士大夫負先聖可勝道哉

經曰元年春正

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

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術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无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按

氏諸侯會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邠吾役也爲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幾于京師則貶詞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按周官司隸掌凡四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篋試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夏六月癸亥公之喪

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昭公之薨已越塋期猶未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

而定之卽值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卽于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送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

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
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先入猶未得立
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止棺乎兩楹之
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
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咸宜懼一
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
所以貴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之即位春秋
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鑒耳 秋
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煬公伯禽之子其曰
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冬十月殞霜殺菽
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穀梁
子口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
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十二年魯雉門兩觀災桐叛楚吳使舒鳩氏誘楚人
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
師以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于巢遂軍楚師

于豫章敗之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魯雉門兩觀成

經曰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秋

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書新作者譏僭

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
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
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
新作南門而獨書者南非壹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
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
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
書者必正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
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
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
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十三年魯侯如晉至河而復邾子薨子益嗣邾葬其

君鮮虞人敗晉師魯仲孫及邾子盟蔡侯朝楚獻一

三三六

襄一珮於王而自服其一令尹欲之不與三年止之
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焉令尹欲之弗與亦三年止
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
之竊馬而獻之令尹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
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人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
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
之固請獻佩令尹命有司曰蔡侯之久也官不共也
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
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請伐楚以其子元
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經曰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
河乃復二年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
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十四年陳侯薨子柳嗣劉子晉侯合諸侯謀伐楚也
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於蒞鞅曰國家方危諸
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
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吾
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
與之明日或施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
敬子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衛
侯曰善佗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

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
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
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鄉行旅
從臣無事焉衛侯曰行也將盟于臯馳佗私於長弘
曰聞諸道路蔡將先衛信乎弘曰蔡叔康叔之兄也
先衛不亦可乎佗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
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
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
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
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夙

康叔以大路少皞績棧旃旌大呂殷氏七族司空聘
季授土司徒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皆啓
以商政彊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湏之鼓闕鞏姑
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啓以
夏政彊以戎索三者皆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
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惟不尚年也管
蔡啓商甚聞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若之
何其使蔡先衛也乃長衛侯沈人不會蔡公孫姓滅
沈諸侯盟杞伯薨于會子乞嗣謚曰悼公悼公第弒
乞謚曰隱公而自立陳葬其君曹聲公第弒其君通

諸侯還于臯鼬劉子卷薨杞塋其君蔡侯朝于吳因
太宰嚭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爲質故吳王蔡侯唐
侯伐楚合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沈尹
戌謂囊瓦日子汭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
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
之必大敗之遂行史皇謂瓦曰若司馬之策是獨克
吳也子必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
瓦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
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瓦陳于柏舉吳王之弟夫
槩王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

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進瓦之卒奔楚
師亂吳師大敗之瓦奔鄭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
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
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關心矣半濟而
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五戰及郢司馬還力戰而死
楚王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吳師入郢以班處
宮夫槩王與王子山爭鄭公辛聞之曰不讓則不和
不和則不可以遠征吳其自有亂也乎焉能定楚楚
王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政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
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鄭鄭公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

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使天命將誰讐豈強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智也必犯是余將殺汝乃與弟巢以王奔隨楚將涉於成曰藍尹亶載其帑不與王舟王至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于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秉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隨人辭曰以隨之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

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伍員鞭平王之墓三百餘包胥使人謂之曰何無天道之極也乃走乞師于秦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啗以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吳王使召陳侯逢滑曰國之興也

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
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
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
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
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
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
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辭吳經曰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
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按左氏傳書伐

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裘一馬拘
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于晉晉人請
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
恭行天討庶幾哉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褊矣有
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
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廼之也 夏四月庚

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

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
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
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
三年而後反非亦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
大罪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
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 五月公友諸
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畧之也

侯盟于臯鼫

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

河而後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為志也召
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

之陋臯馳之盟序與不序
非義所係則以凡舉可也
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

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遷卒葬杞悼

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

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所當討而不救也吳能自卑聽蔡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與帥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雨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相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閭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隣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德大道宏樂與人爲

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

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

矣 庚辰吳入郢

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狄道也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隣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貶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三畢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四

三王紀

周敬王

十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魯以粟濟蔡人越人乘虛
入吳申包胥以秦師五百乘大敗夫槩王于沂公子
申收散亡敗吳師于軍祥夫槩王曰秦軍遠闖楚衆
日集而越入吳都大王留楚不去此危道也吳王不
聽夫槩王亡歸擊走之遂自立也吳王乃還師討夫
槩王夫槩王奔走魯季孫意如卒是爲平子子斯代
爲政將以君之璜璠斂贈以珠玉孔子曰是猶暴尸

於平原也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將安用
之季氏乃止季氏之臣公山不狝仲梁懷有隙不狃
謂陽虎逐懷虎恐斯不從囚之而逐懷盟斯於稷門
之內陽虎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
受於其家則徃拜其門陽虎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
子烝豚孔子亦闚其亡也而徃拜之遇諸途謂孔子
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
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
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楚王復國將殺藍尹亶
曰臣之敢見觀君德也庶億懼而監前惡乎公子曄

曰囊瓦惟思舊怨以敗君何効焉王使復其所曰以
無忘前敗賞鬪辛闞懷申包胥公子申曰請舍懷也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
也君旣定矣又何求吾嘗尤闞成然其又爲諸遂逃
賞叔孫不敢卒楚人滅唐王子朝之黨僭翩結鄭人
以作亂鄭人爲之伐我胥靡是歲有如日隕于地經
曰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於
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曄是也

仲遂殺惡及視惡與鞏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
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爲大夫
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婦之非
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

室強矣今苟於利而亡其讐二綱滅公室益侵陪臣
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
知已之有罪焉耳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
圍鮮虞

十六年魯侯伐鄭取匡爲我討其伐胥靡晉命也往
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
衛侯怒將伐之公叔發老矣輦而如公曰尤而效之
非禮也昭公之難公將以文之舒昂成之昭非定之
鞏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
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今將以小忿蒙舊德不可乃
止公孫發卒其子戊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

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
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
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
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
文子魯季孫斯如晉獻鄭俘陽虎強使仲孫何忌如
晉報夫人之幣晉人無享之何忌立於房外謂范鞅
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
馬者有如先君鞅謂趙鞅曰魯人患陽虎矣異世子
終纍敗楚舟師獲二帥七夫人楚國大慄懼亡司馬
公子結又以陵師敗于繁陽令尹于西喜曰乃今可

爲矣於是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于期欲以妾爲妻訪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筭之其可乎對曰君子之行進退周旋唯道是從昔子夕嗜芟死而屬曰必以芟祭子木違之君子曰違而道吾子經營楚國而欲荐芟以干之其可乎結乃止樂祁言於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退告其宰陳寅寅曰必使子往它日公謂祁曰惟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惟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鞅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陳楯六十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

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鞅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魯陽虎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祖于五父之衢城中城經曰六年春王正月癸卯鄭游速帥師滅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

祁犂聘于晉王趙簡子飲酒焉獻陳楯六十范趙方惡其宰曰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

廢爲家人竟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十七年甲寅齊人歸魯鄆陽虎居之以爲政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晉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沙魯大雩齊師伐魯陽虎御季孫公斂處父御仲孫虎將宵軍齊師齊人墮伏而討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魯大雩經曰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十八年魯侯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陽州人出敗之晉趙鞅將歸樂祁范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祁歸卒于太行范鞅曰止其尸以求成魯侯侵齊曹伯薨子陽嗣齊國夏高張帥師伐魯晉范鞅趙鞅荀寅救魯魯侯會之于瓦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鞅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拔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乃歸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陳侯薨子其嗣晉士鞅

侵鄭圍蟲牢遂侵衛曹莖其君陳莖其君魯人侵衛
魯季孫斯之弟寤族子公鉏極及公山不狝皆不得
志於季氏叔孫氏之庶子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
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寤更季氏
以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順祀先公而祈焉禘于禘
公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孟氏宰公斂
處父告何忌曰季氏戒都車何故曰吾弗聞處父曰
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於是陽虎前駟林楚御
季孫將如蒲圃斯作謂楚曰以我適孟氏楚怒馬及
衢而騁孟氏開入之虎劫公與叔孫伐孟氏公斂處

父帥成人戰于棘下虎敗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太尊
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
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入于謹陽關以
叛經曰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
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

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按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

法雖師次于瓦而與大夫敵至用大眾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敵輕也故棠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旌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爾矣公至自瓦秋七

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莖曹靖

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

侯鄭盟于曲濮從祀先公蜀人馬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

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于正

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

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

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

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

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

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

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

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盜竊寶玉大弓

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十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

有疾乃使向巢樂溷言於公曰大心將不利戴氏不

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鄭伯薨子勝嗣陽虎歸

寶玉大弓於魯魯人伐陽關虎奔齊請師伐魯曰三

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國諫曰魯未可取也上下

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
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
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
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
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
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虎願東乃因諸西鄙
逃於宋遂奔晉適趙氏孔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鄭葬其君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

會齊侯于五氏卜過中牟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之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焉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乃從齊師敗之齊侯致襍媚杏于衛臨朝而嘆曰先君桓公以車八百乘而伯今我以長轂千乘敗於諸侯安得管仲之臣也哉弦章進曰昔有桓公故有管仲齊侯有慙色秦太子早死謚為夷公秦伯薨夷公子嗣魯以仲尼為中都宰制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不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

為墳不封不樹四方之人多取則焉魯侯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經曰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得寶玉大弓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周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爾古者昔終易代弘壁琬琰天球夷玉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倍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官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

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二十年魯及齊平齊侯魯侯會于夾谷以孔仲尼攝

相事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仲尼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勒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

樂不野合饗而旣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魯侯問於孔子曰一言而可以與邦有諸孔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一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晉趙鞅圍衛執涉佗成何以求成焉衛人不許晉人殺涉佗成何奔燕齊

侯歸自夾谷責群臣曰孔丘以禮義相其君而二三子專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寡人病焉晏嬰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既知過則謝之以質耳齊侯曰善乃歸魯鄆謹龜陰之田季孫大說以孔子爲司空孔子溝昭公之墓合諸先公之域謂季孫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捨夫子之不臣季孫曰善初魯叔孫不敢欲立州仇公若固諫不敢立之而卒州仇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侯犯以郈叛叔孫仲孫圍郈弗克及齊師欲圍之弗克宋公逐樂大心魯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

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赤謂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尅懼圍犯赤將射之犯止之曰謀免我請行許之犯奔齊齊人致郈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日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

皇王九經 卷六十四
奔陳魯叔孫如齊齊侯享之曰邱屬與敝邑際故敢
助君憂之州仇對曰寡人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
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
君豈以爲寡君賜宋公子地之出奔也公弗止辰爲
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
處與仲佗石彊出奔陳魯以孔子爲司寇七日收大
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門人端木賜問曰少正
卯魯之聞人柰何誅之孔子曰行僞而堅言僞而辯
學非而博變亂名實足以惑衆人之姦雄尹諧潘正
付乙史何之流也焉得無誅於是有父子說者孔子

同徃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訓而釋之季孫
不說門人冉有以告孔子曰風俗陵遲久矣未嘗教
焉而聽其獄是誅無辜也飭法度明禁令於是沈猶
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淫妻慎潰氏奢侈踰
法越竟而徙風化浸行齊晏嬰卒孔子門人有若論
曰晏子一狐喪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
箇遣車七乘大夫五箇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參
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
示之以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
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經曰十年春王三月及齊

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孔子相犂彌言於齊

侯曰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禮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歸鄆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齊人來歸鄆龜陰田

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鄆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

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郤裔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

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忘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孫氏邑也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郕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矧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三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

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

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

奔陳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

扶離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

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

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

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

公以嬖離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

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

詞又見仲佗石彊見潛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

也者

二十一年宋公子辰公子地暨仲佗石彊入于蕭樂

大心自曹從之大為宋患魯及鄭平經曰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

叛夏四月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

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得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

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

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

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

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

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洫盟

二十二年春薛伯薨子比嗣薛塋其君魯公山不狝

專費不受命召孔子欲往季路不說曰何必公山氏

之之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

為東周乎孔子言於魯侯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

雉之城請損三都之過制者魯侯告於三子三子從

星三二四 卷六十一 三 六百世

乃以季路爲季氏宰帥師從叔孫州仇墮郈季氏祭嘗逮闇繼之以燭有司跛倚不敬大矣於是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禮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又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魯侯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奔吳季孫仲孫墮費叔孫州仇語大夫於朝日子貢賢於仲尼子服何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肩闈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

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州仇以毀孔子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亢謂子貢日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論曰凡人之情利害不相及則不相譽不相毀也彼叔孫之所以貶聖人譽子貢者孔子方用事惡其有不便於己而子貢孔氏之門人也一貶一譽人固不疑於以嘗試大夫之向背其姦慝如此而衆莫以爲非也故遂毀聖人而擠之陳亢若非真不知聖人則黨於州仇者也觀子貢以自絕責州仇而以爲邦語陳亢則知州仇之毀譽正孔子用事利害相及之時而小人去君子之情狀可見矣人君臨蒞群臣與夫執國命進忠賢察姦罔之君子其可忽諸

魯大雩齊侯魯侯會盟于黃魯將墮成公斂處父謂仲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公斂處父固守弗克而歸齊人懼魯得諸侯言於其君選女子八十人衣以文衣而舞容璣與樂獻於魯季孫微服往觀將受之孔子見季孫季孫不悅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者予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屈節數矣未可以已乎孔子不對季孫卒受女樂三日不朝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公伯寮愬子路

於季孫子服何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論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嘗存乎疾疾陽虎在鄆不徂在費侯犯在郈此三家之疾疾也季孫斯幾於死故發憤懣思禮義遵用孔子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謂此時也故能墮費三家才損其死疾而叔孫遂毀聖人仲孫遂聽處父季孫遂受女樂惜哉三子者期於苟安而不能遠謀拘於小利而不知大慮習

於人欲而不能久於天理也

經曰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

帥師墮郈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

師墮費

按左氏仲出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

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則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馮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可三年
有成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

一年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

公至自圍成

按左氏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

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亂正如少正卯等必肆疑阻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四畢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五



三王紀

周敬王

二十三年孔子從而祭膳肉不至不脫冕而行遂適
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
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季路薦高柴爲費宰
而從孔子於衛子曰賦夫人之子子路對曰有民人
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
者

論曰司馬遷載孔子墮三都之明年由大司

寇攝相事夫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它焉
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無不可爲而過者無
可爲而不及者爲委吏則必會計當爲乘田
則必畜養蕃爲宰而親民則制爲養生送死
之節爲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爲
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
不墮三家之慮變矣故春秋經文不曰三家
直書曰公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
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攷按經文明
定公十三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蛇淵圍絕與

墮都之意不侔故也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
真者尤多則未知其所以得實錄之名者何
故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
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
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旣濟水矣乃伐河內魯大
蒐晉趙鞅謂邴鄆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
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趙鞅怒遂殺午邴
鄆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邴鄆午荀寅之甥也寅士吉
射之姻也而相與睦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鞅曰

先備諸鞅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二子伐趙氏之宮鞅奔晉陽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晉侯以伐二子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爲良鑿惟伐君爲不可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之二子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入于絳盟於公宮初衛公叔發朝而請享其君退而見史鱣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乎曰然吾不先告子

是吾罪也君旣許我矣其若之何鱣曰何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發卒衛侯始惡於戍以其富也戍又將去夫人南子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薛弒其君比子夷嗣越王允常薨子勾踐嗣孔子至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孔子許之盟而出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孔子主衛大夫顏雝由至于郊衛侯郊迎館之上館故孔子於衛有際可之仕王孫賈問曰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不從曰有命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衛侯享孔子夫人南子使請曰四方之君子不辱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有見也孔子見之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出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

天厭之天厭之經曰十有三年齊侯次于垂葭夏築

鮑淵圍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彘帥師伐曹秋晉趙鞅

入于晉陽以叛

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

凡皆不可趙孟怒遂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遂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車士與君為市則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耳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

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

叛按左氏之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陂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

蒞于鄭會于夾谷軟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
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
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
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以
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効也
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
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祈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
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
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

于晉 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
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
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
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
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
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
亂臣又元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
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
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

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真愛其君
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
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 **薛弒其君比** 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也孫復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
可誅刀鋸不亦濫乎穎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二十四年衛侯逐公叔戌戌奔魯其黨趙陽出奔宋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楚師陳師滅頓衛公
叔戌之黨比宮結奔魯吳伐越越王禦之陳于檇李
患吳師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
劔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

前不敢逃刑敢歸死自剄也師屬之目越王因而伐
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吳王傷將指取其一屨薨
於陘去檣李七里子夫差嗣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
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
不敢忘晉人圍朝歌齊侯魯侯衛侯會于牽謀救朝
歌齊侯又會宋于洮王使歸賑於魯衛夫人南子宋
女也衛侯爲之召宋公子朝太子蒯瞶羞之謂戲陽
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
乃朝夫人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
一守綬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

故公孟彊出奔鄭遂奔齊宋公子辰自蕭奔魯魯侯
蒐于比蒲邾子來會魯城莒父冬衛侯爲沼宛春諫
曰君居深宮狐裘而熊席不知民之寒也乃命罷役
左右曰德歸於春怨歸於君衛侯曰春魯之匹夫也
寡人舉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孔子在衛喜蘧伯
玉史鮒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
可卷而懷之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衛
侯問陳於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
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匡人嘗爲陽虎所暴孔子過
匡匡人聚觀曰此陽虎也遂圍之從者不知所爲孔

子絃歌不輟莊周曰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子曰居吾語汝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兇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既而歎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乃使從者問故匡人謝曰以為陽虎也遂圍之今非也請辭而去孔子遂如宋經曰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公叔戍將夫南

子之黨夫人愬曰戍將為亂故公叔來奔趙陽北官結皆戍黨也故亦出奔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之罪著矣戍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

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

於檇李吳子光卒

按左氏吳伐越勾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二行屬劍於頸吳師屬

目因伐之闔閭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日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公會齊侯衛侯于

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向來歸

賑衛世子蒯躄出奔宋

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

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躄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衛公孟彊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

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二十五年邾子朝于魯魯之郊牛為鼯鼠所食而死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

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楚王

滅之魯郊魯侯薨子將嗣鄭師伐宋敗宋師于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蕪蔭以救宋邾子奔魯侯之喪魯定

公嬖氏卒魯葬其君滕侯會焉魯葬定夫人魯城漆

經曰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鼯鼠食郊牛牛

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按左氏吳之入

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

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蕪蔭邾子來奔喪秋

七月壬申嬖氏卒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

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具乃

克葬辛巳葬定妣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魯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

而後重其奠也其

冬城漆

二十六年魯侯將之元年楚圍蔡以報栢舉之役蔡

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復請遷于吳

既又悔之魯有鼯鼠食郊牛魯人伐邾越王以吳王

之將報越也興師伐之范蠡諫曰持盈者與天定傾

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時不作不為人客人事不起

不可為之始爭者事之末也淫佚者上帝之禁也若

遂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不聽吳王禦之大

破越王于夫椒乘勝入越越王以甲楯五千棲於會

稽下令曰有能退吳者與其越國之政大夫種進曰

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秋則資絺旱則資車以待乏

也今求謀臣無乃後乎勾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

何後之有喟然嘆曰吾其已乎文種進曰湯繫夏臺

文王囚羑里未必不為福乃卑辭乞成于吳吳王將

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

有過澆滅夏少康以一旅之眾復禹舊績今吳不如

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

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

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
食已吳王疑未決越使文種賂太宰嚭曰勾踐不敢
徹聲於天王使臣私於執事願以身隨君王也嚭言
於王曰古者伐國服之而已今越已服其又何求王
許越平伍員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
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越王歸說於國人曰寡人之罪
也寡人請更養生葬死問傷吊憂賀喜去民之所惡
補民之不足委管籥屬國家於大夫種與范蠡入官
于吳三年而吳人遣之古者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
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是時人習於亂務

相報復而無禮儀卜商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
之何孔子曰寢苦枕戈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
朝不反兵而鬪曰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
國街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居從父昆弟之仇如
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君之仇視
父師長之仇視昆弟吳侵陳脩先君之怨楚大夫皆
懼公子申曰二三子卹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閭食
不貳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
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癘親巡孤
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勤恤其民

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是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孔子在宋有嘉榭焉時與弟子游息其下宋桓魋疾之乃伐其榭孔子去宋又將要殺之從者恐懼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主司城貞子遂微服而去與門人相失至鄭東門外告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頰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笑曰其形未也狀似喪家之狗

然哉經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

男圍蔡

按左氏日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

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吾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宜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 鼯鼠食郊牛改卜

牛夏四月辛巳郊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

強也全曰牲傷曰牛巳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常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

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爲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爲後世戒其垂訓之義

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十七年甲子魯師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士遂以郭東田及沂西田求成魯人許之衛侯遊於郊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它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衛侯薨夫人曰命公子郢爲世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它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

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滕侯朝魯晉趙鞅納衛世子蒯瞶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世子纔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齊人輸粟於朝歌鄭罕達駟弘送之晉趙鞅禦之遇於鐵鞅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討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園免王良御衛世子爲右鄭人擊鞅中肩斃於車中天子攻之以戈鄭師北獲齊粟千車衛葬

其君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
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遂遷于州來孔
子在陳將之荆陳蔡大夫謀曰孔丘之徒所言皆中
諸侯之病諸侯莫能用將適楚楚若用之陳蔡用事
大夫危矣於是孔子絕糧季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
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居下而無憂者
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志不廣夫芝蘭生於深林不
以無人而不芳君子積德懷道不爲困窮而改節夫
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材也君子脩身端行以俟其時
凡七日藜藿不糝孔子絃歌不衰從者病莫能興臣

拜與哭肥拜稽顙於位有如二孤非禮也古者其君
後主人而拜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歟孔
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未知
其爲禮也廟有二主自齊桓始也喪有二孤自季康
子之過也秦伯薨子其嗣魯師圍邾晉趙鞅攻朝歌
荀寅奔邯鄲孔子在陳復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
之以冉有過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
攘羊而子證之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說遠
者來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

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孔子至楚楚王大喜將封之公子申諫曰周文王百
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述三五之道明周召之葉
又有群賢爲之輔王誠封之非國之福也王乃止楚
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
不可待也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
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刃莫之
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
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
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

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孔
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或曰接輿姓
陸名通孔子去楚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
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曰爲孔丘是魯孔
丘與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
爲仲由是魯孔丘之徒與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
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
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
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

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
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
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
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
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
復歸于陳經曰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按左氏靈公遊于郊公子郚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
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
在下君命祗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郚爲太子君
命也對曰郚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郚必聞
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瞶前稱世子者所
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

瞶爲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
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
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爲首以誅蕩公石曼姑
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
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
廟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理也
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
父辭父命哉故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
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
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曰夫子不爲也伯
夷以父命爲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爲重而讓其
兄仲尼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爲輒者柰何宜
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
鎮公子在我焉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
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
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
子拒蒯瞶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
子舍爵祿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
國滅天理而
可爲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五
災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爲悅而不毀黜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五畢

至于勾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鄆西至于姑蔑廣運千里則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之古之賢者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鑿守之生丈夫一壺酒一犬生女子一壺酒一豚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友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塋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疾貧病者納官其子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范蠡曰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知天下之恒制乃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辛研言於

越王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物貴極則反賤賤極則反貴貿易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行之十年越以富強孔子在陳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過衛季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

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經曰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按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

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倍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此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求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

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

子赤歸于楚

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

也不然將通於於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

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界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郭六月辛

丑亳社災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塋滕頃公

三十年魯城毗晉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寅召其祝而責之祝簡對曰先君穆子皮車十乘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君革車百乘猶患不足民之怨詛多矣所以亡也一祝豈能勝萬詛哉寅大慙遂行過其屬邑從者請休寅曰是蕃夫也吾好音則遺我以鳴琴吾好佩則遺我以玉環是振我過以求容於我者今

其以我求容於人矣遂去之季路問於孔子曰荀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子曰尊賢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能無亡乎晉趙鞅伐衛取中牟以佛肸爲宰齊燕姬無子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世子也言於齊侯曰君之齒長矣未有世子若之何曰二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齊侯疾使國夏高張立荼寘群公子於萊齊侯薨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奔魯魯叔還如齊齊葬其君晉趙鞅使尹鐸爲晉陽宰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鞅曰保障哉尹鐸損其

戶數鞅問壯馳效曰東方之士孰愈對曰國家將與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者焉其長有後於晉矣佛肸以中牟叛令曰從我者受邑否者烹田基進曰義死不辟鈇鉞義窮不受軒冕蹇裳就鼎肸舍之使召孔子子欲往季路曰由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叛子之欲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鞅平中牟論功以田基爲首基不受而去鞅之臣尹綽郟厥鞅曰綽不愛我諫於顯

厥愛我諫於隱綽曰不質君於衆恐君之不變化也經曰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三十一年魯城郟瑕吳復伐陳齊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偈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乞與鮑

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國復高張聞之乘如公
戰于莊敗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奔魯魯叔
還會吳于祖楚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
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
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遂進師先是有雲如衆赤鳥
夾日以飛三日楚王使問諸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
身縈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之
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
移之遂弗縈王攻大冥將戰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
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沮
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
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
國也宜哉王薨於城父謚曰昭王子章嗣孟軻氏曰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伯假之也久假而不歸
烏知其非有也又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以
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
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論曰楚國敗壞於囊瓦創夷於強吳幾於亡
滅昭王之所以復國而益安強者皆公子申
之謀也或問申於孔子子曰彼哉彼哉聖人

度量弘遠而責人以恕何獨於子西如此乎
按楚之先鬻熊爲文王師而封於楚及熊通
越禮僭號聖人黜之等於荆蠻文莊而後與
中國並駕齊驅聖人進之同於諸夏逮昭王
之時中國衰諸侯放恣大夫驕橫無可告語
者而昭王獨發大論皆當於道若左右得人
其進未可量也惜也子西得君之專執政之
久曾不能輔之變楚俗匡天下悄悄然守舊
規而已故仲尼責之如此

齊陳乞召公子陽生於魯陽生出萊門逮夜至于齊

與饋者皆入遂立之將盟鮑牧醉而往其臣曰誰之
命也乞曰受命於夫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牧曰
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陽生稽
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
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是
從廢與無以亂則所願也牧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
使胡姬以荼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
句實之丘使朱毛告於乞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君
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貳多難敢布諸大夫
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

有憂少君不可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魯仲孫伐邾孔子居於衛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經曰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祖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

茶

陽生曷爲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已則以父母之心爲心者景公命茶世其國

也則篡茶而自立是即絕於先君豈復得爲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爲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茶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爲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茶如何對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茶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實諸家召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遂巡比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弑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三十二年魯侯會吳王于鄆吳徵百牢子服何對曰

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何對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禮制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何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太宰嚭召季孫孫孫使子貢辭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

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鄆以吳爲無能爲也魯季孫肥欲伐邾邾大夫以謀之子服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仲孫何忌曰二三子以爲如何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遂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夷鴻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

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夷鴻以茅叛魯師遂入邾處其公宮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歸獻于毫社囚諸負瑕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惟君圖之吳王從之曹伯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使爲司成以聽政彊

言霸說於曹伯乃背晉而姦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宋遂圍之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鄭桓子思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駟弘帥師侵宋經曰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鄆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

子益來春秋隱君之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毫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爲是克東陽齊人爲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爲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

能濟者
鮮矣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三十三年宋師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陽及司城疆以歸殺之吳王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帥子必辭王將使我輒病之王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

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唇齒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吳王伐魯公山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克東陽而進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躡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吳王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子服何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吳人盟而還邾子齊出也鮑牧帥師伐魯取謹反闡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魯魯乃歸邾

子邾子又無道吳王使太宰嚭討之囚諸樓臺梏之以棘使諸大夫輔世子以為政魯及齊平杞伯薨子維嗣齊人歸魯謹及闡晉有豕人言經曰八年春王

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

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殺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公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妄聽辯言以亂舊政自取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吳為邾故興師伐魯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

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折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

從也遂盟于爰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惜死至於侵削凌遲而不知耻者之戒也夏齊人取謹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謹及闡按左氏邾子益齊出也魯以益來則齊人取謹及闡又如吳請師而怒猶

未怠也以此見國君造惡不悛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莫能保矣歸邾子益于邾則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師于吳而德猶未泯也以此見國君去惡而不積則四鄰不侵其封境而自安矣曰對曰取者逆詞也曰歸者順詞也去逆效順息兵休爭齊無取地之罪魯無失地之辱以此見遷善之優改過之大而春秋不諱入邾以邾子益來則以明歸益于邾之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三十四年杞葬其君齊侯使孟公綽辭師于吳吳王

曰昔既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鄭
罕達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圍宋雍
丘宋皇瑗圍之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罕達救之大
敗宋遂取鄭師使有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楚
人伐陳陳卽吳故也吳城邗穿溝通江淮遣使至魯
倣伐齊經曰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
取鄭師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三十五年邾子自吳奔魯遂奔齊吳王邾子邾子伐
齊南鄙師于郕魯侯會之齊人弑其君以說子壬嗣
赴于師吳王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師舟師將

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晉趙鞅伐齊取犁及轅
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魯侯歸齊葬其君薛伯薨
子其嗣薛葬其君吳王復倣師于魯楚師伐陳吳延
州來季子救陳謂公子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
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越
王將伐吳蓬蠡曰未可以美女西施獻於吳王王受
之伍員諫不聽初吳王光起臺於姑蘇夫差高而飾
之三年乃別成建春霄宮宮妓千人起海靈館飾以
銅溝玉檻作天青龍舟日與西施淫戲爲長夜之飲
經曰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二月

戊戌齊侯陽生卒

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弑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弑君之罪

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弑而書卒不悉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讜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讜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弑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弑君大惡不待貶絕而自見也君而見弑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公卒書而沒其見弑所謂不忍夏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

悼公衛公子孟彊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春秋惡首亂善解亂臣討滅子之

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齊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六畢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七

三王紀

敬王

三十六年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其
 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
 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二
 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
 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
 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
 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



侯矣季孫使從於朝待於黨氏之溝州仇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何忌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行者也州仇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公爲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不能死也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公爲與童汪錡往皆死焉齊師自稷不踰溝冉求之右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冉有用矛遂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

師冉求請從之三季孫弗許魯人欲勿殤僮

爲問

於孔子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孔子在衛魯人以幣召孔子還魯侯問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也今欲知之亦有道乎孔子曰君入宗廟升阼階望禳棟視几筵而不見其人則哀可知矣夙興視朝一物失應亂亡之端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晷諸侯賓來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則勞可知矣紆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有數焉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

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則危可知矣公
曰請問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
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
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
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
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
爲大是故冕而親迎親之也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
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公
曰冕而親迎不巳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天地
不合萬物不生合二姓之好以嗣先聖爲天道也禮

宗廟之主君何謂巳重乎是故三代明王之政必敬
其妻子也有道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歟公曰敢問
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巳也是故仁人
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君子
無不敬也敬身爲大無不愛也愛人爲大不能愛人
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
樂天不能樂天則不能成其身公曰何爲則民服孔
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陳司徒轅頗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巳大器國
人逐之出奔鄭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服脯焉

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吳將伐齊越王入朝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五員懼曰是豢吳也夫諫于王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恭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邑是商所以興也弗聽遂興師伐齊魯侯會之齊國書將中軍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士三千以

獻于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吳王歸國賜伍員屬饘員自殺盛以鳴夷投之江吳人莫不憐之越王曰吳可伐乎范蠡曰未可滕侯薨子某嗣衛世叔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圉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寺人誘其初妻之娣寘諸犁孔圉怒奪其妻遂出奔宋魯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求訪於孔子三發不應求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曰求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鰥寡孤疾有軍旅然後徵之無則已其収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

美而已是故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以丘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孔子問居四方之士前後就學者三千人升堂入室者七十二人德行顏回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是爲十哲而亞於夫子者顏子也顏子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子曰請問其日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顏子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冠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顏子死子哭之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孟子論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子曰居吾語女禮使女三人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夫郊社

皇三六經卷六十一
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
之禮所以仁死喪也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
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是故居處有禮故長幼別閨門
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
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加於身而措於前凡衆之
動得其宜夫禮者理也樂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
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
虛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
升堂而樂闕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
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

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
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
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
禮樂相示而已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
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變其窮乎子曰達於禮
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理謂之偏夫
夔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
禮樂舉而錯之而已矣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
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
綴兆與羽籥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

皇王大紀卷六十一
之樂也是故室則有奧作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
行則有隨立則有序昔聖帝明王力此以南面而天
下平矣孔子問君子夏侍問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也子曰必達於禮樂之
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子夏曰何謂五
至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
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
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
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何謂
三無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子夏曰敢

問何詩近之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
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
服之喪也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而
可以參於天地乎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
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
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
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
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故三代之王也必先其
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子夏蹶
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宰我問鬼神於

皇王九經卷六十七
孔子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二端旣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間以俛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魯季孫求語於從祖叔母敬姜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敬姜如季氏季孫在朝與之言弗應而入季氏入

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敬姜曰外朝者子所以業君之官職也內朝者子所以庀季氏之政也而寢門之內吾敢言乎公父文伯朝其母敬姜姜方績文伯諫敬姜曰屠土之民勞勞則思而善心生沃土之民逸逸則淫而惡心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公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師尹維旅牧伯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共備祀事而後卽安諸侯朝修王命晝攷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攷職晝講政夕序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受業

書講貫夕復習夜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庶人明而動
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夫人加之以
紘紵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
朝服愆而有辟古之制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吾冀而朝夕修我今爾乃曰胡不自安余懼穆伯之
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識之季孫之見敬姜也闔
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閫祭悼子季孫與焉胙不受徹
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曰有
別矣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仲尼聞
之曰知禮矣仲尼與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

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
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
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
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
者皆有所養男有所分女有所歸貨惡其棄於地也
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故外戶
不閉是謂大同大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
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
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功爲己
是謂小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

子未有不謹於禮者言偃復問曰可得聞歟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嗚呼！我欲觀《坤乾》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嗚呼！我欲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仁之節也。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

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而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攷，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故無水旱蟲螟之災，人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

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宮沼此之謂大順
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魯禘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
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
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
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曰禘者帝王之
大祭也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趨趨以數
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如
是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
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夫何恍惚之有乎反饋樂成薦
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

何神明之及交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孝
子將祭百物既備夫婦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
洞洞乎如弗勝如將失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
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進退必敬如親
聽命則或使之然也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
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
敬齊之色不絕於面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孝子之
有親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
必有婉容孝子如執圭如奉盈洞洞屬屬如弗勝如
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孔子

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以
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
其易也寧戚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
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季孫
問政於孔子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
孫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孫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子曰子爲政焉用
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風必偃季孫問曰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

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孔子言
衛靈公之無道也季孫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
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
其喪季孫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
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從
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
乎何有仲孫何忌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
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何忌子彘問孝子
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彘問季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

問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
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
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
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季路冉有曾皙公西華侍
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
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
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
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日能之

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黜爾
何如鼓瑟希鏜爾合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天
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出曾皙後曰夫三子者
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
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
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
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
之大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

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貢爲信陽宰子曰勤之慎之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田疇易草萊辟溝洫深民盡力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墻屋固樹木茂民

不偷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清閑諸下用命令不擾也明答以斷矣宓不齊爲單父宰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一人稟度者五人孔子大之曰此堯舜所以聽天下也宓有才智而仁愛百姓不恐欺孔子曰君子哉言偃爲武城宰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問言偃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文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
周公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
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子曰夷狄之有君不
如諸夏之亡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曰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孔子悼道之不行謂門弟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案魯
春秋核當世之事而加筆削焉游夏之徒不能贊一
辭也是歲洛絕于涸淇絕于衛經曰十有一年春齊
國書帥師伐我

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

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我惟于
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爲
壯自反而不縮則爲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在我
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常入邾以其君來
齊人爲是取謹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矣及歸邾益
而齊人歸謹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
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
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轅

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
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虔
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七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八

三王紀

敬王

三十七年魯用田賦初魯昭公娶于吳同姓也稱之曰孟子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統放經而拜魯侯會吳王于橐臯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衛侯會吳于郟魯侯

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宰詒語及衛故大宰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墜黨而崇讐也詒說乃舍衛侯

論曰子貢在聖門列於言語之科今觀其遺言理暢義明使雖甚愚人亦曉然知利害之所在此聖人之所貴也若夫縱橫押闔不顧理義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則子

貢之所甚惡也嗚呼以文王武王之將聖司馬太史尚信以爲陰修德政以傾商不宅大憂而干紂又况聖門諸子哉愚惡夫棄聖經而祖述司馬太史以爲實錄者是以論之使後學無惑焉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錫鄭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岳戈錫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鄭罕達救岳圍宋師魯蠡季孫問諸孔子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經曰十

有二年春用田賦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

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古者公田九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助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王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施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未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施商賈之征達于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甲辰孟子卒

孟子與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禮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屬族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總服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綴之以姓而弗別合

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于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冊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亦為君隱而實不可掩矣

公會吳于橐臯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三十八年宋向魍救其師鄭罕達使狗日得桓魋者有賞魍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品以六邑為虛許男薨子結嗣單子晉侯魯侯吳王會于黃池越王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

國民有三年之食咸願一戰以雪會稽之耻越王從之大敗吳師獲其太子友遂入吳吳人告敗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將盟與晉爭長晉人曰君言周室既卑諸侯大夫失禮於天子今君王東海淫名聞於天下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荆蠻何有於周室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從君命吳人不肯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

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能忍又請少待之乃先晉魯侯歸許葬其君魯僉吳王歸國厚幣與越平越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經曰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夏許男成卒公

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

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之強而抑其橫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己為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則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傅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况於以父事之如晉者將欲保

國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苟不爲此至於亡國則如
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
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顛倒剋履而得天下
其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
也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吳自相舉以來馮
陵中國黃池之會
遂王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
事屬詞垂戒後世而見親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
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
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
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
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
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
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
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相舉之後再書於越入
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詞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
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奪
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盜殺陳

夏區夫十有二月螽

三十九年冬孔子筆削春秋三年矣於是魯侯西狩
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賜虞人
孔子見之喟然嘆曰麟也何爲至哉然後取之聖人
與天爲一感應之際惟聖人知之衆人所不識也經
曰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於是絕筆焉以爲春秋經
成聖人之用備矣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
我吾無盟季路辭季孫使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
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季路曰魯有事於小邾不
敢問故死其城下何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

由不能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

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無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曰祿之去君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齊陳桓與隰斯登靈臺南面爲隰子之

家樹所蔽恒心欲去之隰子歸命伐之俄而止之相
室請其故隰子曰亂世以愚全身陳子將行大事而
我知其微禍莫大焉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齊侯使
闕止爲政陳恒憚之驟顧諸朝御執言於公曰陳闕
不可竝也君其擇焉闕止謂其臣陳豹曰我欲盡逐
陳氏立女何如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
數人何盡逐焉豹以告恒兄弟四乘如公公與婦人
飲酒于檀臺恒遷諸寢公怒闕止屬徒攻闈與大門
不克乃出陳氏追殺之將殺東郭賈陳逆請而免之
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

有私焉事人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遂奔
衛恒執齊侯置于舒州公曰吾早從執言不及此宋
司馬向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
告司馬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對曰必
得左師向巢而後可乃以詐召巢巢至公告之故拜
不能起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巢乃聽命
攻桓氏魋入于曹以叛巢伐之不克遂奔魯曹人叛
魋奔衛夏四月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立其弟驁孔
子沐浴而朝告於魯侯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
告夫三子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陳恒專政言於齊侯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公曰善恒於是盡誅大臣不附已及公族之彊者威行齊國割安平以東至于琅琊自爲封邑太於齊有子淵棲者非恒所爲隱居不仕恒使劫之子淵棲曰子以我爲智乎臣弑其君而從之非智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何補於子使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恒乃舍之魯仲孫蕘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蕘怒何忌卒成人奔莒蕘不納宿以成叛歸于齊魯侯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

四十年夏楚令尹司馬帥師伐吳至于桐汭陳侯使公子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王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芊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人民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戚大命殞墜絕世于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

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
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吳人納之秋
齊陳瓘過衛李路見焉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
斷喪公室而他人有之未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未
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瓘歸言
於桓齊及魯平子貢見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
人之心况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
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剝喪宗國將焉
用之宿曰善哉吾不早聞齊人歸成於魯衛孔姬蒯
賁之姊也生慳圉卒慳爲政孔姬使豎渾良夫如戚
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

四十一年夏四月癸未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于
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旣歌
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
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
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
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
也周人賓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丘也殷人也予
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

其孰能宗予予始將死矣已丑孔子沒門人四方來
奔喪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
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衆皆從
之公赤治殯塋襲衣十一稱佩象環而綦組綬飾棺
槨置妻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綳練設旌夏也魯侯誅
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第
榮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生而不能
用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夫子曰禮失則昏
名失則愆君其不沒魯乎六月葬尼父於闕里泗水
之上於是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

之塋人與人之塋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
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
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曾子曰夫孝置
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
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
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曾子曰樹木以時
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
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
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
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不忘父母惡之懼

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
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衛侯賜孔悝鼎銘曰六月丁
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
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
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
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鮮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
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
于烝彝鼎是故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論
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
而酌之祭器以祀其先祖者也爲先祖莫不有美焉

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孫之心
也子孫守宗廟社稷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
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
所耻也無幾何公飲悝酒於平陽醉而逐之奔宋楚
公子申欲召公勝於吳葉公沈諸梁曰不可申曰勝
信而勇使衛藩焉乃召之處吳竟爲白公諸梁曰周
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勝好復言而期死又求死士
殆有私乎子必悔之勝固請伐鄭申許之未起師晉
人伐鄭申救鄭勝怒將作亂或以告申曰勝如卯余
翼而長之寧有是也秋七月勝殺申及公子結于朝

諸梁在蔡方城之外人勸之入諸梁曰吾聞之以險
僥倖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勝欲立平王子子間曰
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
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
殺子間及大夫齊管脩劫王如高府諸梁聞之乃入
圍公陽穴宮以王如昭夫人之宮諸梁亦至攻勝殺
之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申子寧結子寬爲令尹司
馬而老於葉其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
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衛侯嬖人
求酒於大叔遺弗獲譖而逐之遺奔晉衛侯謂渾良

夫曰吾不得先君之器柰何對曰疾與亡君皆君之
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有豎告太
子太子劫公而盟之殺良夫吳大饑越文種請伐吳
范蠡曰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不可緩也

四十二年春越王伐吳狗於軍曰父母者老而無昆
弟者兄弟四五人皆在者有眩瞽之疾者皆以告王
親命之歸進至笠澤吳王禦之夾水而陳越王爲左
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
王以三軍潛涉衝吳中軍吳師敗績晉趙鞅使召衛
侯衛侯辭以難夏六月鞅師圍衛齊人救之鞅還白

公之亂陳人侵楚楚王問帥大師子穀曰右領差車
與左史老嘗相令尹司馬伐陳其可也沈諸梁曰師
賤民慢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
爲軍師是以克州蓼服隨君大啓群蠻彭仲爽申俘
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
任也何賤之有諸梁曰臣懼右領左史有二俘之賤
而無其令德也王乃使武城尹公孫朝伐陳滅之冬
十月晉趙鞅圍衛將入鞅曰止叔向有言怙亂滅國
者無後衛人出衛侯鞅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趙鞅
之臣周舍死鞅自是聽朝不樂大夫問焉鞅曰自吾
失周舍惟聞唯唯不聞諤諤是以憂也晉人說之十
一月衛侯入般師出初衛侯登城望戎州使翦之又
見已氏之妻髮美髡之以爲呂姜髡公役匠父將逐
石圃石圃因匠氏攻公公走入于戎州已氏示之璧
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將焉往遂殺之及
世子疾衛人復般師十二月齊人立靈公之子起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八畢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九

三王紀

敬王

四十三年甲子石圃逐起輒自齊入衛逐石圃秦悼公薨子共公嗣孔門群弟子追記夫子平生言行總學之大綱而作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

所止詩云綿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

懷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

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

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無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瞻彼其奧棗竹猗猗有斐君

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憇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憇兮者恂音峻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
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
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
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
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
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詩
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
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
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
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
者亦悖而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
者疾用之者舒則財常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
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
而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
曰畜馬乘不祭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
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

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
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
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
利也群弟子追記夫子平生約言微義凡百有十九
章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
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
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
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又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

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子曰天子有善
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
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爵祿慶賞成諸
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
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
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子云刑以坊淫命
以坊欲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
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
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
亂益下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

其幾矣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故春秋不稱楚越之王恐民之惑也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背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而怨益亡善

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子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

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魚食時不食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

以遠耻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子曰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之所不能者愧人子曰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德是故衰經則

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辱之色子曰
舜禹文王周公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子曰
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彰人之善
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
帝弗可及也已矣子民如父母有憐怛之愛有忠利
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
君子尊仁畏義耻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
寬而有辨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
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
不誣而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人則望大利小言

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大言受小祿不以小言受
大祿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子曰事
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
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
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
怨而下遠罪也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子曰事君難
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
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
爲亂子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

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
否則熟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子曰唯天子
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
逆則臣有逆命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君子之接
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子曰
君子不以口譽人故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
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蓄及
其身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子曰君子不
以色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
曰情欲信辭欲巧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

也則刑不煩矣子曰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
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蒞之則民有孫心子曰下之
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
焉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慎也子曰上好仁則下
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
姓則民致行也以說其上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
瘁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印子曰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紵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
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子
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

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子曰有國者
章善瘴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子曰上人疑則百
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
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
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民不勞矣子曰政之不行
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耻也故上
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
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
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
遠臣不蔽矣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

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
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子曰言
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
名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
不著矣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子曰苟有車必見其
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
之必見其成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故君
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子曰頌而無調諫而無驕怠
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母拔來
母報往母測未至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

皇極經世一 卷六十九
無疾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
梳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事其先人豚肩不
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
下子曰君子有二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旣聞之患
弗得學也旣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曰甘受和白受
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
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
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
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孔子曰無體之禮敬
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施而

仁夫鍾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至誠之
動通於金石况於人乎孔子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
不得聞於耳故自損者必有以益之自益者必有以
決之子路欲釋古道而行其意孔子曰昔東夷有人
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納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
嫁矣而非義也蒼梧嬈娶妻美而讓其兄讓則讓矣
而非禮也舍古道行子意庸知不以是爲非以非爲
是乎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子曰敬老尊齒親
賢好德樂施惡貪尚讓之謂七教至禮不讓而天下
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之

謂三至七教修而守則折衝千里之外三至行而征則還師衽席之上子曰見小闇大從物如流者庸人也知審其所知言審其所謂行審其所由智知之言道之行由之者士也心不忌色無伐辭不專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德合天地明並日月化行若神者聖人也魯哀公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哀公問曰國家存亡有天命乎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哀公問壽孔子曰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殺之居下而干上嗜欲無厭而

求不止者刑殺之以少弱犯衆強忿怒不類者兵殺之三者非命也自取也智士仁人動靜以義其壽也不亦宜乎孔子曰季孫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南宮敬叔乘我以車馬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待而後重必有勢而後行子路曰負重涉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孔子曰與人交推其長而違其短故能久也孔子曰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怨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怨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怨也子貢問曰君子見水必觀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也子路曰知者使人知

已仁者使人愛已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顏回
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
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孫以爲勇子曰有其言
而無其行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衆
寡均而人功倍已焉君子耻之子貢曰知莫難於知
人顏回將之宋問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夫不
比親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於外不亦反
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哀公問政孔子對
曰省力役薄賦歛公曰國貧柰何孔子對曰未有子
富而父母貧者也孔子曰不殺無辜不釋罪人則民

不惑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孔子曰諫有五一日譎
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風諫吾其從
風諫者乎孔子曰立身有義而孝爲本喪紀有禮而
哀爲本戰陳有列而勇爲本治政有理而農爲本居
國有道而嗣爲本生財有時而力爲本孔子曰藥酒
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
昌桀紂以唯唯而亡故父不可以無爭子君不可以
無爭臣兄不可以無爭弟士不可以無爭友孔子曰
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
其所使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卽與之俱化是

以君子必謹所與處焉孔子曰中人之情無禁則淫無度則逸鞭撻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故君子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以防亂之原也夫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言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孔子曰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顏回曰馬窮則佚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顏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知其所不由斯知所由矣孔子曰小人毀人之善以

爲辨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有過耻學而羞不能孔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孔子曰言人善惡非所以美已顏回曰聞諸夫子曰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子路將行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慎此五者而已孔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曾子曰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孔子曰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者民之表也邇臣者群下之紀也故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人逸於治事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

言勿撻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孔子曰拒諫者慮之所
以塞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
不成也孔子曰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紘
統充耳所以揜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孔子曰欲政之速行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以道御
之孔子曰行修而名立內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
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孔子
曰姦邪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偷墮侈靡
非法妄行而陷於刑罰故刑罰之源生於嗜欲不節
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欲也是故制度明則姦
不犯喪祭明則百姓孝朝覲明則天下順鄉飲酒之
禮行則民讓婚姻之禮行則民別而五刑不用故聖
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孔子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
德配天地無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
微小孔子曰禮之於正國也猶權衡之於輕重也繩
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夫禮禁亂之所由
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
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
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

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於是孔子三年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鄉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塲獨居三年然後歸

四十四年春越王伐吳吳公子慶忌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初趙鞅生二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詞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以為後鞅疾亟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晉陽為遠必以為歸鞅卒謚曰簡子無恤嗣王崩謚曰敬王子子仁立

皇王大紀卷第六十九畢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

三王紀

元王

元年春晉侯午薨謚曰定公子錯嗣夏四月邾子自齊之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王歸之越人伐吳二年石隕于晉越圍吳

三年吳王困蹙卑辭乞成于越越王曰請居王於甬東夫婦三百孤與王爲二君以没王年夫差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矣仰天歎曰使死者有知吾何以見子胥乃縊越王悉定吳地誅太宰嚭以其不忠於君

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振旅而歸范蠡進曰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王辱於會稽臣不死者爲報吳也今吳報矣請從此辭越王曰何至是蠡與其私屬浮於五湖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射御足力技藝畢給巧文辯慧強毅果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宣子卒立瑤爲嗣

五年衛侯旣入侵辱大臣大臣作亂衛侯出如城鉏請師于越慧見晉澮丹水絕三日蔡侯朔薨謚曰成侯子產立

六年夏越人宋人魯人納衛侯百姓不與衛侯不入國人立莊公庶弟黜衛侯輒使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對曰吾不識也私於使者曰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宋公無子取公孫周二子得啓畜諸公宮公寵大尹諸卿皆因之以達事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冬十月公遊于空澤薨于連中大夫秘不發喪奉公歸而立啓三日國人

知之司城樂莜宣言曰大尹蠱惑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它矣與我者救君者也衆皆從之莜與大司馬皇非我欲伐公室樂得日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又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啓奔楚乃立得謚先君曰景公王崩謚曰元王子介立

貞王

元年晉荀瑶伐鄭次于桐丘鄭人請救于齊齊陳恒救鄭瑶畏恒之得衆也引師而還使告恒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瑶察陳裏焉

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瑶何有焉恒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智伯其能久乎魯季孫肥卒是爲康子初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常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常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魯孺子贖之喪公欲爲之設撥顏柳曰天子龍輻而棊疇諸侯輻而設疇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輻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宋公旣立國人弗順遂至於亡謂其御曰寡人居于外卿大夫美之居于內侍御者美之不知吾

過是以至此若得反國敢不改操易行宋人聞而復之

二年彗星見魯侯患三桓之陵僭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多妾也秋八月攻公于有山氏公如越請師歸見弑于有山氏謚曰哀公立其子寧

三年甲戌晉空桐震七日臺舍皆壞人多死

五年晉智瑤伐鄭圍南里謂趙無恤入之對曰主在此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越王勾踐薨子適郢立後遷都琅琊傳四世而為王無疆

適郢元凱本史記作石與

燕獻公薨子孝公立

六年晉河絕于扈

七年有虹圍日

八年秦塹阿房伐犬戎大荔克其王城時諸戎居岐梁淄濊之北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稱王鄭伯勝薨謚曰聲公子錫嗣陳恒卒是為成子子盤伐

十年有五虹青色聚于日

十一年晉荀瑶趙無恤魏曼多之孫桓子韓不信之孫康子分士吉射故地以為己邑晉侯怒告于齊魯將伐四卿四卿攻之公奔齊死于道號出公時智氏最強有倖存晉國之志而未敢乃立昭公曾孫驕淫

復而好勝專決國事蔡侯產薨謚聲侯子元侯立
十二年晉河水赤三日陳盤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
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

十三年甲申智瑤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
康子侮段規智國諫曰夏書有之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
而耻人君相無乃不可乎弗聽齊侯驀薨謚平公子
積嗣

十四年智伯求地于魏魏與之又求地於韓韓亦與
之又求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帥韓魏以攻趙無恤
將出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無恤曰民罷力以完
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
無恤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
晉陽先君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
晉陽三家圍之

十五年三家圍晉陽不下決晉水以灌之城不浸者
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鄭人弑其君錫謚曰哀公
而立聲公之弟丑是爲恭公

十六年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駮乘智伯曰吾
乃今知六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

之跣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於是
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唇亡則齒寒趙亡
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約而遣之襄子夜反决
水灌智伯軍韓魏翼而擊之滅智氏分其地燕孝公
薨子成公嗣

十八年衛侯黜薨謚曰悼公子弗嗣問於孔伋曰道
大難明學術如何伋對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
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係之利何足以
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變之君曰善蔡元侯
薨子齊嗣

二十二年楚滅蔡

二十三年甲午

二十四年楚滅杞東拓地至泗上遂滅莒

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韓魏共滅伊洛陰戎其
遺脫者西踰岍隴

二十六年日食星晝見秦厲共公薨子躁公嗣

二十八年王崩謚曰貞定王太子去疾立三月弟叔
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

二十九年王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齊陳盤卒子伯
代秦南鄭反魯侯寧薨謚曰悼公子嘉嗣季昭子強

問於孟釁子捷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母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考王

元年晉哀公薨子幽公柳立獨有絳曲沃朝于三家
二年河赤于晉龍門三日
三年王封其弟揭于河南及揭之孫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自號東周公

四年甲辰

六年日食夏六月秦雨雪晉大風壞垣燕成公薨子潛公立

八年衛公弗薨謚曰敬公子糾嗣

九年三晉強衛使爲己屬楚子章薨謚曰惠王子仲

嗣

十年晉丹泌水溢反相擊

十一年義渠伐秦至渭南

十二年秦躁公薨弟懷公嗣

十三年冬晉桃杏冬寶

十四年田寅孔門七十二賢之徒修習先聖之業講

論不息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

良

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胡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子夏習詩易春秋開明教授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於是子游子夏子張以有若似夫子欲以所事夫子事之言於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三千之徒散之四方閔子在魯季氏使爲費宰閔子語使者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子貢遊於諸侯諸侯無不敬重與之分庭抗禮終老於齊常問於師乙曰賜聞聲歌各有宜如賜者宜何歌也對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立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

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國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澹臺滅明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名顯于諸侯原憲居魯隱于草澤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甕牖圭竇以爲塞匡坐而弦歌以此自終公皙哀未嘗屈節於人見仕於大夫之家者

心則鄙之商瞿以易學教授曾參初爲親仕於莒得三秉而心樂親沒之後齊欲迎爲相晉迎以上卿楚迎以令尹祿三千鍾不洎其心窮居自得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曾子有疾孟敬子捷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疾甚謂曾元曾申曰飛鳥巢於高山魚鼈

穴於深淵然所以得於人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辱安從至哉禍生於懈墮孝衰於妻子不可不察也時樂正子春坐於牀下申元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眈大夫之筭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眈大夫之筭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筭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乎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曾子將沒召門弟子曰磬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其後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弟子問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吾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一舉足而不敢忘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一出言而不敢忘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今予忘之是以憂也

十五年王崩謚曰考王子午立衛侯糾薨謚曰昭公

子臆嗣

威烈王

元年秦庶長毚

中喬

與大臣弑其君懷公而立其弟是

爲靈公趙無恤卒是爲襄子初襄子未立而伯魯死

既立封其子周於代亦早卒於是以周之子浣爲嗣

治中牟韓康子卒子武子立魏桓子卒孫斯立以卜

子夏田子方爲師嘗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

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曰君所

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曰

敢問何如子夏曰古者綱紀正天地順而四時當民

有德而五穀昌然後聖人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

作爲鞀鼓控楬塤箎和之以鍾磬竽瑟舞之以干戚

旄狄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

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所以祭先

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

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是故君子聽

鍾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琴瑟之

聲則思志義之臣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師之臣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

亦有所合之也今夫新樂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

侏儒優雜女子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
古故君之所好者溺音也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
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促數速
煩志齊音傲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
以祭祀弗用也

二年宋公得薨謚曰昭公子購由嗣

三年冬晉有火下于北方其聲如雷

四年夏四月晉大雨雪晉幽公淫宵出爲盜所殺魏
斯捕盜誅之立其第止秦作吳陽上疇祭黃帝下疇
祭炎帝

五年韓武子治平陽魯侯嘉薨謚曰元公子顯嗣

七年楚滅郟陳伯卒子和代

九年甲子

十年秦靈公薨子獻公不得立而立懷公季子是爲
簡公衛侯豐薨謚懷公子頽嗣

十三年晉河崩壅龍門至于底柱冬十月大雨雪

十四年春正月乃止魏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爲一

夫治田百畝爲粟百五十石下熟倍收深耕易耨則

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善爲國者必平糶米石

三十爲平善爲糶者必觀上中下歲隨其凶豐而收

之而發之雖遇饑饉而民不流散魏斯用其言國以富彊魏斯伐中山克之問守於翟璜璜薦李克斯見與語大說之克曰貴者賤之惡也富者貧之惡也智者愚之惡也斯曰若何而可對曰貴而能下富而能分智而能教則無患矣斯曰善它日斯問曰吳何以亡對曰數戰而民罷數勝而主驕以驕主御罷民所以亡也卜子夏門人段干木居于魏躬耕不仕魏斯過其閭必式時往問之立而不怠乃見翟璜則夷踞而與之言璜不說斯曰段干木官之不可祿之不受汝祿則千鍾官則卿也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十六年日食趙浣卒子籍嗣魯元比遊見燕君而歸或曰燕何以不用子元曰燕君之志卑志卑者不求助也

十七年三晉比年伐秦秦兵數敗初令吏帶劍塹洛城重泉韓武子率子虔立魏伐秦築臨晉

十八年秦初租禾魯侯訪於孔伋曰吾欲掩先君之惡而揚其善亦有道乎伋對曰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舜禹於其父不敢私有之魯侯曰吾欲三分魯國以一聘公儀休爲相何如對曰君好賢如饑渴則賢者自至若無信用之實徒欲以高官厚祿爲釣

餌使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公於是以前禮聘休爲相休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見其妻織命焚其機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群下自正魯侯之母死使人問於魯申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楚子仲薨謚曰簡王子當嗣

十九年甲戌魏斯與群臣飲酒師經鼓琴斯意甚適起舞曰使我言而無違者師經曰昔堯舜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惟恐言而人違之君是何言之悖也斯改容敬受教

二十一年魏斯謂李克曰先生嘗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關門之外不敢當命斯曰先王臨事勿讓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斯曰善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作色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以耳目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子進克者克將比周以

求大官哉君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成者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故東得卜子夏西得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矢對願卒爲弟子起衛人聞斯賢而歸之斯問諸克克曰其用兵司馬穰苴弗過也斯以爲將起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齊侯積薨謚曰宣公子代嗣是爲康公

二十三年魏斯趙籍韓虔來請命王命之爲諸侯司馬氏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旣不能討又寵秩之先王之禮於斯盡矣九鼎震魏侯一日燕羣臣方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君安之曰期虞人獵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又嘗與田子方飲曰鍾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君明樂音臣恐聾於官也韓嘗借師伐趙文侯對曰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伐韓應之亦然二國怒已而知魏侯謀已也皆朝之

二十四年王崩謚曰威烈王子驕立燕湣公薨子僖公立盜弑楚子當謚曰聲王子疑嗣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畢

三十一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一

三王紀

周安王

元年三晉頻年破秦兵奪河西地魏伐秦至陽狐
二年秦簡公薨子惠公嗣韓景侯虔薨子烈侯取立
趙烈侯籍薨弟武侯嗣

三年虢山崩壅河

五年日有食之

七年宋公購由薨謚曰悼公子田嗣

九年晉侯止薨謚曰烈公子頎嗣



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奉先祀

十三年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于濁澤求爲諸侯魏爲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十四年魯侯顯薨謚曰穆公子奮嗣穆公嘗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有與子思對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公好賢而不得其道亟問亟饋鼎肉於子思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

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於是子思去魯適衛孟子曰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

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伎蓋自是臺無餽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
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
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
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
王公之尊賢者也

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鄭秦惠公薨子出公嗣庶長殺
出公及其母沈之淵改立獻公魏侯斯薨是爲文侯
子武侯嗣武侯浮西河而下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
固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
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秦華伊關在其南
羊腸在其北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
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武王殺之君若不修德舟中之
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魏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
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治百官親萬民實
府庫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起曰然則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
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

默然久之魏相公叔尚公主而害起公叔之僕曰起
易去也其爲人剛勁自喜子先言於君曰吳起賢人
而君之國小盍試延以女彼無留心則必辭矣子因
與起歸而令公主辱子使之見之公叔從之起果辭
公主武侯疑焉起懼遂奔楚楚王以爲相起明法審
令破縱橫之說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
戰士南平百越北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強而貴
戚大臣多怨起者趙武侯薨烈侯太子章嗣韓烈侯
薨子文侯嗣

十六年命齊田和爲諸侯和薨謚太公子午嗣

十九年秦城櫟陽徙都之

二十年日有食之旣

二十一年楚王疑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
王尸而伏擊起之徒并中王尸太子臧卽位諡爲亂
者七十餘家謚先君曰悼王

二十二年齊康公薨無子田氏遂絕太公之祀齊桓
公午薨子威王因齊嗣

二十五年孔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
乘公曰吾知之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
子子思曰聖人善官人者猶匠用木也取所長棄所

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選爪牙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吾觀衛君不君臣不臣矣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乃言於衛侯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順之則有福逆之則有禍如此善安從生子思悼

道不行乃著中庸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

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

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

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
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
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
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
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
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
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
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
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

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
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
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
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
譬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
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
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
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
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子

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

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

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
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人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
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
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
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
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
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
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
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
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
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
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

皇王九經卷七十一
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
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
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
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
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
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
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
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
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
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
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
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
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
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
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
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
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
明雖柔必強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

矣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

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

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龜鼉蛟龍魚
鼈生焉貨財殖焉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
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
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
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
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
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
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

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
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
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
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
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
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
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
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
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感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

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馬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詩曰衣錦尚綱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

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
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
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
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
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
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至矣子思晚年復歸于魯鄒人孟軻師焉軻魯孟
孫之族裔少孤母賢過人擇鄰三徙軻出就傳怠而

歸母方織曰軻學不可已也遂截其織曰一絕則續
之難矣軻由是進學不息軻見子思問牧民之道何
先子思曰利之孟子曰君子教民亦仁義而已矣子
思曰是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
則下樂爲詐不利大矣孔氏之徒曰入其國其教可
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
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
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
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
於春秋者也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

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晉侯頎薨謚曰孝公子俱酒
嗣蜀伐楚取茲方楚爲扞關以拒之魯穆公薨子共
公奮立韓文侯薨子哀侯立

二十六年崩謚曰安王子喜立魏韓趙盡取晉地廢
晉侯俱酒爲家人是爲靜公唐叔之祀遂絕

烈王

元年日有食之鄭恭公傳子及孫二世皆不得其死
至是子乙立而滅於韓韓徙都之趙敬侯章薨子成
侯種嗣

三年宋休公薨子桓公辟兵立

案汲冢紀年作桓公辟兵而史作辟公辟

兵且名辟兵而謚辟又辟於義無取史記蓋誤也當作桓公

燕僖公衛慎公皆薨

燕立桓公衛立公子訓

五年韓哀侯相韓廙而甚愛嚴遂二人甚相害也遂
令人刺廙兼及哀侯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瑩公仲
緩爭立

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諸侯莫朝天下益賢齊王齊
王召卽墨大夫曰子居卽墨毀言日至然田野辟人
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
封之萬家召阿大夫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然田野
不辟人民貧餒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

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烹之及左右嘗譽者群
臣聳懼莫敢飾詐齊國大治楚子臧薨謚曰肅王弟
良夫嗣

七年日有食之王崩謚曰烈王弟扁立魏大夫王錯
出奔韓韓趙同伐魏遂圍之趙成侯曰殺瑩立公仲
緩割地而退韓懿侯曰殺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貪也
不如兩分之使不疆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
不聽懿侯去成侯亦去瑩殺公仲緩而立是爲惠王
太史公曰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嫡子
其國可破也宋桓公薨子剔成立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二

三王紀

顯王

二年魯侯奮薨謚曰恭公子屯嗣

五年秦獻公敗三晉于石門斬首十萬王賜以黼黻
之服燕桓公衛聲公訓皆薨燕立文公衛立公子速
七年秦獻公薨子孝公立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

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齊接境魏
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
中皆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盟會孝公發憤修政

欲以強秦八年下令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
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
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蹠簡
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
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徒治櫟陽
且欲東伐復穆公故地而修其政令寡人思念先君
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
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
鞅好刑名學事魏相公叔痤痤賢之會病惠王問曰
有如此不可諱將柰社稷何曰痤之中庶子鞅年雖少

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默然公叔曰卽不用必
殺之無令出境王出謂左右曰公叔之言豈不悖哉
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爲君謀後以告子
子速行矣鞅曰君必不能用子言卒不去至是入秦
見孝公說以富強之術公大說鞅欲變法秦人不順
鞅曰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
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甘寵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
習而民安之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
此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
愚者制焉公曰善拜鞅左庶長卒變法令民爲什伍

而相叔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卒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叔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行期年民言不便者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刑其傅公子虔黜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趣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便者鞅曰此亂民也盡遷之邊民莫敢議

韓侯薨子昭侯立

十一年魯侯屯薨謚曰康公子亶嗣

十四年齊王魏王會田惠王曰齊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寶者檀子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盼子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黔夫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種首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

十五年秦敗魏師取少梁

十六年初孫臏龐涓俱學兵法涓爲魏將自知能不及臏用法斷其足欲使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說之使者與之歸魏伐趙齊威王遣將軍田忌救趙孫子曰解紛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楸批亢擣虛形格勢禁而已今梁銳卒竭於外老弱疲於內不若疾走魏都彼必自救是我一舉解趙圍而救弊於魏也忌從之魏師敗績

十八年秦衛鞅圍魏固陽降之韓昭侯相申不害國治兵疆申子常請仕其從兄不許有怨色昭侯曰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昭侯有獎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明主愛一嘖一笑嘖有爲嘖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嘖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十九年秦衛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禁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并諸小鄉爲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得賣買

論曰先王之所以溝封井田者畝數一定不

可詭移一也邑里阻固雖有戎車不可超越
二也道路有制雖有姦宄不可群逞三也此
三利者絕兼并之端止獄訟之原沮寇盜禁
姦宄於未兆所以均平天下行政教美風俗
保世永年之大法也自商鞅廢之及今千六
百歲則棄日益深而夷狄不可禁矣可勝嘆
哉

二十一年秦衛鞅更爲賦稅法

二十二年宋公剔成爲弟偃所攻敗奔齊偃自立

二十六年王致伯于秦諸侯皆賀秦伯使公子少宮

帥師會諸侯于逢澤朝王

二十八年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謀
蚤救孰與晚救孫臏曰韓魏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
受魏兵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懼亡必愬於齊吾因
深結韓親晚承魏弊可也王乃陰許韓韓恃救五戰
不勝委國於齊齊使田忌將孫子爲師直走魏都涓
歸禦之孫子曰晉人素悍勇號齊怯善戰者因其勢
而利道之令軍人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
又明日爲二萬竈涓行三日大喜曰齊軍亡者過半
矣乃彳亍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伏隘待其過

萬弩俱發消智窮自剄

二十九年衛鞅言於孝公曰秦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弇秦秦卽弇魏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檀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大破於齊可因而伐之魏不能支必東涉然後秦據山河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王業也公使之將魏公子卬禦之鞅遺卬書願盟而罷卬信之鞅伏甲襲卬大破魏師魏王恐徙都大梁乃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鞅商於十五邑號商君楚王良夫薨謚曰宣王子商嗣

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內之秦秦人車裂以徇滅其家初商君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問趙良曰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正言而無誅可乎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勞不坐乘暑不張蓋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及其死也秦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今君之見也主嬖人景監其從政也凌轢公族殘

傷百姓公子虔杜門八年矣又殺祝權而黜公孫賈
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
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
闕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
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
尚貪商於寵秦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
不立朝秦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鞅弗從以至於
難

三十三年孟軻見魏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
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

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
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
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
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
先利不奪不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
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見梁
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
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
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
鱉古之人與民皆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
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
哉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爾矣河內凶則移其
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
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
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
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
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爾

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
遠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
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
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
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
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
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
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
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
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
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
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
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三十四年秦伐韓拔宜陽

三十五年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韓昭侯作高門屈
宜白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夫人固有利不利
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恤民之急而顧益奪
所謂時誑舉羸者也越王無疆伐齊齊說以伐楚之
利越遂伐楚楚人大敗之盡取吳故地東至浙江越
由此散諸公族爭立海上朝服於楚

三十六年韓高門成昭侯薨子宣惠王立洛陽人蘇
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文公曰燕
所以不被兵者趙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戰於千里
之外趙之攻燕戰於百里之內王與趙從親則無患
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說趙肅侯曰秦不敢伐趙者

畏韓魏議其後也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臣
案天下之圖諸侯之地五倍於秦卒十倍於秦而衡
人皆請割地予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
與其憂故日夜務稱秦權恐愒諸侯竊爲主計莫若
合六國爲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函谷害山東
矣肅侯大悅厚賜賚之使說韓王曰王事秦秦必求
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求地有盡求無已此市
怨結禍也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夫以韓之強
而有牛後之名竊爲王羞之韓王從其言往說魏王
曰大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車六百
乘騎五千匹乃欲臣事秦願熟察之魏王聽之乃說
齊王曰韓魏重畏秦者爲接境壤也戰而勝秦則兵
半折四境不守不勝則危亡隨其後所以重與秦戰
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
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深入則狼顧韓魏是
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柰何事之願王少留意
齊王許之遂說楚王曰楚天下疆國也帶甲百萬粟
支十年秦之所害莫如楚從親則諸侯割地事楚衡
合則楚割地事秦兩事相去遠矣王何居焉楚王許
之於是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時有莊周者蒙人也

嘗爲漆園吏該貫辯博著書自見謂惠子曰孔子行
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
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
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
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
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
敢蓋五各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又口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其動若水其靜若
鏡其應若響未嘗先人而嘗隨人人皆取先已獨取
後人皆取實已獨取虛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

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莊周聞其風而

說之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端正也語以卮言爲蔓

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以

不傲睨於萬物其書雖瑰璋而連犴方圓死轉與物相從之貌無

傷也其詞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其逍遙遊略曰窮髮之比有冥海者有魚焉其廣數

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為鵬

及朋卷十古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風自下而上曰

扶搖亦曰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

南且適南冥也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

成

之言曰鵬之徒於南冥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

埃也遊氣馳聚如野馬芬鬱如塵埃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

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

已矣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

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裴風背負青天而莫之

天於闕於者蝸與鸞學字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

搶七良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

萬里而南為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

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

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

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

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

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

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列子御風而行冷

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

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

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

接輿接輿楚人姓六名通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

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敷定逕庭激過也不近人情焉連

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二音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肌膚若冰雪淖呂略淖約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

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

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

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詩女也

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薄萬物以為一世戲和乎亂

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

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甲

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惠子謂莊子

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

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戶郭切瓠落

落無所容非不呶許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楛之莊

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慮以為大樽樽如酒

謂腰可以入水所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

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

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

同去也莊子曰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大也

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竊卧其下不夭斤斧物

也

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竊卧其下不夭斤斧物

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齊物論曰南郭子綦

隱几而卧仰天而嘘嗒吐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曰

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子綦曰偃

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

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地

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

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感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

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鬪縵寬心也者窅古

深也者窅者小恐惴惴大恐纒纒齊死生貌其發若機括

其習如誼盟其殺色界如秋冬喜怒哀樂慮嘆變熱涉

不動貌姪伏啓態樂出虛蒸成茵古日夜相代乎前而

莫知其所萌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除忍非也與物相

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終身役役而不見

其成功齋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人之生也固若是

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

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以無有

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

所言者特未定也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

有是非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自彼則不見自知

則知之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彼是莫得其偶
 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故為是舉莛莛
 與楹厲與西施恢愧憍決怪道通為一唯達者知通
 為一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
 三日徂公賦芋序椽子也曰朝三而暮四眾徂皆怒曰然
 則朝四而暮三眾徂皆愧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
 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陶鈞也古
 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
 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
 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

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
 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天下莫大於秋毫之
 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我
 竝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
 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几乎六合之外聖人
 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
 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曰大辯不言孰知不言之辯
 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均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
 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

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詎庸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沔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_{喜喜}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養生主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跣_{畫月骨相離之貌}肫然嚮然奏刀騞_乎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_{經首之會司馬彪咸池樂章}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

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

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其忍骨綮啓結處也之未嘗而況

大軼孤骨也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

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

礪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

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

發於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

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謀許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

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

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老聃死秦失弔之三

號而出弟子曰若此可乎曰然適來夫子時也適去

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人間世曰顏

回將之衛孔子曰回道不欲雜古之至人先存諸已

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

行德厚信工苦石江確實貌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

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顏回曰我

內直與天為徒外直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與古為徒

可乎仲尼曰未可以及化顏回曰敢問其方仲尼曰

皇極經世一 卷七十一 周

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二畢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三

三王紀

周顯王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麤而不臧爨無欲清七性宜從假借也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米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

皇王紀 卷七十三
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二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

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

徵

始也保其始可信其終也

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申屠嘉曰久與賢人處則無過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旣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

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仲尼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大宗師曰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雖然美

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古之真人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

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若夫藏天下
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故聖人將遊
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
效之又况萬物之所繫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
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
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子祀子輿子犁子來相
與語曰孰能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
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
子祀往問之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
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

以爲彈予因以求鸚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
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安時而處順哀樂不
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
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

喘喘

赤允切

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

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造化將奚以適子來
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趨於
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
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
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

大治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窹遽然覺子桑戶孟子
反子琴張相與語曰孰能登天遊霧撓而小挑徒小切

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遂相與反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使子貢

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

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彼方且

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芒然彷徨乎塵

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工然為世內

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

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顏回問曰孟孫才其母死

哭泣無滂不感不哀而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

而得其名者乎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不知所以生

不知所以死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

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孟孫氏特覺人

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

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安

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應帝王曰肩吾曰君人者

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聖

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

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無名人謂天根曰遊
 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矣老聃曰明王之治其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立乎
 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列子見壺子而歸三年不出
 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
 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為名尸無為謀
 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
 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
 勝物而不傷外篇曰駢拇枝指出乎往哉而侈於德
 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

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
 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
 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
 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
 憂也天下有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
 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
 知其所以得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

曾史參

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

俞兒古人

善別味者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

師曠

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善音律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

如離朱

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

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

臧於其德而已矣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若然者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莊子曰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七妙削格所施羅網者格羅落罝罾

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同乎無知其得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斲鑿為仁踳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及至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爭歸於利不可止也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

皇三十九卷七十三
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
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自天下之衰愚智
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
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
處大山嵯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故
曰絕聖棄智天下大治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
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乎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
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

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
者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
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
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
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
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
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
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出入無
旁與日無始頌論形驅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

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故聖人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莊子曰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犬也若然者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物

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
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將聞蒞謂魯君曰必
服恭儉拔出公患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
曰不然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
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
其所由然漢陰丈人謂子貢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
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身
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貢謂弟子曰吾聞之
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而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
全者聖人之道也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
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非譽之無益
損焉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
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無爲復朴體性抱
神以遊世俗之間者也苑風問於諄芒曰願聞聖治
諄芒曰官施而不失其宜舉拔而不失其能畢見其
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
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居無思
行無慮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

之爲安願聞神人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
此之謂混冥莊子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
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之謂
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臣而未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
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
而尊於君耶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
然作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
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
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

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
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
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
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
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
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
也以二缶鐘缶鐘當作垂鐘言垂足空必不得有所知矣惑而所適不得

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耶知其
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
推誰其比憂莊子曰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

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

子公切猶刻塞不通也

中頴四曰五味噉

濁

口使口厲爽五曰

趣舍滑心使性飛揚皆生之害也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因可以爲得乎則鳩鶚之在於籠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

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

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
之謂大本太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
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知天
樂者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
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夫帝王以天地爲宗
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
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
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
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

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
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
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
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帝
王之德配天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
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
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比較治之末也鐘鼓

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降殺之服哀之
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
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

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
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天地至
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
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
序者非其道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
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
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
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
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
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
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刑有名刑名者古人有之而
非所以先也驟而語刑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
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
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
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
人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世之所貴道

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莊子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傍徨孰噓吸是孰

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
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
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商大宰蕩問
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
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
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
子曰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故曰以敬孝易以
愛孝難以愛孝易以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
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
難夫孝弟忠信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

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與言并焉
是以道不渝莊子曰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
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莊子
曰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
水也而求推之於陸是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
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
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
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祖黎橘柚耶其味相反
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莊子曰

皇王九經卷十三
老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道遙之墟食於苟藺之田立於不貸之圃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鑿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四

三王紀

周顯王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以奸者七十

二君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

邪老子曰六經先生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

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性不可

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

不可孔子曰丘得之矣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莊子

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匪非為亢而已矣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
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
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
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
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爲而已
矣此江海之士辟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竹呼
吸吐故納新熊經若熊之攀樹引也烏申爲壽而已矣此導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
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問不導
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象主之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聖人休休休休

同德動而陽同波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

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水之性

不雜則清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

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干溪越山出善劍吳越之地也相相藏

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化

育萬物不可爲象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

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乎天倫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

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莊

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

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興治化之流瀆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民始就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

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莊子

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礪壘空孔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徒兮爾雅云似稗米之在太倉乎說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馬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馬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馬體乎然則大天地而小豪末可矣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以其至小求其至大之域是迷而不能自得也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或曰議

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以圍夫自細視大之小盡自大視細者不明精麤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麤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麤焉故大人之行不多仁恩不多辭讓不多辟異爵祿不足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辱也然則若物之內若物之外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

萬物莫不小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以趣觀之則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梁麗棟也可以衝城而不可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驂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狐狴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爲之義之徒然則何爲何不爲辭受趣舍終柰何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

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道無終始物有死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然則何貴於道耶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徇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公孫龍問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智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也今吾聞莊子之言

其為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今吾無所關
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
不聞夫埴坎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
梁乎井幹平去二聲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
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跡附還軒塞井中赤蟲蟹與科斗莫
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
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
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
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
年九潦而水涸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

加損不為頃又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
大樂也於是埴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
猶使蚤負山商巨商鉅馬蛇也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
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
之蛙與且彼方趾此路也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比壘
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
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
錐指地也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直留
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天下之所樂也富貴也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

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匡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顏淵東之齊子貢曰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曰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

已枯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聖人之道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人卒聞之相與還旋而觀之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也莊子曰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死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

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凡有貌象聳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夫醉者之墮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胷中是故選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鎔于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

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櫛株枸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顏回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顏回問之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黃金注者殍

其巧一也凡外重者內拙田開之曰善養生者若牧
 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單善魯人豹養其內而虎食之
 張毅養其外而疾殺之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
 其名必極知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襍
 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孔子觀於
 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鼈之所不能
 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
 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孔子

從而問焉曰吾始乎故生於陵而安於陵也長乎性
 長於水而安於水也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
 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梓慶
 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問焉對曰臣將
 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
 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
 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外滑
 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
 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者神其
 是與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

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
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
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
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日主人之鴈以不
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
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
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
法則也市南宜僚見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夫豐狐

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
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
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
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
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夫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
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
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
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
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
虛足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孔子問於子桑雎

戶于
二音曰

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
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

雱曰子獨不聞假古國名人之亡與林回殷之逃民林名棄千

金之壁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

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壁負赤子而趨

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

窮禍患相害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

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

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

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祥而歸絕學

捐書弟子無挹於前而愛益加進莊子衣大布而補

之正屨賢節帶也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

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

穿貧也非憊也田子方曰東郭順子其為人也真人

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

使人之意也消孔子見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

乾熱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

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以遺物離人而

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兩者

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
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
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
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
草食之獸不疾易斃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
不失其大常也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
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
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
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
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

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
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黃帝曰人之生氣之
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
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
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
耳聖人故貴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
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
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
也孔子問至道於老聃對曰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
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

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也邀
於此者四枝疆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
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
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孔子曰聖人之愛人也終
無已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
也豈帝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者也南榮
越音疇漢書古今人表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
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

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
相得老子曰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不以人物利害相撓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
不可持者也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
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兵莫憊
於志鏌鋸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
偃焉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兄則大嫗大親則已
矣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
嚴名利也容動色理氣意也惡欲喜怒哀樂也去就

取與知能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
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性者生之質也性
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之所不
知猶睨也動無非我之謂治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夫工乎天而良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介者移數畫止
外非譽也胥靡高而不懼遺死生也敬之而不喜侮
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
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
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
類聖人之道徐無鬼謂魏武侯曰天地之養也一登

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
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武
侯曰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無鬼曰不可愛
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
則殆不成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地以養吾私與
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
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夫民民死已脫矣
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且茨之山
方明爲御昌寓騶乘張謂謔朋前馬昆闍滑稽後車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焉童子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察士天無凌諍

音訊凌諍陵

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

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充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

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

烏漫平

二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

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名

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

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

無與之言矣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

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

如死灰乎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

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

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夫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孔子曰徇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許由曰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薄也也莊子曰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聖人之綢繆周盡一體矣而

不知其然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長梧封人謂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精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兼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竝潰漏發不擇所出

漂匹

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栢矩曰古之君人者以

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而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大公調曰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弁而爲公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宮殊職君不私故國治計物之

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時有始終氣有變化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莊子曰外物不可必故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木與木相摩則然

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駭利害相
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類
然而道盡老萊子曰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五

三王紀

周顯王

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
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
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知至萬人謀之魚不畏
網而畏鷓鴣亦名陶河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
嬰兒生無石猶顧也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惠子謂
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則廁側足

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筌魚筍也者所以在魚得魚

而忘筌蹄兔耳也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

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者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

言哉莊子曰陽子居南之沛老子謂之曰而睢睢盱

盱音于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

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

執巾櫛舍者避席煬羊尚炊也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

爭席矣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對曰予適有

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

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大王不

以所養人者害人避狄而去之若大王者可謂能尊

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

累形夫居高官尊爵者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

惑哉莊子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楚昭王失國屠

羊說從昭王反國將賞之說辭王曰強之說曰大王

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

故不敢當其賞莊子曰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

於內者無位而不忤莊子曰古之人不以人之壞自

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莊子曰

天與地無窮人死生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馳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莊子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莊子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以貴真也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地也自然不可易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莊子曰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

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莊子
曰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聖
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
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小夫之智不離苞苴
竿牘敝精神乎寒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
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孔子曰凡人心險於
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
貌深情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
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

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
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正考父一命
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
夫者一命而呂鉅矯再命而於車上舞三命而名諸
父孰恟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莊子曰美髯長大壯
麗勇敢八者因以是窮緣循偃俠於困畏三者俱通
達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
之所爲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以天爲宗以
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調之聖人以仁爲恩以
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

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

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折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爲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

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歌而非歌
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
其道大_音敝_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墨子雖獨
能任_壬奈天下何其去王也遠矣莊子晚釣於濮水
楚使大夫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
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
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生而曳
尾塗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
將曳尾塗中楚王使以厚幣聘之莊子應其僕田子

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粟及其牽入太廟欲爲
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代趙以敗從
約趙肅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必報齊秦去而從約

解魏割陰晉和於秦

寔華陰

三十九年秦伐魏圍焦岫沃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
四十年秦伐魏度河取汾陰皮氏拔焦魯侯亶薨謚
曰景公子叔嗣

四十一年秦張儀圍魏蒲陽取之請以還魏而使公
子繇往質因說魏王曰秦遇魏甚厚魏不可無禮於

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儀歸

四十三年趙武靈王立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首問先君貴臣肥義加其秩

四十四年夏秦初稱王衛平侯薨子嗣君立衛有胥靡亡之魏請以左氏易之左右諫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而獻之

四十五年秦張儀伐魏取陝蘇秦僞得罪於燕奔齊爲客卿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而敝齊

四十六年韓燕稱王趙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四十八年王崩謚曰顯王子定立齊田嬰之子文通儻饒智略嗣爲薛公號曰孟嘗君招致名士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爲政問於繆留對曰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恒闕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籍外權君之國危矣趙魏瀕山齊地卑下齊使白圭治水去大河二十五里作堤而河東逼齊堤西泛趙魏趙魏亦去大河二十

五里作塢以禦之

慎靚王

元年衛更貶號曰君

二年秦伐韓取邲

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敗而走宋初稱王

四年秦敗韓師虜其將諸侯震恐齊大夫與蘇秦爭寵殺之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戍境守亭障者不下十萬固戰場也王不事秦秦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而從道

絕國欲無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請成于秦孟子見齊宣王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爨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爨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故

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骸鯨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

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如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

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王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矣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

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唯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矣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

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爲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

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
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
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
斯怒爰整其旅以邊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
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
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
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

也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
曰王政可得聞歟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
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
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
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棨獨王曰善哉
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糒糧
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
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
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或謂孟子曰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何
也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五年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王議伐蜀韓又來侵張
儀曰不如伐韓以臨二周挾天子令天下臣聞爭名
者於朝爭利於市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

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欲富國者
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王地小民貧故臣願
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有桀紂之亂得其地足以廣
國取其財足以富民一舉而名實附矣攻韓劫天子
惡名也而未必利也王伐蜀取之遂益富強蘇秦第
代亦以遊說顯燕相子之與代婚謀得燕權代使齊
還燕王問曰齊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曰不信
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曰人稱堯賢者以
能讓天下也王以國讓子之是與堯同名也王因屬
國於子之或曰禹薦益而以啓人爲吏啓率交黨攻

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益而實今啓自取今吏無非
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
綬自三官百石吏以上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
而噲願爲臣

六年王崩謚曰慎靚王子延立

赧王

元年秦侵義渠得城二十五遂稍蠶食滅之置隴西
北地上郡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燕大亂將軍市被
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大夫沈同以其私問於孟軻
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無王命而與人燕子之

無王命而受燕於子噲齊王遂使謂平曰聞太子將
飭君臣之分明父子之位寡人國雖小惟所以令之
太子聚衆攻子之不克市被反攻太子死者數萬齊
因伐燕或問孟子曰勸齊伐燕有諸孟子曰爲天吏
則可以伐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齊人勝燕醢
子之殺燕王噲宣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不取必有
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
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
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

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齊人取燕諸侯將救燕宣
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
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
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
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
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
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
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
之則猶可及止也王不能用燕人叛王曰吾甚慙於
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

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
知而使之不仁也不知而使之不智也仁智周公未
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見孟子問之曰周公弟也管
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
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
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孟子爲卿於齊公孫丑問曰
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或問乎曾西曰吾
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
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於
予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

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謂我願之乎曰仲以君霸晏以君顯猶不足爲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䟽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公孫丑問

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無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

子張皆有聖人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退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致爲臣而歸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

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合王哉王猶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

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孟子去齊居於宋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子不見湯武之事乎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歟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之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也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

居於王所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六

三王紀

赧王

二年秦王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使張儀說楚王曰
王能絕齊請獻商於地六百里使秦女爲王箕帚妾
楚王說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弔曰秦重楚者爲
其有齊也今絕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地
儀必負王王曰願陳子閉口使一將軍隨儀至秦儀
佯墮車不朝楚王聞之又使勇士借宋之符北罵齊
王王大怒折節事秦儀乃朝見楚使曰子何不受地

從其至其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欲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以一名都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不然國必大傷矣不聽使屈匄伐秦

三年秦戰于丹陽秦虜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取漢中郡楚王悉兵襲秦戰于藍田大敗韓魏襲楚至鄧楚王歸割兩城請平於秦燕人立太子平爲王王弔死問疾同百姓甘苦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共國雪先耻孤之願也隗曰王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王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拜亞卿任

政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

志於仁而已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克實之謂美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四年秦以武關之外易楚黔中楚願得張儀而獻地儀請行王曰楚甘心於子柰何儀曰臣善其嬖臣靳尚尚事幸姬鄭袖袖言無不聽遂往楚王將殺之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欲捐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

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曰臣各爲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母爲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儀因說曰王不事秦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日行三百餘里不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有也秦攻楚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救在半歲之外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誠能聽臣請令秦楚爲兄弟國楚王已得儀而重出黔中乃許之儀遂之韓說曰韓地險惡山居所生菽麥國無二歲之食秦據宜陽塞成臯則王國分矣爲王計莫如攻

楚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儀說齊曰從人言齊蔽於三晉土廣民衆兵彊士勇有百秦無柰齊何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劾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悉趙兵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有也齊王許之儀西說趙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心忿含怒久矣有敝甲凋兵軍於滏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下使臣先聞左右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相約結也趙王許之儀北說燕曰齊趙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相攻伐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恒山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惠王薨子

武王素不說儀諸侯復合從滕世子弘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滕定公麋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

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衰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啜粥面深墨卽

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塋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籍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矻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

曰序周日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

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處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

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五年張儀乞身之魏一歲卒儀秦以遊說諸侯致位富貴其餘犀首樓緩之徒爭慕効之紛紜徧於天下不可勝紀孟子曰景春曰公孫衍張秦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孟子曰是焉得

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趙王納吳廣女孟桃有寵爲后生子何欲及其生而立之遂廢太子

六年秦初置丞相

七年秦王使甘茂伐韓茂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而行千里攻之難矣昔魯人有與曾參同姓

名者殺人人告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投杼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羊曰此非臣功君之力也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聽之必矣王與盟於息壤八年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奭果爭之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濟之師遂拔宜陽秦王好力戲刀士烏獲之徒皆至大官舉鼎絕脉而薨無子異母弟稷立是爲昭襄王王母芊八子楚女也實宣太后孟子與弟子講

明道義其書略曰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

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

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川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

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爲管仲者乎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
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猶舊
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
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
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
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
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
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猶其惡
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
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

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
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
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
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孟子曰規
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
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
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
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
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

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惡醉而強酒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惟

人焉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一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矣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

入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寶珠玉殃必及身孟子曰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犯葵丘之五禁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逢君之惡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爲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之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

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歟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而不以其道猶欲其人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

門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歟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

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
立命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
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
非正命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
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
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
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
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
之乎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不仁於人也仁
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曰不信仁

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
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
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
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
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
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孟子曰有事君人
者則事是君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
爲說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

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

亦無有乎爾

論曰愚讀孟子書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及攷諸史則朱翟未嘗用於時君時君亦莫有信用其言惡在其爲盈天下而孟氏闢之如此其力似空言侈大無益於實者後人雖信誦其言亦莫能究明其義愚始而疑中而惑卒喟然長嘆見孟子指意深遠廣大非苟爲夸辭而已也何以言之天下之道爲人爲己二端而已惟聖人爲能合內外之道得時措之宜故不塞不流而王道行百姓寧舍是

則或失於爲人太重而不知立己或失於爲己太重而不知立人失己與人則天地否塞而人之類滅矣五伯之末仁義不明有志於爲己者直欲高飛深入不在人間如接輿沮溺之徒是也於是楊朱倡爲我之說而其徒翕然是之矣有志於爲人者直欲自沽自獻必行其說如衛鞅儀秦之徒是也於是墨翟倡兼愛之論而其徒翕然是之矣此二氏之言所以盈天下也然孟氏所以不闢沮溺者爲其無辭說而楊朱之言近義故也所以不

闢儀秦者爲其事淺陋而墨翟之言近仁故也近於仁則不仁近於義則不義不仁不義近於禽獸人將何以立於天地之間故孟氏拔其本塞其源則末流將自止矣有見於此然後知孟氏闢楊墨承先聖大有功於王道而可以爲萬世法也使齊梁之君一行其言豈至人之類自相殘滅陳吳劉項之際死者什九而後止哉

趙王與肥義謀胡服驕射國人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請之曰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六
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施法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
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成曰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
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赴蠻夷之所則効也今王變
古道逆人心願熟圖之使者以報王自往請曰先時
中山負齊之強侵暴吾地引水圍鄆呼先君醜之故
寡人欲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父順俗忘鄙
醜非所望也成聽命焉魯侯叔薨謚曰平公子賈嗣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七

三王紀

赧王

九年趙王略中山地至寧葭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
獻馬

十年彗星見趙伐中山取東垣中山獻四邑以和秦
宣太后異父弟曰穰侯魏冉同父弟曰華陽君芊戎
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冉自惠王時任職武王
薨諸弟爭立冉力能立昭襄王是歲庶長及大臣諸
父子謀作亂冉誅之惠文王后不得良死武后出歸

魏王兄弟不善者冉皆滅之王少宣太后任冉爲政
威震秦國

十二年彗星見秦取魏蒲坂晉陽封陵取韓武遂齊
韓魏忿楚負從親同伐之楚王質太子於秦而請救
三國引兵歸

十三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者太子殺之亡歸
十四年日食旣秦取韓穰會韓魏齊伐楚殺其將取
重丘趙王伐中山中山君奔齊

十五年秦伐楚殺其將取襄城楚王質太子於齊而
請平

十六年趙王傳國於何肥義相王自號主父西北略
地破林胡置雲中鴈門代郡將自九原南襲咸陽詐
稱使者入秦觀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怪其壯非
人臣之度使逐之行已脫關矣審問之主父也大驚
秦伐楚取八城遣楚王書請會武關約盟楚王欲往
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睢曰發兵自守爾王子子
蘭勸行屈平曰秦虎狼也可信乎王不聽秦人設伏
武關劫之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割巫黔中郡
楚王不許秦人留之楚大臣曰吾君不得還太子質
於齊齊秦合則楚無國矣謀立王之它子昭睢曰倍

王命不宜乃詐赴於齊齊臣欲留太子求楚之淮北其相曰郢中立君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乃歸之楚人立之

十七年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擊楚取十六城屈平者名原楚同姓也事懷王爲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圖議國事出則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害其能而纒之王疎平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及與子蘭異議則又嫉子蘭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幸君之一悟也至是子蘭爲令尹介上官大夫短之於王王遷諸江南被髮行吟

形容枯槁漁父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餒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原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江流而葬乎魚腹耳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九年乃作懷沙之賦自投乎汨羅後之爲詞賦者皆祖焉趙王弟勝踰平原君好士食客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爲堅白同異之

辯孔穿自魯適趙龍論臧三耳甚析子高弟應平原君曰何如穿曰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子高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齊鄒衍過趙平原君令與龍論白馬非馬之說鄒子曰夫辯者別殊絕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杼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詞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反其意如此害大道衍不爲也坐皆稱善龍由是細

十八年楚王亡歸秦人遮道追及之

十九年發病薨秦歸其喪楚人如悲親戚齊韓趙魏宋同伐秦至鹽氏

二十年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封長子章於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章黨衆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之任重禍所集也稱疾不出不亦可乎對曰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母變而度義拜而籍之今畏難忘籍變孰大焉子則有賜而忠我矣吾言已在前矣終不敢失兌曰子勉之兌數見公子成以備不禮義謂信期曰自今有召王者必見

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時吳娃死
王愛弛主父見故太子儼然北面於其第心憐之欲
分趙而王章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沙丘異官章不禮
矯主父令召王義先入被殺成允自國起兵入距難
殺章不禮滅其黨王少成允專政章之敗也往走主
父主父入之成允因圍主父官章死成允曰旣解兵
吾屬夷矣乃令宮人後出者族主父欲出不得探雀
齧而食之三月餘餓死

二十二年魏韓同伐秦秦穰侯薦左更白起將賊二
師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拔五城秦王遺楚主書

願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復和親

二十三年迎婦于秦司馬氏曰甚哉楚之不競也忍
婚其讐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燕人破東胡山戎置上谷漁
陽右北平遼東郡

二十五年魏入河東地四百里于秦韓入武遂地二
百里于秦魏芒卯始以詐見重

二十六年秦白起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二十七年冬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爲東帝蘇代
曰願王勿受以收天下之望齊王稱二日而歸之秦

亦復稱王攻趙拔杜陽

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二十九年秦擊魏河內魏獻安邑以和秦歸其人宋有雀生鷓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王喜起兵滅滕東敗齊南敗楚西敗魏欲霸之亟成射天咎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呼萬歲使堂下門外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王伐之民散城不守王死於溫

三十年秦擊齊拔九城齊王旣滅宋而驕南侵楚西侵晉欲并二周爲天子狐咷正議斲之陳舉直言殺之燕王日夜撫循民益富實乃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於是約韓趙連楚魏且令趙暗秦以伐齊之利

三十一年燕拜樂毅爲上將并將諸侯之師擊齊戰于濟西齊師大敗毅還秦韓之衆分魏師略宋地郟趙師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齊王出奔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噐輸於燕燕王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昌國君齊王之衛衛君辟宮稱臣而兵具齊王不遜衛人侵之去奔鄒魯有驕色鄒魯弗內遂走莒楚俾淖齒救齊因爲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王而

數之曰千乘博昌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羸博之間地
坼及泉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
知之乎曰知之淖齒曰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
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
不誠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梁宿夕而死荀卿
曰國者天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
積羨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
不如無之及其慕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齊閔宋獻
是也卿趙人名况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
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之燕人曰不來吾

且屠畫蠋曰忠臣不事二君列女不更二夫齊王不
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與其不
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毅整軍禁侵掠求齊逸民顯
而禮之寬賦歛除暴令脩其舊政齊人喜悅乃遣左
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太山東至海略瑯琊右軍循
河濟屯阿鄆以連魏師後軍旁北海而撫千乘中軍
據臨菑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齊人食邑於燕
者二十餘君爵位於薊者百有餘人六月之間下七
十餘城

三十二年秦拔魏師城齊太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

史敫家傭敫女竒其狀貌竊衣食之王孫賈從閔王失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事王不知其慮汝尚何歸焉賈出呼於市曰淖齒弑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得四百人攻殺之諸亡臣求立法章保莒城以拒燕趙王得楚和氏璧秦王請易以十五城趙欲勿與畏秦強欲與之恐見欺宦者令舍人藺相如曰臣願奉璧而往既見秦王無意償城相如乃給取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布衣之交尚不相欺臣觀大王之意欲欺趙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

與璧俱碎於柱矣秦王乃館相如相如遣從者懷璧間行歸趙而身待命秦王賢之趙王拜爲上大夫衛嗣君好察隱微縣令有發禡而席弊者嗣君賜之席令大驚使人過關市賂之旣而召關市問有客過遺女金女回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壅也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荀卿論曰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也脩禮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魯侯賈薨謚曰文公子讎嗣是爲頃公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令尹昭子曰西周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攻之者名爲弑君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攻之者必萬倍矣今子將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楚計遂輟

三十五年秦白起敗趙取代光狼城司馬錯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獻漢北及上庸地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秦趙約好會於澠池廉頗送王至境訣曰度道里會畢不過三十日王不得還則請立太子絕秦望王許之至則盛設備秦不敢動王歸拜藺相如上卿頗曰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我上我必辱之相如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耻之相如曰廉將軍孰與秦王澠池之會吾王鼓琴秦王不肯擊缶相如廷叱之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若共鬪勢不俱生吾寧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結刎頸交齊地獨莒卽

爲將樂毅解圍去城九里築壘令曰城中人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俾卽舊業三年而猶不下或譏之於昭王曰毅欲久仗兵威服齊人而王耳王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齊爲無道害先王寡人痛之入骨樂君爲吾報仇齊國其國也女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相立爲齊王毅惶恐不受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謀者昭王薨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毅田單縱反間曰毅與燕王有隙畏誅將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

懼它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將士憤惋單宣言曰吾獨懼燕軍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燕人如其言城中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甚懼燕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燒之齊憤泣思戰怒自十倍單身操版鍤散飲食饗勞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牛千餘束於角束脂葦於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隨之牛熱而奔燕軍驚走齊人殺騎劫逐北至河上亡城畢復乃迎王入臨淄王立太史敫女爲后生太子建釁封樂毅於觀津燕王謝之曰將軍過聽與寡人有隙禍燕

歸趙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遇將軍之意乎毅荅書曰勉身立功以明先王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所大恐也臨不測一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唯君王留意焉燕封毅子問昌國君田單攻狄魯仲連曰不能下也單曰臣以卽墨餘卒破燕復齊今攻狄而不下何也旣三月不克乃懼而問仲連曰將軍在卽墨織蕢仗錘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當此之時有死之心士卒揮泣思戰所以破燕也今襲有

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所以不勝也單明日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三十七年秦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王兵散遂不復戰徙都陳秦於郢置南郡封白起武安君

三十八年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三十九年秦武安君伐魏拔兩城楚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江南十五邑

四十年秦穰侯伐魏大破之魏納八城以和穰侯復伐之走芒矧入北宅遂圍大梁魏割溫以和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穰侯伐之拔四城
四十二年魏伐韓華陽韓遣陳筮告于秦穰侯曰事
急乎公來筮曰未急也急則變而它從矣穰侯使武
安君救韓八日而至敗魏師虜三將魏段干子請割
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
秦也今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夫入
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
雖然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恃之貴梟者便則食
不便則止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與不聽卒以南陽
爲和秦王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歇適至上書曰韓

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今王資之
不亦過乎臣爲王慮莫如善楚秦楚合而臨韓韓必
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爲關內侯矣
發卒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
不往來也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從之韓歇歸約親
四十三年歇侍太子完質于秦秦置南陽郡燕惠王
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四年趙平原君家不肯出租稅田部主趙奢戮
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將殺之奢曰君趙貴公子也
不奉公則法割法割則國弱而諸侯加兵是無趙也

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國強趙固而君爲貴
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賦民富
而府庫實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燕頗樂乘曰道險難救王
命趙奢救之奢去邯鄲三十里堅壁復增壘得秦間
善食而遣之因卷甲一日一夜而至周許歷言先據
北山秦師爭山不得奢擊敗之解圍而還趙封奢馬
服君魏人范雎從須賈使齊齊王聞其辯口私賜之
金賈歸告相魏齊齊怒咎雎折脅摺齒置廁中雎得
出更名姓秦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於王王見之離

宮雎佯爲不知求巷而入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謬
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乃屏左右跽
而請曰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
生卒不教寡人耶雎曰羈旅之臣交踈於王所願陳
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而未知王之心也王
跽曰天以寡人溷先王而存宗廟事無大小上及太
后下及大臣悉以教無疑也雎曰穰侯越韓魏而攻
齊剛壽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
寸得尺則王之尺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
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王曰善乃與謀兵

事

四十七年秦伐魏拔懷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親田事之間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孟嘗君不聞有王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自有秩以上至于大吏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王獨立於朝臣恐萬世後秦國非王子孫有也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睢爲丞相封應侯魏湏賈稷于秦應侯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齊奔趙匿平原君家趙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丘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七畢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八

三王紀

赧王

五十年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盛氣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能見久矣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食得無衰乎曰恃粥耳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舒祺最少而臣衰竊憐愛之

願得補黑衣之闕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謂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而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及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王也者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已前至於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奉厚無功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

及今今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乃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師乃出秦師退趙王聞荀卿賢召見問以兵要對曰在乎附民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胄帶劔羸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使民要

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以功相賞五甲首而隸五家最
爲衆強長久之道四世有勝非幸也故齊之技擊不
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
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
敵湯武之仁義王曰善請問爲將對曰號令欲嚴以
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進退欲安以重欲
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毋
行吾所疑毋欲將而惡廢毋怠勝而忘敗毋威內而
輕外毋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
泰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可勝

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慎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
以恭敬無曠是謂天下之將矣卿名况亦以其所學
著書其略曰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於藍而青於
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
子博學而日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聞先
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
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
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
之所學也做輿馬者致千里假舟楫者絕江河君子
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故君子

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使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功在不舍鏃而不舍金石可鏤是故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螭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技而窮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

耶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以美其身也小人之學以爲禽犢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其禮則卒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

正其經緯蹊徑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戈春黍也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

之謂成人荀子曰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食飲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故良農不爲水

早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士君子不謂貧窮怠乎
道道雖適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
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
正禮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
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君子之求利也
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
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安燕而血氣
不惰束理也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
不過予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荀子

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
當之爲貴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
敬縛紕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
能則嫉妬怨誹以傾覆人君子寬而不侵廉而不剝
辯而不爭柔徙而不流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
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
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徙若蒲葦非
攝怯也剛強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
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
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信變應也君子養心

莫善於誠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存誠心守仁則形
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
變化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
事之本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
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耶則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
之情一人之情是也故操彌約而事彌大公生明偏
生闇端慝生通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見其
可欲也則必慮其可惡也見其可利也則必慮其可
害也取舍如是則常不失於陷矣荀子曰闇者忘其
心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人之有闇何哉我

甚醜之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重死持義而不撓
是士君子之勇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先
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志意致脩德行致
厚智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法令舉措
時聽斷公上順天子下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
家也志行脩順上保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
脩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父子相
傳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秩祿也孝悌愿慤鞠錄疾
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煖衣
飽食也飾邪說文姦言爲倚事以偷生反側於亂世

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材性知能君子
小人一也君子注錯之當小人注錯之過譬之越人
安越楚人安楚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
節異也仁義德行常安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汗侵
突盜常危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君子道其常而小
人道其怪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
害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
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可以爲堯禹可
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是人之所生而
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爲堯禹則

常安桀爲桀始則常危辱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
起於變故成乎脩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人之生固
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君子非得勢以臨之
則無由得開內焉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
惟菽藿糟糠之睹則以至足爲在此也俄而粢然有
秉芻豢稻粱者而至臭之而無嫌於鼻嘗之而甘於
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
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群居以相持養以相蕃飾以
相安固以夫桀跖之道幾直夫芻豢之懸糟糠耳哉
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仁者告之示

之靡之儼之鈿之重之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憊也愚者俄且知也是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然有者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爲溝壑中瘠者也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固爲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非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以治情則利以爲名則榮以群則和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耶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

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按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智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夫是之謂人倫荀子曰古有姑布子卿今世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孫叔敖突秃長左葉公子高微小短瘠然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桀紂長巨姦美然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僂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不祥

也爲上則不能愛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必窮也
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辨也辨莫大於分分莫大
於禮禮莫大於聖王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文久而息
節奏久而絕歆觀千歲則審今日歆知億萬則審一
二歆知上世則審周道歆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
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凡
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法先王順禮義然
而不好言不樂言則非必誠士也凡人莫不好言其
所善而君子爲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
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故君

子之於言無厭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凡
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善者於是間
也與世偃仰緩急羸絀曲得所謂焉故君子度已則
以繩接人則用拙度已以繩足爲天下法則矣接人
用拙故能容寬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故談說之術
齊莊以蒞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分別以論之
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
如是則說常無不受小人辨言險而君子辨言仁也
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聽其言
辨而無統不足以和齊百姓是謂姦人之雄聖王起

所以先誅也荀子曰飾邪說文姦言其持之有故其
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者有人矣縱性情安恣睢
是它豈魏牟也忍情性苟以分異人爲高是陳仲史
鮑也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
優差等是墨翟宋鉞也無法而好作聽上從俗無所
歸宿是慎到田駢也治惟說玩琦辯不可以爲治是
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不知其統材劇志大聞見雜
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僻違幽隱閉約而無解案
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
孟軻和之世俗不知其非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

弓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
略齊言行一統類群天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
以至順輿窳之間簞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
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
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
莫不服從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將
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
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而天下之害除仁人
聖王之跡著矣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
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

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遇君則脩
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則脩子弟之義
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
容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
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
而不服者則可謂詿恠狡猾之人矣古之所謂士仕
者合群者也樂分施者也務事理者也今之所謂士
仕者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
脩正者也知命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利心無足而
佯無欲者也離蹤而跂訾者也君子率道而行端然

正已不爲物傾側第作其冠仲禫其辭禹行而舜趨
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
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曰君子固不
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不然佚而不墮勞
而不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也荀子曰仲尼之門五
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齊桓五伯之盛
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
七人外事則詐邾襲莒奔國三十五行事若是小人
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王者致賢而
能以救不肖委然成文而暴國自化故文王載百里

地而天下一桀紂有天下而不得以匹夫老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恭敬辭讓援賢博施推賢讓能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在人上而羞爲人之下是姦人之心也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荀子曰大德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天下厭然猶一也是謂大儒之効秦昭王問荀卿曰儒

無益人之國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明於爲社稷之大義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在本朝則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刑于天下應之如謹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惟學乎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

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
竝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
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
豈不愚而智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
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
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
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故曰誠此然後
就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尊遵道則積夸延則虛故君
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
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

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脩百王之法若辨白
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若生四枝立功若詔
四時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
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狹決洽之謂神萬物莫足

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詩言其志也書言其
事也禮言其行也樂言其和也春秋言其微也天下
之道畢矣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強暴
則非大儒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
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
也是大儒之稽也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仲尼

子子是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
今以一行萬是大儒者也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
後三年天下如一諸侯爲臣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
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
言行不失毫釐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師法者人之
大寶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而師
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
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
然而可爲乎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舜一而不貳所
以成績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舜一而不貳則遍於

神明參於天地矣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
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禮義而爲君子故人知謹擇
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縱情性而不足問
學則爲小人矣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過三代
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荀子曰請問爲政曰賢
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而
誅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
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
則歸之卿相士大夫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
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

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君子而亂者未嘗聞也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一衆齊則不使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馬駭與則君子不安與庶人駭政故君子不安政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救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

君人者之大節也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非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也故脩禮者王爲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筐篋富府庫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

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王者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故甲兵不勞而天下服之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而強者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二後王謂之不雅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王者等賦政事財萬物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

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以類行雜以一行萬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天下以衰矣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悌能以事上謂之順能

以治下謂之君君者善群也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
宜故上察於天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
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曰
一與一是爲人者謂之聖人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
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吏免盡
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
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基
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徙服天王之
事也殷之日按以中立無有所偏無爲縱橫之事偃
然按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
奏砥礪百姓爲是之日而兵剽天下勁矣按然脩仁
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爲是之日而名聲
剽天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
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權謀傾覆之人
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按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
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按自屈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
忘棲遲薛越也是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
積國家按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按
自不能用其兵矣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八畢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九

三王紀

周赧王

荀子曰萬物同宇而異體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離居不相待則窮群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足國之道節用以禮裕民以政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袿衣冕諸侯玄襪衣冕大夫禪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

祿祿必稱用由士已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有分者天下之大利也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先王分割而等異之非特以爲淫泰夸麗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黻黼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

燥濕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疊疊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合天下而居之非特以爲淫泰也以爲王天下治萬變財萬物養萬民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知慮足以治之仁厚足以安之德音足以化之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爲之雕琢刻鏤黻黼文章以藩飾之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詩曰戊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旣集蓋云歸哉此

之謂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不然厚刀布之歛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椅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弊之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弑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

服此之謂也墨子之言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人善治之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天地之生萬物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苦是則賞罰不行賞罰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熬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嚼菽飲食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

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
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
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
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雕琢刻鏤黻黼文章以
塞其目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
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
之類皆知已之所願欲之舉在于是也故其賞行皆
知已之所畏恐之舉在于位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
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
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

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汭汭如河海
暴暴如丘山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而功撞
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
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故
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勞苦頓
悴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
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垂事養
民以偷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古人爲之使
民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不教而
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

賞則勤屬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故先王明禮義以一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草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

上好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蹙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鏹銖以賂之

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
單國舉然後已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
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
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
以暴灸之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
莫不趨使矣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
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
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
無之有也及其綦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彼持國者
必不可以獨也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

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傳曰農分田而耕
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
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
已矣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
服而勢去之故人主欲得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
聰明君子矣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爲聖王兼制
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
有是者也有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不樂是也哉欲
是之主竝肩而存違是之主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
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

臣則爭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
廣焉無恤親踈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若是則人臣
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
起功一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
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嗚呼哀哉君人者千
歲而不覺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使衣服
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
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不得脩乎制數度量然後
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故
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

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故
能當一人而天下取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
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治主能治明則幽者
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
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
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者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
百事之聽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効
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
之湯武者脩其道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
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生民則致寬使民則綦理辨

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他故焉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隆禮義審貴賤則士大夫貴節死制齊制度重官秩則百吏畏法遵繩關市譏而不征則商賈敦慤時斬伐徙期日則百工忠信輕稅省歛則農夫朴力士大夫務節死制然後兵勁百吏畏法脩繩然後國治商賈敦慤則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百工忠信則器用巧使矣農夫朴力則百事不廢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荀子曰有治人

無治法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法者治之端也君子法之原也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王急得其人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此之謂也故械數者治之流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符節別契而信不待探籌投鈞而公不待衡石稱懸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噴故賞不用而人勸罰不用而人

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命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
順上之法象上之志勤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是之謂
至平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
人臣曰以勤侍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
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爲人兄曰
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誦而不悖請問爲人
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有
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
立而亂俱有而治請問兼能之柰何曰審自禮也古
者先王審禮以旁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審也故君

子之於禮敬而安之用天地理萬物變而不疑血氣
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
是之謂聖人審禮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不能愛
人不能利人而求之親愛已不可得也人不親不愛
而求其爲已用爲已死不可得也人不爲已用不爲
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
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滅亡不
可得也故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
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故
君人者愛人而安好士而榮兩道者何也曰君道也

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
飾人者也省工價衆農夫禁盜賊除奸邪是所以養
生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
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
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爲三
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夫是所以顯設
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是
所以藩飾之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
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
者俱而天下歸之職分而民不深次定而序不亂兼

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
不脩己而後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
人變心姦恠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
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
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爲人主者在慎取相人主
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
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
欲成立得乎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
士衆人之瘞也脩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
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古之人取人之

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卑不得臨尊輕不
得縣重愚不得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人主欲得善
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阿子弟外
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
若是其公也按唯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
矣哉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官職事業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
遠者天下近者境內耳目之明如其狹也人主之
守司如其廣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
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故人主

必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
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事物之至如泉源一物不應
亂之端也卿相輔佐人主基杖也故人主必將有卿
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
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四鄰不可以不相接也然
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
方者然後可其辨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
齊斷足以距難然後可無左右足信者謂之聞無輔
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
孤孤獨而睽謂之危國雖臣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苟

子曰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強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從命而利君謂之順逆命而利君謂

之忠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強君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厚也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矯

拂迫脅於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遠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仁者必敬人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故仁者必敬人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

疏而敬之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荀子曰趙孝成王請問兵要孫卿曰在乎附民而已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人之情雖桀跖豈肯賊其所好者哉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則賜贖鎰金無本賞矣事小敵毛脆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未

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軸帶劍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闕無由也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強長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制節桓文之制節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孝成王曰善請問爲將孫卿曰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

信處含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叅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無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忌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是謂天下之將通於神明矣荀子曰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

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威有三禮
樂則脩分議則明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則百姓
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視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夫是
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
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
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如是百姓劫則畏羸則
敖上執拘則宥得聞則散敵中則奪夫是之謂暴察
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
姓謹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如是下比周賁瀆以
離上矣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道德之威成

乎安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
桀紂者善爲人所惡而湯武者善爲人所好也人之
所惡何也汙漫爭奪貪利是也人之所好者何也禮
義辭讓忠信是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
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棄禮義辟
之是猶欲壽而斃頸愚莫大焉故爲人上者必將慎
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天行有常
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
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
脩道而不二則天不能禍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

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形具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

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天不爲人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爲人惡遼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爲小人匈匈也而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星墜木鳴日月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上明而政平雖並起無傷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九
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人祆則可畏也裕耕傷稼耘耨失歲政險失民田稼歲惡糴貴民饑道路有死人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禮義不修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敎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祆三者錯無安國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祆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嗟而不舍也

皇王大紀卷第七十九畢

皇王大紀卷第八十

三王紀

周赧王

荀子曰說者曰王道利周是不然王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嘿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不祥莫大焉故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愿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愿慤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是治之所由生也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然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

取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知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聖人備道全美者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殺赭衣而不純治古如是是不然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人或觸罪而直輕其刑庸人

不知惡也亂莫大焉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形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說者曰堯舜擅讓是不然聖王沒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擅讓惡用矣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天子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出門而三公奉

輓持納諸侯持輪挾輿先馬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小
侯元士次之庶士介而坐道庶人隱竄莫敢望視居
如大神動如天帝持老養衰猶有安樂恬愉如是乎
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堯舜擅讓是虛言也說者
曰堯舜不能教化朱象是不然也堯舜者天下之英
也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不怪朱象而非堯
舜豈不過甚矣哉說者曰太古薄葬故不掘也亂今
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知治道者之所言也聖王之
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故
盜不竊賊不刺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

男女自不取於塗而百姓羞拾遺雖珠玉滿體文繡
充棺黃金充槨人猶且莫之相也是何也則求利之
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亂今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
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上失
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屈而禍亂
起於是桀紂群居安禽獸行虎狼貪脯巨人而炙嬰
兒矣雖僇而埋之猶且必相也荀子曰禮起於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
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
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

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
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一之於
禮義則兩得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矣儒者使人兩
得之者也墨者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天
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故上事天下事地尊祖先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禮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
一也禮者人道之極也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聖
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文理繁情用

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文理清
用相爲表裏是禮之中流也君子步驟馳騁不外是
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於其中焉旁皇周浹曲得
其次序是聖人也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故事生不
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
子賤之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
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
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
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
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

不得畫行不得飾棺以昏殓已若無喪者而止禮者
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
之美者也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窳冶其立麤衰也
不至於瘠棄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墮慢其
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兩
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益之損之類之盡之使本
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是禮也非順孰脩
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
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美不能自
美性僞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

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
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
已所臧害所將受謂之虛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
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虛一而靜謂之清明坐於室
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聞遠久䟽觀萬物而知其情參
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明參日月
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有惡蔽矣哉心者形之
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愛令自禁也自使
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農精於田而不可
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賈師工精於器而

不可以爲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
曰精於道者也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
以贊稽物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
論則萬物官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
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
傾則不足以決庶理也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觥其
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捷則敗其思蚊蚋之
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闔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聞
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未可也故仁者之
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強也仁者之思也

恭聖人之思也樂此理心之道也凡觀物有疑中心
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凡以
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知人之性求可
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學
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
曰聖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足以爲
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治其法以求其統類
以務象効其人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
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
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

謂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爲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庸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理亂在於心之所可亡

於情之所欲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知者論道而已矣人無動而不與權俱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外危而不知內者無之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莞簟

而體不知其安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
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夫
是之謂以已爲物役矣荀子曰人之性生而有好利
馬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生而有疾惡馬順是故
殘賊生而忠信忘生而有聲色之好順是故淫亂生
而禮義文理亡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犯
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遵也
然後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
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不然凡性者
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

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
義惡生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
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爲噐然則噐生於陶人之僞
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
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
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
骨體膚理好愉佚是好生於人之情性也感而自然
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
後然謂人之生於僞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
聖人之所以同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制衆者僞也

天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爲性惡也孟子曰人之性善則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曰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今將以禮義積爲人之性耶然則又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

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陶埏而生之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荀子曰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

天下之中禮也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天子召諸侯
諸侯輦輿就馬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
以玦反絕以環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
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君子之於子愛之而
勿罔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強禮以順人心爲
本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仁有理義
有門仁非其理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亾之非
義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審節
而不知不成禮和而不發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
致一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

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禮
者政之軌也爲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天子卽位上卿
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
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
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
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
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
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吊者在閭
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
策平衡曰拜下衡曰頓首至地曰稽顙爲人臣下者

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禮之爲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士有妬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妬臣則賢人不至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能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方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

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豕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國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故民不困時貧窶者有所竄其手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君子之

學如蛻幡然遷之故其行効其立効其坐効其置顔
色出辭氣効無留善無宿問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
寃其難君子立志如窮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盡
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聞遠言
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
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故春秋善衞命而
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
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
琢磨也子貢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
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多知而無親博

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子貢問於孔子
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
事有恪焉可息哉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焉可息哉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焉可息哉賜願息
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焉可息哉
賜願息於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陶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
曰望其墮畢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
子息焉小人休焉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古之賢人

賤爲布衣貧爲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子夏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自織織也故君子早絕之語曰流丸止於甌臯流言止於智者也有分義則容天下而治無分義一妻一妾而亂詭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荀子曰孔子曰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荀子曰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荀子曰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公曰何以不言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也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鳥巢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曰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敝使然也黼黻衣裳者不如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卿後嘗爲楚蘭陵令以壽終齊襄王薨子建立年少國事皆決于君王后

五十二年秦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五十二年秦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楚頃襄王疾病黃歇言於應侯曰秦盍歸其太子不歸則咸陽一布衣爾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未用也歇使太子變服出關度已遠乃自言王怒應侯曰歇出身殉其主不如歸之以親楚從之秋楚王薨考烈王卽位以歇爲相封以淮北地號春申君

五十三年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與其民謀歸趙曰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趙曰韓不能守上

黨其吏民皆樂爲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獻之平陽君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受上黨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疆大乎平原君請受之

五十五年秦王齧攻上黨其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齧因伐趙趙數不勝樓昌請發使爲媾虞卿曰制媾者在秦秦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不聽使鄭朱行虞卿曰朱貴人也秦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

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媯不可成矣旣而果然
廉頗堅壁不出應侯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
耳趙王遂以括代頗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不
知合變也不聽括自少時學兵法奢不能難然不謂
善括母問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及括將行
母上書曰括父爲將身所奉飯而進者十數友者百
數得賞賜盡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
括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藏於
家而視便利田宅買之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
已決矣秦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括悉更約束易置
軍吏擊秦兵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劫之趙軍分
爲二糧道絕請粟於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於齊
楚猶齒之有唇也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金然
而愛粟過矣弗聽趙軍食絕急攻秦壘括自山博戰
秦人射殺之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挾詐盡坑之趙
人大震

五十六年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齧攻趙武安皮牢拔
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說
應侯曰趙亡則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不如
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

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王聽之武安君由是與
應侯有隙趙王約割六縣虞卿曰秦攻其所不能取
倦而歸王又以其所不能取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
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仇也其聽王不待詞之畢也趙
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示天下有能爲也趙
王使虞卿東見齊王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秦五大
夫王陵復伐趙

五十七年攻邯鄲亡五校王使武安君對曰秦雖勝
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
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終辭疾不肯

行乃以王齧代陵趙平原君求救於楚約其門下文
武備者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
賢士之處世若錐處囊中其末立見先王處勝門下
三年未有所聞也遂曰臣蚤得處囊中將穎脫而出
非特其末見而已乃與之俱至楚言合從之利害不
夫遂立階而上楚王怒叱曰汝何爲者遂按劍曰楚
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白起小豎子爾一戰而舉鄢
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
而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誠
若先生言遂定從而歸使春申君救趙魏亦使晉鄙

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使新垣衍說趙欲共尊秦爲帝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秦棄禮義上首功後卽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爾不願爲之民也且彼將行其天子之禮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又使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梁王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隱士侯嬴家貧爲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上坐賓客皆驚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無忌數請魏王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乃見侯生問計嬴屏人曰晉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爲姬報其父仇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侯生日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如鄙疑而復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公子至鄴鄙合符果疑亥袖鐵椎灌殺之公子下令曰父子俱在軍者父歸兄弟

俱在軍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而進王鬪戰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怒強起之武安君稱病篤

五十八年免爲士伍遷之陰密西至杜郵應侯曰起意快快有餘言王賜之劍遂自殺魏無忌大破秦師王鬪解圍走應侯由是得罪無忌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還趙王以五城封公子與公子飲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魏復以信陵奉公子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公子間從之遊平原君非之公子曰平原君所與遊徒豪舉耳不求士

也平原君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志湯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曰華陽夫人無子然能立適嗣請爲子西遊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以五百金令結賓客以五百金買玩好奇物而西見夫人姊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大喜姊曰夫人不以繁華時蚤自結諸子中

賢孝者舉以爲適卽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異人賢誠以此時拔之是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寵矣夫人承間言之太子許之請不韋傳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知其有娠獻之期年而生子政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韋行金與守者得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更名曰楚

五十九年秦伐韓取陽城負忝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與諸侯約從秦使將軍樛攻之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

秦受之歸王於周是歲崩